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
Tot. 34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蝶梦
——《战国BASARA2》同人
残梦——《零 ZERO》同人
◆官方小说
最终幻想XIII官方小说
零章·承诺
两位来自异世界的女子
将谱写新时代的传奇
◆时光回廊
刺客信条
中亚大地的干燥烈风
吹不断兜帽下的冷峻眼神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崭新的传奇
在《怪物猎人3》的世界里诞生
神鬼寓言2
曲折离奇的经历
奏出一首人性的挽歌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穿梭在回忆与现实之间
我们得以一窥战争与和平的真容
电子音像出版社



■阿凡达

To be continued

这篇短文的标题，我原本想写成“读上一辑卷首语有感”。

是哦，一年又一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活在当下，大家都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了太多的改变。

远点儿的，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科学技术多进步啊，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相信《WALL—E》里的机械全自动生活不是梦想。先不论这种生活好坏与否，似乎最终还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想想近年来地球对人类日益频繁的惩罚吧，涛声早就不再依旧，而且若2012真的来临，我肯定买不起那张船票，登上一艘叫诺亚方舟的客船。

切身一点的，和过去相比，现在要享受各种宅娱乐也多方便多自由啊。只要途径有，装备齐，自是游戏随便你玩，片子随便你看，MP3随便你听，不像咱还是中小学生的时候，能够以“学英语”为由向家长讨来在电视上观看心爱电影的允诺便要偷笑了。要我说，电脑和网络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普通的引导杂志和YY书籍也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为一名已长期养成习惯导致断了网便不能活、实际的工作成果则是架子上那一本本实体书的纸媒编辑，我的心情还真是复杂呀－－

较早之前就发过牢骚，说到自己对现在流行的动画等等很多都欣赏不来了，也看到一些网友持有相似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个中原因当然不是不理解，但始终有点不甘心。后来有人说了，每年那么多作品，再怎么快餐文化也总会有几部精品，挖出自己中意的便行了。然后又有人说，这东西发展到今天，处在如此局面之下，也许真到了该洗牌的时候了？

记得《FF13》发售之前，有爱的玩家都担心若是销量不如人意，PS3前途堪忧，幸而首日出货即突破100万套的成绩，算是让他们松了口气。前几天看金球奖相关新闻，有一则谈到故事的“创意”和视觉的“奇观”，可能会成为美国电影今后的趋势。就说近期吸金力恐怖的《阿凡达》吧，连我那些平时与ACG数字娱乐绝缘的同学都在热烈讨论看2D还是3D。看着这些，不知为何就是觉得挺开心的。

一年又一年，长久以来对特定领域抱有执念的人，大概也和我一样，心情就在欣喜和忧虑之间摇摆着，起伏难平。

可能有人要吐槽了：哎哟，想那么多做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人家老外的东西；爱玩玩，不玩滚，有的看就看，没的看，还有大把事情可以做呢。想想也是，这些跟咱GDP保八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有毛关系啊。可怎么说呢？国内的不指望，无能为力，我就期待国外的佳作来得更猛烈些这不过分吧？现今大家熟悉的各种热门互联网产品还几乎全是抄国外的呢，哪天要能在全世界火起来个中国人自己的原创，真的是要烧高香了。

就不知接下来会不会再诞生新的娱乐方式，占据人们的注意力，继而带动出现更多有趣的事物？

那么说回最近的，诚如大家所见，《游小说》也在遭遇最大变故的情况下，即将迎来自己的3周岁生日，这次就我们3个小编陪她度过了，也真凑巧。而明年呢？我不知道，希望人会多起来吧。

我只知道，有某些东西，某些事，某些梦想，目前未完待续。

……YULA

游小说 Tot.34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用图：潘多拉之心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清　雨
责任编辑：叶　航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1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307-5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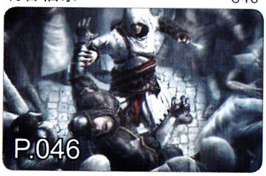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神鬼寓言2 ………… 003



刺客信条 ………… 046



官方小说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 110



最终幻想XIII 零章・承诺 ………… 160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 182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50

同人馆

蝶梦——《战国BASARA2》同人 ………… 260



残梦——《零 ZERO》同人 ………… 273

游书苑 ………… 286

四格漫赏 ………… 288

神魔乱舞 ………… 290

游戏议会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 294

名场面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周行文　编／清雨

人物简介

斯派拉尔

故事的主人公，小时候被姐姐称为“小不点”，父母双亡的孤儿，与姐姐相依为命。性格坚强，不善言辞但内心异常敏锐，对故乡抱有浓烈的感情。

萝丝

斯派拉尔的姐姐，个性坚强的妙龄女孩，每天为两人的生活忙碌发愁。最喜欢跟弟弟一起幻想能够有一天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泰瑞莎

神秘的盲眼修女，似乎掌握着什么阿尔比恩大陆的秘密，居住在距城市很远的小岛上，和一群吉卜赛人一起守护着一处古墓。这座古墓里埋葬着以往的光荣与秘密。

路西恩

功成名就的阿尔比恩英雄，因其统治麾下数座城市被尊称为“路西恩”陛下。是个喜欢钻研古籍，有些沉默的男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好像有些难于诉说的伤痛经历。

汉娜

光明教会修道院院长的女儿，三英雄之一的“力之英雄”，在光明教会信奉从不杀人的教条。

葛斯

独来独往的怪人，三英雄之一的“精之英雄”，因为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被路西恩关押在玄天巨塔的牢房里，锁住了魔力。

里弗

拥有巨额财富的男子，三英雄之一的“技之英雄”，独自居住在被称为血石的村落，为人略显冷漠。

杰夫斯

路西恩的管家，因为某件事之后被辞退，随后变成了没落贵族，终日在酒馆里买醉。对于路西恩的事，他所知甚多，但从未跟人提起过。

序章

FABLE III

“愿帝国永远昌盛。”

在无数贵族和名流的簇拥，王国第二执政长官手执酒杯说出始终如一的祝辞，漂亮的玻璃杯在五彩穹顶下发出清脆碰撞声。王国首席执政长官站在他对面，带着惯有的微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样的微笑对于帝国大多数民众来说，已经成为阳光一样习以为常的存在。

历经岁月风吹雨打的古老城堡依然弥新，正在举行年度庆典的会场热闹非凡。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们频频举杯，欢声笑语仿佛能掀翻夜幕。高歌和烛火，美食与酣饮，人与人之间交谈的声浪延绵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让城市成为狂欢的海洋。从城堡的落地窗口向外看去，为庆典准备好的焰火已冉冉升空。变化万千的花火点亮了天空，让气氛更加热烈。

庆祝王国建成两百年的庆典，动用了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人力物力。帝国子民只需要静静等待和享受，正如强大帝国带给他们的无穷福利一样。

欢笑声和呼喊声像要成为这世界惟一的声音一样，人群把狂热和兴奋朝着四面八方挥洒。帝国的首席执政长官饮下美酒后没有再与人庆贺，独自一人面带微笑穿梭在人群中。兴奋的第二执行长官正与大臣和贵族们谈论着今年的赋税——因为这个宏大的庆典，今年所有的赋税都要增加一成，这是最初既定好的方案。

事实上，首席执行长官还知道另外一件事。

这次庆典的预算，几乎所有涉及到那些闪亮金币的部门，无一例外地报了假帐上来。

原定预算只有三百万金币的活动，最终变成七百万的预算。这当中到底有多少手在上面摸过一把，他已经不太愿意去调查。

每一个人，每一名贪婪的贵族，每一位看似正直的官员……所有的人，都在为金钱放弃自己的立场。

帝国发展至今，贵族和官员们相互依靠，成为完整的利益集团。这些人如同蛀虫一样，啃噬着帝国的坚固堡垒。

首席执政长官已经很老了，很多人没有发现他的眼角已布满皱纹，也没发现他的面容带着不自然的光洁……利用着一切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手段，首席执政长官维持着帝国的稳定，也维持着各个官员之间争斗的平衡。

从古老的众议时代开始，被称为政治的一些东西已植根在人民的脑海中。如今这些东西已进化成臭不可闻的污浊，沾满帝国的光辉历史。

第二执政长官与人交杯，高声谈论着最近的许多新鲜事，笑声爽朗。很快第二执政长官发现帝国的领导者正靠着窗畔独自一人，他快步走过去，对这个一直让自己无法达到权力巅峰的男人露出温和的笑容。

“阁下，您好像有什么心事？”



首席执政长官没有掩饰也没有否认，点点头承认了："是的，我最亲密的朋友……不过这与今天的庆典无关。来，让我们举杯庆祝吧，伟大的帝国即将迎来它新的辉煌。"

"阁下，你难道不愿意与我分享忧愁吗？"第二执政长官却并无放弃话题的意思，"这举国欢庆的时刻，请告诉我您为何烦恼吧。"

首席执政长官叹息着，犹豫了片刻。欢笑声中，有人翩翩起舞。音乐的声音透过窗口洒向城堡外的广场，沸腾的夜晚已无需升温。两个掌握着帝国命运的男人并肩站在窗口，遥望视线所及的帝国辽阔土地。自从近百年前帝国统一整个阿尔比恩大陆之后，外来的威胁再也不是民众担忧的重点。从过去走来的王国把目光放在"未来"身上。没有任何人怀疑帝国的统治能够继续长久地维持下去，所有人心中最好奇的，也不过是这个国家能够带来什么新的奇迹。

和平的确太长久了，长到让很多人忘记了战乱的凄苦，瘟疫的肆虐，还有洪水和大地震荡带来的种种死亡与毁灭。首席执政官在叹息中微笑，焰火的光照亮了他的面容，让每一条皱纹都清晰可见。

"我的朋友，你知道我在忧虑什么……"

第二执政长官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你是说……当年在元老会上提出的那个建议？"

"是啊……"首席执政官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觉得我们现在过于庸碌，应当竭尽全力去做些什么。"

喧闹的夜晚彻夜未眠，欢乐仍在继续。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带着他的亲兵与第二执政官一同悄然离开了首都城堡。在夜色的掩盖下，两人朝着阿尔比恩中央的山谷附近快马疾驰。

数日后，帝国最重要的会议在首都举行。首席执政官偕同魔法学院的元老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计划。

“如大家所知的那样，我们日常所用的魔法，在空气中流传，让我们能够互相感知。”首席执政官时隔多年以来首次讲演，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前来倾听，“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魔法，组成了改造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力量。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决定建造一座能够集中所有魔力的巨塔。这座塔能够汇聚世界上所有的精神力量，让梦想成真，让一部分的改变变成全部的改变，让死者复活，让生者长寿，让我们的王国永远和平幸福，也让大地之上再也没有苦难和烦恼……”

首席执政长官的讲演沸腾了民众，不到一日的时间，整个帝国为这个伟大的目标忙碌起来。无数工人被派往阿尔比恩中央的山谷，在那里开始兴建被称为玄天巨塔的伟大建筑。

岁月慢慢流逝，浩大的工程慢慢初具规模。帝国继续繁荣着，藐视着一切大陆以外的国度，贵族和官员们依然勾结，腐败无处不在。大部分民众的目光被玄天巨塔吸引，期望能够看到奇迹出现那一天。首席执政官的面容也越发苍老，岁月带给他的不仅是老迈的身躯，他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多，哪怕是第二执政长官也再没看到他愁苦的表情。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玄天巨塔建成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玄天巨塔已成为阿尔比恩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竞相谈论着它的兴建，它的宏伟，它的神奇。不管从地平线的哪个方向望去，人们的视野里总能看见耸入云端的巨塔。

终于，所有的工匠都回到故乡，帝国的周年庆典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岁月积淀的沙尘掠过每个人的生活。根据古老神祇中流传下来的记载，玄天巨塔建成后将汇入这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强大到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帝国首席执政官在玄天巨塔门口筑起的祭台上俯瞰人群，这种人潮汹涌的场面对他来说已经差不多麻木。此刻他更希望亲自走进玄天巨塔，体验整个大陆魔法中心的伟大与奇妙。围绕在巨塔周围的民众不断高呼着各种口号，让场面更加混乱，也更加热烈。同样上了年纪的第二执政长官跟随着帝国最重要的贵族们静立在祭坛两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深深的期待。

辉煌的王国，新的一页……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第二执政官望着湛蓝的天空，竟还有些心不在焉。想到自己在仪式后还要去官邸会面几个希望转手土地的贵族，想到那些真金白银的礼物，第二执政长官只想尽快结束这场仪式。

因为首席执政官提出了建造玄天巨塔的构想，加上预言师们也极力支持，从两百年的大型庆典开始至今，帝国竟从未换过执政长官。第二执政官无可奈

何，只能与其他官员一样跟贵族开始了利益往来。看到如今玄天巨塔启动仍是由首席执政官进行，第二执政官心中充满了羡慕和不屑，愈发觉得自己的选择正确。

在长时间的祷告结束后，首席执政官步入玄天巨塔。巨塔内部参考了古代文献修建，墙壁上布满了各种增强精神力量的符号，人只要步入其中，便可以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在空气中微微荡漾。

执政长官轻抚着石头走廊上的墙壁，每一块从阿尔比恩尽头运来的巨石都被打磨得仿佛在岁月里沉淀了千万个日日夜夜。在这个时刻，没有了周围的警卫，不被帝国的官员所包围。独自一人站在深邃广阔的玄天巨塔里，执政官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面对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他的脚步依然不疾不徐，沿着台阶慢慢向上。

通往玄天巨塔祭坛的路并不漫长，伴随着魔力的渐渐充沛，执政官感到自己脚步也变得轻盈。没有了任何的束缚，这一刻真实的他轻声默念着曾经怀念的名字，走向许愿台。

这世界上的精神力量被吸入巨塔，点亮了黑暗的塔顶。执政官慢慢平复了心情，开始思索自己的愿望。

财富和权势已不是问题，参悟了生死，领略了这世界困苦与艰难的他也不留恋长久的生命。只有改变——不管是改变这个国家，还是改变世界，只有改变和创造才能让执政官老迈的内心迸发出一丝活力。

怎样创造，怎样改变？

执政官想到了自己最初萌发建造玄天巨塔的那个夜晚，华丽的焰火点亮天空，这个国家似乎被成就所包围，陶醉在强大之中。只有身为执政官的他明白，在那些光环的掩盖下，这是一个何等千疮百孔的世界。

无穷的寂寞在老人的心中滋生，他凝望着这世界所有精神力凝聚的那个点，淡淡的光华照耀在他的脸上。无数子民和官员们的面容在执政官的心中缓缓流过，寂寞的岁月，成了尘埃的城邦，战争，杀戮，和平，信仰……死亡与新生，毁灭和希望……那些岁月沉淀的情感在执政官的心中慢慢升腾，他想起传说，想起了老去的父辈和前任执政官。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浮动。

——说出的你愿望吧，玄天巨塔可以实现所有的愿望。

到了这关键的一刻，执政官的内心从未像这一刻一样充满了激动和矛盾。十几年前早已想好的愿望在这一刻看起来触手可及，又充满了绝望的味道。

凝望着举世无双的魔力，执政官的心情在片刻之后宁静下来。

这一刻的决定，不管是否正确，都将载入史册。

“好吧……既然世人托付我，我就说出自己的愿望。”

怀中的音乐盒被执政官掏出，他拿着音乐盒，轻轻摩挲属于自己的记忆。这是个秘密，从很久之前只有第一执政官知道的秘密。

玄天巨塔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历代执政官所继承的信

念。现在信念就要在自己手中完成。

毫无预兆的，执政官说出了他的愿望，这一刹那旋即被历史和时光凝固，犹如松脂中的包裹的虫豸。

无声的魔力漫天扩散开，形成了这世界上最后一次风暴。晴朗的天空被阴云笼罩，广场上期待的民众不知发生了什么。无数双眼睛仰望着玄天巨塔，渴望着他们的执政官能从其中走出，向众人说明，却始终未能如愿。

天地间的风暴越来越剧烈，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噬。被狂风吹得满心恐惧的人们依然眯起眼睛仰望着，站在人群中的第二执政官心中掠过一丝不妙的猜测，这一刻他却已无能为力。

良久良久，就在人群即将因为等待崩溃之际，一道光芒从天空中笔直落下，罩住了玄天巨塔。

“是，是愿望！愿望即将实现！”

第二执政官声嘶力竭地喊道，他想要让人民相信，也想让自己相信。

下一刻，一切的来临摧毁了他想要相信的所有。

滚滚而来的山洪和火焰汹涌地奔向这个世界，山口迸发出来的火焰像是雨点般砸向这块大陆上的城市，海水被不知道名的力量带起滔天巨浪，朝着大陆中央蔓延。几乎所有的绝望都在同一刻绽放，即使人们亲眼目睹，他们也无能为力。这个世界最后的狰狞陡然张开巨口，吞噬了一切的情绪和呼吸。

——毁灭吧！毁灭这个腐朽的，已经无法再被改造的世界，让世界在另一个时间里重获新生！

最后尚有一丝理智的人们，这样猜测着执政官许下的愿望，随后他们看着巨浪袭来，看着火焰落入水中。

帝国的最后一日就此结束。

…………

…………



第一章

岁月可以改变很多事。

如果是在许多年前，路西恩并不相信这样的说辞。然而忽然有那么一天，那些焕发光彩的岁月好像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只留下许多回忆和无奈。暮色即将被晨曦击碎的黑暗中，沉沉的云把星光拦住，黑暗中沉默的城堡除了点点烛火，并无任何热情奉献给这世界。阴沉的风吹过窗口，雕琢着古朴花纹的窗帘微微飘荡，让视线里的地平线也跟着飘渺起来。夜晚的风有些微凉，让路西恩不得不缩回一点身体，确保自己的温暖。厚厚的披风围在身上，路西恩借着烛火微光凝望自己紧紧抓着衣领的手，那只手曾经抚摸过妻子最柔美的脸庞，也曾持剑在战场上高高扬起。如今这只手已经微微干瘪，皱纹和力不从心爬满了手背。

仰起头，路西恩的目光迷惘了。这是几十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迷惘。

看不见星辰的天空依旧沉闷，风渐渐弱下去，像是要下雨的前兆。忠诚的管家瓦尔多端着烛台站在不远处的走廊里，笔直的身体像那样站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吧？费尔法斯的城墙外围就是海岸，海水此起彼伏的拍打声在窗口尤为清晰。顺着这条走廊延绵向上，能够登顶高塔。自从混乱的时代稳定下来之后，路西恩从未去过那个高塔。费尔法斯城堡内的丰富藏书伴随着他度过漫漫时光，用以忘记曾经让人黯然的一切一切。

英雄的时代随着人生巅峰岁月飘然逝去，路西恩仔细思索着自己的变化，成功没有带给他很多喜悦，荣光和兴奋在步入这座城堡之后已烟消云散。现在的路西恩反倒开始怀念起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的自己，至少能够仰头看看天空，寻找哪一颗星辰最为闪亮。如今呢？想到如今，路西恩冷笑一声。这个肤浅的世界除了对自己敬畏有加之外，一切都变化了。独自站在孤独的城堡里，没有人关心他内心的痛楚，也没有人在意他到底想着什么。时光无可匹挡的脚步匆匆如洪，踏碎了梦想和幸福。

如今自己剩下了什么呢？

走廊里寂静无声，路西恩自从妻子亡故之后，再也没有增加仆从和侍卫。城堡里的一切都和数年前无异，只有他视若珍宝的小女儿仍由几个年轻的女仆照顾起居。小女儿今年十二岁，面貌颇像自己的母亲。数年前母亲的病故虽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这些伤痕在漫漫时光中也已渐渐消散。想像着女儿睡着之后的恬静模样，路西恩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像这阴沉走廊里惟一的灯火。生活中太多让人觉得沉痛的回忆，只有当下尚拥有的才最美好。

“陛下……您该休息了。”

大概是路西恩今天在这里站立时间比以往更久的缘故，一直沉默着守候在

那里的老管家瓦尔多终于出言劝说了。路西恩回头看了一眼跟随自己多年的老管家，想到他的身体和自己一样随着岁月流逝慢慢老去，心中略觉不忍，点点头拉紧披风，转身走向城堡连接魔法试验塔的走廊。

“陛下，炉火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回房间休息吧。”

自从妻子过世之后，路西恩的饮食起居都变得简单规律，堡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老管家提着灯走在前面，两个人的脚步声一起一落响彻在长长的走廊里，首先路过的是路西恩女儿的寝室。

“艾米丽还好吗？”

“陛下，她现在应该已经睡了。”

路西恩点点头，示意瓦尔多在门口等候，自己轻轻推开艾米丽的房门。

就在推开房门的瞬间，路西恩感到一阵凉风吹过。

这是从未有过事，艾米丽的房间一直都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这寒冷的日子。路西恩感到自己的心头猛地一颤，他的一只手挥开巨大的深紫色披风，腰间佩剑犹如一道电光穿破漆黑的房间，斩开了披风。

华贵的天鹅绒披风犹如一道柳絮般被瞬息切开，路西恩手中的细剑饱含着他青年时代所有的技艺。那些多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早已融入这具身体，让他本能做出反应。

烛火被剑风吹动几至熄灭，路西恩抛出的披风尚未落地，数到锋芒已将之钉在墙壁上。

“伟大的时间之神啊，请赐予我更多的时间！”

随着喉咙中涌动出的一个个词汇，路西恩的左手臂上竟浮现出一道道闪亮光纹。美丽诡异的纹路在他手臂上骤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路西恩微微有些佝偻的身体在光芒中陡然一振，一股强大的力量自这具身体中蓬勃而出。

时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绊了脚步，开始缓缓流逝。路西恩的双手在这缓慢中渐渐恢复光泽，他的动作依然迅速，他的目光锐利，他越过钉着毒箭的墙壁，终于看清黑暗中那个纤瘦的人影。

即使纤瘦人影动作如风，在时间魔法的魔力范围内，一切仍变得迟缓无比。路西恩的步伐踏过门口歪倒的椅子，踏过猩红的地毯，踏过被打翻的烛台，手中短剑笔直落下，扎在黑影肩头。

和路西恩的想像不同，黑影并未因路西恩这一刺受伤，他的肩膀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金属嗡鸣，看似缓慢的动作依然坚定地从袖口甩出一只毒箭。

毒箭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以往更漫长，漫长得让路西恩几乎希望这次遇袭是一个噩梦。从未想过敌人会对自己家人下手的他心中充满愤怒，魔力从他的双臂上汩汩流出，照亮了整个房间，也照亮了刺杀者充满失落的面容。

古代英雄之道——力量，精神，技巧，缺一不可。这一刻路西恩发挥出的实力证明他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

路西恩的面容因魔力变得年轻，脸上轻巧的皱纹消失不见，他的双眼变得



清澈，额头变得光润，他的身体犹如无法摧毁的利刃，竖在暗杀者的面前。

时间魔法的力量淡了，路西恩手上的武器不知何时泛起阵阵电光涟漪。

佩剑落下，打在暗杀者的钢铁护腕上，溅起强烈的火花。电光魔法顺着护腕流入暗杀者的身体，让这个准备挣扎着再度射出毒箭的纤瘦身影在烛火摇曳中晃了晃，倒下了。

战斗不过区区数秒已结束，路西恩卸下力量收起佩剑，却像一瞬间苍老了十年那样，垂着头没有向自己女儿艾米丽。

"路西恩陛下……"

路西恩抬起头，脸上的表情阴沉得让瓦尔多心中有些害怕，但忠诚还是让他鼓起勇气提醒眼前的男人。

"艾米丽小姐……"

路西恩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可被破坏的才窗口依然闪烁着星月投射下来的光，那些光芒落在玻璃碎片上，晶莹得像星空倒影被洒在地毯上。

"我知道，你去叫守卫吧。"

"陛下……"

路西恩猛然回头，目光锐利，让瓦尔多无从抗拒。忠心的管家张了张嘴，终于没有说出任何词语，转身顺着走廊快步走出去。

转身一脚踢倒那名想要自杀的暗杀者，路西恩的手臂又流出一股魔力，强烈的麻痹感顺着他的双手渗入刺客身体，让这名纤瘦的暗杀者浑身麻痹着完全不能动。

做完这一切，路西恩扶起一把椅子坐下，依然没有看自己女儿躺着的公主

床，只是低头深深地叹气。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好像只是等待了片刻，又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守卫已经过来了，聚在走廊里不敢进来。

纵然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路西恩依然能理解那些守卫的恐惧心情。他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微微整理了一下情绪，推开门朗声问道："卫队现在还有多少空余人手？"

"差不多两百人，陛下。"

路西恩以手帕包裹一支毒箭，丢给站在门口的守卫："这种毒箭只有那些偏僻地区的武器商人才敢贩卖，你们去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卖，什么人在买。"

"是，陛下。"

瓦尔多一直提着灯跟随在路西恩背后，看到这个伟大的男人一下子老了十岁，年迈的老仆人想要说些什么安慰，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瓦尔多……"路西恩看守卫走得差不多了，又对着那名刺客用了一记昏睡魔法，"让没事做的守卫带这家伙去地牢，你们怎么下手都无所谓……惟一的问题是，不要让这家伙有机会自杀。"

"陛下……"

"你们都离开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整个城堡的人都被有条不紊地派出去了，行动的速度比人们想像中更迅速。路西恩一个人坐在城堡里，房间静静的，没有人敢来打搅他。这股冷漠的安静让他仿佛感觉到了女儿身体里汩汩流出鲜血的声音。以往的所有唏嘘与感慨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路西恩拼命压抑着自己的痛苦情绪，在沉重的叹息中缓缓平复心情。

这一夜没有人知道路西恩到底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路西恩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这次悄无声息的暗杀在无声中结束了，未来依然模糊。在风雪交加的日子，路西恩为自己的小女儿举行了葬礼。同时关于刺杀的全部细节也已知晓，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反对派人士对他统治阿尔比恩大部分地区表示不满。尤其是路西恩花费大量金钱兴建纪念自己妻子的费尔法斯花园等举动，更是惹怒了一些激进的人。

知道了一切的路西恩在风雪中看着女儿的灵柩下葬，心中对于报复的念头有些模糊。失去一切支撑的他，还需要这样的行为来证明自己吗？

艾米丽去世后的一周里，路西恩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书房。典籍被他翻得乱七八糟，无论关于生死、神学和预言的各种图书，都无法让他平息内心的悲痛，也无法让他找到内心的安慰。从书房阁楼的窗口向外看，这个世界依然生生不息。

一周之后的深夜，当路西恩无意间用望远镜眺望远方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样东西。

在深邃幽暗的海面上，不知何时矗立起一座高高的巨塔。巨塔在黑暗中发出微微光芒，又仿佛随时会匿入黑暗。

路西恩愣在原地，盯着这座凭空出现的高塔看了很久，最终走出了书房。

几天后，从大陆各地运来的种种典籍被搬入书房，路西恩从其中疯狂翻阅着自己早已知道的某个传说。

数日后，路西恩解散了大部分侍卫，他的老仆人瓦尔多也老死在费尔法斯城堡内。孤独的路西恩招募了更多的部下，这些人宣誓效忠这位曾经伟大过的人物。重新出现在众人视野里的路西恩不知从何时开始长出了浓密的头发，身体也变得年轻。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只是他依然在书房里孜孜不倦地阅读，回忆，构想……

时光如水，冲走了一切悲伤。只剩下宁静，在人间悄然绽放。

第二章 FABLE III

泰瑞莎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很久都没有挪动身体。

对于岁月，她和所有人的理解都不太相同，没有人能看透岁月之后的真相是什么，唯有她可以。

哪怕她只是一个盲眼的修女。

岁月的流逝带给特瑞莎的并不仅仅是苍老，还有无可估量的智慧与冷静。盲眼修女在宁静中能感觉到风与空气的流逝，树叶的抽芽枯黄，流水的欢快干涸……看不见这个世界无损于特瑞莎深切地了解它，对于阿尔比恩大陆，没有任何人的熟悉能够超越这位让人尊敬的修女。

特瑞莎居住的小岛与阿尔比恩大陆最荒凉的旷野遥相对望，每一年的春去秋来，特瑞莎就这样坐在这里，静静聆听时光走过的声音。橡木镇让人怀念的时光在眨眼间已经被淹没成了传说。特瑞莎和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走向截然不同的路，一个选择重归平凡，另一个则选择了成为传说。当岁月流逝之后，特瑞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痛苦与欢乐，她只是安静地坐在摇椅上，看着日落日出，看着海水涨潮退潮。一切都悄无声息，一切都简单至极。也许偶尔会有少许思念，但很快就被淡忘。

时间能够冲淡一切，特瑞莎心中明白，只是若你想要冲淡时间，平静的心依然必不可少。

英雄回归平凡之后也将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想到这一切，特瑞莎的内心已异常平静。盲眼修女自从知道自己命运的玄妙之后，便再也没有说出过更多预示未来的句子。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或许只是为了

默默观察和监视这个世界的变化。

这个世界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了。

阿尔比恩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盲眼修女的监视。纵然没有双眼可以亲自去看，从塔罗牌中抽选出的预言之章仍能告诉特瑞莎许多事件的开端和发展。

至于结果，要么是特瑞莎不说，要么是她自己也不知道。

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有一些狮子已沉睡，另外一些则慢慢醒来。特瑞莎对这样的变化并不惊奇，她只是终于慢慢坐直身体，离开舒适的摇椅。

带领着喜欢占卜和测绘的吉卜赛人在这片小岛上定居，已是特瑞莎为改变未来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之前她一直笃信神终会在最后时刻降临，以某种方式书写预言过的事件。但当无数个白雪皑皑的年头流逝之后，这种想法在特瑞莎的脑海里渐渐变淡了。人们依然出于憧憬祭祀和举行各种仪式，特瑞莎用自己独有的能力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呼一吸，却并不发表评论。她只是默默调整了自己的方式，寻求跟这个荒唐的世界一同共存下去，直到某一天的来临。

那是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夜晚，几乎从来都是彻夜不眠的特瑞莎捕捉到了一丝异动。虽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依然能感觉到无数光芒从大地的一侧冉冉升起，随后被乌云笼罩。死亡和悲伤填满了一些人的内心，仇恨的种子在杀戮中生根发芽。



随后，更怕的一切发生了。

没有预兆的崩坏，无数的恶行。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正凝聚在一处，想要通过力量解决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生死与善恶这人世间最大的难题。

特瑞莎叫醒了经常进出小镇包尔斯顿的吉普赛女子萨拉，低声问道：“萨拉，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尊敬的特瑞莎修女，我随时供您差遣。”

对于被特瑞莎唤醒，萨拉没有任何反感。特瑞莎用她的学识和各种力量征服了这群吉卜赛人，他

们敬畏她如同敬畏自己的母亲一般。大多数时候特瑞莎并不说话，也不参与吉卜赛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沉默的修女总是凝望着远方，虽然她的双目已失去了光明。可小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特瑞莎想要知道的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

“萨拉，我想请你告诉我，你在西南的海平面上，看到了什么？”

萨拉随着特瑞莎的提示，打了个哈欠后聚精会神地看向远方，随即呆立在原地。

特瑞莎不用问萨拉任何答案，听到对方的呼吸，盲眼修女淡淡地笑了：“哦，你看见它了，是吗？你在害怕，我的孩子……你应该找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忘记这一切。毕竟这对你和很多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玄天巨塔的影子就像一个符咒，瞬间让萨拉变成了一尊雕像。幸好特瑞莎的咒语及时让她平静下来，否则下一刻紧接而来的必定是声嘶力竭的惊叫。

特瑞莎看着萨拉重新安静睡下，以无神的双眼空洞地望向玄天巨塔的方向，感受着那股魔力在这世间重新游荡，叹了口气。

这是最近两百年来，特瑞莎第一次发出叹息。

自从数十年前冒险者公会被废除，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一片死寂之中，想要重新看见希望，自己若不做些什么，必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想到这些，历经数百年内心没有任何波澜的修女看了看远处被小岛环绕的湖泊——湖泊中央，是一座古老的古墓。

长眠的传说，孤独的亲人，还有无穷无尽的回忆。

特瑞莎放弃了回忆，她站起来，在地面洒下宛如火药的黑色粉末，这些粉末在空气中静静燃烧，幻化成一幅奇异华丽的团。站在图案中央的特瑞莎双手拢住自己的长长衣袖，在无声息中挥发自己的魔力，心中浮现出自己即将前往那个城市的详细模样。

片刻之后，特瑞莎的身影消失在吉卜赛营地。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去了哪里，但吉卜赛的游民们都知道，他们尊敬的特瑞莎修女还是会回到这里，就像以前曾经有过的许多次经历一样。

特瑞莎知道，她无法参与到命运的游戏之中去。同时她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顺着命运的选择一路向前。

阿尔比恩大陆的旷野上，修女遥望远方的城市，信手翻开一张塔罗牌。虽然看不见，她也知道那是名为“命运”那张牌。

无论如何，将命运抓在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命运。

阿尔比恩的夜晚即将过去，太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无数的云层被橘红的光芒刺破，犹如炽烈的热情染遍了整个世界。特瑞莎站在风中，终于忍不住回想自己曾经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残破的记忆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传说里被慢慢遗忘，只有她仍记得。

“他已经在寻找了，我要看到他的命运……”

第三章

FABLE III

包尔斯顿是个距离费尔法斯城堡不远的贸易城镇，大多数人把这里看成是自己一生冒险的开端。各种游医、小贩、农夫、商人和冒险者们都愿意来这里碰碰运气。因为贸易异常繁荣的缘故，城镇被划为了老镇与集市两个主要区域。大多数的人们都聚集在集市区，这里有闻名遐迩的发型师，也有对剪裁服装经验老到的服装师，贩卖各种武器的武器贩子，让人流连忘返的酒吧和旅馆……乱糟糟的城市因为距费尔法斯花园较近的缘故，犯罪率一直都很低。偶尔有酗酒的男子在街头晃晃悠悠地走过，也会惹来贵妇们的埋怨和谴责。自从许多年前那次路西恩报复似的杀死了大多数反对他的敌人之后，阿尔比恩似乎重新回到了宁静的和平年代。强盗们依然在荒野上横行，可在城市周围，从没有人敢贸然下手。这座城市像阿尔比恩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带着快乐，繁荣，富庶和无数希望慢慢改变着，被不断流逝的时光改变，也改变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对于并不是那么有冒险资本的人来说，这样的城镇也有好处——穷人可以得到更多赚钱机会，甚至乞丐也可以多讨一些食物，度过饥肠辘辘的夜晚。

初冬的寒冷刚刚降临阿尔比恩大陆，第一场雪刚刚停歇，薄薄的一层雪花沾满屋顶、房檐和石板路的两侧。被行人和马车踩踏过的路上泥泞一片，虽然只是短短片刻的飘雪，也让整个包尔斯顿陷入初冬独有的混乱。那些民居外面，不少人正忙着收拾柴火，给牲口添置牧草。巡逻官德瑞克也穿上了厚厚的外套，把平时握在手中的短剑插入鞘中。降温的讯号在风中游走，甚至连鸟儿也即将弃这繁忙的镇子远去南方过冬。

在包尔斯顿老镇的角落里，年轻的女孩萝丝低头对着双手呵了口气，努力搓搓自己的双手。一个用旧铁皮凑合出来的火盆正在她面前燃烧，从小镇各个角落里捡来的垃圾在变成了取暖的燃料，这让她有些高兴。但很快她的情绪又低落下来。在距火盆不远的房檐下，一个用几片木板和一些杂草搭建起来的木棚让萝丝心烦意乱。小不点还躺在里面睡觉。不知烦恼的孩子真好，女孩想。

之前从酒吧招待手里要来的破本子摊开在双膝上，烦闷之中，萝丝忽然想要写点什么，她小心地扑灭一条被烧成黑炭的木条，把碳条在雪地里滚了一会，试探着轻轻拿起，在日记上写下第一个字。

“……冬天就要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日子越来难熬，我和小不点儿是不是能度过这个冬天还是件未知的事。我真不知该怎么描述现在的状况，但天气一天天转冷，我们如果依然在这个狗窝里继续待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冻死……该死，阿尔比恩的冬天越来越冷了。有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就会想，自己要是能在路西恩陛下的城堡里该多好？今年如果能找到一条通往城



堡下水道的路——哪怕是一条很小的路，我和小不点也能在里面躲上一冬天。我们的身材这么矮小，没有人会注意我们，那里的温度也足够让我们度过这个冬天……唉，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现在我也只能用写日记来发泄，不能让小不点知道我在发愁，我也要打起精神来，毕竟我是做姐姐的……唉，还是不要继续写下去了，如果被小不点看到会更糟……”

写了一些不知该说给谁听的话，萝丝小心翼翼地把破烂的日记本合上，将碳条丢回火炉。

烧得正旺的火焰吞下了碳条，发出满足的呼呼声。萝丝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正要放晴的天色似乎有些好转，身边的小不点蠕动了几下，好像要醒了。少女沾满黑黑印记的手拍拍裙角，看着睡眼朦胧的弟弟爬起来。小不点是她惟一的亲人，她还是忍不住去想像，两个人如果能够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可这一切终究也只能想想，小不点伸了个懒腰爬起来，嘟囔了一声，先伸手去摸他的木剑。

“你还在想着自己那件宝贝吗？”萝丝小声抱怨了一句，她感觉到有什么声音正朝着自己头顶掠过。是一只麻雀，麻雀没有在两人头顶停留片刻，只是拉了一泡鸟屎落在小不点身上，随后欢快地飞走了。

萝丝愣了一下，随后捧腹大笑起来。

“哈哈……你可真走运……听说这种时候人总会碰到好运的事，你觉得呢？”

虽然嘴上在讽刺弟弟，萝丝还是捡起几张打算烧掉的纸片帮小不点擦净他的肩头。姐弟俩站在融雪的寒风中发抖了一会，萝丝有些丧气：“我觉得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到费尔法斯城堡里去了……嘿，我想的可能太远了，现在我们

是不是应该找点事做？既然你交了好运，今天也许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

小不点看着姐姐，顺从地点点头。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就叫斯派拉尔还是应该像姐姐那样，被称作小不点……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默默跟在姐姐身后，一切主意都是姐姐来拿，现在也一样。

顺着包尔斯顿老镇的的小巷走出去，小贩云集的街道上不知为何围满了人。自从集市开放之后，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景象。萝丝快跑几步，拉着斯派拉尔靠近围观的人群，在人群尽头有一个穿着有些老派的胖胖商人正摸着自己的胡子在推销商品。

“诸位，我是云游四方的商人墨果……你们可能没听过我的名字，不过没关系。我现在要给诸位介绍一些神奇的商品，这些东西有的可能是你们一辈子都未曾见过的……”

萝丝不屑地撇撇嘴：“吹牛皮的商人……”

围观的人群似乎仍有兴趣，听着墨果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手中的各种商品。大多数东西都没有什么稀奇的，见过了太多骗子和小偷的萝丝和斯派尔对这个商人的一派胡言无动于衷。墨果顺利地卖出了几样商品，但听着对这些商品的补充介绍，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人很可能只是个骗子。

“这面镜子能够让长时间凝视它的人变得漂亮……但使用时有个前提，你要在黑暗得没有一丝光线的地方使用，才有效果。”

“简直就是胡扯。”萝丝拉着斯派拉尔打算离开，周围的人们也渐渐散了。只剩下几个人仍在津津有味地听着墨果介绍商品，却没有一丝想要买什么的意思。

墨果介绍了一番自己的所有商品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音乐盒。

“诸位，看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宝物！这个古代的音乐盒，据说是古王国的领袖也在使用的东西……它拥有无法想像的魔法，能够让人实现他们的愿望……现在，它在我的手中，如果想让它变成您手中的宝物，只需要五个金币！”

萝丝实在看不下去了，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她扭头打算去别的地方看看。

“魔法……太可笑了，这世界怎么可能有魔法。”

正在讽刺吹牛商人的萝丝感觉到到一道影子投在自己身上，不知何时她和斯派拉尔的身边已站着一位身穿长袍的修女。修女的兜帽遮住了她的大部分面容，裸露出的皮肤发出一种健康的淡淡黝黑，她的头发黑白相间，面容看起来仿佛有些苍老，又似乎相当年轻。修女的手背上有形状犀利的刺青，她的双手修长纤瘦，她的双眼翻白，应该是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如果连小孩子也不再相信魔法，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修女叹息，她甚至没有低头“看”萝丝和斯派拉尔一眼，“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东西？”



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萝丝没有显得更客气，从小和弟弟相依为命让她的性格变得相当强硬：“嘿，我知道你可能已经卡不见了，但你还是能听得出那家伙是在胡说吧？”

被提及自己的缺陷，修女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要想那个商人，他不知道那件宝物的真实价值……如果他知道的话，也不会只要五个金币就卖出那东西。”

“五个金币……”萝丝叹了口气，用和她年龄极为不符的声音说，“你知道吗？五个金币买来的食物够我们吃一星期了。”

“是啊，但奇迹总是在尝试之后才会出现，不是吗？”修女不为所动，继续淡淡说道，“你不肯相信的事就永远不会实现，如果你们还想让自己住进城堡的梦想城镇的话……”

萝丝吃了一惊：“什么？你怎么知道……”

盲眼修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转身走向小镇的出口，脚步并不快却异常坚定，完全不像是一个失明的人。

“孩子，相信我，当你吃完一个星期的食物之后，你并不会完成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要为梦想付出些什么，你们也不例外。”

望着盲眼修女离去的背影，萝丝感觉自己好像在片刻之间被什么人改变了想法一样，她有些苦恼的挠挠头。十几岁的少女对一件事的想法不会如成人般复杂，她无法想像自己的生活是否会因此而改变，只有最后修女的那句话像是一道火光，深深烙在她的心中。

是的，即使一个星期的食物，面对整个漫长的冬天依然没有太大帮助，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应该去试试？

反复挣扎了一会，萝丝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弟弟，斯派拉尔正在低头看着脚下被泥水掩盖的青草，这大概是整个冬天来临之前最后能看到的绿意了吧？萝丝拉着弟弟的手，轻声说道：“我觉得那个修女说得也有道理……不过，五个

金币毕竟不容易赚到，让我们想想办法吧。”

五个金币对于大多数来着列冒险的人们来说，不过是几杯酒或一餐饭的价钱。哪怕是市集上那间不怎么样的旅店，一晚上也要收走超过五个金币的住宿费。繁荣的包尔斯顿并不缺乏愿意付出金钱的人们，这也是姐弟俩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的最重要原因。

斯派拉尔从心底也希望姐姐的梦想能够成真，对于受够了寒冷饥饿的小不点来说，他最大的奢望和姐姐一样，不过是能过上温暖平淡的生活。至于那个八音盒……斯派拉尔和姐姐一样，不相信音乐盒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人生漫漫，他们总要试试。

越过墨果口若悬河推销的广场，斯派拉尔有点跟不上姐姐的脚步。站在路边的亚弗看到这姐弟俩，热情又不失诱惑地打招呼道：“喂，萝丝，关于我的那个建议你想好了没有？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你们姐弟以后就不会挨饿了……”

萝丝不屑地哼了一声：“就算我们饿死，也不会同意你的建议。”

亚弗嘿嘿一笑：“好啊……如果你们随时改变主意就来找我吧。”

这个插曲还没结束，萝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几个小镇上横行惯了的少年撞了她一下，萝丝正打算跟对方争吵，为首那个名叫雷克斯的少年一把将女孩推倒在地，正在欺负一条杂毛狗的他们似乎觉得人和狗一样好欺负。

“你这个臭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小镇的流氓少年们用石头和木棒招呼萝丝，少女被打得只能用双手抵抗。跟在萝丝后面的斯派拉尔没有半分犹豫，一个箭步冲过去，从背后抽出了那把粗糙的木剑，对准为首的雷克斯奋力劈去。

雷克斯没料到这个矮小的少年能这么悍勇，一时间没来得及抵挡斯派拉尔的猛击，头上挨了重重的一记。毕竟还是少年的雷克斯瞬间懵了，他想要反击，却看到身边的伙伴被一个个击倒，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让斯派拉尔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将围攻他的几个少年一一踹倒。

小孩子的打架，周围的大人只是围观，没有人真正出来制止。斯派拉尔收起木剑，看着躺在地上呻吟的少年们，心中其实很羡慕他们。只有家庭无忧的少年才会想办法去作那些没有什么收获的恶，他们只是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的肚子不饿，冬天也不会觉得长夜漫漫熬不过去。被欺负得瑟瑟发抖的小狗跑过来，朝着斯派拉尔亲昵地叫了几声。萝丝低头看看乖巧的小狗，有些喜爱，但更多的是无奈。

“对不起……我们连自己也不能养活，恐怕不能带着你一起了。”

老镇上有无数赚钱的机会，大多数人也都认识这对相依为命的姐弟，当萝丝和斯派拉尔拿着五枚金币回到墨果那里时，天色已经暗下来。忙了一天的姐弟俩接过墨果的音乐盒，带着无限期望回到他们栖身的木棚边。让人意外的是小狗也在这里，它吐着舌头趴在斯派拉尔平时睡觉的地方，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这对姐弟。

“看来这小家伙是打算跟咱们在一起了……”萝丝这一次没有抗拒命运的选择，她和斯派拉尔席地而坐，放下八音盒。

火炉里的火焰已经熄灭了，萝丝重新点燃火炉，和斯派拉尔一起围着火炉烤手。傍晚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分，旁边的民居里传出阵阵香气，姐弟两人互相对视着没有说话，他们谁都不想破坏这份期待。

从火炉北侧的围栏看过去，越过一大片海水，能看见胸雄伟的费尔法斯城堡。夜色中城堡依然灯火辉煌，萝丝想像着路西恩正在城堡里享用他的晚

餐，跺了跺脚对弟弟低声说：“好了，小不点……我们来看看吧，是不是应该用这个音乐盒做点什么。”

音乐盒被打开放在两人面前。古老的花纹证明它的确是个存在了多年的工艺品，不知经历了多少时光，见证了多少悲欢。盯着这只音乐盒，萝丝也能感觉到它的不可思议，她犹豫着伸手去摸音乐，六角形的音乐盒在刹那间竟然裂开了，一道光从音乐盒里蓬勃地刺出。

“这，这就是魔法吗？”

惊讶的少女几乎想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让惊讶不那么大声。萝丝害怕别人看到这惊人的一幕，然而在这充满了食物香气的晚餐时分没有人注意他们。萝丝望着这只音乐盒，脑海中闪过那个修女转身淡淡离去的背影，犹豫着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我，我希望能够和弟弟一起住在那座城堡里……”

许愿的声音还在空气里回荡，音乐盒已经升到空中，伴着轻柔的音乐，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在空中。

这一切变化来得太快，姐弟两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音乐盒飞走，留下无能为力的他们。

沉默了几秒钟，萝丝看了看自己的弟弟。斯派拉尔和她一样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就完了？”萝丝问弟弟，也是问自己，“音乐盒跑了？我们的一个星期食物就这么没了？”一股受了欺骗一般的委屈在少女内心升起，她又无法对着自己的弟弟流泪，只能大声抱怨：“好吧……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好的事，我们还在这里，它走了……算了，我们去睡觉吧，至少睡觉不会那么饿。”

平静又充满了失望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萝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弟弟的命运因为一个选择已和昨日完全不同。在梦中的少女搂着仿佛永远长不大的小不点，梦中她仿佛看见了城堡的门在自己面前敞开，看见了丰盛的晚宴和温暖的炉火。

梦中的她那么幸福，仿佛永远无忧无虑。



第四章

FABLE II

尼克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离开费尔法斯城堡了。自从路西恩陛下重新组建卫队之后，他就在费尔法斯城堡里负责各种杂务，一直到今天已经很多年了。

时光留给尼克的记忆不是各种唏嘘与感慨，从来不去想这些的他偶尔会打开自己的账单，看着上面的数字傻笑。在被路西恩招募到费尔法斯城堡之前几年，尼克是个正直善良的青年，他渴望用自己的工作完成所有梦想。虽然贵族永远是只能想像无法达到的阶层，虽然这个世界上仍有那么多奋斗也无法获得东西，尼克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多，一个温暖的家，美丽温柔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尼克觉得自己的一辈子如果能这样过完就算是完美了。

可事情永远不会像人们想的那么顺利，就在尼克拼命工作，努力赚钱打算买一家店铺再考虑结婚问题的时候，包尔斯顿镇周围忽然出现了不少强盗。他们烧杀抢掠，在各个行商要道上出没，切断了包尔斯顿周围的商路。一时间包尔斯顿老镇的不少商贩都陷入了难以周转的困难境地，尼克也是其中一员。

就在这个时候，费尔法斯城堡的主人，路西恩陛下决定招募人手讨伐那些强盗。尼克跟武器商人学过几天剑术，他的生意没法做了，索性加入队伍。

路西恩陛下果然是个天才，尤其是在战斗方面。尼克和同伴们没用多久就换回了周围的和平，在那之后尼克没有离开费尔法斯城堡，他成了路西恩亲卫队的一员。

岁月慢慢流逝，尼克忘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他从一个精于世故的小贩变成了一个有些粗鲁的军人。为路西恩陛下办事没有什么困难的，大多数时候尼克只是跟费尔法斯城堡里的士兵们打牌饮酒，聊那些能从任何地方叫过来一起彻夜狂欢的妓女。路西恩似乎也不在意自己的手下这么做，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躲在藏书阁里足不出户，由信任的管家杰夫斯准备食物。

路西恩很少派人离开费尔法斯周围，一直到前不久才有人开始陆续接受路西恩的指示去联络某些人。刚当上小队长的尼克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也不想知道。尼克觉得太平日子好像到了头，过去的几年时光像是被什么东西抹去了一样一片空白，只留下一些账单之类的线索。那些金额不等的支出和收入无疑在宣布尼克的青春已经与路西恩还有费尔法斯城堡紧紧联系到一起了。

这一次路西恩紧急召见尼克，尼克并不怎么吃惊。路西恩陛下最近似乎在展开什么行动，每个人都有一番用处。路西恩让尼克在傍晚时分启程，据说他已经因某些指示看到了一样未来，要让尼克将那个未来纳入手中。路西恩陛下自从数年前已开始变得神神秘秘，就连负责照顾费尔法斯城堡的管家杰夫斯也搞不清他在想什么。但整个阿尔比恩又有谁不崇拜路西恩陛下呢？尼克觉得陛

下所指的路一定是对的，他和两名随从的脚步在夜色中渐渐加快，不敢耽搁了陛下的大事。

当尼克到达包尔斯顿镇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包尔斯顿作为距费尔法斯城堡最近的城镇，即使到了深夜也并不算寂静。三两声鸡鸣和犬吠之中也有酒吧热烈的歌声和哄笑声，尼克站在包尔斯顿桥上看了看自己熟悉的镇子，桥下的流水从这里一直汇入大海。小船停靠在岸边，有里几个乞丐正伏在桥下酣睡。一切都和自己当年离开时一样。

按照路西恩提供的提示，一行三人顺着重新修缮的老镇路走到了尽头，终于看见了那两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

尼克对这两个孩子的印象并不好，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年轻时也曾露宿街头——尼克扭头看了一眼两个跟自己同来的部下，拿着火把的他们神态很谨慎，想起这是路西恩陛下嘱咐的事，他不由得也放低了姿态。

"两个小家伙……不，两位，你们醒醒……"

尼克叫了两三次，终于先把那个看上去大一些的女孩叫醒了。少女揉揉惺忪的睡眼，看到几个卫兵模样的人拿着武器端着火把站在不远处，有些吃惊，但还是拼命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恐惧，低声问道："请问，您是……"

"是斯派拉尔阁下和萝丝小姐吧？"尼克虽然说得有些别扭，总算还能把这些话说出口，"我奉命来找两位……"

"找我们？"萝丝笑了，"先生，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这里除了一个狗窝一样的木棚，什么都没有。"

"不，不是这样的，萝丝小姐。"看到自己找对了人，尼克松了一口气，"是路西恩陛下让我接两位去费尔法斯城堡，不知道两位是否愿意跟我们去那里？"

尼克的话让萝丝瞬间清醒过来，她惊讶地看着这个神态中掩饰不住优越的男人。想起今天傍晚发生的那一幕，心中无数的猜测和激动都似乎要喷薄而出了。少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冰凉的手上沾满了灰尘，她蹲下来轻轻摇晃小不点，同时小心翼翼地想办法弄净自己的双手。

在萝丝的不懈努力下，斯派拉尔终于醒了。萝丝拉着弟弟的手，指着尼克和两名卫兵兴奋地对弟弟描述："小不点，你还记得我们许下的那个愿望么？现在它实现了，我们就要去路西恩陛下的城堡里去了……那个音





乐盒果然是能让人的梦想成真，那个盲眼修女说的没错！”

斯派拉尔看姐姐这么高兴，也憨憨地笑了。两个人对着刚在他们住处安家的小狗道别，虽然斯派拉尔有些不舍，却不得不同意姐姐的意见——这样带着小狗去路西恩陛下的城堡，一定会惹怒那些有钱的贵族老爷们。看到即将梦想成真，斯派拉尔默默地低头抚摸小狗的后背。虽然只是相处很短的时间，他依然能感受到自己和小狗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超越常人理解的友情。

无奈的是自己和姐姐很难熬过这个冬天，傍晚睡觉前斯派拉尔捡到了姐姐扔下的日记，姐姐从未向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写在上面。斯派拉尔默默想着，自己到底能为姐姐做些什么？

尼克提供的机会不容选择，萝丝和斯派拉尔没有什么多余的负担，两人身上没有多少钱，住的地方也几乎没什么可以留恋的。最值钱的大概是斯派拉尔背着的那把木剑和一把玩具手枪……但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东西，他们就在这样的星光月色下跟着尼克他们走向费尔法斯城堡。两地相距并不遥远，包尔斯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更像是费尔法斯的城下镇。

虽然无数次从远处眺望过这座城堡的宏伟，真见到城堡近容的时候，姐弟俩还是发出了不合时宜的惊叹。伫立在海风中的城墙巍峨中透着森严，被海水侵蚀的城基部分透着一股深沉的黝黑。无数蓝色的旗帜从城堡各个方向被舒展下来，迎着风飘扬。

城门口有士兵静静推开大门，尼克带着两个孩子进入正门走廊。手持火烛的杰夫斯已经在城堡里等候多时了，看到这两个脸上带着污垢的孩子，杰夫斯的脸上也隐隐闪过一丝不屑。

“这两位就是萝丝和斯派拉尔吧？”杰夫斯把自己不屑的目光敛起，转身开始引路，“欢迎你们来到费尔法斯城堡，我是这里的管家。下面就由我带你们去见路西恩陛下。”

终于走进了这座梦中城堡，萝丝的兴奋无法掩饰。少女拉着弟弟的手，不断兴奋地询问关于城堡的各种问题。杰夫斯也耐心一一回答。路西恩陛下妻女都已经死去的事为众所周知，这座城堡也因此显得有些阴森。但这不会让萝丝和斯派拉尔感到害怕，面对饥饿和寒冷，即使魔鬼也不会显得更可怕了。

走廊很长，萝丝不断环顾四周发出赞叹，即使她知道这样看上去很没礼貌。梦中的情景变成现实之后，谁都会变得有些激动。斯派拉尔跟着姐姐的脚步，饥肠辘辘的他们其实更希望得到的是一顿晚饭，但即使仅仅能够住在这里的话他们也知足了。

“你们记得，见到路西恩陛下的时候一定要用尊称。”杰夫斯嘱咐姐弟俩，“同时不要提起他妻子和女儿的事。”

“我们知道了。”萝丝替弟弟回答道。

绕过不少条走廊，路西恩的书房终于在眼前了。杰夫斯放下烛台，推开书房的门，低声禀报道：“路西恩陛下，那两个孩子已经来了。”

萝丝和斯派拉尔疑惑地走进路西恩的书房，姐弟两人终于看清了这个传奇中男子的样貌。路西恩此时正在低头翻看着某本典籍，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强壮，和城镇中随处可见的普通男子差不多，惟一比较让人惊讶的是他的面容比传说中更年轻许多。路西恩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头发被打理得一丝不苟，眉宇间也没有太多皱纹，完全不像是一个很多年前就已经统治了阿尔比恩大部分城市的英雄。

听到两人脚步声的路西恩又低头看了一会那本巨大的古书，这才缓缓转身。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城堡……孩子们。”

“路西恩陛下……”萝丝还是有些紧张，她的声音有些怯弱，“陛下……我们真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激动。我从来没想过能来到这里……虽然我们做梦都想。”

“哦哦，这没什么。”路西恩笑笑，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我倒是想知道一下，你们是怎么想要来到这里的？”

“我们就是买到了一个小音乐盒。”萝丝对路西恩倒是没有隐瞒，单纯的少女试图让眼前这个大人物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有人说这个小音乐盒能够实现愿望，我们就用它许了一个愿望……后来您就派人来找我们了。”

路西恩脸色一凛，但他很快放松下来。

“什么？你们能够使用那个音乐盒，它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啊，它发出一道光芒，然后飞走了……”

“我明白了……”路西恩点点头，他的脸色有些激动，但又看上去相当平静，“你们知道么？其实我只是在招募各种人才，实行一个伟大的计划……我需要一些拥有特殊才能的人。你们可能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通过我的一个测试，如果你们通过了，就可以住在这座城堡里。”

“测试……？”萝丝更疑惑了。

路西恩点点头：“对，测试。那里有一个魔法阵，它的力量很薄弱……你们只要站上去，看看它是不是会发出光就可以了。”

路西恩的提议让萝丝觉得害怕，少女对未知的事物总会怀有恐惧。萝丝犹豫地看着弟弟，斯派拉尔的脸上也带着淡淡不安，她犹豫着看了一眼路西恩：“路西恩陛下，我们……”

“你们只要站上去就好了。”路西恩轻声安抚道，“没关系的，只要一下就好。”

既然已经来了，姐弟俩别无选择。在路西恩的指示下，两人站上了魔法阵。魔法阵的魔力在空气中流动，萝丝和斯派拉尔居然能感觉得到。

两人什么都没做，脚下的魔法阵居然开始流出橘红色的光芒。在黑暗的藏书阁里这景象显得异常诡异，女孩首先感到了一丝恐惧。

“路西恩陛下……这，这……”

路西恩看到红色光芒后也显得很惊讶，他随手翻开自己正在阅读的那本大书，随手翻了几页，忽然意识到整个问题都出现了偏差。

“不，不，你们不是那三个英雄……你们不是！”

这样自言自语的路西恩在两个孩子看来格外的诡异，萝丝拉了一把身边的小不点，低声说道：“那个……路西恩陛下，对不起……看来……我们是应该走了……”

“不，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路西恩的声音在一秒钟内从和蔼的劝慰变成了冷冰冰的宣誓，他转身面对两个孩子，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手枪，枪口黑洞洞地对准了萝丝，英俊的中年男人脸上带着一丝无奈，更多的是冷酷和坚决。

“你们第四个英雄……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谁是，但我不能让你们阻止我的计划……对不起了……”

萝丝已经完全被吓呆了，她哭泣着以双手想要挡住漆黑枪口带来的恐惧，却始终没有成功。

“不，求求你，不要……”

少女的哀求没有打动眼前这个经历了无数杀戮、死亡和权势争斗的男人。路西恩毫不犹豫地开枪了，子弹穿透身体的时间比思考更凌厉，巨大的冲击力让路西恩后退了一步，也让萝丝的身体凌空飞起，在二分之一秒内又重重落地。

斯派拉尔想要过去保护姐姐，可一股奇怪的力量让他在法阵里无法动弹。稚嫩的少年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刻，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姐姐被击中，路西恩脸上的冷酷像一阵冰霜，冻住了少年的心，也冻死了他的一切幻想与希望。

“姐姐！”

“第四个英雄并不是计划需要的……只有你们才能做到那些事……对不

起，我也不能留下你……”

路西恩依然说着斯派拉尔听不懂的话，冒着一缕青烟的枪口笔直指向少年，手腕没有一丝颤抖。

斯派拉尔努力想要挣扎着逃走，那股力量依然牵扯着他的身体。少年拼命想要后退，双腿像被钉在地上一样沉重。斯派拉尔背后就是五彩斑斓的玻璃窗，描绘着各种光明景象的图案仿佛一个巨大的讽刺，讽刺着这残酷又冰冷的一幕。

路西恩没有给斯派拉尔更多哀求和拖延的机会，他冷冷地再次扣动扳机。

冬雷隆隆，掩住了枪声。一个瘦弱的身影从空中跌下城堡，掉落在街道上。在这个世界或忙碌或寂静的夜晚，没有人注意。只有那条闻到了熟悉气味的小狗，循着小路飞快地跑近，亲昵地舔上少年的手指。月夜之下，一个修长的身影从远方缓缓走来，低头用她自己的方式凝望这垂死的生命。

第五章

FABLE III

命运的门奇妙地开启了，这当中有辛酸也有痛苦。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无知，而深知这一切的人却总是保持缄默。对于在深夜中来到包尔斯顿，抱起那个瘦弱身躯的盲眼修女来说，夜晚的黑暗与未知并不能带来恐惧，只有当未来也被蒙上迷雾之际，命运的选择才会变得狰狞又充满辛辣。



这个糟糕夜晚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在特瑞莎的预料之中。对于那两个小家伙的身分，特瑞莎从未想过去确认，只有疑神疑鬼的路西恩才会亲自去验证，并用这种异常冷酷的手段解决问题。

特瑞莎很笃定，路西恩不会再去考虑关于第四个英雄的问题。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会在不久后解决，尤其是路西恩所担心的那件事——他并不知道，自己所要做的那件事其实才刚刚开始，他的莽撞只能导致更激烈的事态，却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命运之轮。

仇恨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特瑞莎带着遍体鳞

伤的少年回到包尔湖畔，远离了城市的这里没有路西恩注视的目光。当然很多人也从口口相传的谣言里知道了，路西恩从那天夜里之后就在费尔法斯城堡消失了。费尔法斯城堡现在成了一座没有人居住的城堡，大多数时候路西恩会偶尔出现，或者留下某些信息，让人们相信他仍无时无刻不注目着这个世界的变化。费尔法斯城堡的统治者仍是路西恩陛下，只是大多数人再也见不到他的踪迹。

少年在一周后康复了，却变得异常沉默。特瑞莎知道他在为姐姐的死去痛苦，盲眼修女没有开导他，只是看着少年独自一人坐在山坡上，她知道大多数伤痛能够被岁月抚平，这是她数百年来学到的最实用经验，可年少的斯派拉尔并不知道，他焦灼地愤怒，痛苦，恐惧，悲伤，无数次在睡梦中醒来，又无数次想要冲回包尔斯顿老镇寻找仇人的身影。

可他只是个少年，他无法走出营地，无法独自回到包尔斯顿。无尽的痛苦啃噬着少年

斯派拉尔终于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家，吉普赛人制作的敞篷车也有他的一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斯派拉尔辗转反侧。年幼的他不知该怎样理解路西恩的举动，也不能明白特瑞莎为什么会救他于死亡边缘。少年只知道相依为命的姐姐不在了，这世上只剩他独自一人。

惟一值得欣慰的是那条萍水相逢的杂毛小狗还跟在斯派拉尔身边。偶尔翻开姐姐写下的日记，斯派拉尔还能回忆起自己跟姐姐在一起的饥寒日子。那些日子虽然灰暗，却带着他一生中最无法忘记的光辉。

一个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

正如特瑞莎所说的那样，时间终于让斯派拉尔慢慢抚平了伤痛，他开始向吉卜赛人学习剑术，跟着小狗在旷野里奔跑，去包尔湖游泳，学习各种地方的方言和文字，了解每一张塔罗牌在何时应该代表什么样的预言。

不管哪一种学习都可以消磨大量时间，就这样十年飞快地过去了。特瑞莎还是老样子，包尔湖也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斯派拉尔不断成长，他从少年变成了青年，他的双手修长有力，他的步履轻盈神速，他仿佛被赋予了某种使命，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当然，他也很迷惘，不知该走向何方，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正义本身到底是什么，斯派拉尔在这十年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特瑞莎也一直鼓励他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现在已是青年的斯派拉尔有他自己的解释，他对特瑞莎形容，正义就是一种自己相信的处世方法。即使路西恩，他也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所致。路西恩之所以在他看来是邪恶的，当然是因为他杀害无辜。从路西恩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不过是在阻止某些事情发生罢了。

特瑞莎对斯派拉尔的回答很满意：“我想你已经可以学会自己判断问题了，那么我们这十年就不算白白浪费。你还记得当初我劝你留在这里时说的话吗？”

“记得。”斯派拉尔回答这位救命恩人，“你说如果我留在这里，终有一

天会为姐姐报仇。”

特瑞莎点头：“是啊……我想这个时刻很快就要来了。你知道路西恩是因为惧怕你和你姐姐的力量才向你们动手。你可能不清楚全部的问题都在那里，路西恩最担心的就是你和你姐姐——你们有可能是传说中的‘英雄’。”说到这里，修女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补充，“古代传说里，这世界应该有三位英雄，分别是力之英雄，精之英雄和技之英雄。而你，可能是在这三位英雄之外的那个人，只有你才能破坏路西恩的计划……”

“英雄？”虽然以前有所耳闻，今天斯派拉尔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世间的英雄竟有三个，而自己居然可能是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这一切闻所未闻，让他感觉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丝报仇的可能。

成年后斯派拉尔也渐渐明白，路西恩势力庞大，那天自己和姐姐能够见他完全是因为路西恩想要见到自己。如果路西恩真的龟缩不出，自己报仇的机会极为渺茫。惟一可以信赖的只有特瑞莎向他做过的承诺。

“路西恩想要改变这世界，或者达成某种愿望。”特瑞莎低声说道，“芸芸众生之中，拥有英雄血脉的人散落在阿尔比恩大陆的一些角落，你是其中之一。现在时间快要到了，你必经过试炼才能获得真正古代英雄般的力量，那时你才有机会对抗路西恩。”

斯派拉尔迄今为止也无法相信路西恩居然会因为这种原因想要杀死自己：“他想要做什么？”

“十年前的某一天，玄天巨塔因为路西恩的愿望再次出现。”特瑞莎娓娓道来，“玄天巨塔存在于古代王朝，曾是这世界最伟大魔力的所在。路西恩想要利用玄天巨塔，他妄图打破宿命，完成自己的某些心愿……为此他必须找到三位英雄，利用他们的力量。路西恩现在行踪不定，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之前找到三位英雄，阻止他的计划。”

“为了这一天，我知道你已等待多时。”特瑞莎让营地的人把大门打开，宽敞的山丘在斯派拉尔面前无垠地展开，阳光下的包尔湖闪闪发光，一切都显得美丽极了。

包尔湖中央是一座从未开启过的古墓，特瑞莎的手指指向那里：“那是古代英雄用来完成试炼的地方，也是被废弃了多年的冒险者协会。现在的世人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但你必须通过这个试炼。去吧，去成为新的英雄，完成你心中最大的愿望。”

沉寂多年的伤痛在斯派拉尔心中绽开，年轻人默默拾起长剑，走向古墓。

黑暗的地下洞穴幽长仿佛没有尽头，带着身边最忠实的伙伴，青年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定。十年来的许多思绪化成了手中的剑风，切开一切拦住去路的敌人。

特瑞莎的声音像是在脑海中响起一样，她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斯派拉尔越过古墓，看到了无数几近腐朽的浮雕和塑像。

“这里曾经是古代的冒险者协会，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特瑞莎声音里

透着让人不容置疑的力量，“仪式从未改变，你只要试着控制自己体内的力量，成功释放出魔法，这扇门就会送你回到包尔湖。”

斯派拉尔低下头，他知道自己已经有十年没有听到魔法这个称呼了。最后一次听人说起魔法就是姐姐遇害的那天，他和姐姐买下墨果那个音乐盒之前。

体内的魔力蓬勃而出，一团火焰自斯派拉尔的手中射出。从未相信过魔法的青年这一刻彻底为世界的奇妙所折服，同时他也听到特瑞莎略带沙哑的声音。

“阿尔比恩的人们恐怕已经忘了古老的英雄之道有多么简单。力量，精神，技巧……你现在可以渐渐拥有这些了，这是你对抗路西恩的最好武器。”

传送门被启动了，斯派尔越过这道光芒，发现自己站在包尔湖中心的山丘顶端。透过今天的好天气，即使很远的山路也能看清。第一次站得这么远，斯派拉尔有些心神恍惚，他从山坡上确认了包尔斯顿老镇的方向，纵身跳下山坡，按照特瑞莎的指引重返自己阔别十年的故乡。

回程的路很崎岖，斯派拉尔第一次独自走这么远的路，他的内心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平静。十年来路西恩对周围地区不管不问，使得包尔斯顿周围盗匪横行。一个叫萨格的强盗头子最近势头正猛，让包尔斯顿的商人们叫苦不迭。斯派拉尔不断回忆着自己在老镇的生活，天黑前走到了包尔斯顿山路的狭道口，却发现整条路已经被老镇的人们用破碎的马车和货物堵上了。

“怎么了？”看到一群人用虎视眈眈的眼神注视自己，斯派拉尔隔着比火枪射击距离还远的位置高声问道，“为什么路不通？”

“最近萨格太猖獗了，我们只能守在这里，否则他会破坏包尔斯顿。”为首的一个老头高声回答，斯派拉尔认出他是当年老镇的巡捕德瑞克，可惜现在不是重提当年往事的好时机。

想到特瑞莎所说的选择，还有关于英雄和力量的话题。斯派拉尔转身走向德瑞克指出的强盗营地，他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证明自己的力量，这是他重回小镇给故乡带来的最好礼物。

第六章 FABLE II

玄天巨塔就在眼前，路西恩依然烦躁。十年前当玄天巨塔出现之际，他已明白自己的命运会跟这座巨塔紧紧相连，只是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自己从各种魔法书里找来延续青春的办法已经开始失效，玄天巨塔仍未实现当年预言书里

所描绘的那种强大力量。

通过十年来的各种努力尝试，通过孜孜不倦的研究，路西恩终于知道了玄天巨塔并非像自己想像中那么容易达成愿望。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还是要利用预言书中那三人的力量。

通过试炼的三人英雄才能完成自己的愿望，这从最开始路西恩决定寻找玄天巨塔存在那一刻起已经知晓。让人意外的反倒是那两个孩子，虽然岁月又巍巍过去十年，路西恩还是不能忘记最后那个少年惊恐中带着一丝愤怒的表情。之后他曾经派尼克去搜寻少年的尸体，却没有结果，被丢弃的少女尸体也失踪了。整件事像一个噩梦被什么人亲手导演了一番，再也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随着岁月的流逝，路西恩渐渐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那预言中可悲的宿命，他开始在各地巡游，带着巨额的财富，带着各种颁布命令的信笺。

玄天巨塔的出现让路西恩欣喜若狂，看着预言中的许多断句渐渐成为现实，那种激动不言而喻。最近十年来，路西恩更频繁地使用魔法，让自己的面容焕发青春，然而时光终究无情，他感觉得到自己的力量已经开始慢慢衰弱，随着身体的不断虚弱，他的魔法力量反倒开始澎湃汹涌，似乎无可阻挡。

惟一让路西恩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再也没有可以称为敌人的存在了。

此时此刻，不管路西恩做什么大概都不会有人来反对。这个世界回到了贵族和有钱人统治的时代，如同古书上记载的古代王国。路西恩感觉自己和当年那些古籍里描写的执政官一样，开始孤独的探索，他孤身一人，带着忠诚且永远不知真相的卫兵们把玄天巨塔围绕起来。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力量与金钱才是永恒的主题，然而路西恩深知，当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奇迹便会发生。

就如同……那一天夜里，自己透过城堡看到的那道光一样……

“萨格最近有什么消息吗？”路西恩压抑住内心的烦躁，看着这座在孤岛上的玄天巨塔。在旧时代的阿尔比恩大陆上，这里曾是一片盆地，据说曾经有过滔天洪水，把周围的陆地全部淹没，只留下玄天巨塔。当这个世界再度繁衍生息的时候，玄天巨塔失去了它的踪影。

“没有，陛下。”尼克毕恭毕敬地回答，“萨格最近似乎觉得我们给的钱不够多，开始私自劫持商人……”

路西恩望着远方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缓慢地摇头：“不用管他了，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能感觉到，萨格与我们的联系很快就要被切断了。”

当三天后尼克接到萨格被人杀死在自己营地的消息后，他对路西恩的敬畏和恐惧越发强烈了。现在就算是尼克这样迟钝的人也能明白，他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无法挣脱。尼克只有遵照路西恩的指示继续走下去，没有别的选择。

路西恩另有打算，接到萨格死讯之后，他终于明白了预言中关于“那个

人”的描述是如此精确。那股自从十年前冬夜里就隐隐未发的恐惧占领了他的内心，路西恩明白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十年前自己酿下的果实如今发酵成复仇的烈酒，让人无法回避。在临时营地里翻阅着关于那个出现在包尔斯顿被称为英雄的年轻人的各种描述，路西恩陷入深深的沉思。

杀死一对弃儿姐弟对他来说并非什么痛苦的抉择，自从艾米丽死去之后，路西恩已经忘了这个世界还有怜悯这个词。他用无情的残酷摧毁敌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终极答案。古代预言书中无疑标示着开启那道门的答案——玄天巨塔能满足他的心愿，这个心愿在路西恩的心中挣扎了十年，他本以为已经快要完成，那个青年的出现打乱了一切。

“……当三个英雄的力量注入惟一一人的体内，他拥有可以许下愿望的资格。这个愿望可以改变命运，无论是他自身还是这个世界……”

愿望只有一个，只能实现一次。玄天巨塔汇聚这个世界的全部信仰和力量，历经数千年才能使用一次。路西恩知道自己的时代为何姗姗来迟，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挥别英雄的传说，路西恩每个日夜都在不断挣扎着思考自己的愿望。

权力和财富已经唾手可得，成为统治这个世界的惟一一人只需要时间即可。路西恩低头凝视自己再次开始布满皱纹的双手，内心痛苦地诘问。

永恒的生命，还是最爱的人？不朽的威名，还是世代相传的国度？

十几年来无尽的痛苦一直让路西恩无法入眠，哪怕是钻研古代魔法也只是想忘记妻女双亡的悲恸。当这个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他反倒退缩了。

机会只有一次，到底应该属于什么？

路西恩相信自己的智慧举世无双，他却找不到答案。

玄天巨塔因为浩劫被毁严重，必须加紧建设，尼克正在四处抓捕各种流浪汉代替苦工。路西恩早已不再相信同情和宽容这些词汇，想起艾米丽死去时床上的血污，他的内心就一阵刺痛。慢慢的路西恩相信了只有不z择手段才能完成这一切，他对这片土地太熟悉，也太熟悉在阿尔比恩大陆上生活的人们。想要让他们屈服，只需要足够强大的力量。

玄天巨塔的修缮工作从路西恩离开费尔法斯那个冬天已经开始，进行到这里已经快要十个年头了，工程进度依然缓慢。

“剩下的，唯有等待。”

路西恩这样对尼克说，也是对自己说。他相信属于自己的世界很快来临了，只有他自己知道还有一个问题正折磨着他，那就是关于那个愿望。

“陛下，那个人好像正在前往光明教会……”尼克对于阿尔比恩发生的大多数事都很敏锐，源源不断的有各种情报传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路西恩。

路西恩充满自信地点头：“光明教会是力之英雄所在的地方，我正在等候她的觉醒……看来现在是时候了。让人去暗影教会找个人，去让那老头子

的话别那么多。”

尼克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黑夜下的玄天巨塔发出幽幽暗光，一些光芒洒在水面上水波荡漾，冷冽得像一团无尽的迷雾。路西恩看着尼克远去的背影，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独自一人站在城堡里回忆妻子的那段岁月。距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他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人生一般。

黑暗中一个人影慢慢走向路西恩，路西恩看到这个影子，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是最近十年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你终于来了。”

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黑影，路西恩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带着自信和从容。

“是的，陛下，我来了。”那个黑影朝着他躬身行礼，声音尖锐中带着一丝讥讽，“谁也没料到我会来，可是我来了。”

“你想要什么？”

“路西恩陛下……哦不，路西恩国王，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那个尖锐的声音说，“重要的是您想要什么……我知道您想要什么，这就足够了。”

路西恩又一次笑了，他的笑容里也有讽刺：“我想要的东西，你能给予吗？”

“我只是个想要过平淡日子的普通人。”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对于我来说，权力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只想要自己的财富，并继续这样逍遥下去。如果您愿意让我继续享受这种生活的话，我愿意为您出一份力。”

“好吧……”路西恩从营地的围墙上走下来，对着那个黑影说，“我答应你的要求，不过你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希望你有所觉悟。”

黑影对着路西恩又一次躬身行礼：“我明白，路西恩陛下……”

路西恩挥挥手，让黑影离去了，他知道黑影的想法，这样又少了一份担心。想着未来日子里的变化，这个站在阿尔比恩顶点的男人牵动嘴角，想要笑笑，却发现自己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已经不会露出笑容了。

第七章

FABLE III

特瑞莎好像什么都知道，当斯派拉尔因为杀死了强盗萨格在包尔斯顿受尽各种礼赞之际，修女的声音又在他耳畔幽幽响起。特瑞莎的声音沙哑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这股力量让斯派拉尔感觉亲切又舒服，仿佛听到了亲人的呼唤。包尔斯顿集市的酒吧里，美丽的姑娘正用柔媚的眼神挑逗他，斯派拉尔没有被吸引，他转身走出酒吧，无数人的欢乐声音在背后响起，这

一刻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跟姐姐走过飘满食物香味的街道。那条路并不长，斯派拉尔却想一辈子都走在那里，永远也不要停下来……

盛夏的包尔斯顿看上去温暖又宽容，和斯派拉尔最后的记忆完全不同。青年顺着石板路越过广场，在喷泉旁看到了正以传送魔法到达包尔斯顿的修女。

“我应该做什么？”

“去找光明教会的人谈谈，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一切。”

嘱咐完一切，特瑞莎和以往每一次提点斯派拉尔后一样消失了。懂得了魔法力量存在的斯派拉尔现在才明白，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修女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之一。她的知识和魔法都让人无法不尊敬，她手背上那些深深的幽暗刺青，正是无穷魔力的证明。

越过包尔斯顿，坐落在橡木镇旁的光明教会整洁中透着一股神圣，肯留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些信仰虔诚之人。当斯派拉尔来到这里的时候，天色刚刚放亮，橡木镇的象征——那棵巨大的橡树正被朝阳照得熠熠生辉。相传这棵树曾经一度枯萎，后来有一位英雄让金橡树结下果实，从此橡木镇开始了连年丰收。不过最近几年金橡树似乎又开始果实凋零，为此光明教会打算举行一个圣水仪式，让橡树重新绽放活力。

“那就是你要做的事就是跟随他们的仪式，保证仪式能够顺利完成。”

特瑞莎交代的简单，斯派拉尔到了光明教会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光明教会的修道院长是个喜欢絮絮叨叨的老头子，他看见一个强壮又杀死过强盗的年轻人，免不了要多说几句。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可以胜任这个任务，斯派拉尔不得不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剑术，在这之后他终于被批准进入森林，跟随修道院长的女儿汉娜前往古墓。

汉娜是个身材粗壮的姑娘，相貌清秀的她因为身材过于壮硕的缘故，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可笑。斯派拉尔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唱歌，歌声悠扬，在森林里回荡。和那些古老故事里修道院长总有个美丽大方的女儿不同，汉娜力大无穷，她腰间挂着一把铁锤，背负一只用来装圣水的陶瓶。看到斯派拉尔，她微笑着对他打招呼：“你一定是我父亲提到的那个人，看样子我们要同行一段时间了。”

继承了父亲性格汉娜也很开朗健谈，斯派拉尔跟他边走边谈，从汉娜的口中得知她并不被允许参与械斗——光明教会的修女不能杀人。这条清规戒律让斯派拉尔有些意外，特瑞莎仿佛也从远处听到了汉娜的声音，她低声在斯派拉尔的耳畔说道：“这样有些难办……如果汉娜不能使用她的力量，我们就无法让她发挥力之英雄的作用。你只有继续走下去，看看命运到底为你准备了什么。”

从光明之泉归来，斯派拉尔和汉娜都很兴奋，取圣水的过程并不顺利，却也没有太多波折。斯派拉尔的保护让汉娜赞不绝口，她承认父亲找了个好帮手来。

斯派拉尔却在思考如何告诉汉娜自己的目的，毕竟汉娜有光明教会的禁令，无法用力量帮助自己。

所有的一切在两人回到光明教会修道院时发生了变化。

当两人越过橡木镇登上山坡之际，一声惨叫从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发出。斯派拉尔愣了一下，汉娜脸色却变得异常凝重，她放下手中的巨大水瓶，朝着礼拜堂飞奔过去。

斯派拉尔没有半分犹豫，抽出长剑跟上。

礼拜堂里只有一个狭小的正门入口，汉娜冲进去的时候，斯派拉尔瞥见一个黑影正打算从正门逃走，立即以手中长剑堵住出口。那个黑影在原地犹豫了一下，转身抽出一把匕首飞快地刺向汉娜。

汉娜怒吼一声，避开匕首，冲过去抱住倒在祭坛旁的修道院长。

"父亲！"

暗红色的血在地上蜿蜒出一条触目惊心的虹痕，汉娜接触到父亲身体的瞬间，已经知道生命离修道院长远去了。一时间愤怒、痛苦、悲伤和绝望在修女的心头交织，她愤怒地吼了一声。

在汉娜背后，斯派拉尔为汉娜挡住了那个相貌丑陋男子刺来的匕首，又一次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堵住出口。

"你这个混蛋！"

汉娜愤怒地回身，以常人无法想像的速度抡起腰间的铁锤，一锤砸中暗杀者的胸口，那个男人整个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拽过去一样横飞出去。

太让人觉得恐怖的力量，斯派拉尔惊讶地收起武器，看着这个刚刚还需要自己保护的修女。汉娜的双臂像是古代英雄雕像一样结实，她的全力一击斯派拉尔觉得自己都无法承受。

汉娜把手中的铁锤扔在地上，看了一眼暗杀者的尸体。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光明教会的修女。"

虽然杀死了路西恩派来的杀手，汉娜的父亲也无法再度睁开双眼。哀伤中的修道院举行了葬礼和重新为黄金橡树洒下圣水的仪式。在这些一件一件的仪式中，斯派拉尔体会着他从未考虑过的他人的生活。每个村民都带着悲伤目送老修道院长入土，特瑞莎也从遥远的营地赶来参加葬礼。丰收象征活力，葬礼代表死亡。生与死的不息在这片土地上随时上演，斯派拉尔想起自己和姐姐的那些经历，内心有些黯然。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橡木镇回到了它往日的样子。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挡不住生活继续，汉娜在父亲的墓碑前哭泣，斯派拉尔吹起镇魂曲祝福有信仰的灵魂去往他们不知道的地方。特瑞莎已经向汉娜说明了为何院长会遇刺的原因，愤怒的女子决定听从特瑞莎的建议，前往英雄古墓接受英雄试炼。

"力之英雄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特瑞莎对斯派拉尔说，"接下来你要去寻找精之英雄和技之英雄。我知道前路迢迢或许会很艰辛，但这是你的选择，为了替姐姐报仇，你又将启程。"

"下一站将是哪里？"斯派拉尔觉得特瑞莎肯定知道一切，但她宁愿一点一点告诉自己。

“亮木森林。”特瑞莎没有光泽的双眼又一次眺望远方，仿佛在眼前看到了整个未来，“我能感觉到路西恩也在竭尽全力寻找精之英雄，其实你很早之前就见过他了。”

斯派拉尔摇头想要否认：“我……”

“你们第一次到达路西恩的城堡时……”特瑞莎让青年仔细回忆，“除了管家和卫兵，你们还看到了一个人吧？”

少年时代的斯派拉尔曾经对特瑞莎描述过当时前往费尔法斯城堡的细节，特瑞莎的记忆竟比青年自己更牢固。回忆着当时在走廊里的情形，少年想到了一个打扮古怪，全身漆黑的男子。

“是那个人？”

“葛斯……他就是你们一直要寻找的精之英雄。”特瑞莎淡淡说道，“你必须借助他的力量才能打败路西恩，当然在这之前，你要明白一件事。葛斯的魔法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在这之前你必须等待、忍耐。就像你人生中之前的那些年一样。”

“我明白了。”

这样说的斯派拉尔，其实并未明白。在随后的几天里，他才真正理解特瑞莎那些话背后的真实意义。

第八章

FABLE II

窗外又有海鸥飞过，哗哗的水声是浪打崖壁奏出的音乐。

浑身没有任何力气，懒洋洋地走路又会被鞭打，阴暗的房间里潮湿中散发着难闻的霉味，身边的每一寸地面都湿漉漉的，浸着透骨的冰凉。

隔着一层薄薄稻草，因为沉重枷锁压迫，整个后背都剧烈地刺痛，这样的感觉已经让人习以为常。就像那些守卫的皮鞭，蘸着水抽打在身体上，最初还能感觉到痛苦。等到时间久了，只剩下习惯和麻木。

岁月是什么？

偶尔还会想到这个问题，斯派拉尔在地面上翻了个身，脖子上的环形禁锢摩擦着发出难听的声音。他不知道同样的问题，在无数个时间里，无数人同样苦苦思索。

包括那个他最痛恨的人。

斯派拉尔现在也能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路西恩的情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墙壁上画满了用指甲刻下的痕迹，双手的指甲因为这样做从未变长过。

在亮木森林发现路西恩已经派人带走葛斯，是斯派拉尔的第一个失误，他因为在路途中遇到强盗，耽搁了行程。随后一系列的遭遇只能证明路西恩比自己更有头脑，对问题的把握更全面，更透彻。

路西恩趁着葛斯没有完全恢复力量带走了他，这让斯派拉尔决定去救回葛斯，他从特瑞莎口中得知葛斯会被关入玄天巨塔，那里可以缓缓吸收葛斯的精神力量，让他更难以恢复。

“我该怎么做？”斯派拉尔抚摸着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小狗亲昵地蹭着他，他们都陷入了不知该去向何方的困惑。每到这种时候，斯派拉尔总会想起特瑞莎，她仿佛全知全能地注视着这个世界，总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新的指引。

“想要进入玄天巨塔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加入路西恩的队伍。”特瑞莎给斯派拉尔指出了最佳方法，“路西恩现在正在西崖的竞技场招兵买马，你可以去参加角斗，如果获胜就有机会进入玄天巨塔。”

玄天巨塔是一切恩怨的起因，应当也是终结之地。斯派拉尔带着小狗匆匆奔向西崖竞技场。那是个龙蛇混杂之地，从阿尔比恩大陆各地汇聚来的冒险者、流氓、无赖和强盗们在这里寻找功成名就的机会，每一天都有人死去。赌场因角斗而设，观众中不乏缺少刺激的贵族。斯派拉尔带着一条狗来到这里，引来无数侧目的不屑眼神。

生存下去，不断战斗——在竞技场里，斯派拉尔学会了更多生死之间的铁则，瘦弱的青年变成了强大的战士。最终当他拿着奖杯离去时，血腥的味道依然在鼻息间回荡。

这一切经历都让斯派拉尔充满希望，只是所有的努力在到达玄天巨塔之后戛然而止，当青年踏上这片土地的同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无数人虎视眈眈地盯住。

“我很久之前就在等候你了。”路西恩看着这个让他不舒服的小子，眼神冷得能冰冻海水，“你想带走葛斯？没关系，你可以和他在一起，不过不是在阿尔比恩的任何地方，而是在这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我才意识到，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也许不会做出那么多让自己吃惊的事……所以我决定不杀你，你就留在这里吧，下半辈子都给我拼命干活！”

从那一天开始，斯派拉尔再也没有离开过玄天巨塔，他见到了葛斯，这个奇怪的男人和自己童年时代见到的他没有太大分别。听说斯派拉尔是来救他的，葛斯苦笑着给斯派拉尔看自己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奇怪装置。

“这是控制人魔力的东西，能让你身上那些属于英雄的力量一点都用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被人欺负，至少现在来看，我们是没希望啦。”

在那之后，十年的岁月转瞬即逝。

最开始的时光异常难熬，每一天都被鞭打，每一天都与守卫有冲突。斯派拉尔不明白路西恩为什么不杀死自己，他不断与守卫作对，却只换来一次次的鞭

打，除此之外没有更强烈的惩罚。生活虽然艰辛，却算不上无法继续。

渐渐的斯派拉尔习惯了这种见鬼的日子，他惦记着自己忠诚的小狗，惦记着汉娜，惦记着特瑞莎。可玄天巨塔隔绝了魔法，也隔绝了一切力量，每一天看见窗外昏昏沉沉的天与地，斯派拉尔心中充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

当第十个年头来临之后，当年的青年已经变成了中年。脸上挂着笑容的那个小镇英雄以已经不见了，斯派拉尔皮肤黝黑，声音粗狂，他的面容饱受岁月摧残，他的内心寂寞又充满了痛恨。他在玄天巨塔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他想念着故土，他每一次看到葛斯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无奈。

斯派拉尔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一生可能都回不去了，但他并不后悔。如果重新让他选择，他还会重复一遍这一切。

即使内心已经绝望到了快要死去的边缘，斯派拉尔依然这样相信着。

日复一日，斯派拉尔饱受着巨塔守卫的折磨，玄天巨塔仍在修缮中，大部分的地方都已完工。负责这里的守备官是个粗鲁的男子，胆子不算太大，人却异常凶残，他对斯派拉尔的态度也最凶狠。

“你，过来！”

斯派拉尔站住，转身冷漠地看着那个守备官。

“有个混蛋去了上层还没下来，你过去看看。”守备官好像被路西恩嘱咐过，从不敢走进上层，他把这个麻烦事丢给斯派拉尔。

斯派拉尔拖着沉重的步子拾阶而上，走到接近塔顶的位置，看到了昏迷的守卫和双手熠熠生辉的葛斯。

“十年了……”葛斯的声音嘶哑，脸上挂着奇异的微笑，“我的魔力终于恢复了……现在，快点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被葛斯用魔法打开了禁锢的斯派拉尔随手抽起士兵身上的佩剑，已经不会用表情表达内心激动的他跟在葛斯身后，两人因为重新注入了英雄力量而感到充满信心。

一路的逃亡没有太多麻烦，斯派拉尔挥动的每一剑都能带走一条生命。仿佛在发泄着十年来所有的愤懑和痛苦，他和葛斯竭尽全力地杀死了一批追兵。两人刚刚跑出玄天巨塔，特瑞莎的声音立刻在斯派拉尔的脑海中响起。

“谢天谢地，你终于逃出来了……现在回来吧，我想葛斯也需要那个英雄试炼，汉娜和你的伙伴都很想念你。”

破坏掉所有停在岸边的船，斯派拉尔和葛斯上了最后一条船。当小船远离玄天巨塔飘荡在水面上之后，两个在那座塔中度过了十载岁月的男人躺在船上大口地喘气。并不是感到疲劳，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多获得了一次生命，无比的庆幸。

阔别十年，橡木镇还是老样子。远远的斯派拉尔已看到码头边站着特瑞莎和汉娜，还有小狗。这样的场面让他心中温暖。

“这一次应该是葛斯接受英雄试炼了吧？”汉娜对着斯派拉尔打招呼，小狗已经扑过来蹭他的裤脚，“哦，葛斯……你，看起来真是个怪人。”

这一次寒暄没有持续多久，斯派拉尔知道自己又要启程了。一个人坐在橡木镇的黄金橡树下，斯派拉尔花了很久平复心情。在岁月的变迁里，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正在渐渐消失。不是勇气，也不是信念，更不是力量，而是一些自己在童年时代异常清晰，青年时代仍记得的东西……仰望着自己救活的这棵金橡树，斯派拉尔摸着自己的胡茬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他已经听到了特瑞莎留给自己的线索，有时候他会想，自己是不是仅仅是特瑞莎操控的一只木偶呢？

也许一切都无所谓了，只要能给姐姐报仇……

最后要拜访的人叫里弗，住在血石村。从橡木镇村民的口中斯派拉尔得知周围许多地方已经遭到路西恩的攻击，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何路西恩陛下会变成人们眼中的恶魔。但死亡和火焰似乎总伴随路西恩的名字，这个人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让人无法对抗。斯派拉尔知道自己不能置身事外，除了姐姐的血海深仇，还有让大多数人重回幸福时光的重任。

一股深深的疲倦感让斯派拉尔略感无奈，当他见到里弗的时候，这个贵族的油腔滑调更让他无奈。

里弗是个身材纤瘦到了极点的男人，身穿旧式礼装的他腰挎一把火枪，似乎对枪械很有研究。让斯派拉尔吃惊的是，里弗好像是个很有权势的富豪，他的豪宅超过了斯派拉尔所见的任何一间民宅。这个自称是个平民的男人听说了斯派拉尔的来意，只是眨眨眼睛："对抗路西恩陛下？这很让人为难啊……"

"但这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

斯派拉尔正打算努力说服里弗，门外传来阵阵脚步声，还有村民的惊呼。透过玻璃窗，两人能看到不少持刀的士兵冲入血石，他们所用的标记正是路西恩的徽章！

"路西恩派人来攻击血石……"斯派拉尔忽然明白了，"他之前四处攻击城镇，就是想找到你？"

里弗无奈地点点头："没错……其实我早就知道，只是一直在逃避……好了，现在我们又要逃走了，跟那么多人战斗可不明智！"

"你有好办法吗？"

"当然，我这种人通常都会留下一条密道给自己。"

斯派拉尔用书柜和桌椅挡住豪宅大门，里弗去开启密道。在第一个士兵冲入豪宅之前，斯派拉尔和里弗冲进里密道。一直看着墙壁上的门缓缓合上，两人松了一口气。

顺着密道逃出来，里弗为自己准备的出口居然是海滩。汉娜和葛斯不知何时已经到了这里，正在洞口等着斯派拉尔。看到两个已经通过试炼的战友，斯派拉尔阴霾的心情终于好了少许。

"葛斯通过了英雄试炼。"斯派拉尔知道自己不用提问，只要肯定这件

事就可以了。

然而三人终究是低估了路西恩，这个男人仿佛对一切都有所察觉一样，更多的士兵在海滩周围出现，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

“我们逃走吧！”

好像是为了让里弗能够安心一样，路西恩的魔法从天而降，打碎了逃离海滩的小船。面对大批冲上来的士兵，几个英雄各自掏出自己的武器。

无法回避的战斗，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几次。

战斗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斯派拉尔觉得自己体力快要不支才结束。浑身汗水的汉娜已经不能再飞快地挥动铁锤，葛斯双臂上的魔法花纹也暗淡下去，里弗的枪里早就没了子弹……就连最忠实的伙伴小狗也趴在地上喘息。海浪拍打沙滩，阳光撒在水面上，淡淡的殷红被海浪一次次冲刷干净，士兵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就在几个人精疲力竭之际，沙滩上亮起了一道光芒，盲眼修女特瑞莎又一次出现了。

“你们终于为了同样一件事去努力了。”特瑞莎的声音里有着前所未有的欣慰，“古代英雄的血脉流淌到你们的身上，经历了数百年的无数巧合……现在，你们可以跟我走了，去完成你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里弗是个商人，他的问题最直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想要破坏路西恩的魔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们的力量交给他。”特瑞莎指向斯派拉尔，“你们每个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命运，善与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终因你们回归宁静。如果路西恩想要使用玄天巨塔的力量，就要先吸收你们身上的能量——在这之前完成它吧，让路西恩放弃。”

特瑞莎在地面以脚为笔画出巨大的魔法阵，形成一个时空传送门。只是眨眼之间，众人觉得眼前仿佛掠过了无数浮光掠影，当传送魔法的光辉散去之际，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了最初完成英雄试炼的古墓里。

“一切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特瑞莎让几名英雄站好，斯派拉尔站在三人中央，“力量、技巧和精神结合在一起，让你拥有能够打败路西恩的武器，来吧，注入你们的力量……”

斯派拉尔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到来了，三名英雄把各自的力量注入他体内。强大的魔法点亮了昏暗古墓，斯派拉尔觉得自己的体内像是有一个蓬勃的世界在熊熊燃烧着，他想要挣扎，想要呼喊，却始终发不出一丝声音。

…………

…………

“真是美妙的一幕！”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古墓里不合时宜地响起，所有人的动作都因这个声音凝固了。

路西恩像是早就等候多时一样，从古墓的一闪石门后走出来，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脆弱的身体让他的脚步挪动起来都显得有些困难，无数强壮的剑

手跟在他身后。与孱弱身体相对的是，路西恩的身上布满了闪亮花纹，那代表了强大的魔法。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路西恩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汉娜和葛斯停下传送力量的手势，他们的目光集中在脸上露出阴险笑容的里弗。

“真是让人觉得煎熬啊……”里弗的动作也停住了，“路西恩陛下，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吧？”

“当然。”

“嘿……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的确要帮助这个家伙，我们的牺牲可不小呢。”

“我会补偿你的。”

这一刻斯派拉尔终于明白了，原来里弗早就投靠了路西恩，从一开始血石受袭到接受古墓考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三个英雄聚集在一起。当英雄的力量释放自己，路西恩顺理成章地出现在这里，自然是因为他也想得到这些力量。

“一切都该结束了！”

头发花白的路西恩挥手释放了一个传送魔法，这股力量已经比特瑞莎更为强大。斯派拉尔浑身虚弱地想要拔出武器，却发现被注入力量后的自己好像无法使出哪怕一丝力气。他们回到了玄天巨塔，这个斯派拉尔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路西恩脸上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他的手上依然拿着那把短枪，就好像二十年前的那个冬夜。

“我已经杀死过你一次了，现在还要重复一次。”路西恩仿佛在自言自语，他陶醉在胜利中，“最初我不杀死你，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你我无法凑齐这三个人，也无法让他们传输力量。命运真是奇妙啊……当初如果我杀了你，也不会得到今天的一切了。”

“永别了，我的朋友。”

被玄天巨塔困住的三个英雄无法动弹，路西恩手中的枪响了，没有半分犹豫。

斯派拉尔身体晃了晃，竟然没有倒下。呜咽一声倒下的是小狗，为了斯派拉尔，它挡住了路西恩的子弹！

“你的命不会一直那么大……”路西恩已经彻底激动起来，他颤抖着手又开了一枪。

斯派拉尔感觉到自己的眼前溅起一团血雾，他想要喊，却喊不出声，就这样身体一晃，彻底失去了意识。

在陷入黑暗之前，他反复听见特瑞莎说了一句什么……不知道为何，这一刹那斯派拉尔感觉到无比的轻松，仿佛一切都已结束，他在心中想着姐姐，想着就要见到姐姐了……

姐姐……

姐……

……

尾声

FABLE III

斯派拉尔从梦中醒来，他看见一望无际的绿地。许多不知名的花在风中散出淡淡清香，姐姐萝丝就在不远处带着小狗散步，温暖的小屋门口里摆满了水果和美食。

“小不点醒了？”

萝丝对斯派拉尔笑了笑，她衣服上的脏东西不见了，脸上也很干净，可能是因为跟着小狗跑了一会吧，还挂着一丝红晕。

斯派拉尔晃了晃头，从床上做起来，昏昏沉沉地走到门口。花香和微风让他清醒过来，看到姐姐向自己招手，他快步跑过去。

斯派拉尔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只想跟姐姐在一起。从有记忆的那天起，他跟萝丝一直在寒冷和饥饿中度过，像是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体验，他从未有过。

不想食物，不想住处，不想可恨的冬天，也不想会不会有人来打搅，会不会有人带着恶意接近。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完美无缺，没有嘈杂的小镇，没有恶意的敌人，没有战斗，没有杀戮，没有尸体，没有一切让人痛恨的存在。

斯派拉尔想要在这里永远待下去，他跟萝丝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小木屋。房间里摆着各种玩具，萝丝为他铺好床，姐弟俩在灯光下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最终在一堆礼物中看到了一样许久不见的东西。

一个六角形的音乐盒安静地藏在角落里，斯派拉尔看到这个音乐盒的瞬间，心中蓦然流过一股电流。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在他心中呼啸着飞过。

岁月带给坚强心灵的是无数洗练，把手放在音乐盒上，斯派拉尔终于明白了自己失去的是什么。

是纯真。

饱经苦难，功成名就，再次遭遇黑暗。所有的这一切一切，在最后都让他变得更成熟，可岁月带给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是失去纯真。

即使在青草的花香中跟姐姐玩闹，斯派拉尔内心深处依然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即使它真的到来，它也永远回不到那一天了。

因为一切都已过去。

岁月带给自己的只有无穷美好的回忆，还有越发珍惜每一天的坚强内心。

音乐盒奏起熟悉的音乐，斯派拉尔仿佛回到了自己和姐姐许愿的那个傍晚。从包尔斯顿的海边注目费尔法斯城堡，一切都美丽极了。

随着这段记忆消失，那些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声音又回来了。

萝丝，路西恩，特瑞莎，德瑞克，汉娜，葛斯，尼克……

每一张脸都在斯派拉尔的心中留下过烙印，每个声音都代表着一段回忆。这些声音交织成一道光，轻轻唤醒了昏迷的男子，他仍在玄天巨塔，他眼前的路只有一条。

“路西恩，听听这个吧！”

高举着音乐盒，无比玄妙又动听的音乐缓缓渗入空气中。斯派拉尔看见路西恩正在塔顶吸收三个英雄的力量，他就要成功了。

音乐声打断了路西恩的吸收，他仿佛也刚从梦中惊醒一样抬起头，看到斯派拉尔的枪口正对着自己。吸收了英雄力量的路西恩此刻与刚才的斯派拉尔一样虚弱。

黑洞洞的枪口，数十年的回忆。

路西恩想要说些什么，却觉得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他想要凝聚魔法，体内的力量却完全不受控制。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他眼中的时间比平时缓慢了无数倍。路西恩能看见枪口中飞射出子弹，朝着自己一点点逼近。

越过二十年的岁月，仇恨和因缘回到的原点。

子弹呼啸着射入路西恩的体内，穿透了他的身体。

一切都结束了。

路西恩的魔法力量消失了，仇恨消失了。二十年所受的各种苦难在这一刻被释放，斯派拉尔扔掉手中的武器，席地而坐，动也不想动。

没了路西恩魔法的阻碍，特瑞莎用传送魔法送走了其他几个英雄，只留下斯派拉尔一个人。

“孩子，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愿望。”特瑞莎沙哑的声音在片刻后悠悠响起，“虽然玄天巨塔吸收的力量不够完全，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也不能让人任意提出愿望，但你还是有三个选择。”

“财富，你可以拥有者世界上最巨额的财富，还有那座曾经属于路西恩的城堡。”

“牺牲，你可以复活所有被路西恩无辜杀害的人们，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人们都可以复活。”

“爱，你可以让姐姐萝丝和你的伙伴复活。”

“现在，来选择吧！”

斯派拉尔彻底呆住了，看着站在主祭坛上的特瑞莎，修女的声音不容置疑，她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真实。于是这一刻斯派拉尔内心中砰砰作响，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的喉咙紧缩，他的血也热到即将沸腾，他坐在地上，想像着每一个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想像着，犹豫着，抉择着……就好像他人生的每一个片段一样。

斯派拉尔知道，这才是人生，有人生就有选择。

正如岁月带给自己的，不过是一次次去验证选择的机会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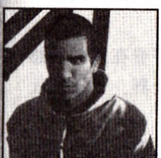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SSASSIN'S CREED™

刺客信条：伊甸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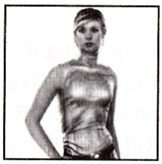
文/莱莱子　编/清雨

主要人物介绍



戴斯蒙・迈尔斯
Desmond Miles

我只是个普通的酒保，过着普通的日子。有一天晚上下班时，脑袋后面却忽然挨了一记，醒来以后就身在一个奇怪的实验室里，被强迫接上一台叫Animus的机器，在某个生活于一千年前的祖先的记忆片段中徜徉……



露西・斯蒂尔曼
Lucy Stillman

如果那些曾经在大学中嘲笑我、拒绝授予我博士学位的人们看到Animus该多好！全息记忆成像仪能够彻底改变人类对于记忆的看法，开启另一个角度的时空之门。然而，当我在囚犯般的生活中，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被绑架来的实验体时，一点也没有科学家发现真理的喜悦……



沃伦・维迪克
Warren Vidic

上帝啊，我要发疯了！阿兰・瑞金没完没了地催促简直要让人头脑爆炸，而对那个叫戴斯蒙的人的实验又进展缓慢。我每天都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而斯蒂尔曼却因为实验体的休息时间不够而频频和我唱反调……真想给他打一针，我们就可以顺利进入关键点，找到那段埋藏千年的重要记忆……



阿尔泰依
Altair

我名叫阿尔泰依，意思是“飞鸟”。长老在我十五岁加入阿萨辛时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生活在十二世纪末期，我的存在早已消逝于时间长河，你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我的故事，都是通过我的无数后代之一——戴斯蒙・迈尔斯的记忆表现出来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何为真实何为虚幻，只能由各位自行裁断。

序

"……必须承认，在自然界中到处存在着'基因记忆'的痕迹——蜘蛛如何能织出完美的网？候鸟如何了解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飞行路线？动物幼仔如何懂得紧紧跟随母兽？小婴儿如何会吮吸母亲的乳汁？没有人教他们这些，于是我们就将其称之为'本能'。可是本能有很多种，有些是天生的，而绝大多数却来自于社会性影响，譬如对蛇的厌恶和对花的喜爱。我们也会说'我打心底里讨厌蛇！'，可是假如你在一个以蛇为神却以花朵为敌的社会中成长，这个'本能'就会被完全逆转……"

露西·斯蒂尔曼深吸一口气，充满期待地看着台下寥寥无几的听众。四五个懒洋洋的本科生，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和几个仿佛在实验室待了太长时间、目光呆滞的男人和女人正在窃窃私语。没有出现预期的反应，她很失望，只好鼓起勇气继续讲下去。

"因此，关于所谓'基因记忆'的猜想从来也没有停止。低等动物的绝大多数知识都来自于遗传，它们几乎不需要学习，但其行为模式也很单调。而高等动物的行为可变性很大，很复杂，它们的'基因记忆'一部分是经由长时间、极强烈的同一刺激而印刻在遗传序列中，变成了本能，就像婴儿知道吮吸乳汁。而剩下的绝大多数则被打包、储存了起来——人脑实际利用的资源只占总神经细胞的5%，剩下95%都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依照达尔文理论，长期不用的部分注定要退化，而我们的脑容量不但没有退化，反而一直在增加……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中年男人举起手不耐烦地摇晃着。露西不太高兴，贸然打断演讲者的发言，在大学里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看到其他人漫不经心的样子，她似乎又应该高兴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她说话。

"如果像您所言，"男人开口说道，露西听出他带着澳洲口音，"那么随着时间的积累，'基因记忆'很快会趋向无穷，就算脑容量再怎样增加，未利用的部分再怎么多，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很快会讲到这个部分——如果您继续听下去的话，"露西不满地回答，"的确，这是一个悖论，看似不可思议。但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基因记忆'有隔代衰减的特性，每经历一代人，就像抛弃那些无用的基因片段一样，DNA也能将遗传下来的记忆中琐碎、不重要的部分过滤、删除，只留下反复发生的（这一部分最终将成为本能）和极其重要的记忆片段。假如我们用计算机建立一个模型，通过……"

男人再次无礼地打断了她的话："重要？对我的祖先来说重要的记忆，对我来说很可能毫无价值，基因是如何判断您维多利亚时代的祖母复活节早餐吃了什么不重要，而选择谁当丈夫却很重要呢？"

他的带侮辱性的打趣引来的关注，比露西的演讲还要多，稀稀拉拉的听众中爆发了一阵哄笑。

露西本应该感到愤怒，但类似的遭遇她有过太多次了，她的博士导师，一位著名的遗传学教授还曾经毫不客气地对她说："这纯粹是浪费才华，令母校蒙羞。"此时她只能笑笑，

回答道："这里所言的'重要'是对源记忆而言的，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其形成机制，但的确发现人脑对记忆有重要性等级划分……"

"你说的是'意识层'理论。"男人微微颌首道，其他人略被这两人的对话吸引了注意，一直弥漫着的低语不知何时也停了。

"是的，越趋近于本能，距离个体现实生活越远的记忆，被存放的区域越'深'，也就是所谓的'深层记忆'，通常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偶尔闪现，那是人脑在睡眠时间整理其深层记忆的结果。如果您能给我时间解释一下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小组用大型阵列式计算机所进行的记忆遗传模式实验……"

"那个小组已经解散多年了，斯蒂尔曼小姐。"男人冷冷地说。露西还没来得及说话，标志着自由演讲时间结束的电子钟声已经响起，为数不多的听众懒洋洋地起身离去，并不在意孤独的露西颓丧地矗立在讲坛上发呆。

一阵强烈的疲惫几乎令她连收拾材料的气力也没有，彻头彻尾的失败，她原本以为能在以风气开放著称的这里吸引一些注意，或者援助，这样就可以重返实验室继续她的研究，可是……

什么也没有。

她连最便宜的汽车旅馆也住不起，只能睡在自己的车里。信用卡早已透支得不成样子，支票都被退了回来，口袋里只剩下买一个汉堡的零钱——她可能连大学停车场的停车费都付不出了！

露西·斯蒂尔曼无力地长叹一声，坐在讲台边缘，将脸埋进手臂中。清洁工进来自顾自地熄了灯，甚至没发现还有人没走。

正如她的博士导师所告诫的"你总有一天会后悔"。露西不止一次质疑过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放着康庄大道不走，非要把自己逼到这步田地。但是心中却始终有个声音不允许她放弃，因为放弃了就意味着"基因记忆"的确成了那些老学究们瞧不起的"伪科学"，就意味着在一扇通往全新意识世界的门口止步不前，就意味着……

"斯蒂尔曼小姐，有兴趣为Abstergo公司工作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露西的思绪，她这才猛然间察觉自己竟然泪流满面。窘迫间她急忙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泪水，抬起头来。眼前站着的却是方才那个无礼的中年男人。在没开灯的梯形教室，露西惊讶地发现他的双眼在阴影下闪闪发光。

"您……说什么？"

"世界上并非只有你一人对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记忆感兴趣，斯蒂尔曼小姐。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些人比起你的教授和同事们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也更有钱，完全有能力将你的设想变成现实……"

"这是什么意思？现实？'基因记忆'理论仍然在摸索阶段，我们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证据……"

"我们取得了。"男人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Abstergo对这个项目的研究已有二十年，投资超过了NASA登月计划，终于在近期内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别这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斯蒂尔曼小姐，'世界之大，比你想像的还要大出许多'！"

他援引《哈姆雷特》里的台词笑道。



“我相信你会接受这份工作的——事实上，我们关注你也已经很久了。从你刚进入大学开始，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气和独创性，虽然很多人将其斥之为‘疯狂’，但历史是由伟人和疯子所谱写的，不是吗？”

露西用力咽了一口吐沫，终于能再次说出话来：“恕我还是不太明白——假如您的科研小组已经获得决定性证据，为什么没有发表出来？难道消除对于‘基因记忆’理论的怀疑和批评，向世人证明记忆的确可以遗传不是您的目的……？”

“当然不是，”男人略带轻蔑地微笑着，“你是个纯粹的科学家，斯蒂尔曼小姐，只想着如何证明自己的理论，而我的雇主不仅已经做到这一点，还设法使其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而且，Abstergo也不是什么书呆子组成的大学科研小组，而是全世界最大的制药和遗传工程公司。不久之后，在它的实验室里，你将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体验到对‘基因记忆’的证实，可以亲眼目睹胡夫金字塔的奠基、阿兹特克武士对羽蛇的献祭、无敌舰队的覆灭、或者哥伦布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事件直接参与者们的后代之一，而且Animus的最后组装和实际运转还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

露西原本听出了一点眉目，但随即又堕入五里雾中。她越来越怀疑眼前的男人是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专找她这种走投无路的可怜人来花言巧语——听上去Animus似乎是一台大型电脑，可以检测并提取大脑中储存的基因记忆并加以成像……虽然理论上用模拟脑电波的方式将某段记忆播放出来并非完全不可能，我们自己的大脑有时也会突然回放某件事，像昨日重现一样活灵活现，但如果假以机器之手为之，以全拟态3D的形式，那计算量之庞大简直无法想像……

男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仿佛看透了露西的心事。他笑了笑，递给她一张精致的名片和一个信封。

“原来所谓‘先锋派’的人物，在自己遭遇认知冲击时，表现得和普通人也没什么两

样。这样吧，斯蒂尔曼小姐，我还要在这里逗留两天，如果你对我的提议感兴趣，打个电话就成。另外，这里是一些现钞，并非不敬或者施舍，但是你我都很明白，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去找个暖和干净的旅馆，洗个澡，给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好好睡个觉再来找我……哈哈，你一定在想‘我还没有决定’呢，但是，相信我，你会来的，从大学起你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露西知道自己不应该收下那些钱，但在对方灼灼逼人的注视下，身体一软，竟然很没出息地接住了。她低头看看名片，上面既无职位，亦无地址，只有大大的金色Abstergo标志，下面是“阿兰·瑞金”和一串手机号码。

再度抬起头来时，男人已经消失了，露西只能听到他的高级皮鞋拍打走廊中大理石地面的声响迅速远去。

她做梦般地离开了大学，驱车来到一间三星级旅馆，开了房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在两个礼拜以来第一次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时，露西·斯蒂尔曼短暂地堕入了睡乡。许多光怪陆离的梦境从眼前掠过——她梳着玛丽·安托万式高耸的发髻穿行在路易十六的宫廷中，窗外传来暴民攻打巴士底狱的阵阵咆哮，她和斗兽场边嗜血的看客一道伸出拇指，裁决遍体鳞伤的角斗士的命运，红场的炮声震耳欲聋，然而她却在闷热潮湿的印度支那橡胶园摇着折扇，耳边是留声机中传来的《莉莉·马莲》……

最后她不知怎样登上了一座宏伟教堂尖端的巨大十字架，如鹰一样盘踞在那里，放眼眺望远处碧波粼粼的海面。那是一种飞翔般的感受，露西·斯蒂尔曼几乎要快乐地仰天长啸，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野兽。

她知道那里，她认识那里，那儿是亚克尔城，她脚下便是真十字大教堂。地中海在召唤她，露西兴奋地从壮丽的白色十字架上一跃而下，迎着扑面的风压和急遽逼近的地面，她将双臂贴紧身体，像入水的信天翁般划过一道弧线，消失在栉比鳞次的建筑群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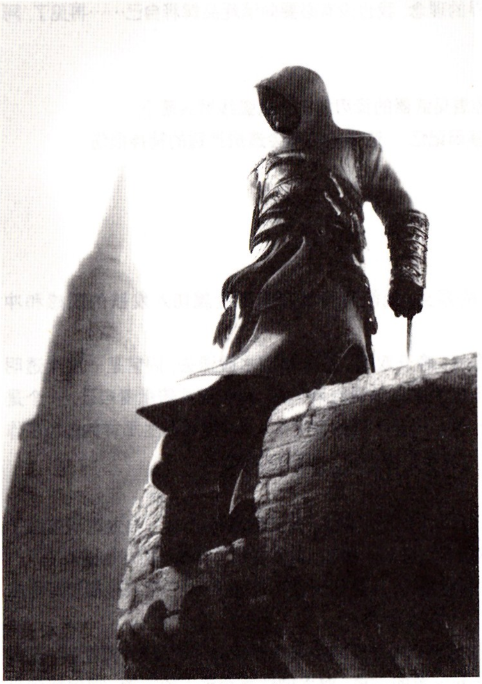
地面消失了，地中海消失了，亚克尔也消失了。她依旧躺在旅馆那张舒适的大床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被柔和的淡黄色灯光笼罩着。露西·斯蒂尔曼翻身坐起，从皮包里摸出那张名片，照着上面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

一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

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圣经·旧约·创世纪》



在一个寒气逼人的二月凌晨，一个男人被绑架了。他名叫戴斯蒙·迈尔斯。如果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遭遇，肯定不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独自回家。不过他是个孤僻寡言的酒保，没什么朋友，上下班时间也很固定，回家则必须穿过一些狭窄僻静的小巷——在凌晨4点，这个城市所有的小巷都是僻静的。因此，即使他那一天没有被绑架，之后迟早也会。希望得到他的人们很强大，几乎无所不能。戴斯蒙·迈尔斯被轻易地敲晕，扔进了一辆黑色福特车里。

他在黑暗中渡过了几个小时，再次醒来时，却不是他自己了。在一片蓝白色迷雾状的视野中，他看到了一些人，但每一个都是重重幻影。他听到声音，却是一些奇异的、无法辨知其意义的回声。他想迈步走动，结果脚下却像大醉酩酊一样，跌跌撞撞。恍惚间金属的寒光划破迷雾，从他肩膊处擦过，炽热的疼痛令他大叫起来。与此同时一个煞气腾腾的声音喊道："……学生永远无法击败他的老师！"

——天哪，不能就这样直接把他定位，深层意识的抗拒反应太激烈，血液里的妥巴胺水平正在迅速增加，你会害死他！！

——他会没事的！

——你难道忘了十六号的事故吗？！

仿佛有两个人在戴斯蒙脑袋里争执，一男一女的声音若隐若现地传来。他用手去拍打自己的太阳穴，想把这些鬼魅般的幻象驱除，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穿着一身古怪的衣服，而且左手无名指也失去了两个指节。

刺伤他肩膀的"幻影"仍在身边徘徊，似乎是一个须发尨然的老者，即使看不清面容，仍然能感受到那鹰鹫般的目光。

"还有什么遗言吗，阿尔泰依？"

他想否认，说自己不是什么阿尔泰依，但开口说出来的却是："你欺骗了我！"

"你们无法理解超越自己世界的理念，我也没有必要向消耗品解释自己……再见了，阿尔泰侬！"

"……我不是阿尔泰侬！！"

戴斯蒙挣扎着喊道，他惊恐地看见武器的锋刃划出一道弧线劈头落下。

——他潜意识里没有接受"基因记忆"，这样的冲突会造成严重的精神损伤！

女声急促地说道。

——必须拉他出来！

另一个人失望地叹了口气。

——好吧……终止联接。

刀锋呼啸而至，重重击中他的额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金属切入发肤的质感和冲击——那种冰冷、死亡的感觉……

戴斯蒙·迈尔斯倒抽了一口冷气，睁开双眼。幻象如潮水般退去，眼前是一层半透明的弧形屏幕，透过它可以看见一个房间惨白单调的天花板，两张面孔俯瞰着自己，一个是半秃、戴着眼镜的五十岁左右男子，另一个是年轻的金发女人，都穿着医生那样的白色工作服。见戴斯蒙恢复意识，年长的男人对年轻女人说："瞧，他没事。"

后者忿忿地瞪了他一眼。

"你难道没看到刚才都发生了什么？他已经陷入'前记忆饱和状态'，自主意识覆盖了'基因记忆'的部分——他的大脑没有跟随阿尔泰侬，自行做出了判断，以为他被杀了！"

"好吧，这个或许会造成一些精神冲击，可是他现在不是好得很？"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又看着喘息不止的戴斯蒙问道，"你感觉如何？"

后脑隐隐传来的疼痛忽然令他想起在那个黑暗小巷中突如其来的袭击，戴斯蒙·迈尔斯一个翻身跳起，撞翻了弧形屏幕和一侧的小桌，双手揪住那个男人的衣领，把他拽到自己身前。

"这是哪里？你们是谁——你们绑架了我！！"

女人低低地惊叫起来，朝后退去，想伸手按墙壁上的警铃。

"别……露西，别叫警卫！要是他们打伤了他……！"

"放我走！我只是个酒保，没有钱！"戴斯蒙用喉锁紧紧扼住男人的脖颈，后者憋得涨红了脸，发出一连串窒息的咳呛声。

"我们的目的不是钱，戴斯蒙·迈尔斯，"年轻女子尽量用柔和的语气安抚他，"如果你与我们合作，我们也不会伤害你。可是假如你想逃走……这里比你想像得大得多，警备森严，没有密码，你连这个实验室的门都出不去。听我说……"

"那你们想要什么！"

"记忆，迈尔斯先生，刺客们的记忆……"被他扼住脖子的男人挣扎着说。

"……什么？"戴斯蒙怔了一下，手臂的力道不由自主地放松了，那个男人以与其年龄不相符的灵活挣脱了，一拳打在他脸上，戴斯蒙从操作台上翻了下去，重重摔在地上，身边是许多扭曲盘结的电缆和数据线，一股血腥味在口腔中弥漫开。

"该死的酒保！！"男人咒骂道。

“维迪克博士！”女人冲上去扶起戴斯蒙，“你刚才还说警卫……”

“看在老天份上，露西，我的拳头能和他们比吗？”被称为“维迪克博士”的男人用力甩了甩右手，他的关节在戴斯蒙的牙齿上擦破了，“不过这一个真是和其他的不同，不愧是从他们那儿逃出来的！”

他的话令戴斯蒙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十年了，他一直没有被找到，他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你们……你们是……”他惊恐地抬起头，“我不会回去的——你们大可杀了我，但是我绝不会回去！”

“我们不是你所想的人，”维迪克冷笑道，“戳穿你买来的假身分，或者取你性命，也不是目的所在。事实上，刚才露西已经说了——只要好好地合作，你不会受伤。假如一切顺利，不久以后还能重获自由。”

“可是我知道的东西很少！”戴斯蒙竭力辩解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过去，就会知道我已经脱离那个组织很久……”

“是的，是的，十年了，你从安德拉（印度南部省份）偷渡到香港时还是个少年，原本的名字是萨伊夫·阿里·汗，”维迪克不耐烦地答道，“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你都不过是个小角色，甚至你们那个有受害妄想的团体，都早已被真正的阿萨辛抛弃和遗忘了……”

在他说出“阿萨辛”一词时，戴斯蒙打了一个冷战，即使在和那群古怪的遁世者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也很少听到这个字眼。他们非常谨慎地与周遭的世界保持着距离，不断迁徙，居无定所，互相之间说一种阿拉伯语方言，绝对禁止对团体之外的人提起自己的身分。不过他的父母曾私下谈起过传奇的异侠们（阿拉伯语的Fida'i，音译“菲达因”，即敢死队，通常用来称呼阿萨辛派的杀手）和“山中老人”往日的荣耀，他清晰地记得他们眼中闪动的狂热的光……

“我不明白……”戴斯蒙半晌才能说出话来，“真正的阿萨辛？真正的阿萨辛早在十三世纪就被蒙古人歼灭了——我之所以逃出来，就是因为和我一起生活的都是些疯子！他们以为自己……”

“很遗憾地通知你，迈尔斯先生，”维迪克冷笑道，“尽管他们是一群绝望的流浪者，不过他们没疯，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络。不过也可以藉此看出训练有素的刺客们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尽管人数逐年减少，其核心成员仍始终保持团结，仍按照祖先教授的古老方法训练后辈（从你刚才抓住我的身手还能看出一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断指仪式……”

他瞟了一眼戴斯蒙的左手：“哦，你在成为正式一员之前就跑路了，你父母一定伤心欲绝。”

“我从未后悔离开他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从来不想当什么刺客，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你们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躲藏吧？”维迪克语带讥讽地反驳道，“不过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向你解释Animus和其他一切，这些对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偷渡者来说太复杂。只要依要求去做，事成之后自然可以离开。假如结果令人足够满意，或许我的雇主还可以给你提供更



可信的证件和一份报酬……”

“我才不相信！”戴斯蒙脱口而出，“从事正常工作的人会用绑架来邀请别人与其合作吗？”

维迪克目露凶光：“那就别怪我不客……”

“以往的经验表明，实验对象的情绪和精神稳定对于提高同步率是非常关键的，维迪克博士，一直依赖大剂量镇定剂不是一个好办法。”露西忽然插言，用她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撩了撩自己的金发。

“是啊，该死，我倒是希望直接给他打一针了事！”维迪克低声嘟囔道，“可是镇定剂所带来的无意识状态又会造成深层记忆的渗透……也罢，这么说吧，迈尔斯先生，尽管你一再否认自己当下的身分，可是你不能否认你的血统——你的确是一名阿萨辛的后代，他的代号为阿尔泰依（阿拉伯语的“飞鸟”），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曾经参与暗杀过当时很多著名的军事与政治领袖，基督教和穆斯林都有……”

戴斯蒙听得一脸茫然：“……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别告诉我‘因为你的曾曾曾曾祖父是个不错的刺客，所以你也有希望做一个杀手’。”

“瞧，他倒还有点幽默感呢！”维迪克干笑起来，对露西说，后者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不，或许你的确有这个资质，但我们却没这个时间。我们，或者说我们的雇主想要的，是阿尔泰依的记忆……”

他走上前用手指点了点戴斯蒙的额头：“……藏在你的大脑里的，由独一无二的父系Y染色体携带的祖先记忆。”

“这是什么电视台的整蛊真人秀节目吗？还是新的游戏宣传？不管是什么，我离开后都

会告你们的！”

维迪克大声地冷笑起来：“你刚才已经在Animus之中经历了一次‘基因记忆’投影，迈尔斯先生，那就是你的祖先阿尔泰依的一段记忆，在巨型计算机的模拟脑电波之下被以全景3D形式重现出来。”

“那只是一段乱七八糟的幻影！任何人嗑药过量都可能出现那样的幻觉！”

“那是因为你精神过分紧张，而那段记忆又不是很清晰，因此实际效果很差。你的自主意识过分激动，没有与他同步，最后还出现了被杀的幻觉……”

“那可能是因为你们的人在街上打晕了我，给我戴上头套，又把我塞进汽车行李箱的……等等，你刚才说‘被杀’？你们可以看到我看到的东西？！”

维迪克脸上浮现出骄傲的微笑：“Animus可以把基因记忆以影像的形式播放出来，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和听到你经历的一切，迈尔斯先生。”

“你一直说什么Animus，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戴斯蒙将信将疑地打量着那块半透明弧形屏幕，上面迅速闪烁着许多看上去凌乱无章的字符，一刻不停，“就是这个？”

“如果你DNA中的基因记忆是一份传承了几千年的档案文件，Animus就是阅读器。它是一台大型电脑，又称为记忆成像仪。你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操作终端，其主体比‘美洲豹’式巨型计算机还要复杂，每秒可以完成1200万亿次计算。这样的性能允许它从人类脑部深层次活动中检测出祖先记忆的部分，加以定位，并用虚拟3D的形式在声、光、质、效等各个方面投影重现于实验体的脑中……”

“像《黑客帝国》那样，让你以为自己身临其境？”戴斯蒙笑道，“这可太扯淡了，只要找到一个后代，你们就能知道谁刺杀了肯尼迪，或者耶稣到底是不是黑人？”

“我依旧欣赏你的幽默感，迈尔斯先生，不过我已经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和你浪费更多的时间了——现实就是，你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随时可以给你用药，请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戴斯蒙·迈尔斯苦笑了一下，又躺回那个操作台上。

“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吗？只要别叫我再在什么祖先回忆当中被人砍了就好！”

“别担心，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在3D虚拟中不会发生任何物理性的伤害。假如有，那也是一些比较强烈的精神冲击，”露西走上前在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处贴上电机，“你可能会觉得无法呼吸、晕眩、恶心，或者短暂的昏迷，但这些是可以很快恢复的。而且，假如同步率提高的话，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什么是‘同步率’？如果不同步会怎么样？”

“同步率就是你的大脑在接收到和你祖先相同的生物电信号时的适应程度，效果好的话就会像灵魂附身在阿尔泰依身上一样，否则……就是刚才的情况，你的大脑会产生剧烈的抵触反应，直到连接终止。”

说到这儿，露西仿佛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对维迪克说：“博士，我觉得不适合从那段关键性记忆直接跃入，或许是因为冲击性太强烈，或许是上下相连片段的缺失过分严重，同步率太差了，就算再试多少次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同样的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十六号身上……”

“你的意思是……从保存较为完好的记忆片段开始？”维迪克不耐烦地跺了跺脚，“那要浪费多少时间！”

“与其孤注一掷，不如步步为营，等到发现不行再想回头，可就真的没时间了。事实上刚才我发现了一段基因记忆貌似很稳定，而且与目标值时间差得也不多……”

维迪克很不情愿地犹豫了一会，只好表示同意。他粗暴地命令戴斯蒙躺下，嘴里不断抱怨着。

“我……该怎么做？”想起不久前被刀劈的可怕经历，戴斯蒙不禁有些悚然。

维迪克不理睬他，只有露西安慰道：“别害怕，我们这次不会直接回到那个片段去了。你会有一些时间适应Animus，适应你的祖先阿尔泰依的记忆。放松精神，尽量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手去触摸，让他代替你做出决定，即使是危险的决定。记住，Animus中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你的身体自始至终都躺在这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而且阿尔泰依也不可能轻易死去——最好的明证，就是你的存在。据我们所知，1191年他还没有孩子，所以如果他死了，你也就不会躺在这里。”

“……1191？！我竟然要去……”

“是的，是的，公元十二世纪的中东，你没学过历史吗？我告诉过你阿尔泰依活动的时间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代’了。”维迪克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俩的谈话，“从现在开始你在Animus中将被称为‘实验体第十七号’——反正戴斯蒙·迈尔斯也不是你的真名。唔，脑部扫描完成，看起来还算不错，准备接入。”

“心跳每分104次，还是有点太快……”

“别一副要上刑场的样子。”维迪克对戴斯蒙斥道，“这一次是一段相对稳定的记忆，你越平静，就越快适应。”

“可是，我什么时候能出……？！”

最后一个问题还没说完，他的眼前忽然闪过一阵白光。一开始还以为是那个弧形半透明屏幕掉在了自己脸上，但立刻就发现那实际上是自己的视野——他依旧睁着双眼，却看不见露西和维迪克了！

惊惶中他开始下意识地挣扎，仿佛那片蓝白色迷雾是覆盖在身上的一块白色床单，一伸手就能被掀开。露西的声音从半空中隐约传来，叫他别紧张，那只是Animus切断他的外部感应神经的过渡阶段，很快他就能再次看见……和听……

现在连听觉也离他远去了，接着是触觉和……他的后背原本能感觉到身体下面硬邦邦的操作台，但现在却好像陷入一片巨大的云朵，四周的空间软绵绵地向他挤压下来，戴斯蒙觉得自己像个子宫里的胎儿，或者是掉进了自身的体内。白色迷雾迅速变暗，成为一片黑暗，一片迅速移动的黑暗，在极其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光芒，他仿佛要花费几个世纪才能走出这个迷幻的隧道……

二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等等，你并不需要……”一个声音压低着叫道，带着隐隐的怒气和谴责。

太晚了，锋利无比、淬过剧毒的袖剑像毒蛇的獠牙一般从背后刺进人体，在肋骨的缝隙间滑过，再往上一挑，正中心脏。

对方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在阿尔泰依给他致命一击时，他甚至没时间发出呻吟或惨叫。杀手紧紧扼住他的咽喉，能感觉到那颗重伤的心脏正在大量泵出鲜血。随着脉搏越来越迟缓，老人的双眼失去了焦点，身体仿佛没有了重量。于是他放开了这个垂死的人，任凭对方无力地摔倒在幽暗的坑道中。

“他只是个工人，你没有必要这样！”责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一个与他穿着同样服装的男人赶上来，俯身察看那个老人，但后者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阿尔泰依不屑地冷笑了一声。尽管戴斯蒙从未杀人，但此刻他所感受到的，只有那个杀手祖先异常平静的内心。他的脉搏始终没有一点加速，即使是在刺中对方心脏的瞬间。

他这才体会到露西所言的“灵魂附体”。

“你怎么可以随便杀人？！”随后赶来的男子为横死的老人阖上双眼，起身愤怒地质问道，“怎么能置刺客信条于不顾？！”

——马利克，是的，这个人叫马利克。

阿尔泰依的记忆中浮现出这样的信息。

——长老让我潜入所罗门圣殿的地下执行任务，却又指派马利克和他的弟弟卡塔尔这两个白痴跟着……

落在最后的卡塔尔也跟了上来，他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面对争执有些不知所措。

“马利克，你或许不该这样和阿尔泰依说话，在这里他是位阶最高的‘异侠’……”

“说得好，卡塔尔，比你哥哥懂事多了。”阿尔泰依把袖剑插入泥土，擦去上面的血迹。

“闭嘴，卡塔尔！”马利克大怒，“长老在训练的第一天就告诉过我们——绝不伤害无辜，绝不杀不需要死的人！”

“没有人是无辜的。”阿尔泰依冷冷地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要目的可以达



到，手段并无所谓，结果就是一切。我还以为你明白为什么我比你年轻，却比你更成功。”

马利克气得脸色发白，只丢下一句“你令我们蒙羞！”，就扭头朝坑道深处走去。临走前仍不忘脱下披风覆盖在死者的尸体上。

被丢下的卡塔尔显然有点尴尬，见阿尔泰依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犹豫了片刻急忙追上去。

“我们……不和马利克走一条路吗？”他怯生生地问道，费尽全力才能勉强跟上如猿猴般敏捷地在支撑坑道的木架间攀爬跳跃的阿尔泰依。

“是他自己选择不和我走一个路线的。”阿尔泰依冷漠地答道，“你大可去追赶他，他是你兄长。”

卡塔尔没有回答，也没有离开。阿尔泰依清楚地知道这个少年对自己毫不掩饰的崇拜之情。这并不奇怪，很多人羡慕或嫉妒他的地位，他是长老最宠爱的徒弟。然而他对眼前这个跟班却只有厌烦和轻蔑。

——难道他不信任我了吗？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派人“协助”我？还是那所谓的“所罗门王宝藏”很庞大，一个人无法带走？

可是从长老的描述来看，他们前来寻找的东西体积并不构成问题。不过那描述也十分语焉不详……

“将藏在所罗门圣殿地下‘圣约之柜’中的东西拿来给我！”

——存放“十诫石板”的“约柜”？这种东西真地存在么？

不仅戴斯蒙对此心存疑惑，就连阿尔泰依也不太相信。

他和卡塔尔先后攀爬上一堵坍塌的土墙，视野竟然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出现在眼前，岩壁粗糙地开凿出许多供人上下的阶梯，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古老已崩坏的部分，



和新近修葺的地方。洞内又湿又冷，水珠不断从嶙峋的穹顶上滴落，在寂静又偌大的空间中，那一点点声音也足够激起隐约旷然的回响。

阿尔泰依俯下身体，将左耳贴紧地面聆听着，卡塔尔却忽然不合时宜地叫道："约……约柜！"

在他们对面的一处高台上，非常醒目地放置着一个纹饰繁复的金属制大箱子，看上去十分厚重，顶部还镶嵌着一颗醒目的六芒星。

"趴下，有人正向这边来！"他一把将卡塔尔按在潮湿的地面上，"啊，你哥哥居然绕去了那边。"

"约柜"斜后方的一处坑道出口，隐约能看到马利克探头探脑的身影。

阿尔泰依冷冷地哼了一声——那个位置无疑比自己所在之处距离目标更近些，他明确地感到对方的挑战之意。然而尽管很想出手，他们却都没有行动。原因很简单，很多脚步声正接近这里。不过，最终走进来的却只有两个，其余的似乎都停留在门外。阿尔泰依从其中之一所穿的纹章袍认出了他——圣殿骑士团就任不久的新团长罗伯特·德·沙伯雷。另一个穿了一身朴素的青色长袍，宽大的兜帽翻起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见下巴上一绺花白的胡须。

"很抱歉和您以这种方式见面，"他听到沙伯雷低声说，"但是形势不容乐观，我……"

"我理解您的苦衷，大人，"青衣老人的声音听上去苍老却很有威严，"为了和平，我自愿暂时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自尊。只是您在信中语焉不详，我始终也未曾搞清楚——难道带我来看约柜，是想展示摩西的十诫吗？"

"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团长回答，"且不管圣约与十诫真实与否，但约柜中存放的却真的是曾经为摩西所拥有的物品……"

059

“牧羊人的手杖？”对方笑道（《圣经》中记载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逃出法老的控制，是为《出埃及记》）。

沙伯雷轻叹了一声：“……我很难解释，或许您愿意亲自去看一下？”

他们走上高台，来到那只散发着暗金色光芒的大箱子前。沙伯雷将自己左手中指佩戴的戒指靠近箱子上所罗门王标志——六芒星的中心，片刻之后，从箱体内部传来轻微的机械运转声，箱盖平稳地从中分开，向两侧滑去。

青衣老人略略向前弯腰，朝箱内探视。片刻之后他略带失望地摇摇头：“恕我并未看出任何特别之处，这只是个……我无法想像有人可以用它分开红海……”

“当然不行，”沙伯雷笑道，“那是真正属于神的领域。但是，殿下，人心的力量无所穷尽，海水并不一定要被分开，就好像耶稣本人也只是凡胎肉体般……”

他们长久地对视，青衣老人仿佛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

“我以为您是个僧侣……”

“如果宗教意味着信念，那我们的确是为之献身的人——如果您还不相信我，希望亲眼目睹它运作时的力量，那我还是可以……”

“不，”青衣老人摇摇头，“不必了，大人，我明白您的诚意。但是这个责任过分重大，而我目前却无法接受——战事频繁，分身乏术，不久前理查还因为我未能按时交付赎金，在亚克尔屠杀了数千名穆斯林……”

此话一出，卡塔尔在阿尔泰依耳边倒抽一口气。

“那……那个人是……！”

阿尔泰依表面上竭力不动声色，但内心的震惊不亚于身边的少年——谁都知道，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在不久前攻陷海边要塞亚克尔城之后，曾向耶路撒冷的控制者、埃及君主萨拉丁索要高额赎金。但后者未能在限期内全额缴纳，导致近三千名被十字军俘虏的穆斯林被处死。此事同四年前萨拉丁击败十字军、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时，不收赎金、无论男女老幼，将全城基督徒尽皆释放的做法，相别有如云泥。一时间朝野撼动，穆斯林之间说起狮心王，无不咬牙切齿。只不过，无论阿尔泰依，还是另外两名阿萨辛，都料不到此时此刻与圣殿骑士团团长一起站在所罗门圣殿之下的地宫中的，竟然是萨拉丁！

戴斯蒙明显感到阿尔泰依那颗向来冷静的心脏也开始加速跳动，攥紧的双手中沁出了汗水。

“现在该怎么办……？”卡塔尔茫然问道。

阿尔泰依紧皱着眉毛——长老无疑未曾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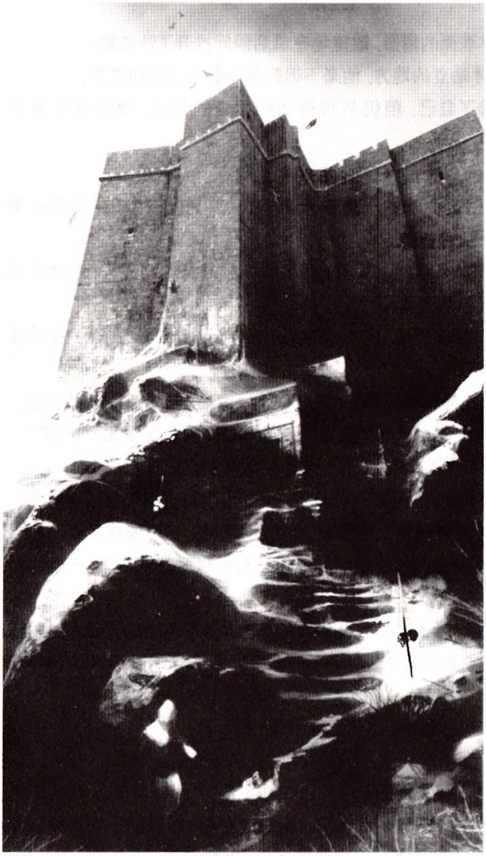
他们的存在暂时还不会被察觉，但是如果等到沙伯雷离开再行动的话，可能会面对无法开启约柜的窘境……

事不宜迟，他立即起身，锋利的短剑从衣袖中“铮”地弹出。

“那样太危险！”卡塔尔顿时明白他想干什么，试图阻止，“外面似乎有很多人在……”

“不用等到他们进来就会结束的。”阿尔泰依眯起双眼，估算着去到高台的距离——

060



沙伯雷与萨拉丁仍矗立在约柜前交谈，可以通过那些修葺石阶的脚手架从上方……

“你打算……杀了他们吗？”卡塔尔惊惶地问道，他看见兄长正朝这边挥动手臂，做出“停止”的手势。阿尔泰依也看到了，但他丝毫不打算受马利克的影响。

“如果他们妨碍我的话，是的。”他冷冷地答道。

“可那个是萨拉丁啊……”

没等卡塔尔说完，阿尔泰依已经纵身跃上了支架的横梁，他尽量放轻手脚，像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接近对方。马利克见他独自行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也不敢声张，只得对弟弟做个手势，两人也悄悄从藏身处溜出，随时准备支援同伴。

与此同时，阿尔泰依迅速接近高台上的二人。要想得到约柜中的东西而不惊动他们几乎不可能办到，但假如要出手，他还是宁可杀死骑士团长。不管萨拉丁为何前来与敌人密会，但他仍旧是撒拉森人公认的英雄和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掌握约柜钥匙的是沙伯雷……

杀手从支架上飞身跃起，像只鹰隼般扑向圣殿骑士团团长。

——一击解决他，然后击倒萨拉丁即可。

袖剑如毒牙般袭向对方背心第三与第四根肋骨之间的一点，训练有素的阿萨辛在刺杀时一定会选择那里，只有从那里刺进去，武器才不会被骨骼挡住，才能够触及心脏。

他从天而降的身形宛如鬼魅，在约柜布满纹饰的金色表面投下一片阴影……

剑尖已经触到了沙伯雷背后的衣襟，对方的身体却猛然向左倾斜！

裂帛之声响起——团长的纹章袍被一下割为两半！但由于力道的改变，袖剑未能刺入

半分。

是萨拉丁，他猛然觉察到箱体表面的阴影，敏捷地在最后瞬间推开了沙伯雷！

阿尔泰依已经落着在团长方才站立的地方，他毫不迟疑地向萨拉丁发动进攻。

——虽然刺杀失败，也暴露了自己，但仍然想得到约柜中的物品，那才是任务的关键。

在他眼中，对方手无寸铁，又是个老人，应该不会和自己纠缠。

然而萨拉丁毫无退意。杀手迎面而来的一刺被他侧头避过，兜帽被划破，垂落在肩上，阿尔泰依这才第一次看见他的脸……

一张久经风霜、线条如刀斧凿就般瘦削的面孔，深陷的褐色眼睛灼灼逼人，泰然无惧的神色令自负的阿尔泰依也迟疑了刹那。

他的出手不再迅疾凌厉，第二刀被萨拉丁以左臂挡住——他贴身穿着锁子甲，袖剑虽然锋利，但太过轻巧，仅仅只刺破了外衣。

马利克和卡塔尔随后赶来，可是摔倒的沙伯雷的呼声，已经惊动了守候在门外的卫士，两人刚靠近高台，就被十多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和撒拉森武士堵住。阿尔泰依甩开萨拉丁，仍想去抢夺约柜里的东西，却一眼看到年轻的卡塔尔被乱剑砍得血肉模糊。

马利克惊叫起来，扑上去想救弟弟，然而寡不敌众，被一个圣殿骑士用长剑迎面劈倒。阿尔泰依顿时战意全消，一扬手将随身携带的十多把飞刀全数掷出，暂时逼住了正箭步赶来的卫士们，自己趁机跳上支架，只三五下，就攀爬到原先马利克躲藏的坑道口，一翻身消失在其中。

身后不断传来“追上他！”“别让刺客逃了！”的呼喊，而他听得最清晰的还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和脚步声。奇怪，他从未跑得如何吃力，隧道中的回声令那些声响听起来仿佛不仅仅只有一个人……

——心跳每分126次，血压139mmHg……已接近临界值！

——立刻终止联接！

——醒醒，十七号，戴斯蒙·迈尔斯，快醒醒！

他感到窒息、呼吸困难，视野逐渐被一些迅速扩大的白斑占据，眼前的一切很快融化在一片迷雾之中，只有自己仍在机械地奔跑着……如果停下来，就会被杀……就会……

——没有人在追杀你了，快醒醒！

戴斯蒙再度落入那个漫长的隧道，一路垂直坠落，直到脊背再次碰上操作台凉冰冰的光滑表面……

维迪克和露西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前者难得地露出一丝满意的神情，而后者带着温暖的微笑。

“你做得很好，欢迎回来。”

而戴斯蒙的大脑却仍无法摆脱那半明半暗的混沌，他试图回报一赧，却只来得及咧咧嘴，便再度沉入无意识的沼泽之中。

三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注意长老，他一做手势，你就跳。"

身后的人命令道，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

阿尔泰依迎着清冽的山风深吸一口气，叙利亚高原一望无际的碧空下，炽烈的阳光照得他有些睁不开双眼。他迈步走上塔尖边缘伸出的旗杆，像只猫一般稳稳保持着平衡，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

然而，即使露西一再保证，他的生命绝不会在这段记忆中受到威胁，戴斯蒙也难免本能地感到恐惧，因为阿尔泰依正站在位于阿萨辛总部碉堡最高处的塔楼顶端，依山而建的地势令这座塔看上去比其自身更加高耸，从这里跳下去……

……他通过祖先的眼睛看着下方那足有数十米的纵深……

必死无疑。

——这就是对任务失败的惩罚吗？

上一次自Animus中"跃出"之后，戴斯蒙足足昏睡了一整天。露西将之称为"快速眼动睡眠综合症"——虽然接入Animus并非在睡觉，但实验体自身的脑波和人在做梦时的非常接近，都是大脑在积极进行后台工作的现象。由于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一旦中断连接，就会像从快速眼动睡眠中被生硬唤醒那样，感到异常疲惫。

"只要多休息自然会好。"

但维迪克似乎并不打算让他放假，一天之后，他又被迫躺上了操作台。露西安慰他说，这一次会选择所罗门圣殿任务之后的另一段完整记忆，跳过数日，以缩短接入时间，但也意味着戴斯蒙将无法经历阿尔泰依这几天间的生活和遭遇，他只能自行从祖先的短期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

——阿尔泰依狼狈地从所罗门圣殿回到被世人称为"鹫巢"的要塞山城马西亚夫之后，就一直被长老派人软禁，既无问询，亦无会面。

如果说什么东西使这位杀手祖先心神不宁的话，似乎只有长老对待他前所未有的冷淡态度。

从碉堡下方隐约传来高声喊话，他远远看见十多名全副武装的骑士聚集在马西亚夫城门前，为首的纹章袍上有醒目的白底红十字——圣殿骑士团的标志。



“赖世德丁·息南，”那个骑士喊着长老的名字，“罗伯特·德·沙伯雷伯爵请您前去一会，谈谈不久前在所罗门圣殿中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

“他们……”阿尔泰依回头望向矗立在身后塔顶上，对自己怒目而视的两名同伴。

“没错，敌人被你带到这里来了！”其中之一粗暴地回答道，“阿尔泰依，你把信条全都抛到脑后了吗？！”

他沉默地转过头去，发觉一个穿黑袍的身影出现在城堡中层的窗口。

“鄙人老朽，腿脚不便，已经三十年未曾离开这里了，”他听到长老对那挑衅的骑士说，“如果团长大人那么渴望见我，就请到‘鹫巢’来吧，我们一定盛情接待。”

骑士群中爆发出一阵冷笑。

“少花言巧语了，老头儿！”为首的那个喝道，“你们这些没有节操、受人雇佣的杀手，在天主的铁骑下，夷平你们的老窝无非是时间问题！”

“那就花点时间，慢慢来试试看吧！”长老大笑道，阿尔泰依能想像他宽阔的肩膊在笑声中耸动的样子，“阿萨辛从不为利益行使自己的技艺，我们有自身的信条，是尔等蛮荒世界的异教徒无法理解的！”

他看也不看，朝高塔方向做了个手势。阿尔泰依毫不迟疑地向旗杆末端连跑三步，继而平展双臂，飞身跃下，一袭白衣在空中划过优美的抛物线，飞速坠入下方的山谷间。

“除了在圣殿被你们杀死的两个，这一个是参与刺杀的最后一人。”长老对那些目瞪

口呆的骑士说，“很遗憾这次行动并未获得我本人的批准，我的孩子们只是基于自身的信念采取了不太明智的行动。现在他们的灵魂都已安息在阿拉真神之侧，你们还打算要求什么？”

城下的人们骚动了片刻，用法语互相急促地说着什么，他们的马焦躁地在地面磕碰着蹄子，仿佛也能感受到来自主人的不安。随后，为首的那个又说了几句威胁的话，所有的人便都调转马头，疾驰而去。

这些，在阿尔泰依静静藏在塔底事先铺好的稻草堆中时，也能隐约听到。

——尽管无人告知，他仅凭本能就知道这是长老事先安排的一场惊险表演，目的只是为了威吓对手……

……或许还有自己。

果不其然，待他确认危机已经过去，从稻草中钻出来的时候，那个略为佝偻、但依旧魁梧的黑色身影已经在面前等着他了。

“长老……”他弯腰以学徒对老师的礼节施礼，对方却冷淡地躲开了。

“你令我失望，阿尔泰依。”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狠狠地刺中了他的神经，阿尔泰依全身的肌肉都拧紧了。

“对不起，我的老师，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就只有一次，错过就再难获得，你心中清楚得很。”

“不！这一次是因为情况有变，沙伯雷和萨拉丁一起……”

长老扬起手臂，干脆利落地扇了他一记耳光，众目睽睽之下，阿尔泰依恨不得钻进石缝中去。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不能随机应变的异侠，与搁浅的鱼没什么两样，只能任人宰割！”老人怒斥道，深灰色浓眉下的双目圆瞪，“你违背了刺客信条，滥杀无辜，随意行动，置同伴于险境而不顾，竟然还敢找借口——如果不是马利克脱险归来向我报告了经过，你是否还打算当面撒谎，将责任推到他们二人身上？！”

“不……无论情况如何，我绝不会向您撒谎，我的老师。”阿尔泰依索性双膝跪地，“任务失败源于我的骄傲轻敌，我愿意为卡塔尔之死付出代价。”

长老哼了一声：“马利克也希望如此——因为你，他失去了弟弟，和自己的右臂！违背信条，对我来说与叛徒无异！”

他从腰间拔出随身佩戴的大马士革匕首，走向阿尔泰依。这一次后者无法再保持冷静了，戴斯蒙明显感觉到他心中的惶恐和悔疚，如果不是已经跪倒，或许会双膝发软，无法站立。他见过长老亲手处决背叛者，但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骄傲不允许他为自己的性命告饶，事实上，求饶也只会让死亡来得更快——长老痛恨懦夫。

钨钢的匕首高高举起，又带着寒光向他迎头落下！

阿尔泰依强迫自己正视死亡，不要侧身躲闪。

……



……然而武器在最后时刻却改变了方向，深深刺入了他的右肩。

剧烈的疼痛从伤处袭来，大量温热的液体涌出，湿润了白衣。阿尔泰依紧紧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呻吟出声。他自始至终没有挪动分毫，这一举动貌似还是令长老欣赏的，他的语气略为缓和：

“这下是为了马利克的右臂！至于你的命，暂且寄下，否则将会是对你的天赋和我对你长年的训练的浪费——事实上看来，你不仅滥用我教给你的战斗技巧，也没有好好领悟刺客信条的涵义！给我回去仔细反省，阿尔泰依，在我派你去进行下一次任务之前！”

“可是……”在他即将转身离去时，却听到背后阿尔泰依问道，“老师，我不明白，难道我们遵循的最高信条不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吗？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

“你果然是依照自己的意思曲解了这句话，”长老重重叹了口气，“让智慧的光芒与灵活的思维引导你的行动，却并非是让单纯的冲动支配你的意识。阿尔泰依，你注定是一只优秀的雄鹰，眼下却很遗憾地看不透迷雾中的真实。”

他抛下这句话，大步地走开。身后的年轻刺客茫然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视线因大量失血而模糊。阿尔泰依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头重脚轻，难以保持平衡，只是本能地保护鲜血淋漓的右臂，朝左侧倒下。

视野在面颊重重撞击地面的时刻遽然发黑，他失去了痛感，也失去了知觉。

四

1908年6月30日上午7时17分，北纬60.55度，东经101.57度，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境内通古斯河流域发生了一起剧烈的大爆炸。据说曾有一个巨大的火球高速掠过天空，形如太阳。在它和广袤林海接触的瞬间，蕈状云腾空而起，强光灼瞎了七十公里外几个护林员的双眼，声响震耳欲聋，连8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都能听到，所引发的震动更是被全世界所有的地震仪器探测到……

当时的俄罗斯风雨飘摇，沙皇政权摇摇欲坠，无暇顾及此次神秘爆炸。直到13年后的1921年，第一支以调查“通古斯事件”为目的的探险队才由苏维埃政府派出，但除了方圆2000多公里的烧焦倒伏树木，和一些得了奇怪皮肤病的驯鹿群，并未发现其他令人瞩目的现象或痕迹，以说明大爆炸的起因。最终这次调查以“陨石坠落”为结论，即使当地并未找到任何能与爆炸之巨大能量相匹配的陨石坑。

直到今天，通古斯事件依旧迷雾重重。秘密核爆、异星飞船坠毁、特斯拉电能实验、黑洞侵袭、反物质湮灭……后人提出的层出不穷的解释与猜想，只能益发加剧其神秘色彩与传奇意义……

——康·利斯《末日之书》

“你们确定他会没事吗？”再度从Animus中跃出时，戴斯蒙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维迪克博士看上去却是一脸不高兴，就像没听见一样走开了。而露西这次也不再和蔼地好言安慰，她看上去既委屈又颓丧，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你们……怎么了？”戴斯蒙照例感到头晕脑胀的疲惫，只想快点入睡，但那两人异样的神情令他不安。

“没什么，”露西强颜微笑道，“今天到此为止了，你要好好休息。”

“托你的福，他好得很！”维迪克怒气冲冲的声音从一侧的休息室内传来，露西只是皱紧眉头一言不发。戴斯蒙猜想他们又产生了争执——昨天结束之后，他曾在盥洗室的通风口边无意间听到两人在休息室内争吵。露西坚持戴斯蒙必须得到充分的睡眠和休息，而维迪克却不断警告她注意实验进程。听起来貌似是Animus在组装和运转中曾发生过不少次故障，导致计划一再搁浅，而露西曾负责最后的调试，因此他们的雇主对此非常不满。

“你要当心了，斯蒂尔曼小姐，”维迪克干巴巴的嗓音生气时听起来更加刺耳，“不要以为有阿兰·瑞金撑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和我对着干——到‘老板’真的失去耐性的时候，可别哭鼻子！”

“这部机器原本就有设计上的缺陷，因散热不良导致的系统瘫痪，又不是我们的错！”

“那么那些无用的同情心又是怎么回事？唱红脸白脸么？明明可以延长他的连接时间，你非要……”

“忘了你们亲手抓进来，又亲手送进精神病院的那些可怜人吗？！精神同步对大脑深层意识的影响非常深刻，不给它喘息的时间，那个人会意识崩溃的！”

“只要不在达到关键点之前崩溃就行——他是个试验品，不是你男朋友，别那么神经兮兮的！想想你自己，想想如果不能在期限内完成实验，我们俩的遭遇，想想莱拉……”

他仿佛突然意识到说错了什么，话音戛然而止。戴斯蒙隐约听到露西震惊地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

“……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以前说自己不知道莱拉失踪的事情！！”

“我……我只知道她自杀了……”维迪克顿时支吾起来，戴斯蒙听到他开门而出的声音，露西随后赶去，似乎还在追问，但已经超出了能听到的范围。这些已经足够叫人不安，只是那时戴斯蒙实在是极端疲惫，来不及多想便昏睡了过去。

“我是个……消耗品吧？”再度想起此事，他苦笑着问郁郁不乐的露西。

“怎么会？你干嘛要这样说？”她强颜笑道，“你做得已经很好了，比之前的人都出色，这也是他会对你寄予很大希望的原……”

“因为之前的人都疯了？”

露西明显地吃了一惊：“你怎么知……”

她忽然发觉失言，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你们压根就没打算让我离开这儿，对吧？”戴斯蒙从操作台上爬下来，露西仿佛害怕似地朝后退了一步，“那至少该告诉我你们究竟想得到什么！”

“我……我会尽力为你争取休息的时间，戴斯蒙，你不会……”

“告诉我你们他妈的到底想要什么？！！”

露西浑身一震，戴斯蒙发觉她的双眼在近视眼镜后面发红，好像随时要哭出来。

——糟了，我最不擅长对付这种情况！

他顿时感到自己好像干了很大的坏事，心存愧疚。

“对……对不起，我是说……你知道……”

“不，你有充分的理由不高兴……”她取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眼睛，“毕竟除了出身，你与此事完全无关，本身也毫不知情，莫名其妙地被绑架，被强迫做实验，谁都会……可是，戴斯蒙，请别放弃希望——你是迄今为止适应得最快也最好的一个，或许和你的血统最纯净有关，所以……”

“血统纯净？”戴斯蒙冷笑道，“我是什么？赛马吗？”

“你是一群与世隔绝的阿萨辛的孩子，因此或许基因记忆保存得更加完好和稳固，比起我们找到的其他阿尔泰依的后人……”

“那家伙够倒霉的，不是吗？当他的后人也够倒霉的！”戴斯蒙忽然失去了追问下去的勇气，“唉，这也许就是常说的命运？如果我不是想尽办法逃走，也不会被你们给逮住。”

“你后悔了？”露西也逐渐恢复了平静，整理着桌子上的文件和笔记。



“不，从来没有……”戴斯蒙摇摇头，“别说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会落到你们手中，就算知道，也仍然会选择离开——没人喜欢当一个囚犯，追求自由是生物的天性。”

“囚犯？”

“是啊，被禁锢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不允许和外人交往，不能像同龄人一样上学、受教育，不能上网、看电视……简而言之就是，会和当下社会发生交集的一切活动都被禁止，或者受到严格地控制。啊，对了，在我逃走之前不久，他们总算是接受了广播，似乎觉得那个危害还不算大……”

“听着很可怕……但他们也许认为自己在保护下一代？就算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社团，你知道阿米什人吗？”

“听说过，一些极端保守主义清教徒，不用电器，与世隔绝，倒是和我熟悉的那些人有点像。可是他们大约不必每天生活在一种恐惧感中……”

“恐惧？”

“我身边的成年人都认为，身为阿萨辛，要随时做好准备对付所谓的‘永世之敌’。正是在他们的攻击下，当年阿尔泰依所在的‘鹫巢’才会被蒙古人攻破，成员才会被分散、迫害、追杀。也是因为敌人的威胁，才必须同类相聚，离群索居，直到再次找到‘兄弟’的那一天……总之都是一些妄想受害狂的胡言乱语，搞得我从小就被人喊疯子。”

“我也经常被叫做疯子呢。”露西忽然笑道，“因为研究生时选择了基因记忆作为自己的主攻项目，这种边缘科学经常被瞧不起，连博士论文都没法通过。最惨的时候没有研究室愿意聘用我，找不到工作，身上就剩下几块钱了……”

“我来猜猜——这个时候Abstergo找上你了？”

她点点头，笑容消失了。

“你看起来干得并不开心。”

“开心？”露西苦笑，“如果你知道某些人利用你对真理的渴望蒙骗你、强迫你为他们工作，会开心吗？戴斯蒙，你父母也许并不完全是错的……”

“什么？！你也相信‘永世之敌’的鬼话吗？谁会有心去加害一群贫困、愚昧、活在对过去的缅怀和追忆中的疯子？”

“如果无人与你们为敌，那你怎么会在这里？”露西的一句话惊得戴斯蒙张口结舌。

“你……你是说Abstergo是……”

“我得走了，好好休息，戴斯蒙。”她抱起文件朝门口走去。

“露西，你干嘛不有话直说？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们？”露西回头看着他，戴斯蒙发现她面色苍白，“这里不止你一人是囚犯。你觉得我还能告诉你些什么呢？”

五

……海洋女神忒提斯与柏琉斯国王的婚礼上，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她便是纷争女神娥丽丝。

柏琉斯遍邀众神，却独独忘了她，女神很是不满。

……她悄悄溜进宴会，留下一个浑圆无暇的金苹果。

上面写着“送给最美的女神”。

……赫拉、雅典娜与阿弗萝蒂特，为了金苹果争执不休。

众神之父宙斯，让她们去人间找一个裁判。

……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没有被天后所允诺的权力，和雅典娜保证的智慧所吸引。

只有爱神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他渴望得到世间最美的女人为妻。

于是他将金苹果送给了阿弗萝蒂特。

……在爱神的帮助下，帕里斯顺利与斯巴达王后海伦私奔，他当真得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

随之而来的，却是数千复仇的斯巴达勇士，和他们所集结的希腊大军。

……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天后赫拉与战神雅典娜，也因为没有得到金苹果，加入到斯巴达人的一边。

……这，便是传奇之始。

——荷马《伊利亚特》

蓝白色迷雾悄然散去，下沉的感觉消失后，戴斯蒙发觉自己的意识又进入了阿尔泰依的身体。后者正蜷缩着身体，翻起风帽将面孔隐藏在阴影中，靠墙坐在一个昏暗的长方形



大房间里。空气无比恶浊，充斥着肮脏的体味、排泄物与呕吐物的酸臭。他的左右两侧挤满了衣不蔽体、瘦骨如柴的人，或坐或卧，神情木然，双目空洞。除了压抑的喘息、咳嗽和一两声痛苦的呻吟，再听不到其他的动静。

阿尔泰依感到右肩受伤的地方隐隐作痛，下意识地伸手去抚摩。蹲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忽然转头瞟了一眼他那只缺少了无名指的左手，但很快便失去了兴趣，将脸扭开，期盼地盯着房间大门的方向——从门外的走廊隐约飘来一丝食物的味道，混进这难闻至极的空气中，也变得腐坏、糜烂、粗鄙。可是并不妨碍那些病人开始条件反射地吞咽唾液，伸出发黑的舌尖舔舐嘴唇，如同一群即将被饲喂的动物……

一切都令人反胃。然而阿尔泰依不得不耐心地等着，等待他的机会到来。

这是自两个月前的失败之后，长老第一次派他执行任务。对他的惩罚不仅包括那一刀，还剥夺了他原先的位阶和特权，这也就意味着，除了藏身于各城市的阿萨辛秘密联络人所提供的有限情报，他事事必须亲力亲为。假如行刺失败，也将不会有任何人掩护他逃走，或为保护他的生命而战。

"你现在和十年前第一次来到'鹫巢'时一样，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全都要靠自己！"长老冷酷的话语和表情仿佛再次浮现于眼前，"你要求证明自己的机会，我给你机会。但假如这次你又失败了，便再也不会有下一次——因为你将会被蜂拥而至的医护骑士们砍成碎片。"

"……医护骑士团团长加尼埃·德·那不勒斯……"阿尔泰依低声自语道。自潜入亚克尔城数日来，他明察暗访，已对这个老人的行踪了如指掌，知道他每天必于派发午餐之时巡视开设于医护骑士团城堡地下的教会医院——与其说是医院，其实更像个地牢。在狮心理查攻陷亚克尔之后，医护骑士团便开始搜查这座已经被战争摧残得满目疮痍的古城。乞丐、流浪汉、孤儿、病人，被从全城各个角落找出来，强行关进所谓的"医院"。每天都有人

被带走，又有新的被带来。无论哪种，都伴随着大呼小叫和拼命挣扎。不同的只是前者都不会再次出现，于是他们仿佛要上刑场般，绝望的嚎叫一直到大门再度关闭许久还能听见，而后者则很快被这里集体性的沉默和麻木感染，安静了下来。

阿尔泰依从被废弃的边门溜进去，用一块饼向一个垂死的老乞丐换来一身破衣烂衫，轻易地混迹其间——看守根本无法分辨这数千张形同槁木的面孔。他舍弃了所有武器，只将那把袖剑用皮带套在左臂上。此刻他的皮肤紧贴着沁凉的刀鞘，仿佛触摸到一个忠实老友的手，令人平静。

大门打开了，在人群中引发了一阵骚动。一些相对身强体壮的试图抢在别人前面把手中的陶碗伸向拎着装有大麦粥的铅桶的看守，却被随后进来的几个骑士用马鞭和木棒粗暴地驱赶回来。

加尼埃·德·那不勒斯最后走进，身边还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肩膀宽阔，脖颈粗短，麦秆色的络腮胡使其看起来活像一只狮子。

人们被强迫坐下，不许随意走动，由看守逐一给他们盛粥。加尼埃和那个男人在他们之间穿行，后者毫不掩饰地掩住鼻子，面露厌恶之色。阿尔泰依学着别人的样子举起手中的容器，却一直留神听着他们的谈话。

“圣母玛利亚，这就是你的‘医院’？”他听到那个魁梧的男人高声说，“闻上去像个粪坑！”

“我们正在日夜加建病房，不久之后就可以将重病之人单独搬出，加以治疗……”

“治疗，哼！”男人嗤鼻冷笑，“他们在撒旦的阴沟里住着，也只怕比在这里更长命。加尼埃，别花言巧语了，我不过是假装对你每晚扔进地中海的尸体视而不见罢了。”

“那些……”微胖的骑士团长涨红了脸，“只是被仁慈的天主接收的……”

“听着，团长大人，你的‘阿萨辛迷幻剂’研究，我早有耳闻，但从未干涉你用那些异教徒做实验。只不过，现在正值多事之秋，城中谣言四起，恐怕得请您和您的手下休息一段时间了。”

“陛下难道是要求我们关闭医院，让这些人再度流落街头吗？”

“随便你怎么办，但我再也不想听到什么‘医护骑士玩弄妖术’的故事了——尤其是从那个无能鼠辈腓力（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嘴里！”

听到这里，阿尔泰依不禁有些惊讶。惊讶的不仅是那个魁梧的男人正是十字军的总指挥，著名的狮心理查，还有他本应在泰尔城参与耶路撒冷国王的选举，却不期然地悄悄回到亚克尔。

但眼下没有时间让他多想，因为加尼埃·德·那不勒斯已经逐渐走近了。按照原本的计划，只要他再靠近几步，阿尔泰依就会干脆利落地结果他的性命。可是造化弄人，所罗门圣殿中的突发情况竟然再度出现——刺杀目标身边又多了一个预料外的障碍。

理查的出现，意味着城堡内外可能有比平时多得多的军人，事先制定好的逃跑路线已经行不通了。

再没有时间犹豫，那两人已经来到距离阿尔泰依不过两、三个身位之遥，分发食物的看守也走到他身边，不耐烦地呵斥着，叫人们把容器举高点，否则就把麦粥泼在地上，叫他们用舌头去舔。

——该死的，逃走的问题只能见机行事了……

阿尔泰依像只豹子般跃起，将看守撞翻在地。后者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他已箭步逼近加尼埃身后，袖剑唰地从破衣中弹出，准确地从对方后背的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刺了进去，几乎不需要使多大气力，轻易地就像用针插进一块黄油。

正在和加尼埃对面交谈的理查突然发现对方表情僵滞，双目圆睁，整个面孔在震惊和痛苦中扭曲了。他大张着嘴仿佛想喊叫，却只发出一些噎住的干咳，便摇晃着朝后摔倒下去。

"喂！"理查敏捷地抱住倒下的加尼埃，随即被他身体的重量带得半跪在地上。一时间他还以为这老头儿是急病发作，但手掌却触到了大片温热粘腻的液体……

抬头，理查发现一个人矗立在面前，衣裳与其他的"病人"一样褴褛，但双目在风帽的阴影下闪烁着兽一般的光芒。

在精神的狭间，惊鸿一瞥也仿佛是长久的凝视。戴斯蒙透过阿尔泰依的眼睛看见了原本于他来说只存在于书本、电影和游戏中的传奇人物，但此时那只是个表情惊愕的中年男人……不，等等，那双深蓝色眼睛里，有一些惊愕之外的东西正在慢慢地浮出……

"你是……"理查吐出这几个字的瞬间，杀手抽身而去。房间内的医护骑士这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互相大喊着，拔出武器追赶上去。然而阿尔泰依一边跑一边用阿拉伯语高叫"他们要关闭医院，今天就会把你们全部杀死！"

仿佛被抽了一记耳光，木然的神情从每个人脸上褪去，人们惊叫起来，互相推搡着、重复着阿尔泰依的话。恐惧如鞭子般催动了这些人的逃生本能，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涌向出口，寥寥几个医护骑士根本无力阻止这股疯狂的浪潮，反而被湮没在无数只挥动的手臂和狂奔的双腿间……

等到最后一个人也冲出大门，理查才狼狈地从窗台上爬了下来——如果不是他眼疾手快地攀上去，恐怕也会和那几个不幸的医护骑士一样，被踩成了肉饼。从院子里传来逃走的人群和守兵搏斗的声响与惨叫，但是他知道这城堡里的守卫数量绝对不足以制服所有逃跑的人，加尼埃对他的囚犯的驯顺程度过分自信。

——总会有很大一部分人逃走，而那个年轻的阿萨辛无疑可以混在其中安全脱险……

理查冷冷拍去衣襟上的尘土。

——干得漂亮。

如果现在下令封闭城门，严加搜索，说不定仍可以捉住他。但可惜的是，理查此次归来是秘密行动，明早必须返回泰尔，出席选举耶路撒冷国王的会议。事实上，在蒙费拉伯爵康拉德迎娶了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女王伊莎贝拉为妻之后，此人的当选几乎已是意料中事。然而令理查痛恨的是，自己必须强作笑颜，虚情假意地祝贺他，亲吻这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



混蛋的面颊……

他不会忘记那家伙是如何公然拒绝南下攻打阿斯卡隆，拒绝将法王腓力赠予的战争所得交给十字军。并且撇开自己去和萨拉丁谈判，为手中掌握的撒拉森贵族人质的赎金讨价还价……不过，反正那些人已经当了刀下亡魂，理查宁可损失一笔巨大的财富，也不愿便宜了自己的政敌。

尽管康拉德的父亲，年老的威廉·蒙费拉一直形同人质地被软禁在亚克尔，但其子对耶路撒冷王冠仍然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渴望。一个已经毁灭的王国的国王，有什么好当的？照狮心王的想法，只要叫那个丧家之犬居伊·德·吕西安继续做个傀儡就好。而该死的法王腓力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却一力撺掇并促成了康拉德与原耶路撒冷王室的联姻……

想到这些，狮心王愤懑地攥紧双拳，用力到骨节发白。

——不震服这群明争暗斗的小人，等于是腹背受敌，永远无法从萨拉丁手里夺回耶路撒冷！

他注视着脚边横死的加尼埃·德·那不勒斯，蓝色瞳孔里映出死者僵直惨白的面孔。

那分明就是康拉德·蒙费拉的脸。

六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圣经·新约·启示录》

“做得不错，阿尔泰依。”

他走进书房时，长老正矗立在窗边，手中拈着一根染上鲜血的洁白鸟羽——亚克尔城的阿萨辛联络人用信鸽送回的、表示行刺成功的暗号。

他依惯例简短地向长老汇报了任务经过，对方静静地听着，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最后挥挥手道：“这一次你吸取教训了，很好，去休息吧。”

可是阿尔泰依并未离去。长老感到他质询的目光，皱着眉头转过身来。

“怎么？”

“事情有点不对，老师。上一次在所罗门圣殿中，两个敌对阵营的人站在一起，这一回，一个不应该出现在亚克尔的人却……”

“你是说萨拉丁和理查吗？”长老缓步从窗口踱开，走向书桌，“后者无疑是不放心他的重要据点亚克尔才从泰尔秘密赶回的——十字军内部各股势力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令他这样优秀的军事统帅也十分头痛。至于萨拉丁，哼……”

他忽然冷笑一声，没有再说下去。

“我一直未曾有机会向您说明，老师，貌似是沙伯雷约萨拉丁前来密谈，想给他看圣殿中约柜里的东西——也就是您派我们去拿的……”

“你想说什么？”

长老的灰色浓眉拧成了一团，深陷的眼珠像暗夜中的枭一般死死盯着阿尔泰依。戴斯蒙在他内心深处觉察到一股被压抑住的恐惧的悸动，但这没有阻止他开口说：“我希望知道任务的目的，老师。”

“你不觉得以你目前的地位，没有资格问这种问题吗？”

“人在光明中可以比在黑暗里跑得更快——您以前一直说，阿萨辛并非杀人的工具，只是在达到某些目的的过程中，必须亮出獠牙，好比狼为了生存，要吃掉羔羊一样。”

“你觉得我把你当成工具了，”长老若有所思地看看手中的白羽，“你在暗暗指责我对所罗门圣殿之事也负有责任。”

阿尔泰依惶恐地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

“要知道，我向来喜欢你的才智和勇气，尽管它们有时会化为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但它们也是你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原因。”长老的语气变得柔和，这大出阿尔泰依意料之外，他本已做好被训斥和拒绝的准备，并决心无论如何要问出个所以然，但一招软棋却令他不



知所措起来。

“其中的原委太过纷杂，一时无法说清。解释得越多，问题就越多，无疑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您是说……我会因为同情刺杀对象，而不能下手吗？！”阿尔泰依略有些愤怒，这分明是质疑他的能力。

“你现在不就是要求我告诉你，为什么加尼埃·德·那不勒斯必须死吗？”

“那个人死有余辜！”想起那死牢一般的“医院”，阿尔泰依一阵作呕，“我的亲眼所见已足够判他死刑——他在研制所谓的‘迷幻剂’，用许多无辜的人来做实验……”

“是的，我听说过，‘阿萨辛迷幻剂’，世间传说的我们使用的一种迷药，可以令人产生幻觉、亲历天堂，从而达到无我无心，视死如归的境界——都是些胡扯淡的奇谈怪论！”

“您就是因为这个才派我去的，不是吗？”

长老却笑着摇起头来：“难道阿萨辛是全能的真神的使者，要在世间惩恶扬善吗？不，孩子，人格上的污秽，必使他在另一个世界遭到与其相称的待遇，但那与我们无关。你在圣殿中杀死那个做支架的工人时，可曾考察过他的品德？”

阿尔泰依满面羞惭地沉默不语。

“我只能告诉你，沙伯雷在你们上次行动失败以后，自知‘所罗门宝藏’已受到威胁，便将其转移了。根据一些线人的汇报，我相信他将其交给了加尼埃。”

“什么……？可是您并没有让我从他嘴里问出东西的下落啊，现在他已经……”

“以加尼埃的水准，你觉得沙伯雷能够放心任由他去处置宝藏吗？不，沙伯雷肯定也知道东西的存放之处，加尼埃一死，他不久就会再度将其转移的。”

阿尔泰依恍然大悟，只要在沙伯雷身边安插眼线，监视其行动，这一招打草惊蛇便会令“宝藏”的藏匿处自行暴露。他不得不佩服长老的老谋深算和未雨绸缪。

“只是那东西究竟……”

“没有得到之前，我也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圣殿骑士团相信它能够带来无穷的力量，为他们夺回耶路撒冷。”

“那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沙伯雷要主动将‘宝藏’所在告诉萨拉丁呢？而且从他们的对话中，似乎他还想将之交给萨拉丁……”

“关于这个，我了解的并不比你更多，孩子。与其坐在这里胡思乱想，不如用自己的双眼和行动去认识真相。”长老转过身，从抽屉中取出一小卷羊皮纸递给他，“在你觉得自己恢复了体力之后，我需要你去一趟泰尔，这是十字军给穆斯林商人的通行证，可以让你进入城中。”

阿尔泰依展开纸卷看了看，发现右下角印着理查的三狮子章。

“你的联络人已经到达泰尔，着手准备工作。那里正在召开选举康拉德新的耶路撒冷国王的贵族会议，但原来的国王居伊·德·吕西安却拒绝让出王位，两派人正吵得热火朝天，城里挤满了十字军骑士，这一次恐怕会难度较大……”

“越危险的地方便越安全，”阿尔泰依昂首挺胸答道，“只要给我一个名字。”

“很好，”长老第一次露出满意的笑容，“期待你的鸽子送回康拉德·蒙费拉——未来的耶路撒冷国王之血。”

阿尔泰依再次以学徒之仪行礼后走了出去，长老望着他的背影思考了一会儿，坐下来很快地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尊敬的陛下，通行证已收到，我的小伙子不日将出发去泰尔，解决那个困扰您的难题。与此同时，也希望您遵守诺言，为他提供必要的便利，并适当控制罗伯特·德·沙伯雷的行动。世间皆以砍杀亚克尔俘虏一事为由，指责您言而无信（写到这里，他停笔冷笑了一下），但我相信那只是不幸的政治惨剧。总而言之，通往巅峰之路上总会遍布尸骨与鲜血，关于这一点，作为军人的您比我这个老朽之人更加明白。

山中老人 敬上

随后他将信裁成窄窄一张，卷起来放进一只金属制的圆筒中，两头用木塞和蜡封好，绑在信鸽的腿上，走到窗前把它放了出去。他一直注视着那细小的灰色身影，直到它消失在远方暮色沉沉的天空下。

七

安娜掸去宝贝上面的灰尘，惊奇地端详着它，这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一块和真人头骨一般大小的头骨，完全透明，一看就知道是从整块的水晶石上镂刻下来的！……安娜把它拿到灯下，经它反射的灯光变得扑朔迷离，异常明亮，只有纯度极高的水晶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奇怪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它还能完好无损。

……看着水晶头骨把照射到它身上的太阳光反射成一道道眩目的光束，几个探测队员顿时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盯着头骨目瞪口呆。安娜的父亲从她手中接过头骨，把它举了起来给众人看，霎时间每个人都狂喜不已。来帮忙的印第安人看了以后又哭又笑。安娜回忆说。那时候每个人都好像着了魔一般，仿佛有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在在场的每个人身上复活了一样……

——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之谜》

“……对我大喊大叫也不能让它好得快一点。”

戴斯蒙一睁开双眼，立即感到情况有些异常——蓝白色迷雾久久不能消散，他可以听到维迪克和露西又在争执，却看不到他们。

“对不起，戴斯蒙，一会儿就好——Animus又因为过载造成数据溢出了，它现在霸占着你的视神经不肯放手。”

维迪克高声抱怨着，说确保机器正常运转是露西的职责。她只是冷冷地说：“或许如果你不坚持每天开机十多个小时以上，我会有精力和时间去清理数据库和检修后台程序的。”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每天八小时，每周休息两天，再去度个带薪假吗？”维迪克彻底失控地咆哮起来，“我们只剩下不到两周时间了——不到两周！而你仍然任凭那家伙带着我们在无用的记忆中兜圈子！！”

他听到露西拆开操作台，Animus滴滴响了几声，发出一些电子故障音，接着视野顿时清晰起来。戴斯蒙翻身坐起，正好看见维迪克一路摔摔打打地冲出门去，而露西铁青着脸埋头整理一地的电缆和光纤线，同时紧紧咬着下嘴唇。

“为什么他不来帮你？”

“因为是我负责Animus最后的组装和调试……”露西细瘦的手臂无奈地撑在地面上，朝操作台下张望着，“唉，又过热了……”

“需要我做什么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把螺丝刀递给我吧。”她显得很疲惫，眼窝发黑，深深地陷了下去。

“上次你说的‘囚犯’……你在这儿也没有行动自由吗？”



露西并没立即回答，只是将打开的机箱盖装回去，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开始飞快地敲击键盘。戴斯蒙面前的弧形屏幕又亮了起来，一行行银色的字符顺序闪过，像某种在半透明介质中游走的生命体。

"一开始只是对我说，为了配合公司的保密条款，我在计划进行的六个月中必须吃、住在紧邻实验室的宿舍中。"她忽然开口说道，眼睛仍盯着电脑屏幕，戴斯蒙看见那些绿色的程序编码映在她苍白的脸上，"然后事情就开始不对了——房间里的东西总会被人翻动，电脑邮件莫名其妙地失踪，手机接不到也打不通任何号码。在最后组装Animus的三个月里，甚至不许我外出，要什么东西就开单子，由Abstergo的后勤去买来，美其名曰节省时间……"

"后来，我无意间从一些即将被销毁的老文件里发现，他们几年前还曾经雇佣过我的一个同学和朋友，一个曾和我从事同一个课题研究的女孩——莱拉·马力诺。当年我在大学里走投无路，却听说她已经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曾经艳羡不已，但后来就再没有她的消息……"

她抬起头，看着戴斯蒙，手指覆在键盘上微微发抖："……她失踪了，戴斯蒙，是她的家人报的警，警察给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打过电话，可是没人知道她的去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为哪间企业工作——莱拉失踪前什么也没说过。"

"然后你忽然发现雇佣她的竟然也是Abstergo……"

"是的……"露西低下头，茫然盯着自己的指尖，戴斯蒙发现她总是戴着一双白手套，他从来不记得她曾经把它们脱下来过，"你能想像我那时的心情吗？我跑去问这个地方每一个我见过的人知不知道莱拉，他们全都矢口否认，但其中有些很明显在撒谎……"

"比如说维迪克？"戴斯蒙接道。露西惊讶地用质询的目光看着他，他耸耸肩，"我

偷听了你们吵架……并非故意。”

“他肯定知道什么，但就是不肯告诉我……不过，很快我也明白莱拉的遭遇了。”露西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仿佛起了大雾，一片迷茫，令人顿起遗世独立之感，“Animus组装完成开始运行后的第一个周末，我难得得到一天休息，而且还可以外出。就在我像个傻子似的高兴地准备开车去看场电影时，在地下停车场里，三个拿着枪的男人正等着我，其中一个还是工程部的，在员工餐厅经常和我同桌吃饭……”

“天哪，露西……”

“他们打我，威胁我不许出声，然后把枪管塞进我嘴里，折断了我两颗牙齿……”露西转过身，戴斯蒙发现她面无表情，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Animus完成了，我已经没用了，就像莱拉一样。”

一时间他们两人都没有再说话，一片死寂，空气好像要凝固了。

“所以当你问我你是不是个消耗品时，哈，我真的是在撒谎，戴斯蒙，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Abstergo比你我所能想像的还要庞大、复杂，势力和财富给了他们无所不为的胆量，如果他们真地打算在实验结束后对你做什么……”

“……那天最后怎样了？他们没有杀你，为什么？”

露西笑了起来，但戴斯蒙从没见过如此悲伤的笑容。

“维迪克救了我一命——很意外吧？也不知道是恰好，还是故意的，他突然出现在停车场，叫那三个人立刻滚蛋。后来他或许还对上面说了些什么，总之对我的监视虽然一直存在，但这种事再也没发生过。”

“……我还以为他不是个好人。”

“他的确不是，救我或许也只是还想继续利用我而已，但无论如何，没有他我也和莱拉一样了。”

“你就没想过逃走？我可不打算在这儿坐以待毙！”

露西脸上出现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她刚想说什么，维迪克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的老天，你竟然还在这儿闲聊——Animus究竟怎么样了？！”

“只是过热而已，我已经打电话给工程部，他们一会儿就会派人来修理水冷系统。”露西说。

“也就是说，今天没法再工作了，好得很！”维迪克冷笑道，“那么，我们就让十七号好好休息一下吧，毕竟从明天开始，就算你再怎样反对，我也必须延长他的连接时间了！”

他几乎是押着露西离开了实验室，似乎生怕她会再和戴斯蒙说什么。后者只好走进自己那间小小的休息室，自动门照例是在他一进去就被锁住了。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一张床和一个衣橱什么也没有，倒是很干净，一尘不染到有些了无生气。前几个晚上他都是疲惫不堪，连淋浴都没冲一个，倒头便睡。今天精神比较好，戴斯蒙决定洗个澡，换件衣服。不过拉开衣橱，只看见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

“该死的，连件换洗衣服都不给！”

他随手在里面翻了翻，却在一只空抽屉最深处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字迹。抽出来仔细一看，与其说是字，不如说是一副拙劣的儿童简笔画，似乎是用发卡一类的东西刻在抽屉的三合板上面的。戴斯蒙皱着眉头盯着它看了很久，才能勉强确定，那可能是一只苹果。下面还有一串奇怪的字符：20121221.

“什么鬼东……”

手指在木板反面触到了更多凹凸不平的痕迹，他把抽屉反过来，惊讶地瞪着那上面横七竖八的文字。

“……他们吸干了我的灵魂……

不要帮助他们……

它是阿拉法，它是俄梅戛，它是首先的，它是末后的，它是初，它是终。

……被用卫星送上太空，电波……强迫我们服从这场圣战……

……伊甸的遗产……

如果你的身体认识它，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抵抗效应……

……努力搜寻所罗门的宝藏，那是个重要的金苹果。”

语焉不详、断断续续的字迹令戴斯蒙发根生凉，他忽然想到，自己肯定不是第一个被Abstergo绑架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件房间的人。

——你将在Animus中被称为“实验体十七号”……

第一天来到这里时，维迪克说过的话在脑海中闪现。十七号？那么之前一共有十六个人被……这些究竟是哪一个留下的？

——忘了那些你们亲手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吗？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十六号身上……

几乎可以确定，就算那些人没有死，也肯定失去了正常的神智，“吸干灵魂”是否就是这个意思？从留言者的行文来看，他显然已经头脑不清，但其中仍然有一些东西引起了戴斯蒙的注意。

“所罗门的宝藏……”

在所经历的阿尔泰侬的记忆中，一切似乎都围绕着所罗门的宝藏展开——圣殿骑士团团长得到了它，试图将其交给萨拉丁，长老也希望找出它的下落……

“难道Abstergo也……”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戴斯蒙想道。但留言中仍然有很多完全无法理解的部分。金苹果？伊甸的遗产？圣战？电波？抵抗效应？

在他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这些词语像无数个细小的气泡般互相靠近、融合、化为一个巨大的水泡朝表层浮出……某些无法言说的、被称为“预感”的东西在尖叫，在告诉他他的某个前任并没有完全发疯，并留下了宝贵的信息。

然而气泡却卡在某个地方，它还不够大，不够饱满，没到破裂的时候。



戴斯蒙想了很久，甚至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躺倒在床上，进入梦乡的。

说到梦，他还真做梦了，这是几天来的第一次。但梦境和那些跳跃、抽象的留言一样混乱。

无数亮蓝色电波在眼前奔腾，仿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而音符则是在其间滚动的、光洁美丽的金苹果。

他矗立在洗脸池前，木然瞪视着镜子里那张陌生而憔悴的面孔，那不是戴斯蒙自己的脸。

更多的声音涌上来，用不同的语言和声调，呢喃着逝去已久的人和故事。他又听到了所罗门的宝藏、苹果、伊甸园，没有一句能够被理解。

幻象最终归于寂静，黑暗中只有一些醒目的猩红色数字在浮浮沉沉。

20121221201212212012122120121221……

“那是什么意思！！”

戴斯蒙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大吼起来，结果却把自己惊醒了。睁眼一看，还是躺在那间冰冷的休息室里。

既像喘息，又像一阵微风，一个虚无的声音掠过耳畔。

“……我是初，我是终……”

他坐在床上喘息了一会儿，呼吸声在惨白的节能灯光下沉重地起伏着。接着戴斯蒙跳下床，走到那扇紧闭的自动门前，深吸一口气，在密码锁上输入了“20121221”。

锁发出悦耳的电子音，红灯转绿，门悄无声息地向一旁滑去，打开了。

八

……篆刻于玛雅金字塔石壁上的长历法显示，古玛雅人把地球的历史划分为5个太阳纪元，每一个纪元结束时将会有毁灭绝大多数生命的巨大浩劫降临地球。第一个为洪水，第二个为飓风，第三个为火雨（陨石雨），第四个为地震，这四个都已经过去，而第五个是太阳本身的灾变，也是最后一个，则将会引发真正的世界末日。第五纪元结束的时间是玛雅历的3113年，换算为公历既西元2012年12月21日。

但也有人认为，对于所谓玛雅人"世界末日"的解读是错误的，第五纪元的结束并非彻底的毁灭，而是人类文明将从此走入一个全新的状态，一个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像、也无法预知的境界。然而究竟会发生什么，会导致我们的世界或者死亡，或者重获新生呢？谁也不知道。

——A·C·克拉克《童年的终结》

"请等一下，伯爵大人！"

康拉德·蒙费拉扯住马缰，回头略为惊讶地看着纵马赶来的理查。

"真是意外的荣幸，陛下。"伯爵略为讽刺地说，他知道理查一向支持自己的竞争对手居伊·德·吕西安继续做耶路撒冷国王，而且非常不希望看到他当选，"我还以为您早已起程回亚克尔，准备往雅法去会会萨拉丁的大军呢。"

"如果您愿意带着人手与我一同前往，那就更好。"理查冷冷地顶道，"怎么，依旧被海廷的幽灵困扰着吗（康拉德也曾参与十字军惨败于萨拉丁之手的海廷大战）？"

"如果说我们惟一能在失败中学到的，就是了解对手的话，"蒙费拉盯着理查狮子般的面孔，"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海廷，它令我认识了一位伟人。"

"萨拉丁？"理查仰面大笑，"即便是无能如吕西安，也没到这个份上——伯爵，您的父亲知道了会伤心的！"

"陛下，我的父亲曾被撒拉森人俘虏，他们押着他到泰尔城下，威胁我打开城门，否则就砍掉他的人头。"康拉德昂然道，"就在我打算一箭射死他，以免他死于异教徒之手时，萨拉丁割断捆绑他的绳子，把他放了。"

"所以你便不再打算与其为敌，还想成为耶路撒冷国王，让所有的十字军都彻底躲开那个埃及老儿。"

"请注意您的遣词，陛下！您那些远在英格兰岛上的臣民，或许会为您写颂歌，称呼您这个除了征税，从未给自己治下子民半点恩泽的王为'英雄'，但在这儿，在圣地脚下，耶稣诞生的地方，自会有人用宽容和慷慨擦亮被战火蒙蔽的眼睛。"

"你是什么意思，蒙费拉？！"理查听出他话中有刺，不禁勃然大怒，"别忘了你的……"

"我的父亲仍在亚克尔，您是想说这个吗？"康拉德冷笑一声，催动胯下骏马继续向前走去，"您或许可以试试杀了这个被萨拉丁放回来的人，毕竟，我没有赎金可付。"

“作为一个懦夫骑士，倒是很能说会道。毕竟，您也就是凭借它和女人，才勉强混到一顶王冠。”话已至此，两人都没了任何客套，“或许您会很高兴看到我——英格兰的理查，有朝一日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开门欢迎您这个‘国王’的到来。”

“那是不可能的。”康拉德回头笑道，“陛下，您是个英勇的军人，但也仅此而已。新世界中没有匹夫的位置，我们需要的是……”

最后一个字突然卡在他的喉间，伯爵发出一阵呕吐般的声音，嘴唇还在惯性般的开合，但是再也说不出话来。

一支很短的弩箭凌空飞来，贯穿了他的脖子，从喉结处钻出，细细的血流顺着他锦袍的前襟流到那匹白马的背上。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还不可置信地眨动了好几下，然后才猛地面朝下摔落马背，一路淌着血滚下泰尔市政厅的石阶。

理查第一时间高喊：“有刺客，封锁大门！”在伯爵的随从和自己的部下纷纷忙着四散搜索可疑人物时，他却下意识地朝弩箭飞来的方向瞟了一眼。

一排排民房在黄昏的天空下只剩昏暗的剪影，似乎有个人在轻快地跑远，可是他不确定。

——请务必给予他行动上的便利……

来自“山中老人”的信这样写道。

“好吧，”理查冷酷地自语道，“我就暂且对形似杀手的人视而不见好了。”

他轻轻踢一踢马儿，从康拉德·蒙费拉的尸体旁走过，心里盘算着怎样好好利用这件事敲诈居伊·德·吕西安一笔，为自己的人马添置一部分冬季装备。萨拉丁已经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平叛归来，大批撒拉森人正在雅法集结，如果他真想有朝一日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耶路撒冷城墙上，这是必须逾越的障碍。

和此刻正躲藏在一户人家凉台上，等着下方吵吵嚷嚷的十字军骑士走远的阿尔泰依不同，狮心王理查脑中只有军械、给养和战争，完全没有去想康拉德口中的“新世界”为何物。

当疲惫的阿尔泰依推开伪装成杂货铺的阿萨辛联络处的门时，看见马利克正用一只左手费力地把沾了血的白羽毛绑在信鸽的腿上。他想上前帮忙，但对方侧身躲开了。

几天前，当阿尔泰依发现在泰尔的联络处等待他的竟然是马利克时，难免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怎么？觉得我只剩一支胳膊，就该在家混饭等死？”马利克没好气地顶撞他。这一定是长老刻意的安排，阿尔泰依想，他希望我们自行解决之间的芥蒂。

“你成功了，祝贺你，兄弟。”马利克扬手将鸽子放飞，而后回头用质疑的眼神看着阿尔泰依，“你回来得很快，我以为以十字军搜捕的劲头，你起码得在外面躲到明天早上。你知道即使被抓住，也不能把尾巴带到联络处来吧？”

阿尔泰依从水缸里舀起一勺水，把干燥开裂的嘴唇埋进去，发出一阵满意的叹息——他已经在市政厅附近埋伏了整整一天，没吃没喝。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

“很好。你可以在这儿待到局势平静一些的时候。”马利克把一些食物放在桌上，正想



走出去，却听到阿尔泰依说："你可以帮我送信给长老，告诉他我或许不会很快回去吗？"

他回过头，扬起眉毛："为什么？"

"罗伯特·德·沙伯雷也在这里，他们在市政厅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他了。康拉德死后，他一定会明天一早就走。"

"你打算跟踪他。这可不是计划中的任务。"马利克缓缓地摇头。

"我没法向你详细解释，你不懂。"

"某个人刚刚才说过'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

"这不是个错……"阿尔泰依拍案而起，但目光一接触到马利克的双眼，就突然转开了，"我知道你又要提起信条……不能杀无辜之人，不能随意暴露自己，不能连累同伴陷入危险——这一次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

"你很可能会暴露自己。"

"那我也是独自一人，如果无法逃脱我会战斗，如果寡不敌众我会被杀，仅此而已。"

"唯我独尊，典型的阿尔泰依！"马利克冷笑道，他下意识地抚摩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右袖管，阿尔泰依看到心中一阵抽痛。

"马利克，关于卡塔尔……"他鼓起勇气才能说出那个少年的名字，"我一直想向你道歉……"

对方扬起左手，打断他的话："我不需要，道歉不会把他带回来。"

"那你希望我怎样……马利克，我真心渴望得到你的原谅，每天向真主祈祷时，我都……"

"保护好你自己。"马利克的回答大出意料之外，阿尔泰依怔在了原地，"一个死人，无论于己于他，都没有任何作用。阿尔泰依，你这一次究竟想做什么？"

"我……想知道真相。"阿尔泰依苦恼地回答，"我不是机器，不是工具，我希望知道自

己是谁，在做什么，这其实是我最初去投奔阿萨辛时的目的。但后来我却忘记了，仅仅满足于任务成功本身，才令我变成那样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马利克惊讶地看着他，很长时间谁都没有再开口。

“我再没想过你会说那种话。”

“我也没有。”阿尔泰依脱口而出。他抬起头，在马利克瘦削严肃的脸上发现了一丝平静的神情。

“我会把信送出去的。可是，假如长老回信取消行动的话，你不得抗命。”

阿尔泰依顺从地点点头。但是他十之八九确信长老不会，沙伯雷此去必定牵涉所罗门宝藏的下落，正是长老渴望得到的。

“不过以现在这么大的乱子，你明早未必能安然出城……”

“别担心，”阿尔泰依坐下来开始吃东西，“你没看见那张通行证吗，上面盖的是狮心理查的印章。明天我会挑英格兰骑士把守的城门走，如果被捉住了，那才热闹呢。”

马利克思考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你是在暗示长老和理查……如果可以殊途同归，我知道长老是不会拒绝与名义上的敌人合作的。”

“我也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于理查协助我完成任务，而我为他除去眼中钉。”阿尔泰依费力地咀嚼着淡而无味的面饼，“这个也太难吃了！”

“那么沙伯雷可能会去哪里，你有概念吗？”

阿尔泰依推开盘子：“我收买了他的马夫，弄来一些他和康拉德等人的私人通信，看上去此人想去雅法的阿尔苏富，而且想赶在理查大军到达前……”

“什么？！”马利克惊讶地叫道，“现在去雅法，也就是说……”

“是的，我和你想的一样——那位圣殿骑士团团长，又想去见萨拉丁。”

“难道是为了约柜里的……”

“十有八九。”

“那玩意儿到底会是什么？”

“很难讲，信件里将之称为‘伊甸的遗产’，有时候又以‘苹果’或者‘所罗门宝藏’代替，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像真十字架于基督徒那样。”

“带着这样一件圣物去雅法……他想提前找萨拉丁开战吗？”

“不，肯定不是，”阿尔泰依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盯着自己被截断的左手无名指，“所罗门圣殿中的一幕，你也亲眼看见了——比起那个狮心王，圣殿骑士明显更倾向于萨拉丁，他们希望把那个东西，交给撒拉森人的领袖来保管。”

“是的，我看见了，但那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或许只是另一场企图陷害萨拉丁的阴谋……！”

“就算你不相信自己的双目，难道不相信萨拉丁是比我们更有智慧、更了解自己对手的人吗？”

马利克的表情凝固了，接着一些藏得很深的感情仿佛忽然翻涌上来，他的声音在颤抖：“我……我相信……”

“所以我才想去查个水落石出，况且，长老那边仍有很多疑问……”

“但我还是必须如实汇报，何况你或许会需要增援。”

“我并没有叫你帮忙瞒着长老啊，”阿尔泰侬笑道，他从对方的语气里听出了关切的意图，马利克顿时显得窘迫起来，“而且我目前是最低位的异侠，没有权力……”

“但你仍然是长老最得力的人。”马利克低声说道，站起身来，“否则他也不会派你出来。惩罚什么的，只是个幌子，做给别人看的，让他们相信他依然是你的老师，可以控制你。”

阿尔泰侬一言不发，尽管他早已清楚，但从向来循规蹈矩的马利克口中说出来，还是未免有一点震惊。

“世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只有靠自己去发现最大限度的真实。”阿尔泰侬忽然听到他迟疑地说，“我也是付出了代价，才最终明白这个道理。”

他很快地穿过房门，消失在通往二层的楼梯上。

九

1943年7月或10月，美国海军在费城海军造船厂进行了一次人工强磁场实验。两台功率为75万千瓦的磁场发生器接通后，据说成功将一艘名为“埃尔德里奇”的驱逐舰及舰上全体官兵传送到了四百多公里外的诺福克码头，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八分钟。可是当船员们从舰上下来时，发现所有人的手表都比岸上的慢，而他们自己也不觉得经过了十多分钟之久，都认为只是一团绿光闪过，眨眼的工夫而已……

费城实验的理论基础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引力和电磁是相连、相通的，就像质量和能量通过质能公式联系起来一样。证明统一场理论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后的愿望，但他最后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时至今日，量子物理学家们仍然在为统一场论头痛，而所谓的“费城实验”也被美国军方，和埃尔德里奇号上全体官兵矢口否认，并被斥为与“罗斯威尔太空船”等同的妄想故事。

——莫里斯·捷萨普《不明飞行物案件》

戴斯蒙坐在黑暗中，惟一的光源是面前露西的电脑屏幕，一行行闪烁不定的绿色字符映在他脸上，像水族箱中的粼粼波纹。今天在Animus里的时间比以前都长，长到他费了很大劲，才能确定那个奇怪的梦不过是昨晚的事情。不断在十二世纪的祖先记忆和现实中跳跃，开始令他的生物钟也变得怪异，他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那些人会发疯了。

但是他不想发疯，也不想被杀。从梦中莫名其妙地得到房间的开门密码后，戴斯蒙心中似乎出现了一股希望。然而那个密码只够让他走出休息室，实验室的门依旧紧紧关着，如果维迪克所言不虚，就算能走出实验室，还是逃不了多远就会被发现。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戴斯蒙发现露西的电脑机箱灯亮着，不知是故意还是无



心，她没关电脑，甚至没有退出到密码页面。尽管很累，很想倒头就睡，戴斯蒙还是强撑着坐下来，开始翻看她E-mail和文件夹里的东西。随着鼠标慢慢拉动，他的表情也益发惊讶，连紧紧捏着自己的睡意也被驱散了几分。

有一些文件是加密的，包括标着“实验体十二号”到“十六号”的Animus连接日志。但关于他自己的却可以打开，戴斯蒙从中看到了自己那些伪造的身分文件：出生证明、驾照、护照，还有工作的酒吧的照片、公寓的照片、他在超市买东西的照片……再翻下去则更令人惊讶，他竟然看到了自己阔别十年的父母在德里的街道上走路的样子，旁边还有那辆一直以来觉得踢一脚就会散架的小货车，甚至还有那个帮他偷渡的蛇头，在香港被逮捕后的口供的扫描文本！

“天哪……”戴斯蒙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嗡嗡直响，“Abstergo究竟是什么……！”

——……比你我所能想像的还要庞大、复杂，势力和财富给了他们无所不为的胆量……

心中顿生的无力感，使戴斯蒙觉得自己像一只落入蛛网的飞虫。他又打开了露西的电邮，这一次看到的东西却十分令人困惑，比如一封没有寄件人和地址的奇怪邮件，里面只有一句话“我们快要到了”。还有一些似乎是从维迪克那里拷贝过来的，收件人并不是她自己。

“……我与其他人已经看完了实验品12至16号的记录。我们必需继续找寻余下的伊甸遗产。你能明白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就算卫星计划进行顺利，我们还是要对付那些对效应免疫的，或者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的人……”

“……来自实验品十二号的资料显示，‘埃尔德里奇号’驱逐舰曾短暂地到达了未来，约长达十八分钟。不清楚那是真正的未来，还是平行世界的未来。尽管我们搜集了足够的数据来修复实验中使用的伊甸遗产，高层却已拒绝计划的继续进行……那一个‘苹果’也将被送到保险库。”

“……随着调查的展开，已经能基本确定‘通古斯爆炸’是源于一次阿萨辛组织下的攻击行为……必须找到攻击的生还者後代才能继续研究。他们所使用的、可以摧毁伊甸遗



产的方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类科技对我们无疑极为危险，假如有人将之用于妨碍卫星计划……一个搜索队已经在爆炸区域行动了。”

“……已将圣杯从目标清单上撤下……实验品十三号的记忆表明，圣经人物所拥有的圣物似乎都是同一个伊甸遗产，这一点将在对十七号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水晶头骨的磁场频率与共振效应，都和伊甸遗产非常相似，但强度却远远不及……或许为某个时代的精巧仿品，但如何仿制，仍然有待探讨……我们目前已找到五个确证是同一批次的头骨，或许可以将其利用为新一代Animus的增幅器……”

“……在南美的调查结果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我们得到了可观的证据，表明纳斯卡地画和玛雅遗迹内很可能隐藏着某个强力的磁场源……但现在便断言为遗产还为时过早……”

“……我们知道在装着二号遗产的卫星坠毁後，你很努力去寻找二号的替代物，这方面我们是很欣赏的。我们明白实验品十七号对机器产生了抗拒反应，才拖慢了整体进度。因此，我们再给你一周的时间。队员们已经待命，一旦你得到需要的信息便可以行动。他肯定知道物件在哪——即使他以为自己不知道。你必需解锁那最後的记忆，不然一切都没意义了……”

所有这些电邮，寄件人都为“阿兰·瑞金”。而戴斯蒙能够清楚理解的只有最后一封——对方在催促维迪克尽快从自己的记忆里找出所谓的“伊甸遗产”的下落，无怪乎博士总是那么烦躁，不断提起什么“期限”、“期限”的。说到伊甸的遗产，他在阿尔泰依的记忆片段里也常常听到这个，如果没错，那个刺客已经很接近他的目标了。但这也意味着……

没有多少时间了，一旦维迪克得到想得到的东西，他或者别人，就会对戴斯蒙下手。

——……被用卫星送上太空，电波……强迫我们服从这场圣战……伊甸的遗产……如果你的身体认识它，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抵抗效应……

休息室抽屉里，不知名的受害者给他留下的讯息忽然在脑中闪现。身体深处的气泡迅速膨胀，从黑暗的底部漂浮上来，而后“啪”地一声在表层爆裂。戴斯蒙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很多，像一颗不断生长、枝杈蔓延的大树，孤立的细节被穿针引线地连接在一起。

Abstergo的人——且不管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和阿萨辛的长老一样，一直在寻找“伊甸的遗产”，一种可以发射某种磁场或者电波、拥有奇异力量的东西，并计划将其用卫星送入太空，制造一场范围波及全世界的“圣战”。“圣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无所知，但会动用如此人力财力做这种事的团体，总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所幸的是，从电邮和留言都可以看出，有一部分人对那种电波是有抗性的，或许是天生，或许利用某种设备和装置也可以免于干扰。

“不知道露西对这些知道多少……”他低声自语道。虽然维迪克以前保护过她，但不代表以后也会，何况现在他似乎因为自己而对她很不满意。如果要逃走，他必须带上露西——一方面是把她留下来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她对Abstergo了解得比自己多。他看得出来，露西还有很多话不敢对他说。或许是因为她说的“监视”，或许是她担心戴斯蒙会无意间泄密……

他的脑子里忙乱得一塌糊涂，结果纷沓而至的梦境又一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袭来。这一次，他的所见更加零散无序、难以描画，感觉竟然和连接Animus时一模一样……

地板在脚下软化、塌陷，戴斯蒙好像连同座椅一起陷了进去，里面既有Animus占据视神经时的白雾，也有仿佛来自另一个宇宙的黑暗，像两张血盆大口把他吞了下去。

一只背生双翼的蛇正向他发出嘶吼……

辽阔的褐红色荒漠上，猴子、秃鹫、蜥蜴和蜘蛛在雀跃起舞……

字母阿尔法与欧米咖代替了苹果的位置，在电波奏响的第五交响曲中充当音符。

他低头看着洗脸池，讶异地发现里面全是猩红的鲜血，从被割破的手腕上流出来的血……镜中仍然是一张完全陌生的憔悴面孔，蒙着一层死亡的铅灰……

他在监工的皮鞭下抬起头，迎着古埃及炽烈的阳光，凝视着巨大的胡夫金字塔尚未完成的尖端。

他一边和很多穿长袍的人争论，一边走出宏伟的拱形柱廊，身边有一个年轻人自称为柏拉图……

他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条船中，惊恐地向岸上火光冲天的伦敦城伸出双臂……

他跟随绕成圆形不断移动的人群，对克尔白天房高喊“赞美阿拉”！

他登上了一座宏伟教堂尖端的巨大十字架，俯瞰着下方栉比鳞次的建筑群……他知道那里，他认识那里，那儿是亚克尔城，阿尔泰依曾不止一次从真十字大教堂顶端壮丽的白色十字架上一跃而下，迎着扑面的风压和急遽逼近的地面，将双臂贴紧身体，其姿势之优美，仿佛雄鹰掠过天空……

——戴斯蒙！戴斯蒙！！

我才不是什么戴斯蒙，我叫阿尔泰依。他固执地想，竭力往梦境的深处爬去，可是露西的声音不肯放过他。

——天哪，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是你打开了我的电脑？！

“露西……？”他的意识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在不断挣扎。他没有凫上水面，水却不情愿地从身边退去，仿佛舞台的幕布拉起……

“快，快起来！维迪克就在走廊里，千万不能叫他发现你在这儿！”她连推带拽地把半梦半醒的戴斯蒙拖进休息室，按在床上，还不忘记将床单和枕头弄皱，做出他昨晚的确是在这儿睡觉的假象。

“露西……我看见一些奇妙的……”戴斯蒙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呓语着，“我好像变成了阿尔泰依……”

“那个叫做‘渗透效应’，戴斯蒙，”露西努力在紧张中挤出一个微笑给他，“以你的连接时间来算，也差不多该出现这种反应了——阿尔泰依的记忆通过Animus的不断投影，开始进驻你的浅层意识，通常你会做梦，强烈时还会出现幻觉。不要害怕，它们不会伤害到你

的健康。”

“可是……还有其他很多……”

他们俩都听到维迪克走进来的脚步声。

“比起这个，我需要你记住的是——不管你是用什么办法从这里走出来的，也不管你是怎么打开我的电脑的，别让他发现，千万不要！”

维迪克打开休息室的门，疑惑地看着他们：“今天你倒是来得很早，斯蒂尔曼小姐。”

“啊……嗯，戴斯蒙出现了‘渗透’，他有点紧张，所以……”

“那个无关紧要，我们开始吧。”他失去了兴趣，径直朝Animus走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十

在秘鲁南部的纳斯卡地区的干旱荒原上，一些蜿蜒的小径遍布于方圆四百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从地面上看它们就只是小径而已，但如果登上飞机，从高空俯瞰，小径缩小为几何线条，构成了许多形态各异的植物和动物图案。其中最著名的是高100米的卷尾猴、翼展120米的巨大秃鹫，长180米的蜥蜴和直径约50米的大蜘蛛。这些宏伟而奇异的“地画”都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的一千年时间里，不知名的印第安艺术家们用去掉荒原表层的暗红色砂砾岩，露出下层的黄白色泥土的蚀刻法绘制出来的。然而在没有空中航拍定位的年代，仅凭地面测量，绘制出如此巨型而规则的线条和图案，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些全世界最大的“绘画”的作用，从它们被发现的那一天起就是争论的焦点。灌溉水渠、星体运行与星座图、家族地标、乃至外星人的飞船跑道……至今也没有公认合理的解释。

——玛利亚·莱茵切克《荒漠的倾诉》

罗伯特·德·沙伯雷走出帐篷，向太阳沉没的地平线望了一眼。橙色的光不足以带来足够的热量，沙漠中的风渐渐冷了，从远处传来撒拉森人军营换岗的鼓声。

“出来吧，阿萨辛！”他对着一块红褐色的岩石喊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你不用再躲藏了。”

砂土地上传来一阵犹豫的沙沙声，但最后，一个穿白衣、风帽翻起的年轻人还是从岩石后的阴影中出现了。

“你知道我在跟踪你……”阿尔泰依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但沙伯雷却以标准的阿拉伯语回答他，就像在所罗门圣殿里和萨拉丁交谈时一样。

“我当然知道，我也知道你的长老并没下达这道命令，你自己来的。”

“他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

沙伯雷笑了：“你在恐吓我，让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人，而且我的行踪已经暴露，就算除



掉你，也会有别人来解决我。”

“你知道我并不是在执行任务，也没有接到要刺杀你的命令。”

“哦，迟早会的，年轻人，以我对你们长老的认识，他迟早会的。”

“认识？”惊讶令阿尔泰依略略抬高了头，沙伯雷看见一张端正英俊的面孔，机警却清澈的双目，唇边有一道狭长的白色伤痕。

“是的，你很惊讶吗？不过我们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年轻人，他、加尼埃和康拉德，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被其他阿萨辛杀死的人。我们都是圣殿骑士。”

“撒谎。”阿尔泰依简短地否认道，“长老是穆斯林，我们都是。”

“世界上不是一切都以宗教阵营来划分的，”沙伯雷说，“名称和表象无关紧要。我们也不过是从一个世纪前才开始自称‘圣殿骑士’。”

“那你们是什么？！”阿尔泰依叫道，他的脉搏很快，戴斯蒙感觉得到他的紧张———一种预感到有什么东西即将分崩离析的紧张。

“伊甸遗产的守护者。”沙伯雷从一个钱袋中取出一只小小的圆球，看上去是金属制的，表面反射着冰冷的光芒。是错觉吗？阿尔泰依凝视它几秒钟后，却忽然感到它变得透明了，其中有什么东西就要走出来……

他急忙将视线移开。

“很神奇，对不对？”沙伯雷笑道，“你是个精神坚强的人，看得出来，普通人在它面前很快就会产生强烈的幻觉。”

“这就是约柜中的东西——所罗门的宝藏？”

“是的，迄今为止，我们找到的‘苹果’中，最完整、最强大的一枚。”

“苹果？”

“是个《圣经》里的故事。虽然那本书多数是胡编乱造，但某些地方还留有真实的痕迹。”



听到一个应该是僧侣的人这样谈论自己的宗教典籍，阿尔泰依还是觉得难以接受。

“人类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

“你看过，”沙伯雷再度笑道，“瞧，你也不是个绝对虔诚的穆斯林。”

“我相信阿拉，但也相信自己的双眼——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打算将其交给萨拉丁。”

“是的，我，或者我们，包括康拉德和其他几人，现在都已经倒在阿萨辛的刀下了。”

“我以为你说长老和你们是一伙的。”

沙伯雷仰天大笑起来：“我们变成了盗马贼吗？就算是盗贼，也会闹内讧，何况是在聪明绝顶的赖世德丁·息南见识了‘苹果’的力量以后。”

——长老想将其据为己有？

尽管心中存有很多疑虑，阿尔泰依还是不太相信，但他依然简短地问：“为什么？”

沙伯雷张开手掌，金属球在掌心散发着幽光，忽然间光芒大盛，好像有火焰从中喷出……不，等一下，不是“火焰”，是高至云霄，形同巨人般的冲天火柱！照亮了半边夜空！

阿尔泰依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脚下的砂砾在融化，变成玻璃状的石英体。他的后背贴到了岩石，衣服猛地熊熊燃烧起来。

“住手！！停下来——我明白了！！”

眨眼间，一切都平静了，已经变得刺骨的夜风吹削着两个人的面庞，他手中依然只有一个看似很普通的金属球。

“再一次，我不得不赞叹你心智的坚强——这是引领摩西和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神火柱，耶和华的化身，然而你没有倒地跪拜，反而仍然知道它是幻象。”

“这或许因为我不信基督教！”阿尔泰依忿忿地说。他想起了圣殿中沙伯雷和萨拉丁的对话。

——人心的力量无所穷尽，海水并不一定要被分开，就好像耶稣本人也只是凡胎肉体般……

“这个东西……可以控制人的精神？”

“那只不过是它力量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迄今我们也未能全部参透伊甸遗产的秘密，毕竟，它来自神的领域，不是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一个贫穷的木匠曾用它将水变酒，一个牧羊人用它分开红海，一个自称先知的麦加商人用它引领大批信众躲过敌人的追捕，它使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它是戈尔迪乌姆之结，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克莱奥帕特拉用来咬死自己的那条毒蛇……征服与战争，和平和统一，几乎每一次都与其相关。”

“所以你才想将其交给萨拉丁……他也是圣殿骑士？”

“不，不是，但他是个真正的伟人。和理查不同，他或许不是吟游诗人笔下的战争英豪，但他懂得宽容和怜悯的涵义——神赋予人类灵魂时，使我们有别於其他动物的最美好的品德。假如只有一个人可以给圣地带来和平，那就是他。可惜的是，我们自己内部，却无法就此达成共识。你的长老拒绝将它交给外人，宁可耶路撒冷继续被战火和屠杀包围——有一点像加尼埃，他内心的欲望和贪婪，似乎也被‘苹果’给释放了出来。”

“我还是不懂，究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萨拉丁的军营就在那边，你大可现在就去把它交给他。”阿尔泰依大惑不解地说，沙伯雷的脸被金属球的微光映照，忽然流露出一种安详的神色。

“萨拉丁一直拒绝接受它，他说自己太卑微，恐怕也会被它影响心智，做出让人后悔的事情来。我也没有别的方法阻止赖世德丁得到它，所以，或许你可以帮我……”

“帮你？你是说帮你把它带给萨拉丁？”阿尔泰依叫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欺骗我？”

沙伯雷最后一度露出那种神秘的笑容。他转头看了看太阳消失的地方，半是对阿尔泰依半是对自己说：“因为我就要死了。”

阿尔泰依还没来得及说话，短促的啸音猛然划破寂静，一枚弩箭从他身后某处飞出，正中圣殿骑士团团长的背心。他微微摇晃了两次，然后猛地失去重心，朝后倒下。

阿尔泰依扑上去扶住他，却被对方的体重带倒在地。黑色的血从沙伯雷的鼻孔和嘴边淌出，金属球掉在砂砾上，一路滚到他方才藏身其后的岩石脚下。

“……看到吧？”骑士团长微笑道，但他的双目已经蒙上了一层白翳，那是阿萨辛弩箭尖端的剧毒造成的，“它早已告诉我……”

三个人先后从岩石后走出来，都穿着与阿尔泰依相同的服装，昏暗的光线下，他发现其中一个的左袖管空荡荡的。

“马利克？”

“长老回信了，阿尔泰依，他叫我们……”马利克的表情很复杂，他颞颥了很久没有说完下半句。在他身后，另外两个阿萨辛拾起那个金属球，仔细将其放入贴身的衣袋中。

“快点吧，马利克。”其中一个催促道，“萨拉丁的人可就在前面，我们得速战速决。”

袖箭从马利克左袖管中弹出，泛着青光，仿佛猛兽的獠牙。他朝阿尔泰依逼近，但走得很犹豫。

阿尔泰依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几人，沙伯雷在他怀中发出一些无法听懂的谶语，便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你要杀我——是长老让你这样做的？”他把死去的人平放在沙地上，站起身来，“你觉得以你的剑技，可以赢我吗？”

“哈，”后面的一个阿萨辛冷笑道，“他是为卡塔尔报仇的——长老没说要在一对一的决斗里解决你！”他们俩都抬起十字弩，瞄准阿尔泰依的胸口。

“马利克，”阿尔泰依对缓缓走近的人说，“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了多少，可是……”

“住口，叛徒！”马利克忽然厉声喝道，“你宁可相信一个敌人的胡言乱语，也不信任长老——他早已知道你心术不正！”

“如果你打算为卡塔尔和你的右臂报仇，那么来吧！”怒火在阿尔泰依心中燃烧，他张开双臂，显示自己没有任何反击的意图，“用袖箭刺进我的心脏吧——就在这儿，比从背后还要容易！但是在我离开泰尔的时候，你自己说过，世间没什么是绝对的，只有靠自己去发现最大限度的真实！”

“是的，我是说过。真实就是——你害死了我弟弟！”

他猛地扑上来，举得高高的利刃在初升的蓝色月光下划过一道闪亮的弧线。阿尔泰依暗暗咬住下唇，闭上双眼，等着那即将到来的致命一击。然而马利克的声音却忽然在耳畔响起：

“逃走吧，阿尔泰依！”

刀刃刺入的疼痛令他全身抽紧，缩成一团，双手不由自主地捉住了对方的手臂。马利克用力将整只袖剑都深深插进去，然后又很快地拔出，甩开对方的手，任凭阿尔泰依重重摔倒

在地，激起一小片红褐色的沙暴。他还用双臂撑起身体，似乎想爬起来，但最终还是一动不动了。

马利克将袖剑反复插入沙土几次，擦去上面的血迹。他身后的两个阿萨辛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其中一个说："身手还不错啊，马利克。"

"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马利克满面疲惫地回答，"我们回去复命吧。"

他迈开大步朝他们藏匿马匹的地方走去，两个同伴也跟了上去。但最后那个走开几步之后又急忙回身，用脚把面朝下倒下的阿尔泰依的尸体翻了过来。

一滩深红色印迹在死者的白衣上迅速扩大，阿尔泰依年轻的面孔上，痛苦和震惊的表情永远地定格了。

他满意地哼了一声，转身赶了上去。

月光在沙漠纯净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冷透明，给小帐篷前两具尸体覆上了一层裹尸布般的惨白。

阿尔泰依的眼睛忽然很快地眨了眨。

杀手们的脚步声被隐约的马蹄取代，迅速远去，消失于大漠深处。接着便是一片死寂，只有什么夜行动物爬动时的悉索。这是大地告诉他的，大地从不对他撒谎。

他翻身坐起，像一个潜水太久的人那样迫不及待地长吁了一口气，侧腹部伤口的疼痛令他忍不住咧开嘴。阿尔泰依低头看了看——血不是黑色的，刀刃上没有毒。他解开外衣察看了一下伤口，发现虽然出了很多血，但是并不深，也没有伤及要害——马利克帮他装死的这一刀，恰到好处，比他平日的刺杀还要高明。

——谢谢你……

他扭头看向死去的沙伯雷，那张苍白的脸显得异常平静，仿佛只是在沉睡。月亮已爬上半空，某只猎枭在远方发出悲哀的长鸣，伴随着军营中又一次敲响换班的鼓声。

——他是个真正的伟人……假如只有一个人可以给圣地带来和平，那就是他……

年轻的刺客用力捂住仍然在出血的伤口，回头望向撒拉森军营箭垛上飘扬的旗帜。

旗帜上的鹰在火把的热气吹动下，仿佛在振翅腾飞。

他吃力地迈步向那边走去，身后留下一长串淅淅沥沥的深色痕迹。血像涓涓溪水般流淌到他脚下的砂砾上，眨眼就被吸干了。

小亚细亚北部城市戈尔迪乌姆郊外的宙斯神庙中，停有一辆战车，车的轭和辕之间用山茱萸绳结成一个扣，被称为"戈尔迪乌姆之结"。曾有一个祭司给出一道神谕说——谁能够解开这个结，谁就可以成为亚细亚之王……公元前334年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

远征波斯，途经此处，有人向他讲了这个传说，于是他也想尝试解开这个绳结。最终却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成功。于是他拔出佩剑，斩断了结……虽然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数量上远不及波斯方面，而且长途奔袭，有许多不利因素，但仍然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大败对手。波斯在小亚细亚的大多数总督在此战中阵亡，从此马其顿获得了艾奥尼亚地区，统一了小亚细亚……

——普鲁塔克《亚历山大大帝》

——天哪，你不能这样中断连接，他会……

——别和我唱反调，露西，现在不是时候！！

把戴斯蒙从那条黑暗的隧道中拉出来的是刺耳的警报声，当然还有维迪克与露西的争吵——好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

“起来，快起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维迪克不管不顾地把他从操作台上一把拽起，推下去。戴斯蒙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幸亏露西扶住了他。

“你……”露西显然又想抱怨，但冲口而出的话却被咽了回去——维迪克手中多了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管像只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他们。

“快点走，用货运电梯，带他到地下室去！”他命令道，一边走到窗前往外看。突然什么东西飞来，正中他面前的玻璃，打出一大块蛛网状裂纹。维迪克大吃一惊，连连后退。

“该死的，楼下好像开火了！！”

是的，隔着密封的双层玻璃，还能隐约听到炒豆一样密集的枪声。

“要是那玻璃不是防弹的就好了！”露西扶着戴斯蒙朝外走去，一面低声说道，戴斯蒙听了不禁笑起来。

“什么时候了你还笑！”

“到底出了什么事——是警察吗？”

“你做梦吗？警察会管Abstergo？倒过来还差不多！”露西冷笑道，“如果我没搞错，那些人是你的同伴……”

“我的什么？”一时间，戴斯蒙脑子里想到的竟然只有在酒吧的那些同事。

“天哪，阿萨辛啊！”露西叫道。维迪克这时也追了上来，气势汹汹地警告戴斯蒙道：“听话点，迈尔斯，楼下那几个不成气候，别以为他们能救你出去！”

“你们……”戴斯蒙这才醒悟过来，不禁又急又气，“我告诉过你们我不是阿萨辛——我脱离那些人已经十年了！！”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维迪克还没开口，露西抢先质问道。戴斯蒙十分惊讶——她好像对自己竭力撇清和阿萨辛的关系感到极为不满。

“别跟他多嘴了，斯蒂尔曼，快点带他去第四实验室开动机器——就快到关键点了，没时间了！我马上就来！”维迪克把二人硬塞进货运电梯，又回身钻进实验室，似乎想起有什么东西没带。



“这是我到这里来以后第一次走出那间该死的实验室！”戴斯蒙看着代表楼层的数字不断减少，逐渐接近底层，“那些人在外面？我们或许可以冲出去！”

“现在你又希望他们救你了？”露西质问道，她显然还是不高兴，虽然戴斯蒙搞不懂为什么。

“你干嘛忽然这么奇怪？我同他们是什么关系，与你何干？我说，你到底想不想逃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我们出不去的！底层大厅现在恐怕集结了所有的保安和警卫，他们全都是以军方标准武装的，我们一靠近就会被打成筛子！”

“那就走别的楼层啊！这儿这么大，总不可能就一个出口。”

露西犹豫起来，戴斯蒙以为她在害怕，急坏了。

“实验一结束他们就会杀了我——说不定还有你！”

她却忽然抬起头来：“现在还不会，戴斯蒙，相信我——这次突袭只是个幌子，过一会他们就会撤退的，等实验完成的时候……”

她深吸一口气，拉掉了一直戴在左手的白色手套，一截硬邦邦的东西“啪嗒”一下掉在地上，戴斯蒙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段手指！

“别那么吓坏了的样子，”露西看着他的表情不禁好笑，“亏你的祖先还是个王牌杀手呢——那是假手指，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没有无名指。”

是真的，她纤细的左手上，无名指被截去了两个指节，就像阿尔泰依，就像记忆中所有

那些阿萨辛一样。

“我本来打算再迟一点告诉你的，不过，看起来你对自由的渴望已经按捺不住了……”面对瞠目结舌的戴斯蒙，露西又露出她那种柔和平静的微笑，“我们的人一定会来的，他们不会听凭我们被Abstergo杀死，尤其是你，戴斯蒙。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阿尔泰依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记忆了吗？那里面可能藏着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秘密呢……”

戴斯蒙攥紧双拳，手心在微微出汗——这是每一次阿尔泰依从极高处飞跃而下时的感觉，紧张的快感、冲击死亡的美妙，生命的节拍和旋律。

他注视着露西，点了点头。

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离开不过几天，“鹫巢”马西亚夫似乎忽然荒凉了很多——城门无人把守，街道上也难得见到行人。阿尔泰依困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嘱咐一同前来的萨拉丁和数百名撒拉森武士，没有看到信号之前不要入城，也确信对方一定会遵守诺言。可是以这样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就算长驱直入恐怕也不会遇到半点阻拦。

“马利克……”他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拔腿朝山体高处的阿萨辛碉堡飞奔而去，中途还差点撞到一个矗立在路中央的人。

“嗨，你怎么了？！这儿发生了什么？”他扶住那个就要跌倒的人，却发现对方双表情呆滞，两眼发直，和亚克尔医护骑士团“医院”里那些乞丐和流浪汉如出一辙！

“循道……而行……”对方结结巴巴地说，声音死板，好像是另一个人在用他的喉咙说话。阿尔泰依知道再问下去也是徒然，只得抛开他继续赶路。

然而越靠近碉堡，这样的人就越多，全都口中喃喃自语，漫无目的地到处走动。阿尔泰依留神四下寻找马利克，但一无所获。

就在他挤出人群，用力推开城堡正门大厅的门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黄铜制的门锤突然变成两条烙铁头，吐着信子朝他的手臂蹿了上来！

他急忙抖动手臂，将蛇甩落在地，又一脚踏了上去，却踩了个空——地面瞬间下陷，成为黑洞洞的无底深渊，而他自己站立的地方则是最后一小块土地。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迅速地接近，他闻到刺鼻的腥膻味……

“够了，赖世德丁！！”冷汗湿透了衣襟，阿尔泰依大吼起来，试图借此驱散鬼魅一样的幻象，“萨拉丁和他的军队就在城门外——你控制这些人也没用，放弃吧！”

黑暗中的怪物嗜嗜大笑，阿尔泰依仿佛感觉到一双巨翼扫过耳畔，风压像利刃割得他的皮肤生痛。

“放弃？”那是长老的口吻，却不是他的声音，“有了伊甸的遗产，就算是千军万马，我

也可以控制！”

“你不能——就像加尼埃，不是你控制它，而是它控制了你！”阿尔泰依尝试着朝无底深渊迈出一步，他站住了，没有掉下去，不过却立在一块薄如蝉翼的冰面上——他惊恐地发觉下面有个硕大无比的黑影在缓慢地绕着自己游动……

“真可惜啊，阿尔泰依，”那个不似人声的声音继续说道，“你是我平生训练出的最出色的刺客，却也是最难驾驭的——你从没学会听从教诲！”

“或许正是因此我才是最出色的，不是吗？你真正教给我的东西只有一样……”

冰层裂开，下层潜伏的巨兽一跃而出，他似乎能从那大张的口中看见异界宇宙黑暗的星系……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眼睛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阿尔泰依仅凭本能将随身携带的全部飞刀同时掷出！

就像耳朵被厚重的毛毯包住，他隐约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惨叫，和重物倒地的声响，而自己也猛地被什么东西砸到在地。

刹那间黑暗消失，幻象退却，他面前只有几具死于飞刀之下的阿萨辛尸体，砸到自己的是其中一人扔过来的一把椅子，已经摔得粉碎散落在石板地面上。他就在城堡大厅中，哪里也没有去。

“赖世德丁·息南！”他第一次叫着长老的名字，“你为什么不敢出来面对我——你害怕了吗？害怕你自己的徒弟？！”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激怒我，让我和你战斗，击败我，是吗？”熟悉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阿尔泰依转身一看，长老黑袍的身影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中庭，手中握着那个小小的金属圆球。那些傀儡般的居民和阿萨辛全都慢慢朝四周退去，让出一块圆形的空场。

“你错了，阿尔泰依，学生永远无法挑战老师，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我不会用幻象来控制你。”长老缓缓转动着手中的球体，面带微笑，好像那是件有趣的玩具。

阿尔泰依毫不犹豫地拾起死去的阿萨辛卫士的佩剑，正面箭步向他冲去。然而中庭上矗立的所有的人，忽然一起抬起右手，指着他脑后斜上方某处，异口同声地说：“看哪，阿尔泰依！”

他吃了一惊，本能地顺着这些傀儡手指的方向扭头看去——高塔顶端横置的旗杆上，有一个小小的白色人影，距离太远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他的一只袖管在风中不断飘动。

“马利克！”

“是的，就是你的好兄弟马利克——一个叛徒！！”就在阿尔泰依分神的刹那，长老闪电般飞身贴近，右手如鹰爪般捉住了他的咽喉。阿尔泰依想举剑去砍，手臂却突然间没有半点知觉，抬不起来。长老的力量大得可怕，竟然慢慢将他双脚都提离了地面。

“你难道不奇怪吗——一个落入敌群，手臂都被砍断了的人，怎么可能活着回来？！”看着阿尔泰依的面孔在窒息中逐渐扭曲，长老大笑起来，“萨拉丁命手下饶他一条狗命，他就被‘感化’了，像那个该死的罗伯特·德·沙伯雷一样！”

“你……欺骗……”尽管无法呼吸，痛苦万分，阿尔泰依心中的愤怒还是像喷发的火山



一般汹涌。由始至终，他们都是一群工具，而且是杀人工具，在“服从”和“信条”的枷锁下为一个人的私欲和贪念服务，想到这里他便怒不可遏。

“好好安歇吧，阿尔泰依，我会记住你的——你是我最优秀……呃！！”

长老突然痛苦地大叫起来，放开了阿尔泰依，后者立刻摔落在地，一个灵巧的滚翻后退数步，大口大口地呼吸，贪婪地享受着甘美的空气。与此同时，长老的右臂衣襟上开始出现一块慢慢洇开的深色污渍——阿尔泰依用袖箭刺中了他的胳膊！

“不管你是想要统治耶路撒冷，还是有其他更疯狂的主意，都不会成功的——人们会找到方法对抗你，就像所有以前的暴君和狂人都最终会被推翻一样！”

“看看周围，他们有办法对抗我吗？”长老脸上玩味的笑容渐渐消失了，阿尔泰依所熟悉的阴森表情浮现了出来，“你们无法理解超越自身的理念——只要人类还有自由意识，世界就永远不可能有和平和统一，人性本身便趋向混沌和倾轧，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在被造出来的那一天就背负的原罪！”

长老高举起手中的金属球，就像那一天晚上在沙漠中沙伯雷所做的一样，仿佛有熊熊烈火从中喷薄而出。球体顿时化为耀眼的金色，猛地膨胀起来，包裹住长老的身体。他的模样顿时变了——皱纹消失，灰白的须发变成乌黑，佝偻的脊背也挺直了，双目如同鹰鹫，视眈眈地凝视着阿尔泰依。长老在不断变大的金色球体中返老还童，自身也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挥动一把几乎同高塔一样长的大剑，向渺小得如同蝼蚁般的阿尔泰依

劈头砍下！

——幻象，这又是幻象……！

他不断在心中警告自己，然而身体却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那把巨剑铺天盖地地压下。

——假如我不去看……

阿尔泰依闭上双目，那种被死死捏住的感觉顿时消失。他又能活动肢体了！

可是在黑暗中，他只能和方才发射飞刀时一样，完全凭借战斗本能活动。

在迎面而来，几乎可以直接将他击垮的巨大风压下，阿尔泰依勉强能听到长老喊道："再见了，阿尔泰依……！"

刺客怒吼起来，将惟一剩下的武器——那把袖剑横在胸前，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扑去！

锋利的刀刃从肩膊处擦过，炽热的痛提醒他自己还活着。

与此同时，他感到袖剑刺中了某个躯体，划开衣物，割开了肌肤和血肉，轻易得就像一根针刺穿黄油。

阿尔泰依用肩膀顶住对方，用尽全身的气力将袖剑一直插到底部！

大量温热粘腻的液体喷溅在他脸上和身上，长老发出一阵悲哀的呜咽，他在颤抖、抽搐、挣扎，双手在阿尔泰依脸上和胸前抓来抓去，好像一个溺水的人试图把别人也拖下去。

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开了手。

阿尔泰依听到"扑通"一声，好像是人体倒在了地上。但却迟迟不敢张开双眼，生怕又落入某个更恐怖的幻影陷阱里去。

最后，他听到有人在说话。好几个受惊的声音在尖叫，询问别人发生了什么，为何会有军队在城下，长老怎么死了……

刺客缓缓睁开双目，眼前是仍然在血泊中喘息的长老。没有返老还童，也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巨人，不过是一个垂死的龙钟老者罢了。

阿尔泰依走近他，他却下意识地将手中的金属球抱在胸口。

"……你……不可能得到……"这最后一句话耗尽了他的生命力，长老干咳了几下停止了呼吸，金属球无力地从他掌中滚落。阿尔泰依俯身将其拾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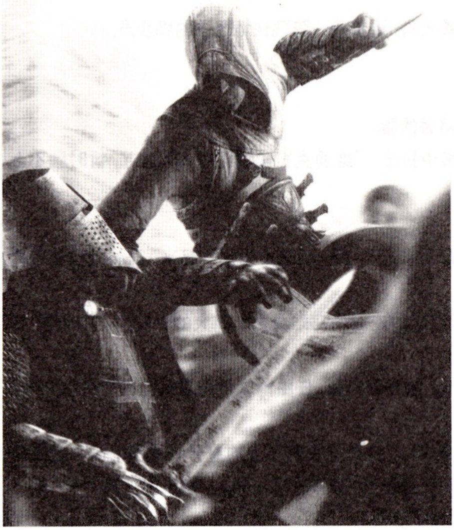
"我不想要，或许谁都不该拥有这种东西。"他转头看着城下旌旗展动的撒拉森军队，"不过有一件事很高兴——就是我能够抗拒那些虚无的谎言。"

说到抗拒，他猛地想起了什么，连忙转头看向高塔方向，正好来得及看见马利克白色的身影从顶端一跃而下！

"不！！！！！！"

阿尔泰依飞奔过去，在半途就听到沉闷的重物坠地之声，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双膝一软，竟然不由自主地跪倒了。

"喂，干什么，对我行如此大礼？"忽然一双走路摇摇晃晃的脚出现在眼前，上面还沾满了干稻草。



阿尔泰侬惊喜地抬起头，看到的是衣襟凌乱，满身稻草的马利克。

“这是什么表情？你觉得我死了吗——下面没有稻草，谁会做‘无畏飞跃’啊？！”

“阿拉啊，我以为他会叫你跳下来……这下面怎么会有稻草的？”

马利克歪歪头，露出阿尔泰依从没见过的调皮笑容：“或许对幻觉有点抗拒能力的不止你一个，唯我独尊的阿尔泰侬！就当我是想享受最后一次飞跃的……！”

他没来得及说完，就被紧紧抱住了。阿尔泰侬抓住那只空荡荡的袖管，和马利克宽阔的肩膀，泪水无声地渗入对方的衣襟。

“让我们把‘那个’交给萨拉丁吧……”马利克略为窘迫地说——他不太习惯这种场面，脸都涨红了。

“关于这个……他说他只是来帮助我们的，”阿尔泰侬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急忙退开几步，“他依然不肯接受‘伊甸的遗产’，还说假如我们找到了，可以自行处置。”

他摊开手掌，那只小小的金属球在掌心发出幽暗的光，看上去十分平常。

“可是沙伯雷说……”

“但假如萨拉丁不想拥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尊重他的意愿——那是他的选择，他的自由，和我们所有人一样。”

“好吧……”马利克挠挠后脑勺，“可是该把它藏在哪儿呢？要知道，一旦风传开去，想抢夺它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

阿尔泰侬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身望着远方绵延的叙利亚群山，和青色岩石间残留的皑皑白雪，思索了一会儿。

“想抢走没那么容易——我们可是训练有素的阿萨辛，叫人闻风丧胆的杀手！至于地点，我看就放……”

他的声音忽然急遽远去，好像电视被人开了静音，只有嘴唇在翕动开合。

阿尔泰侬，不，是戴斯蒙，发现他眼中的景象忽然失却了纵深感，变成一张平面，而所

有的一切仿佛都是被画在纸上一样……

更离奇的是，好像有火焰在烧灼这张纸，他看到一个个不断扩大的深色斑痕，颜色与线条以某点为圆心迅速消失在黑暗中，而黑暗不断扩大，直到吞噬了整个视野……

——我找到了！！找到了！！

是维迪克的声音，他在狂喜地大喊大叫，接着是一阵飞快地远去的脚步声。

——戴斯蒙，快，快醒醒！！

这一次是露西。

他迷蒙地张开双眼，见到了那张清秀的脸。

“快起来！”她又一次把他从幻境中拉出，“维迪克打电话汇报情况去了，暂时顾不上咱们。来，跟我走！”

去哪里？

他想问露西，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忘记了，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能被拉着拽着跌跌撞撞地朝门外走去。

“嗨，你们不能随便出来！”不料这里的走廊中却站着两个高大的保安，一见他们，就大声喝道。

“哦，该死！”露西低声诅咒了一句，放开戴斯蒙，任由他软绵绵地滑坐在地板上，自己朝那两个男人迎了上去。

“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ID。”她把挂在脖子上的身分识别牌举起，就在两个男人伸着脖子来看的时候，她猛地改变了姿势，身体往下一缩，一拳击中了其中一人的下颌，他连叫都没来得及，就仰躺在地上昏了过去。

另一个见状不对，正想拔枪，露西却把ID卡飞了出去，斜削过他的手腕，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他刚痛得叫出来，脖子后面又挨了一下，也被放倒了。

戴斯蒙呆坐在原地，看得出了神。

“天哪……露西……”

她小跑回来把他拉起来：“这下你该清醒点了吧？快走，监视录像很快就会发现的！”

“可是你怎么……？”戴斯蒙依旧摸不着头脑，但他看见了露西的左手——没有无名指的那只手，“你是阿萨辛？！”

她转过头对他粲然一笑：“还有很多关于我和阿萨辛的事你不知道呢，戴斯蒙。”

“我以为……！”

“路上慢慢说吧——很多同伴在等着我们……确切地说，是等着你。”

她刷了ID卡，打开走廊的门，一股刺眼而温暖的阳光从外部倾泻而入，耀得戴斯蒙一时看不清东西。这是许多天以来，他第一次走出房间。

戴斯蒙·迈尔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那是夹杂着泥土和草叶气味的空气，和Abstergo实验室里消毒水加电子器械的味道大相径庭。

“别以为你就此自由了，”露西将他一把拉出，“还有很多事要做！”

“什么事？你到底是谁？我们要去哪？”

“去打仗，去冒险，去阻止坏人得到伊甸的遗产！”露西催促着他跑向停车场，她的一头金发在微风中飞舞。

身后的建筑物中，再次响起了拉长的警报。戴斯蒙回过头，好像看见一个形似维迪克博士的人在玻璃窗前气急败坏地跺脚。

“他们发现了！”露西一把将他塞进一辆雪佛兰轿车，自己随即钻进驾驶室，“系好安全带，伏在座位上，如果有人向我们开枪，别抬头！”

“可是露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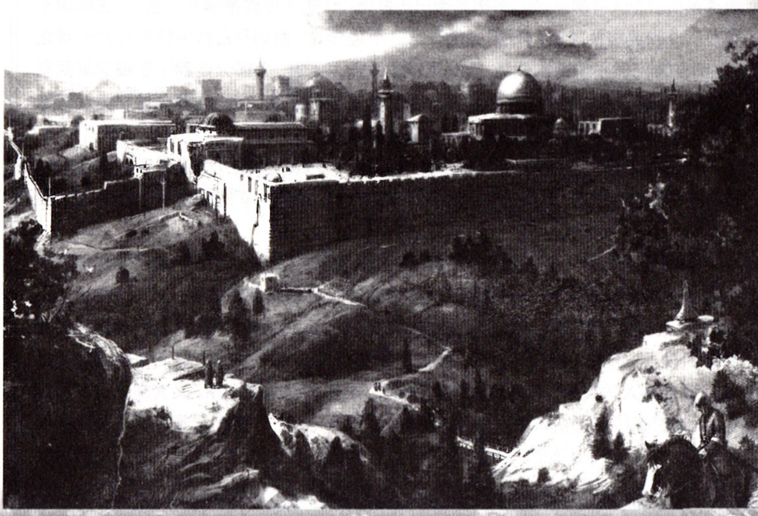
“别‘可是’了，相信我！”她斩钉截铁地回答，踩下油门，轿车像只公牛一样咆哮着冲了出去。颠得后座上的戴斯蒙脑袋碰到了车顶。

管他呢。他想。反正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见识过了。

他没有“伏下”，却仰躺在露西的轿车后座上，双臂枕在脑袋下，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无论你要带去我哪儿，去做什么，我都准备好了，露西！

全文完



历史事件解释

天国王朝——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刺客信条》的“过去”段故事发生于1191年，在此之前的历史进程，如果不熟悉可以去看经典电影《天国王朝》（一定要看3小时的导演剪辑版！！）。简要来说便是：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099年）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然而在88年后的1187年，著名的海廷大战后，又被阿拉伯世界的著名英雄萨拉丁领兵给夺了回去。海廷一役十字军溃不成军，圣殿骑士团团长杰拉德与亚克尔大主教战死，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吕西安和很多贵族骑士被俘，耶稣被钉死其上的所谓“真十字架”也在这一仗里不知所踪（一说是被撒拉森人毁掉了）。与88年前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时屠杀了七万穆斯林的血腥手段不同，萨拉丁不仅没有杀害城中的基督徒，甚至没有要求出身微薄的平民为自己的性命支付赎金（在当时要求战俘用钱买命是惯例，尤其是十字军的惯例），而且还同意开放圣城，欢迎非武装的信徒前来朝圣，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此种胸怀和气度，即使在一千年后的今天也十分少见。每个民族都有几个丰功伟绩的英雄，但像萨拉丁这样能够宽恕失败者的伟人，恐怕为数不多。

耶路撒冷失守的消息传回欧洲，顿时激起轩然大波。竟然一下气死了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三世。其继任者格里高利八世号召众王公大臣们进行第三次东征，举手报名的最重要的几个人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红胡子弗雷德李希一世）、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第一个最倒霉，跑到拜占庭去摔摔打打一番之后，却在渡河时不慎落水溺毙。这一下德国人群龙无首，大部分走到小亚细亚就回家了，只有红胡子本人的七千多亲兵和少量其他贵族的部队，在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的带领下到了圣地，参加了后来的几场主要战役。

法国国王则走了海路，在1191年抵达海廷大战之后少数几个没失守的据点泰尔城，和守城的康拉德·蒙费拉、红胡子的残部一起，把萨拉丁的沿海要塞亚克尔包围了起来。

狮心王是最后一个才到的，不过此人的确是打仗的奇才，联军包围了很久都没拿下的亚克尔，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得手（不排除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别人消耗得差不多了，他上去摘了胜利果实）。不过理查本性贪婪，又居功自傲，不久就得罪了法王和奥地利公爵，这两个便决定回国，临走前把自己在亚克尔搜刮的财宝和将近三千名撒拉森贵族人质交给了康拉德·蒙费拉伯爵。理查向他索要未果，又去向萨拉丁讨赎金，而这时萨拉丁正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作战，分身乏术，连亚克尔城都没来得及赶回来救援，赎金也一时不能凑齐，只好先付了一部分，希望理查能宽限几天。不料后者

收下第一批赎金却不肯宽限，也不征求康拉德的许可，就把那三千名穆斯林人质毫不留情地处死了。

此事颇能看出理查的为人——心狠手辣，视财如命（他曾经把塞浦路斯岛卖给无家可归的前耶路撒冷国王居伊），虽然的确是个罕见的军事人才，却不像萨拉丁，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卓越的领导能力。除了武勋，他的大部分人格上的光环，恐怕都是中世纪英格兰的吟游诗人们吹捧出来的（譬如《罗宾汉》，毫不害臊地拍马屁）。

逼走了两个同盟者之后，理查又开始挤兑康拉德·蒙费拉，因为后者此时已当选为新的耶路撒冷国王。而前国王居伊却死都不肯交出王位，理查因为收了此人不少银子，也站在他那一边。但是康拉德和居伊都是通过婚姻（原来的耶路撒冷王室绝嗣，最后一位国王鲍德温五世是个孩子，只继位一年就死了，这个《天国王朝》里也有详细的描述。居伊是通过娶鲍德温五世之母希贝拉获得王位的，而康拉德则娶了另一个公主伊莎贝拉）获得王位的，在继承权上平起平坐。可是康拉德在危难之际率军死守泰尔，连萨拉丁押着他的老父到阵前威逼，都没有投降，因此赢得了很高的人望，而反观居伊却被敌人俘虏，交了一大笔钱才能活着回来。不过康拉德在1192年加冕前夕突然遇刺身亡（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可能是理查指使）。耶路撒冷王位之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最后落到了法国香槟伯爵那里。

攻陷亚克尔之后理查率军南下雅法，与抽身回来迎战的萨拉丁大军相遇于阿尔苏富。写到这儿，众看官恐怕心理上都早已倾向于萨拉丁大人，但是很不幸，理查的确比他之前遇到的对手强劲很多。阿尔苏富一役终结了萨拉丁的不败神话，也成为十字军继海廷之后的第一场重要胜利。然而这也是理查在地中海边的最后一场胜仗，此后他曾想攻打耶路撒冷，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他曾发誓征服耶路撒冷之前绝不看圣城一眼，有一次大军开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为了不背誓，他只好用盾牌遮住眼睛。最终狮心王因为消耗巨大而萌生退意，1192年和对手打成了休战协议——圣城归穆斯林所有，但仍然允许其他信仰的人以非武装的形式前来朝圣。同年九月，狮心王离开了巴勒斯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就此落下帷幕。

山中老人与阿萨辛：

阿萨辛是伊斯兰教伊斯马仪派的一个异端支系，大约活跃于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创始人为突厥籍的波斯人哈桑·伊本·萨巴赫（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称其为“霍山”）。哈桑原为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臣属，是伊斯马仪派中的激进人物。因不满埃及伊斯马仪派首脑的政策，卷入了一场政变，失败后远走叙利亚、伊拉克、亚美尼亚等地，最后于1090年创立了极端的阿萨辛派。该派认为，为了实现宗教或政治

上的崇高理想，信徒应当竭尽所能使用任何可以采用的手段，同归于尽式的刺杀活动受到教派的鼓励，因而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暗杀教团，还是英语“杀手”(assassin)的词源。阿萨辛派的历代领袖都以“山中老人”为号，手下有一批专门训练过的狂热盲从的杀手信徒，名为“异侠”（阿拉伯语Fida’i，即敢死队）。这些杀手们特别擅长淬毒匕首，其研制的毒药更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名牌，远传东亚（遂有“西毒”一说，别以为那只是欧阳锋……）。传说他们还会制作一种迷幻剂，服食以后会产生强烈的幻觉和快感，令人以为身入仙境，从而毫无畏惧、视死如归。

历史上的阿萨辛类似于雇佣兵组织，谁给钱帮谁做事。因此刺杀对象五花八门，还曾经两度试图暗杀萨拉丁，幸好都未遂。1176年，萨拉丁率领骆驼骑兵北上叙利亚山区，一直打到当时的“山中老人”赖世德丁·息南的家门口——外号“鹫巢”的要塞马西亚夫城。杀手们搞恐怖活动很在行，打仗却完全不是对手，息南只好阵前求饶。但为了不失面子，他还特意让两个“异侠”登上高塔，他在下面一个手势，两人便飞跃而下，粉身碎骨，借此来暗示萨拉丁自己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久经沙场的萨拉丁当然不会怕他的威胁，但生性宽厚的他还是在息南保证再也不对自己下手之后，同意了对方的求和，率军离去，继续他驱逐十字军的大业。

但其他人却没有萨拉丁这样的好运，或者是实力，能够将阿萨辛的魔爪驱离身边。十二到十三世纪间，不计其数的王公贵族、将领富户被害，以至于稍有地位和势力的人都要穿着锁子甲外出，以防不期然被异侠的毒刃捅上一刀。

到了十三世纪中期，蒙古帝国横扫中亚，阿萨辛认为这侵害了他们的势力，又想行刺蒙古大汗，这下可算是摸了老虎屁股。1256年，旭烈兀率十五万西征大军从波斯起程，攻打“鹫巢”。在新式攻城武器和铺天盖地的最强铁骑之下，小小一座要塞很快陷落。照蒙古人的规矩，不降者杀无赦，从最后一代“山中老人”谢赫鲁克尼丁·本·穆罕默德到城中妇孺，一概被屠戮殆尽。蒙古人又用了大约两年时间，端掉了阿萨辛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外高加索等地的一百多个据点和要塞，他们只有在叙利亚还有一点残余势力。1260年埃及的马木鲁克苏丹进攻叙利亚，顺手把这最后一点阿萨辛也消灭了。仅有少量幸存者逃往印度次大陆，称霍加派，首领称阿加汗，延续至今，但早已和当年的阿萨辛的组织与目的大相径庭了。

骑士的魔咒：

圣殿骑士团，全名“基督与所罗门圣殿的贫穷骑士”，成立于1096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之后，三大骑士团之一。最初目的据说是为了保卫从欧洲前去圣地朝圣的基督徒，但在许多文献和艺术作品中，都将他们描绘成第一批发现传说中的“所罗门

王宝藏”的人。而关于所谓“宝藏”的真相，历来众说纷纭——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圣杯、智慧树上的苹果、圣约之柜、真十字架……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圣殿骑士团的确在其后几个世纪中迅速崛起，成为当时西方世界一股影响巨大的力量，而其根基便驻扎于与其名完全背道而驰的巨大物质财富之上。十二世纪末期，他们已拥有产业九千多处和整个塞浦路斯岛，是几乎每个欧洲君主和大贵族的债权人，甚至还借贷给十字军的敌人撒拉森人。而军事上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当时耶路撒冷王国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但是在萨拉丁1287年攻陷耶路撒冷城之后，骑士团除了在兵力上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外，随着狮心理查、法王腓力等人的到来，在政治上也已不再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只得撤回本土法国。其后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因垂涎骑士团的财富，勾结教皇对其发动突然逮捕和审判，并于1314年将最后一任大团长莫莱处以火刑，曾经叱咤风云的圣殿骑士团被宣布为异端，被迫解散。

然而，对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来说，圣殿骑士的故事远未终结。鉴于那神秘莫测的“所罗门宝藏”，世人对他们始终充满了敬畏之情，也并不真地相信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能够被一场狼狈为奸的不公正审判所毁灭。郇山隐修会、蔷薇十字团、乃至著名的共济会，几乎西方每一个有影响力的秘密结社，都无一例外地被和圣殿骑士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影似乎可以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神秘事件的幕后。从耶稣的身分，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从肯尼迪遇刺，到希特勒的生死之谜，从通古斯爆炸，到登月真相，从费城实验，到纳斯卡地画……

而著名的“圣殿骑士的诅咒”，几乎成为和古埃及“法老诅咒”齐名的恐怖魔谶——1314年3月18日，在最后一任圣殿骑士团团长于格·德·莫莱被烧死在火刑架上之前，曾预言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教皇克莱蒙五世在一年之内都将面对最后审判。一个多月后，教皇暴毙。腓力四世也仅仅比他多活了半年，于11月底在一次打猎中身亡。更加神妙的说法是，莫莱不仅在死前诅咒了迫害圣殿骑士的两名元凶，还预言法国王室的后裔将和他一样身陷囹圄。四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其间，逊王路易十六被囚禁的当普尔城堡，当年恰好是圣殿骑士团总部所在。而这最后一位波旁王室的国王，也是在那里坐上了通往断头台的囚车……

RIPTEN.COM PRESENTS

GEARS OF WAR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著/卡仁·特拉维斯　译/东方蜘蛛



GEARS OF WAR

第九章

步兵、装甲兵、炮兵——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枪炮，更大的枪炮，生产更大的枪炮，再不然就是空中支援这些枪炮，士兵们带的也都是这些枪炮。我们在陆地上武装力量作战的主要模式里从来没有多大改变；我们对战争已经感觉越来越舒服。现在是我们需要变得更聪明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按照空战和海战本身的特点进行发展，转移到情报组织以嫉妒之心死守的领域上来。针对未来可能给我们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有灵活性以做好准备，因为下一个敌人也许和我们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亚当·菲尼克斯教授，在拉克罗尼克斯大学一个防务采购执行官研讨会上讲话）

梅瑞奈特海军基地训练营，泰鲁斯东北海岸。 出现日之前两年零三个月 十六年前

卡洛斯猜错了水的深度。

他走下登陆艇的斜坡，本来以为只会有几英寸深，结果他靴子底下什么也没有，他摔倒了。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只需要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水倒也没有那么深。他已经几乎到了海岸，看见海岸边一堆堆湿湿的鹅卵石在登陆艇的导航灯光的照耀下闪着红色或者绿色的光芒。

而且他还在向前冲，结果沉了下去，狠狠喝了一口冰冷的海水，一只手绝望地挥舞想要抓住什么固定的东西，另外一只手让自己不要把冲锋枪也搞掉了。这和游泳池不一样。这里的水污秽不堪、漆黑一团，野草和淤泥打着转从船旁边飘过。他的背包太重，他站不起来。他要死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士兵竟然在一次他妈的训练之中完蛋了，他往下沉的时候脑子里最担心的就是这真丢脸。

“我够着你了，卡洛斯，我够着你了。OK，我抓住你了。”

声音很远。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护甲的后颈部位，把他的脑袋一下子提出了水面。

卡洛斯意识到有四根手指死死勾住护甲颈部的后沿，把他重新提回到了活着的状态。他绝望地狠狠喘了一口气，但是好像根本没有吸进来什么空气。马库斯半拖半提着卡洛斯。他喘不过气来，咳嗽了几声，腿在不由自主地拼命挥打，直到感觉到坚实的陆地。他又走了几步，吱吱咔咔地走上砾石堆。

士兵从他身边跑过，在海岸边的鹅卵石上步履蹒跚，看起来就像是慢动作。

这感觉像是卡洛斯能想像到的最严重的呕吐。他咳嗽、反胃，直到他觉得把自己的心肝肺都从鼻子里喷出来。

“菲尼克斯！菲尼克斯！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停下来去野餐了？我给你说过么？”这是史陶德少校的声音。她的口音清晰嘹亮，能把玻璃划碎，只是有些时候与她的脏话不

太协调。卡洛斯挣扎着站直，眼睛冒火，史陶德跑了过来，从他肩膀上狠狠推了他一下：“圣地亚哥，你最好躺在这该死的海滩上，会有一百梭子子弹打到你身上的。快起来，免得我踹你。”

白天的时候，史陶德在她这个年龄算是个漂亮的女人，总是带着微笑。她的皮肤很好，只有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才会有她这种闪亮的肤色。现在她的身材被黑色迷彩服掩盖住了，而且一点也不漂亮。腰部以下也全湿透了，就像任何一个危险的发飙女人一样丑陋。

这真丢人。卡洛斯不是什么新兵，而且他也不是她的畏畏缩缩小女儿。他觉得自己宁可去死也不要落在后面，在马库斯面前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这比史陶德冲他喊他是个蠢货还令他烦恼。马库斯跟着他一起冲到了鹅卵石的海岸上，到达指定地点卧倒，检查他们的冲锋枪。

卡洛斯听见黑暗中拉冲锋枪咔咔的声音，吐了一口咸水在泥泞的沙子上。

“你没事吧？”马库斯问道。

“是啊，多谢。”卡洛斯伸手去够夜视仪，他测试了一下耳机，很吃惊还能正常工作，“见鬼，这里的水只有齐腰深，说不定只到膝盖。”

“嗨，这是第一次我们晚上演习。可能你踩到一个坑里或者一块石头之类的东西上。我们今天都不会有事。”

“OK，快冲”，史陶德喊道。

*今天不会有事。什么日子？*卡洛斯站起来，冲向下一个掩体，再冲向下一个掩体，沿着Z字型的路线绕过一从草丛，冲到几棵小树下面。他现在在坚实的陆地上，这种他很有把握的地方。什么日子？他们除了这是个两栖登陆演习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他们要攻占一个地区，再坚守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什么日子？

不管是什么日子，多姆已经卷进来了。从休假的时候卡洛斯被电话叫回来开始就没有看见多姆，而且也不见任何信件或者电话可以找到多姆的行踪。

这根本就不像多姆。不需要劳驾一名研究火箭的科学家就能知道这是个大事，虽然牵扯进来的人数也不算多。

但是我们会知道么？不，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在整个行动里只占一小块。我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知道在整个大图景里我们是哪一块。

他痛恨这一点。OK，总是“需要知道的才让你知道”，但是知道全景才能让他更好地专注于他负责的行动。他们现在还信任手下的士兵么？

卡洛斯沿着树木移动，来到一片开阔地，希望能发现敌人。这时突然飘过一阵代表雷场的仿制烟火和烟雾弹。卡洛斯仍然在往外咳嗽水，或者至少他自己感觉如此。马库斯停下来在他身后的肩胛骨中间狠狠打了几拳。

“OK，撤下来，去找医护兵。”他说道，“你听起来情况不怎么样。”

“我只是在水下待了几秒钟。”

“你干得很棒，不然我不会让你在这个小队里。”

“马库斯，我只不过呛了几口咸水。”

“二级溺水。看看安全手册吧。我可不想把你装在裹尸袋里带回去。”

“是的，老妈。”

“我是说真的，撤下去。”马库斯拿出“我是你的中士”的腔调，他在电台里呼叫医疗兵，“你肯定肺里全是水。”

“是啊，我可不是只踩空了一脚。”

史陶德在无线电台中说话：“圣地亚哥，你听到这个家伙了。现在。”

卡洛斯愤怒了。更糟糕的是，医疗兵真的过来把他带走了，但是至少他们让他自己走路。他知道自己应该为马库斯救了他一命而感谢马库斯，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是感觉羞辱，感觉自己没用。他老是回头去看海岸那边树林子里闪光手雷和烟雾弹爆炸的景象，演习在那边如火如荼。

医疗帐篷里，他对医生的检查极不耐烦。

“这太他妈的傻了，长官。”

“是啊，你应该在屁股上挨一枪就好了”，中尉嘴里嚼着，轻轻叩敲他的背部，“你可以再这么来一次，下一次不到正儿八经的残废就别过来。”

“要是真的行动，就算是是弹片飞到我脑袋上也不会停下来的，所以——”

“这一套我早听过无数次了。我听肺音的时候你闭上嘴。”

卡洛斯听医官说了溺水二十秒就会死掉、吸入十五毫升水就会二级溺水等整整一大套这样的狗屎理论。不过这让他自己感觉好了些，也不那么痛恨马库斯了。

“如果你在四个小时之内没有挂掉的话”，中尉干脆地说，“你就没事了。在轮床上躺四个小时，如果感到胸部疼痛或者喘不过气来就呼叫我们。”

他几乎因为落到一米深的水里就被这样大惊小怪地对待，但是军队却不在乎子弹横飞削掉他的头发，卡洛斯觉得这真是有趣。他这两个小时很悲剧——两个小时，他数了的——就盯着帐篷的屋顶，听着远处的交火声。

交火结束的时候，太阳也升起来了。医官和颜悦色地宣布卡洛斯没有死，所以可以去理疗点洗个澡。那儿离码头住宿区有一百米远，卡洛斯闻到铁丝网那边传来煎炸早餐的阵阵香气。马库斯走了过来，用手背擦鼻子，眼睛红红的，一圈烟熏火燎的样子，显然是缺少睡眠。

“这只是个演习”，他说道。接着肩膀打开，仿佛要进行一场辩论。

“我可以继续的。你知道我可以的。”

“是啊。我不认为值得去冒在真正的行动中失去你的危险。”

这很实际，也是真话。但是卡洛斯知道马库斯就像某些岛民诗人一样，听起来是一个意思，但是读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卡洛斯最后的电话已经动摇了。马库斯从来不在乎自己，他只关心卡洛斯或者多姆会怎么样。反过来也一样。

朋友这个词含义还真他妈的丰富。

“是啊，你需要一个圣地亚哥，不然打起仗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卡洛斯说道。

美味的海军早餐在远处继续散发着诱惑，够不着更吃不到。士兵们不允许出去

钓鱼；他们聚在树林子里，从行军包里取出自加热的口粮。不管他们受的是哪种训练，都显然不允许讨论，甚至和其他兵种也不行。卡洛斯回到了连队里，感觉自己像是骗子。

玛塔琪蹲了下来，膝盖放平，摇晃军粮包把里面的东西晃均匀。

“你的是什么，中士？”卡利索问道。

“红椒痢疾”，她说道，“你的呢？”

“我觉得可能是咖喱腹泻。”

“换么？”

这两个岛民交换了军粮。马库斯甚至连自己军粮上的标签都没有看就塞到自己嘴里。卡洛斯在想老菲尼克斯将如何看他自己的小孩，他在军队里咕咕嘟嘟地吃狗屎一样的军粮，说话也像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混出来的，而不是来自富有、光鲜而丰裕的家庭。马库斯是个人生的实干家，他很聪明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在实验室里待一辈子。卡洛斯第一次看到马库斯出拳的时候就明白这一点，打架的记忆仍然时不时浮现出来，总是提醒他马库斯内里其实是个无畏的斗士，办事绝不只做到一半。

“你觉得他们肯定要把该死的登陆板放到没有水的地面上”，玛塔琪说道，把她的猪肉放到箔片袋子中，“我就是憎恨水。要是从淋浴里或者杯子里或者河里流出来的水——没问题。更大的河——开个玩笑，还是盖上吧。”

卡洛斯觉得这有点同情的成分：“我以为你是从岛那边过来的。”

“本来就是”，她说道，“比较干的那边，不是湿的那边。我应该空降下来的，谢谢。”

他们就在坐的地方洗漱，雨夹雪合着冰雹落下来的时候，又挤做一团。史陶德把她的女儿也带来了，大概是为了在学院强化训练之后摔打她一下。还有一个年轻的实习生也跟在她后面，但是卡洛斯不知道他是谁。可以确定，肯定不是家人。从史陶德对付安雅的方式来看，根本看不出这小女孩是她的孩子；既不凶也不粗暴……只是保持距离的职业化处理。这让卡洛斯想起马库斯老爸行事的方式。

但是史陶德并不像教授那样是条死鱼。她填满了所在的每个地方，跟在她后面，绝对会充满信心地冲到前面去拼刺刀。她洋溢着胜利者的风采。

她的女儿也只散发着咄咄逼人的味道。卡洛斯觉得这小女孩很可怜，成了她母亲的微缩版本，只不过皮肤更白，个子更小，不过大树阴影下成长的仔苗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她甚至似乎不知道自己是个美女。她母亲像一座塔一样罩着她，就是这个样子。其他的漂亮女人似乎总是有那种“我是大自然的礼物”那种自信，而安雅没有。

“我总是说我们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两栖登陆行动”，史陶德大声说道，卡洛斯相信某些人已经屏住了呼吸，“而这从来就不在秩序联合政府条例中。塞拉是一块连绵不绝的陆地，所以打仗的概念就是漫大陆地调动陆军，使用海军或者空军作为火力支援。好吧，这种短视终于为我们带来了好处。印第人不会以为我们将从海岸上切入攻击。”

海岸。好家伙，这太明显了。他们一直训练从登陆舰上部署部队，而且塞拉有漫

长的海岸线。这没有告诉卡洛斯之前他所不知道的任何东西。

“女士。”马库斯举起手，他又切换回了自己原来的口音，那个体面的马库斯，王朝之子，“是否允许我们问关于行动的问题？”

“不允许，但是你还是可以问一下，菲尼克斯。”

“这次任务除了建立滩头阵地还有什么内容？是否为入侵？”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她平静地说道，“而且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有一个答案。”

高贵的马库斯口音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答案。也许对于史陶德来说，她在与一个自己相同阶级的人说话，与一个在团部午餐中知道该用哪个叉子的人说话。但是卡洛斯仍然不知道行动是怎么回事。



不，他知道的更少了。

他们坐大巴回到了营地。除了最基本的登陆突袭——如何把装备搬上船，如何从登陆舰上冲锋，如何让自己不要淹死——士兵们与海军的接触被限制在了最低的范围之内。高层军官们绝对不希望让特别海事训练吸引更多的注意。

当然，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的情报特工无所不在，或者至少秩

序联合政府的官员告诉他们至少假设敌方特工无所不在。隔墙有耳，这不是杞人忧天，秩序联合政府所说的一切基本上都兑现了。卡洛斯能够听到史陶德在大巴前面开审了：没有豪华轿车送她回家，没有管她叫长官。她又在训诫两个显然畏畏缩缩的士官生：走出学校看看实战中的士兵在上前线之前要遭多大罪有很大好处。啊，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这就是小孩们被派遣之前“会见高贵士兵”的时间。

“她是个疯子。”马库斯窃窃私语。

安雅的目光从老妈脸上移开的时候，卡洛斯盯着安雅的眼睛凝视了一会。安雅的眼睛在说，我不是个重要人物。但是安雅的眼睛在马库斯脸上停留了一会，又在引人注意之前离开了，却没有落到卡洛斯身上。卡洛斯感觉崩溃并且有一种罪恶感。

哦，见鬼。我难道还期望什么？她看我能看出什么名堂呢？

“我们需要疯子”，卡洛斯说道，拿想像中与安雅不可能发生的约会来安慰自己——一定会遭到她老妈的野蛮监视，而暧昧不清也会让职业发展彻底玩完。她对马库斯这样的人来说是个奖赏，不过与卡洛斯无关，“只有疯子才能胜利。”

他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给多姆打个电话。玛莉亚很快就要分娩了。如果多姆不在身边，她一定会疯掉，或者至少她说自己会疯掉。所以卡洛斯觉得是玛莉亚吓坏了。她只有十七岁，但是已经在怀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多姆再过几个星期就满十八岁了。对卡洛斯来说，想起多姆正在执行秘密任务——卡洛斯鄙视这个用词——这一事实已经够恐怖的了。

但是圣地亚哥兄弟非常幸运。多姆不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而且，如果发生了——

不，卡洛斯根本不会去想这事。

艾菲拉主权大厦 简报室

“我听说你儿子那里有好消息，教授。”霍夫曼伸出手与亚当·菲尼克斯握在一起。除了疯狗一样的眼睛，他与自己的儿子看起来长得并不太像。这也是后来霍夫曼才想起来的：直到最后霍夫曼才注意到这一点，就是那种黑白毛色的狗，有狂躁的蓝色眼睛，非常聪明，但是如果你转过身就会把你的蛋蛋咬下来。所谓“天生的士兵。”

菲尼克斯明显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谢谢。马库斯只要认真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做成。”

绝大多数父亲都说他们很骄傲，每次，总是说——骄傲。但是菲尼克斯似乎在用游标卡尺测量他的用词：你希望自己的儿子当个军官，是吧？

霍夫曼礼貌地点了点头。“是的，他的确如此。你也认识圣地亚哥兄弟，对吧？多米尼克在我的小队了。聪敏而勇敢的孩子。在炮火下也能保持镇静。”

“他们打小就在一起玩。”

你看，菲尼克斯教授就是那种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代替谈话的人。OK，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保守秘密。但是如果霍夫曼有个儿子的话，他会直接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许菲尼克斯留着这些话给史陶德说呢。她就是中会和他儿子在一起的

那个人。

“我估计你儿子不知道你为黎明之锤计划效力”，霍夫曼说道。

“当然不知道。这个项目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能知道。”

就是在这个时候，霍夫曼觉得亚当·菲尼克斯不怎么招人喜欢。他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对人形成固定的感觉。塞蒂勒特工胳膊下面夹着个公文包走进会议室，把图表一张张地钉到墙上的显示板上。

会议室中的人员数量减少了很多。现在只有塞蒂勒、艾弗尔将军、霍夫曼、米克尔森和刚刚加入的菲尼克斯。其他地方的会议与测量员行动有什么关系，霍夫曼不知道；这个会议仅仅和阿斯弗点本身有关系；仅仅关乎攻击团队需要搞定的事情。

我只希望有个混蛋能在更高的位置总揽全局。

艾弗尔将军走了进来，在墙上的航拍图片上指示位置。现在图片放大到显示整个奥斯特里东部海岸平原，把部分城镇也包括了进来。

“计划变了”，他说道，“看。”

卫星图片上仍显示无人居住的地区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抛荒已久的农场和三个军事目标——阿斯弗点本身和两个独立共和国联合体军营。从规模来看应该各自只有一个连的力量，再无其他。但是公路上有一串串的小点——军用卡车——从入口赶往正在形成的水道河口处。

“需要我按照时间的顺序给你们介绍一下背景么？”塞蒂勒问道，“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以一定的时间间隔监视这里的活动。这种水平的活动是不正常的。简单的说，他们在阿斯弗点北部增强力量。这样行动最可能的两个原因有两个：他们加快了这里的行动，这样的话就需要保护这里更加重要的目标……或者，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了。”

一阵漫长的沉默。霍夫曼只能看到几个月来紧张的准备白费了。迈克尔森站起身来走到图片板前面，凑过身仔细研究。

“怎么可能泄漏消息呢？”霍夫曼说道，“整个行动被严格地分开。我们尽可能地把训练人员与世界隔开，这样就不至于到最后彻底白费。我们把接触信息的人员数量削到了骨头上，也没有采购人和特殊的装备，整个行动已经尽可能地封闭起来了。”

艾弗尔耸了耸肩：“可能是印第人终于意识到这个研究设施有多么脆弱，而且他们距离黎明之锤能够运作已为期不远。‘大肆宣扬你有一个高价值的目标’和‘提供足够的保护’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线。”

能够到达阿斯弗点的最直接路线就是沿着海岸线向南，经过贝瑞福斯港口进入河口。近海处的岛架很陡峭，这意味着水很深，足够放下两个小型的攻击艇，悄悄摸过去而不让对方注意。另外一条路线意味着水很浅，渗入的时间更长，攻击群暴露的时间会长一些。

“那我们现在怎么玩呢？”迈克尔森问道，“我们又不能向他们保证我们没有注意到阿斯弗点，让他们好好放心。所以我们只好改变，至少我们仍然可以阻止他们使

用这项技术，所以现在控制阿斯弗点可能就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现在准备如何下手呢？数据，硬件还是科学家？”

塞蒂勒在另外一堆文件里翻来翻去，递给菲尼克斯一张纸：“这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新技术评估。对不起，没有知会你们。主要是从电话窃听中收集来的，所以有些凌乱，不过已经尽力修补过了。”

菲尼克斯是房间里惟一——也可能是整个秩序联合政府方面惟一——有那么一丁点可能读懂这张纸的人。霍夫曼还是觉得不爽，他想看看那张纸。他看着菲尼克斯在读，疯狗一样的眼睛从一边移到另一边，像扫描仪一样扫描着整个图表。霍夫曼只是在想，他怎么决定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菲尼克斯会用一群特种兵能够理解的平实语言给他们讲解。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找些什么，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在对方火力之下只能像火烧屁股一样用常识来指引自己如何行动。

“要有可行性，教授”，霍夫曼说道，“如果要我们猜的话，我们可以干脆让海军战舰排成一列，把整个海岸都炸到海面以下。”

菲尼克斯没有抬起眼睛。甚至艾弗尔也在等着他，整个情报行动和军队现在都是跑腿打杂的，等着技术专家们给他们列一个去商店采购的清单。

他可能从情报部门开始监视的时候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这个想法让我极度不爽呢？

“那你要保证打包带回来一些电脑。”菲尼克斯最后说道，“因为你需要把阿斯弗点的主机切下来，而且还要希望他们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备份。如果他们比较偏执的话，他们也许不会有异地备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安全麻烦将会多一倍。一旦你搞定——如果你能搞定的话——就把这个地方炸掉。”

“我以为你需要活的白大褂”，迈克尔森说道，他就是这么称呼科学家的，但是霍夫曼一直弄不清这表示亲切还是蔑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少校就少了个需要搞定的问题。他就不需要为如何撤出这些平民而头疼了。”

菲尼克斯咬了咬牙。他似乎盯着纸而没有读下去；他的眼睛停止了移动。

“你以我什么样的身分进行提问，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士兵？”他最后问道。

塞蒂勒替迈克尔森解决了回答问题的麻烦。

“我们把你作为一个不希望看到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用轨道卫星打击秩序联合政府的忠诚公民看待，因为如果你不需要这些使用数据的人，他们就只能被我们标记为负面资产。”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都干掉。”菲尼克斯说道。

“他们能从头到尾重建整个卫星项目么？”

“这与单纯记忆一大串数字不一样。”菲尼克斯想到这个就不爽，他的停顿和眨眼泄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的算法，所以，给点时间的话，他们就可以把项目重新恢复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谢谢你。”

“他们是平民，塞蒂勒特工。”

塞蒂勒冷冷地朝他笑了笑，仅仅露出了牙齿：“他们正在建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菲尼克斯教授。”

艾弗尔没说明自己的观点，迈克尔森也一言不发。他们都看着霍夫曼。

“你是让我在任务列表中增加刺杀这一条么？”霍夫曼问道。

“我需要经过达尔耶尔主席的同意才行，少校。”就霍夫曼所知，艾弗尔从来就不是一个缩手缩脚的指挥官。但是他也有政治抱负，而且他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档案里增加一个在最不利的时候可以用来绊他一跤的隐患——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这需要他的明确同意才可以。”

霍夫曼从来不需要提醒为什么他爬不到更高的位置上，他只是不会像艾弗尔和与他类似的人那样思考。他恐惧的不是下达杀死平民的命令对他的职业生涯带来的威胁，而是不去干掉他们，会对自己的世界和对其他人的世界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会杀死平民”，菲尼克斯又说，“假定他们是非武装平民的话。”

“也许你眨眼的时候看漏了，教授”，霍夫曼说道，“但是这些非武装平民在他妈的建造星球上最大的武器。”

艾弗尔插了进来：“先生们……”

“OK，也许是因为他们有各种学位，穿的是白大褂，而不是军队制服。”

霍夫曼停下来，没有问菲尼克斯如果他仍然是个士兵会去干什么：“因为他们和你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就让你很不爽？因为你现在是个军官，而我以为你会处理开不开枪的问题。”

“错了”，菲尼克斯安静地说道，“大错特错。”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建造杀人武器？那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如果这是个逻辑训练，少校，你赢了。但是我仍然不赞同因为拥有危险的知识而处决平民。”

“这没问题”，塞蒂勒甜甜地说道，“我们来干掉知识分子。您继续专注研发干掉士兵和无知老百姓的武器。”

霍夫曼听到她这么说简直难以置信。艾弗尔吞吞吐吐，令人不爽，但是看起来不像是愿意打断她的样子，这绝不是因为她是个精灵鬼。霍夫曼非常欣赏她肆无忌惮的威胁方式；她根本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她，不在乎能不能升职，只要工作能搞定就行。这就是他的同事。好姑娘。

菲尼克斯报之以镇定的微笑——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如此：“我会的，塞蒂勒特工。”他说道。

艾弗尔很好地化解了尴尬的局面，他站起身来用手背拍打着一重一重叠起来的全景图：“我非常欣慰，这将成为诸位的无法承受之重。所以……我们的办法是尽快找到另外一条进攻路线。”

“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对贝瑞福斯船厂有兴趣的话，那就让我们迫使他们这样认为

好了。”迈克尔森说道。

“我们假装这样行动，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进攻佩勒斯国的后门。在合适的路线上加强侦查，放出关照佩勒斯巨型伊姆能源储存点的风声，增强在阿斯弗点北部地区的海军活动。”

“他们在我们准备进入的地方驻扎重兵。”霍夫曼说道。

“但是他们也不会密切地关注阿斯弗点了，对吧？”

“当然不会，除非他们认为我们知道阿斯弗点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试试他们”，塞蒂勒说道，“放出假信息干扰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必须花一些代价，让他们看到我们在准备入侵。我们要进行一套可信的动作组合，至少要方便他们侦查。”

霍夫曼仔细研究了地图。他的选择不多，这是一块平地，攻击群必须尽可能地花费最少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选择芦苇与草丛覆盖的那条长长的水渠。

“我们不得不从南方突入，穿过盐碱地。最少需要三个攻击小组——一个越过安全措施，一个进行翻检搜查，还有一个把人员都干掉，然后放置炸药。我们仍然可以晚上行动，对吧？”

“工作周的时候，那些员工也都住在研究所里”，塞蒂勒说道，“我们把时间定到工作日的晚上，这一点和第一个计划一样。”

“那我们就需要运输电脑。那样的话人手就更加紧张了。”

“你的手下将是盟军的佩桑高地人和二十六步兵团的特种士兵”，艾弗尔说道，“他们应该是秩序联合政府最精锐的士兵了。”

霍夫曼抬了抬眉毛：“他们依旧只有两条胳膊、两条腿和一个屁股，将军。”

“实际上，一旦他们准备进入，二十六步兵团C连将在史陶德少校的指挥下把阿斯弗点与其他地方隔绝开来，陆地方面对我们的任何关照都会被击退。”

霍夫曼一直在想菲尼克斯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感受如何。他的儿子在C连，马库斯·菲尼克斯甚至现在也不知道他要被派到哪里，为什么要被派出去，直到最后一刻。但是他老爸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需要一个小时”，霍夫曼说道。这在特种部队的作战中差不多就是永远的意思。但是他需要问题发生的时候自己有最大的安全边际：他自己没有亲身去侦察过。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塞蒂勒特工在外线的团队，需要艰苦的一点点挖出来再拼到一起。他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最新楼层图，只有一套从航拍侦查图片和通过各种方法收集的零星碎片中拼出来的假想图：这些图片来自建筑承包商、清洁工、毫无知觉的平民，他们回答这些不起眼的问题时从没有想过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会变成信息拼图的碎片，最终被安装到一起，“然后我们撤离的速度要比进去的时候更快。”

霍夫曼说“我们”，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他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但是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而且他决不会袖手旁观。

“我有个主意”，迈克尔森说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将军，我觉得我

们可以用装货用的海鸦直升机，再让我们的工程师带着焊枪下去，诸位觉得如何？”

“预算不在话下。”艾弗尔面部几乎抽搐了，“而且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输过。”

菲尼克斯把手里的纸收拢，朝各位草草点了点头。塞蒂勒走到他面前伸出手。

“这些文件不会离开这座大厦”，她不容置疑地说道，“但是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我们永远都是三班倒。”

看起来菲尼克斯并没有被冒犯的意思。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些事情，而马库斯·菲尼克斯将成为攻击中提供警戒支持的一员。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

霍夫曼发现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塞蒂勒两个人。

“我会自己搞定的”，他说道。“我会拿下阿斯弗的人。”

塞蒂勒看着他，好像是要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见鬼，她觉得我好像为了一个爱国的理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灵魂。但是她犹豫了一下，又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没有必须回答的道德义务，少校。”她说道，“如果我要打，那我就要打赢。我实际上不相信如何取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体育精神和公平竞赛只在棒球比赛中很重要，而战争中这样行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秩序联合政府的伤亡要降到最低。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霍夫曼耸了耸肩。他有自己的个人界限，但是他觉得干掉敌方科学家尚在界限之内：“只是让你给我们足够多的情报来鉴别他们。因为我不想在撤退的时候发现我们干掉的是清洁工而大老板安然无恙。”

“艾弗尔可以在你的人撤回来之后用一次空中打击来解决这个问题。”

“塞蒂勒特工，人可以在猛烈轰炸之下活下来，但是他们一般受不了一次爆头。”

塞蒂勒看起来有些尴尬，霍夫曼一想到她正在把他往英雄的位置上抬就恨得要命。不过他必须成为一个英雄，所以他只能成为一个英雄。

他非常确信，自己决不会让一个多姆·圣地亚哥这样的小孩当英雄，就算当英雄是特种兵的分内事也一样。

“你是个有声望的人。”塞蒂勒最后说道。

“不”，他说，“我是个指挥官，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让手下去做。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因为如果有一天我那么干了，一定是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再活下去了。

霍夫曼走出了主权大厦的地面，吃惊的是开完会之后现在还是白天。他穿过无名烈士墓，这里的墓碑纪念无名的阵亡士兵，但是也有重大战役的纪念碑，像砧门之战，还有最伟大的战争英雄纪念碑，比方说恩布里之星的获得者。这是一种平易的同志之情：将军和士兵死后并排躺在一起。霍夫曼喜欢——也需要经常瞻仰一下墓碑，这样他不仅仅能理解对危险的计算和可以接受的损失，也能感觉到他所做的事情超过了语言的承载。

他仔细看了看一块漂亮的大理石墓碑：J·梅杰·格雷姆中士。不是因为他挂满勋章，格雷姆在这里只是因为做出安葬决定的地方离墓碑只有扔出一块石头那么远。

忘了勋章吧。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和你交换位置，中士？

是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权利去领导手下。

秩序联合政府无畏级战舰波米罗伊号　海军行动训练营地，方位未知

多姆站在波米罗伊号的直升机甲板上，觉得总算是把事情搞定了。

一家海鸦直升机降落在标记线上。这是一架起重型号的海军版本。但也依旧是他不仅习惯并且深爱的基础型飞机。每个士兵都深爱巨鸦直升机。巨鸦来了，好兄弟们就到了；巨鸦来了，急需的补充物资就到了；巨鸦来了，你可以离开自己不想待的地方了。实在找不到不喜爱它们的理由。单单是咔咔咔咔的发动机轰鸣声就会让士兵们的心砰砰直跳，甚至机身上生锈的涂装条纹也无比神圣。而且所有的飞行员都一样是疯子。

这架海鸦看起来有所不同，它的货舱门被加宽过。直升机的发动机一停，小队的其他人——杨、摩根和本贾菲尔德和两队佩桑高地人就围了上去。多姆发现自己在俯视着高地人的脑袋，像这样小个子的家伙们——除了轻型护身板就没有其他护甲了——怎么能享有如此的名声。

“所以我们要快速索降，长官？”提米欧问道，“计划有变？”

霍夫曼摇了摇头：“不，你们仍然会坐在枪鱼式登陆艇里渗透进去。”他指了指从海鸦直升机驾驶员座椅上爬下来的海军军官，“迈克尔森舰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在陆地上停留更短的时间，而且不用大肆宣扬我们坐船进来。”

“我早在几年之前就建议他们培养这种能力”，迈克尔森说道，他握了握士兵们的手，多姆以前还没有和军官握过手呢，“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把必要性变成现实中的效果。枪鱼式的航程最多只有六十公里左右，但是如果你有很多装备的话，航程就会大大缩短。这就意味着登陆舰艇离阿斯弗海岸的距离太近了。我们也可以用潜水艇把你们送过去，但是水太浅了。所以最佳方案是空降。”

多姆以为这就是说把小型充气艇放到海上，然后他们快速索降到充气艇上。OK，他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风高浪大，周遭一片漆黑，这就太危险了，但是他们必须要一次成功。佩桑部队没有出声，虔诚地看着他们。他们是步兵，和多姆还有其他人一样，而且在海上执行任务对他们来说也很陌生。这是秩序联合政府的新方针。

迈克尔森要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海军除了扮演给陆军和空军当渡船的角色之外还能干些别的，至少他的手下可以。多姆已经开始知道政治——工作中的政治，微型的办公室政治——在秩序联合政府军队中普遍存在。这让他感到压抑，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努力——他的宣誓词是这么说的，他是社会这架大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加入到这个共同的事业中来。

很好，我们他妈的是他们的试验品，这样有些人就可以扩大自己的组织。

“很好”，霍夫曼说道，“现在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接到命令出发。我不知道我们有多长时间进行训练。”

“需要训练的是飞行员”，迈克尔森说，“你需要做的就是放下枪鱼式。它们会把你带到需要去的地方。”

“不止一个。”霍夫曼低声说道。

“一架海鸦直升机装载一艘枪鱼。”迈克尔森说道，“每条船上有十二个人。这已经是最佳的组合，因为你还要运送许多东西。我能不能建议演习中我们在装电脑和军火的地方搭载一些压仓的东西，如果一个失手的话，你就会损失掉很多难以替代的技术装备。”

提米欧出了点声音，可能是被强压下来的咳嗽，他们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更换其他特种兵：“我仍然不明白意思，长官。”

“海鸦直升机已经被改装成船坞”，迈克尔森笑着说道，好像在重复说明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就像是登陆舰一样。你知道的，舱门就在船尾。海鸦直升机直接把枪鱼登陆艇滑到海里去。”

多姆觉得这么低的高度即使对海鸦直升机的飞行员来说也太过疯狂了，他可能离水面只有一米的高度。多姆觉得自己明白了，他真的明白了，降落不会比在巨浪中玩冲浪更加危险或者更加痛苦，但是仍然非常危险。

他们用人工把一艘浅底船猛地推上了海鸦直升机后面的斜板，一直推到货舱里面。两名海鸦机组成员穿着橙黄色的救生衣，这样掉到海里就容易辨认。

“那就赶快上来”，乘员长说道，对着枪鱼式做了个手势，“你们坐下。我们来搞定困难的部分。你们知道如何开这个酒桶么，小伙子们？”

马尔康姆·本贾菲尔德曾经志愿接受过舵手的训练：“我老爸有一条机动船。”

“哦，那很好，你会沉得更快。”

枪鱼号被设计成易于驾驶的型号，这里的易于驾驶意味着驾驶员了解大海并不是公路，而有自己的脾气。多姆也受过最基本的训练，但是枪鱼现在是本贾菲尔德的小宝贝了。

“见鬼”，他说道，从多姆的头上看打开的斜板，“你是不是要干我觉得你会干的事情？”

“哦，我也不知道。”乘员长说道，把自己的安全绳勾好。他显然是个喜欢戏弄人的家伙，就像船长所说的那样，是个聪明的家伙。“也许这一次我们不会把你们淹死。你们的救生衣扣好了么？很好。让我们看看这只鸟是怎么玩水的。”

士兵们堆进了枪鱼艇，找位置坐好，模拟装备的箱子和其他重磅物资也搬上来。六个佩桑士兵嬉皮笑脸地跳了进来，好像事情变得一团糟也不关他们的事情。多姆在霍夫曼的后面坐下来，觉得等小孩子长大了能理解这些故事之后再给他们讲讲一定很了不起。

这个事儿告诉卡洛斯或者马库斯一定眩晕了……

不把这个任务告诉自己的家人，这是在测试多姆的极限。甚至玛莉亚也不知道他正在为奔向大海而进行训练。这让多姆很困扰，因为成为士兵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与卡洛斯和马库斯分享一切，但是现在他不能。甚至就算他们完全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也

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OK，如果我们的船沉了，海水会涌进这条船，我们都跑不了，记住了么？”本贾菲尔德说道。多姆还是觉得驾驶员坐在他后面令他很不安，这也提醒他自己永远都不会当一名海军。

“落海程序，记住了么？”

“见鬼，马尔，你一定要这么干么？”摩根说道。

“是啊”，霍夫曼大声说道，“你是个天煞的特种兵。你会大步执行这个任务，给你的女朋友没完没了地讲这些无敌的故事，你又有多么勇猛，直到她不耐烦为止。”

如果老家伙心里害怕的话，也不会显露出来。多姆非常喜欢他。就算霍夫曼的态度甜甜的很轻松，像父亲一样，或者甚至是开朗愉快，也不会让人有一半的安慰感。事实是他是个坏脾气的老头，根本不在乎冒犯了谁，而在这厚厚的面具之下，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发自内心而且自然地感到恐惧。虽然多姆确信他的焦虑更多来自于他的军阶而不是害怕战死。像他这样的“后来者”军官必须要向他们的军官而不是他们的手下证明一切。

“老婆”，多姆说道，“不是女朋友。”

“另外一个小孩也要生了，对吧？”

“是的，长官。”

“那就让我们快点搞定阿斯弗，收拾完你就可以回家。你在办那事的时候一定要换个办法，不然等你再过几年就要养一支棒球队了。”

斜板关闭了，海鸦直升机垂直拔起，转向开阔的公海。除了和海水有关系的事情，他们要做的事情之前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从货物仓望去，只能看见波涛汹涌的灰色大海上面有几点机身侧边的照灯。

然后海鸦开始减速盘旋，像鞭子一样抽起一片片水雾，多姆只能隔着海水看着。乘员长沿着舱壁上的栏杆爬了过来，后斜板缓缓降下，飞行员的疯狂举动终于一览无余。海鸦的尾巴和水面高度一样。

不——直升机机尾就浸泡在水里。

多姆所有的常识都告诉自己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海水冲进了货仓。噪声太大，多姆不得不戴上了耳塞，不然以后要聋个好几年。但是发动机咔咔咔咔的声音也不能让他不去想：其实海鸦直升机有一块就泡在该死的海水里面。

“狗屎。”霍夫曼对自己说道。

“幸亏不光是我，长官……”

乘员长给本贾菲尔德打手势让他启动发动机。多姆也不确定海鸦是否把鼻子抬起来了一点以便让枪鱼能够滑下去，或者甲板上有没有足够的水来润滑小艇的壳体，但是两个机组乘员抓住小艇的绳子沿着斜板的方向猛地用力拉动。多姆在狂暴的浪花中什么也看不见，一个波浪直接拍到他脸上，有一秒钟他觉得自己肯定是翻船了。但是本贾菲尔德放下了外挡板，他们低速驾驶离开了飞机。

“你原来知道他们能做到么？”他逆着风喊道。

“我现在知道了。”多姆说道。本贾菲尔德开着枪鱼号转了一个大圈，他们回过头来看海鸦：“哇……这简直是疯了。”

多姆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海鸦直升机笼罩在飞溅的水花当中，显然是蹲在水里，后舱的斜板也泡在水里。然后飞机从海面升起，水哗哗的从后面流出来，好像在尿裤子。多姆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相比之下，回收登陆艇就没那么刺激了。海鸦把枪鱼一艘艘地用绞盘拉上来，然后把枪鱼像低重心货物一样钩在货舱里。

“看起来不像是电影里面那么惊险。”多姆对乘员长说道。

“试试在暴风雨里做一遍。飞机还没有完全适应好的时候……”

有时候多姆发现很容易理解佩桑人——他们说话还说不利索——而不很容易理解海军。他觉得飞机还没有适应好就上阵不是个好事。

“如果你能够把登陆艇开到斜坡下面，为什么不能把它开回来呢？”本贾菲尔德问道，“这不是比用绞盘拉上来快得多么？”

“你愿意试试？”乘员长问道。

“是啊。”

“等我们找到一个不介意在后脑勺上嵌一艘枪鱼登陆艇的直升机飞行员的时候也许可以试试。”

“你们从来没有试过？”

“试过一次。你在玩特技之前要经过很多训练。让我们看看还有多少时间吧。”

士兵们留下来在波米罗伊号上过夜。本贾菲尔德被机组成员们授予非正式的荣誉飞行员称号，大家喝了一点点啤酒。而且每个人的信心都爆棚了。他们是特种兵：他们剑锋所向，无人能挡。

“我只会变得更好”，本贾菲尔德羞怯地说道，“而且摩根还要再学学怎么做。”

霍夫曼手里拿着一杯橘汁，也不再紧绷着，这是第一次多姆看到他这么放松，一切已不言自明。

“完成一个特种兵项目要二十年的时间。”他说道。“想像一下我们如果扔掉陈腐的步兵教条，能做些什么事情吧。更加精锐的特种兵，更加多能的团队。更精练、更灵活，反应更迅速。”

“这是异教徒言论，长官。”提米欧说道，“如果你缩减常规军队，那你就改变了秩序政府的社会。社会能正常运行，因为军队已经是我们社会中的一根纤维。市民们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

“见鬼，谁他妈的给我送来了一个知识分子？”霍夫曼实际上高兴地笑道，“是的，你说的没错。”

多姆也非常开心。他恨不得给卡洛斯打个电话说他们能够让巨鸦直升机在海上降落。他也想告诉玛莉亚。他今天晚上要给玛莉亚打个电话，但是他能说的内容限制在

“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真激动啊”，甚至暗示今天如何度过都不行。

以后会有很长的时间慢慢讲故事。他知道。他们准备废了阿斯弗点，而且准备终结钟摆战争。

GEARS OF WAR 第十章

你可以认为他们是政府的军队，主席先生，但是在战场上，他们是我的。他们由我负责，是我的同志，我的良心。

（海伦娜·史陶德少校，26皇家步兵团）

费索海军基地 北角码头：测量员行动之前两天，5时整 出现日之前十六年

卡洛斯在想，C连还能不能重见天日。

离黎明还有几个小时，冰冷刺骨，而且空气散发出燃油和燃烧的油漆的恶臭。他探出头去看着船坞旁边如同海市蜃楼般崛起的灰色钢铁悬崖，直到铁壁的外形化成一个战舰的形状，能看清船首上皲裂的红漆涂装的无畏级卡罗纳号的字样。

卡罗纳号实际上不是一艘舰队引以为傲的战舰。她很小，肮脏，而且污秽。如果不是舰首旗杆上有气无力耷拉着的秩序联合政府标识，卡洛斯肯定以为这是一艘货船。卡罗纳号看上去好像屁股被锯开，然后又焊接了一个渡船的屁股上去，但实际上卡罗纳号是一艘两栖攻击舰——它是登陆舰艇的移动船坞，三分之一的长度上面覆盖了直升机甲板。修建卡罗纳号并不是为了看上去很上档次，而是要搭载抢占滩头的部队和运输艇。

“至少里面还有楼梯”，他说道，朝舷梯点了点头，“这次我不会让自己再被淹得半死了。”

这些准备上阵的士兵排成一排，几乎没出声。有些人昏昏欲睡，坐在他们的背包上，把脑袋埋在手里或者挽起的胳膊上，只有在军官经过或者队伍移动的时候才会被同伴捅一下。士兵们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奢侈的配给——装备、食物、福利——但是不包括睡眠。觉从来都不够睡，他们只是在能打个盹的时候赶快睡一下。

卡洛斯心里在斗争，是不是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眯一会。

“那叫船眉”，马库斯终于说道，“不叫楼梯。”

“多谢，菲尼克斯海军上将……”

“你昨晚找到多姆了么？”

“他留了一条信息，我也留了一条信息。不管他在干什么，现在都已经被锁定了。玛莉亚说他给她打了个电话，只有三十秒。”

“这时间真操蛋。”

“这还用你说。”卡洛斯身体向前倾了倾，缓解背包的重量，“还有什么其他的么？”

“什么？”

“你在对什么很不满意。我能听到。你给你的老头子打了电话，是吧？”

马库斯仍然背朝着他。卡洛斯能看见的只是他背甲上护板高高的曲线，还有头巾上打得紧紧的结。

“是啊。”

“怎样？”

“我告诉他我们要出发了。他很平静。完了。和原来一样。”

卡洛斯不需要提醒马库斯他的老爸不会亲自来告诉他为马库斯感到害怕，或担心，或者他希望从来没有参军。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亚当·菲尼克斯只字不提马库斯的母亲——罪恶感、自豪、痛苦、狗屎一样的大男子主义，谁他妈的关心到底是什么——马库斯都不会再是一个诚实的家伙了。而且，把什么事情展开给大家看这一方面，马库斯做得不会比他老爸好到哪里去。

这一家子真操蛋。

卡洛斯不用问就知道他的家人会等在通往费索港的老旧炮兵阵地旁边向卡罗纳号挥手告别。这只是从小物资港口出发的一个不重要的航程，没有媒体也没有乐队，士兵们不会在甲板上站成一排，让人去猜疑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是家人都知道。而且他们都来了。

“你告诉他是卡罗纳，对吧？”

马库斯停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

“不，我没有。”马库斯看起来是迷惑而不是愤怒，不，他看起来很受伤，“而且他也没有问。”

“你回来的时候总是可以安排妥当的”，卡洛斯说道，想要把聊天从坑里挖出来，“你总是会成为一名战争英雄，而且他会因为你还活着松一口气。这不一样的。”

“是啊。”马库斯又转过身面对着船，“好像以前的军队部署和这次不太一样。”

一群水兵靠在船舶的栏杆上，看着下面准备启程的士兵。“嗨，旱螃蟹们！”一个水兵喊道，“你们怎么才能上这艘豪华游轮，你们这群又懒又整天只知道吃的混球？”

还有比旱螃蟹更糟糕的外号，不过开心地互相起绰号还真是鼓舞人心。冷冰冰的礼貌——这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水手都认为庞大的士兵护甲看起来很搞笑，而且他们的步子很大，这样才能适应厚厚的腿部带子和靴子，这样一来就更没啥可说的

了——他们就是螃蟹。无情的绰号就这样扣在他们头上。

“到底说的什么？”马库斯问道，对嘲笑挖苦无动于衷，“多姆的消息。”

“就是说他在训练里有多拉风，但是不能给我们说。就是这个狗屎。他现在完全进入特种兵的状态了，现在感觉我才是弟弟。”

“我听起来很开心。”

是啊，多姆很开心。他的生活搞定了：漂亮的老婆，健康的宝宝——卡洛斯还知道现在怀着的小孩也会非常健康——还有他热爱的工作。每件事情都有条不紊，早早完成。他曾经经历过一个对他这个年龄来说是场灾难的情境，但是他把灾难变成了胜利。这才是多姆的样子。卡洛斯为他感到极度的骄傲，而且觉得自己相形见绌。

他还没有为多姆的生日买点什么东西。他只有在他们回来的时候才能够动手买。

“她来了。”马库斯低声说道，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深吸了一口气，“士兵——立——正！”

马库斯可以在一里之外听到史陶德少校的声音。但这并非什么难事，如果不是因为史陶德靴子的声音，就是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她大步流星走过士兵，回过身敬了个礼，然后盘上舷梯，向等在上面的军官们点头致意。直到这个时候，卡洛斯才向旁边瞥了一眼，看看跟在她后面的一群指挥与控制军校生，还有那个谁——又是她的女儿安雅，这次穿着灰色的指挥官制服。

“她就像是她母亲小巧的旅行版本。他们必须在船上进行指挥。见鬼，这很难，把一群军校生推到前线的指挥岗位上……”

马库斯终于还是成功在没有移动脑袋的情况下看到了。他看到安雅穿着制式高跟黑色帆布鞋，摇摇晃晃地走到上舷梯。

“他们为什么让女后勤官穿高跟鞋呢？她的脖子都要扭断了。”

马库斯前面的那个士兵——他什么也没有看，好像在接收什么通知——发出一声夸张的失恋样的叹息。

“那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急救，上下其手，菲尼克斯，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特别想……”

马库斯的语气硬了一下，然后却更加平静：“我看到我们已经开始成为喜剧小丑了。”

那个家伙再也没有说一个字。

士兵的队列终于又开始移动，而连接卡罗纳号和船坞的船眉在卡洛斯的靴子底下瑟瑟发抖。看起来要花无穷多的时间才能登上食堂的甲板。士兵们全副武装，沿着窄窄的过道慢慢移动，走下陡峭而开阔的楼梯和爬梯。马库斯提醒他——需要花时间。他们在1E2食堂里面，因为隔离舱上油漆的黑色文字就是这么标明的。

卡洛斯或者马库斯也就知道这么多了，他们依旧不知道卡罗纳号要开到哪里去。

“我在更大的厕所里面待过。”卡洛斯穿着护甲，甚至不能在食堂的甲板上转过身子。船舱内是一排排的铺位架子，看起来非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挤进去，“小心你的后背，泰。”

卡利索自己一个人需要一层甲板。他朝自己纹过的鼻子下面看着船上的水手，他正在给士兵们指路，让他们到自己的船舱里面去：“这艘船一定是为非常矮的人修建的。”

“别理他。”卡洛斯说道，他需要支持，“他从来就很无聊。我们起航的时候能在哪儿看到港口的入口呢？”

水手们给他指了一条路，士兵们正在这条路上艰难行进，小心不让护甲碰到其他人。

“上梯子，然后向舰首走，舱口通往飞行甲板，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就在飞行甲板的正下方。别走开放甲板。听管道的声音。”

战舰的广播系统已经化成了背景中的泡沫；整艘战舰嗡嗡着开始颤动。除了等待，吸进新的废气，把响彻甲板的广播中的外国语言翻译成自己懂的语言，士兵们什么也做不了。

“人员回到港站”，广播中的声音说道，“特别海事值班人员关门。”

“这是说我们要出发了？”卡洛斯问道。

马库斯耸了耸肩，从双人铺的上面盯着甲板的尽头，仿佛在比划是否够做一个棺材。他如何把自己塞到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超出了卡洛斯的想像。

“多少算是。”

“那就是了，我要看看我的家人来了没有。”

他们打开门上到甲板，向外张望，这时候感到一阵轻松。没有出征仪式，没有排成一排精神抖擞的水手，只有一群蓝色制服的人在收拾绳索和线缆。

“大门还是舱口？”卡洛斯问道。

“大门”，马库斯说，“舱口一般在甲板上。”

“你要看得再仔细点。”

“你看看就行了，好吧？”

卡洛斯扫描了船坞和堤坝，然后视线凝聚在防波堤上。他能看见一小群人，大概有十几个，迎着冰冷的海风招手。

见鬼，我为什么不戴上防风镜呢？他眯着眼看。他们能看见我么？

“那是你老妈”，马库斯说道，“看吧。”

他说得没错。卡洛斯兴高采烈。他的老爸、老妈，还有玛莉亚——靠，一个快要下崽的女人在这鬼天气里出来干什么？——和其他人一起，都在那儿。卡洛斯不在乎是否让水手们不爽，他走出来到船舷边，拼命挥手。

是的，他们看见他了。他们也向卡洛斯挥手。

“见鬼。”马库斯说道。

卡洛斯以为这是他进入危险地区之前对所有事物的正常情绪反应，但是之后他就发现马库斯看到了什么。

亚当·菲尼克斯站在圣地亚哥家的左边——没有和他们一起，只是站得很近——举起手，慢慢挥动，这是悲伤永别的姿势。

卡洛斯没有去看马库斯。他要把每一秒钟都投入到自己的家里去；他没有时间去看马库斯是否向他老爸致意。他只听到身后纤维摩擦的声音和轻轻的呼吸声。

你还是向老爸挥手了。这是个开始，马库斯。

卡洛斯一直看着，招手，直到船穿过标明沙嘴的基线浮标，直到他再也无法将人群中的人一个个分辨清楚。他转过身的时候，马库斯也回看着陆地。

“真他妈冷。”马库斯说道，好像不承认他自己做了什么。他的眼睛总是让他看起来非常无动于衷，只是其他所有的动作都告诉卡洛斯并非如此，“让我们下去吧。”

“你说过你没有告诉老爸在哪里，什么时候出发，但是他找到你了。”卡洛斯曾经希望有一天能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行为，并且能觉着他们是一家人。生命太短暂了，没时间弄这些狗屎。“他努力了，马库斯。”

马库斯在他面前，消失在船头。

“是啊”，他说，“他找到我了。他是怎么找到的，岂不是很有意思么？”

卡罗纳号机库甲板；两个小时之后

所以，至少，现在，伯尔妮·玛塔琪知道她现在要去哪儿了。

C连在舰首机库的大屏幕前或蹲着或盘腿坐着，好像是等待军舰开始狂欢。史陶德按下按钮，司令部人员和登陆舰艇长们站在一边。

“这是独立共和国联合体新闻频道正在播放的画面。”她说道，“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所有的大门和舱门都紧紧关着，而且有人把守。伯尔妮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些消息已经上了新闻的时候，安全措施——艘船上安全措施——还搞得如此煞有其事。摇摇晃晃的空中视频片段显示秩序联合政府的战舰劈风破浪，向奥斯特里的北部地区开进，中间点缀着独立共和国联合体军队在佩利斯边境动员的画面。奥斯特里和佩利斯的政客们被惹毛了；伯尔妮不需要懂他们的语言或者读下面的字幕就能知道其大意。

史陶德少校走到屏幕前面，关掉了声音。

“这完全就是狗屎。”她以自己特有的酸酸的声调说道，“你们可能已经以为如果他们已经在电视上播放演习画面，我们就不会进行抢滩。所以趁着他们忙着在北边向我们挥舞自己老二的时候，我们就向南进发，支持特种兵小队对阿斯弗点的攻击，行动的规模会很小，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们的任务是插入阿斯弗点的北边，切断任何想要防卫研究设施的企图，让特种兵在不能让人看见的情况下有时间做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出来，你们也出来，然后每个人回到船上，这个时候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甚至还不会意识到它已经被我们打回原形。欢迎来到测量员行动——现在大家上来，看地图。”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史陶德就会讲解要点。伯尔妮觉得问一问也无妨：

“女士，阿斯弗点有什么重要的？”

“武器研发”，史陶德说道，“如果我要继续解释的话，我得先去弄个物理学学位。让我们把它轰成渣。”

马库斯坐在伯尔妮的右边，挨着卡洛斯。她听到他出了口气。卡洛斯转动着他的脑袋，好像他想要摇头，然后自言自语：“所以这就是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东西。”

“告诉我们什么？”她问道。

“多姆”，卡洛斯说，“这肯定就是他受训练要做的事情。”

现在屏幕上都是航空侦查图片，史陶德点明哪里是水流，哪里是桥梁。地图上标的名字是阿斯弗原野，但是这个地方根本不像是连绵的牧场。它看起来像是沼泽，像烙饼一样平，仅有的一点掩体和巴掌差不多大。然而，少校还是说得飞快，这就意味着不用在船上无聊地待很长时间。

“从现在到二十六个小时之后”，史陶德说道，“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并且做出反应，如果他们调动军队，就会沿着那些公路下来。最近的卫星数据显示，自从小型舰队占据位置之后，他们已经调动了东北五十公里方向的一个旅增援贝瑞福斯附近的炮兵营地。但这就是最迫切的威胁了。离阿斯弗点最近的两个营地依旧最多只有一个连的力量，不过总是存在空中打击的危险。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速度。快速进入，完成任务，然后出来——一个小时之内完成最好，绝对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搞定。”

安雅·史陶德插进来：“天气预报说有大风及大浪，所以攻击时机非常重要。”

马库斯盯着阿斯弗点的航空视图，紧紧皱着眉头：“女士，如果我们在进入的时候没有被发现，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发现阿斯弗点遭受攻击呢？就是在第一个警卫被爆头到炸药爆炸之间的任何时候。他们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有战斗队伍投入，二十分钟之内就会有直升机增援，所以为什么不从海洋上把它们敲碎，然后再送一些巨鸦直升机进去收尾呢？”

史陶德开始在搁板桌上铺好的纸质地图上做出标记，低下头：“因为我们需要完好无损的带些旅游纪念品回来。”

“听起来就像是我老爸收集的那些纪念品。”

他似乎只是随便说说，但是卡洛斯看着他的方式让伯尔妮坚信马库斯的话别有深意。她现在不是他排上的士官。也许她对丹尼尔·肯能颇有腹诽。丹尼尔要确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要有什么事情让马库斯分心。

她认识马库斯已经有两年了，排里的关系就像家里一样亲密，但是她对马库斯家庭的了解比对霍夫曼家庭的了解还少。马库斯嘴巴严严实实地保守着这些秘密。

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不是还有几天的时间来改进计划。史陶德的信心建立在每个排乘坐的车辆前头驾着的毁灭者弹链榴弹枪上。她也竭尽全力与她手下的士兵一起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准备登陆艇和武器。这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伯尔妮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成为一名士兵，直到征兵官告诉她女人也可以去当该死的士兵，而且尤其需要该死的狙击手，她才发现自己迫切想为史陶德效命。

激励。有一百万种办法可以激励一个人。你只需要判定要选择什么杠杆才能

撬动一个人。

“狡猾的混蛋。”她低声骂道，她这才意识到多年之前的那个征兵官是在激她。

卡洛斯在弹药箱旁边停着，汗水直流。在这么冷的舱室里，这倒是个保持体温的好办法。

“什么，菲尼克斯老头？”

“没什么，一些死小子。你是什么意思？”

“马库斯的老爸来给他送别了，虽然马库斯没有告诉他在哪儿，为什么要出征。”

卡洛斯放下箱子，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也参与了行动，不过别告诉马库斯。”

“马库斯不是已经习惯了那些狗屎秘密么？菲尼克斯总是要保守秘密，而且在读之前就要吃下去。”

“嗯，过去的年月里他老爸有很多东西没有告诉他。这都只是私事。他也被锤炼出来了，我觉得。”

伯尔妮读懂了言外之意，静静思索了一会。但是她现在知道的够多了：马库斯表面上成熟而且守纪，但仍然是一个会被老爸伤害的小伙子。这就是士官所需要知道的信息。

“是啊，你这个狡猾的混蛋。”她说道。

阿斯弗点以北两百公里，无畏级波米罗伊号飞行员仓

“长官，如果我阵亡了，你怎么给我家人说？”

霍夫曼停下了叠夹克的动作，看着站在敞开的门口的那个小孩。卢多维奇·杨看起来并不特别焦急；小伙子们可以考虑各种可能性，却假设不会真的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杨是那种有条有理的性格，喜欢把一切都整理在思虑范围之内。“我会告诉他们真相。”霍夫曼说道。他总是竭力避免表演出让人宽心没人会死的假象。他只说过一次这样的话，结果错得找不到家门。

“只要任务的机密性允许我说，我就会说。而且，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也就不是什么机密了。”

“谢谢你，长官。我不希望他们在多年以后才大吃一惊。”

霍夫曼觉得他的制服上有一点褶皱也不碍事。现在这时候，最好花时间和突击队员待在一起，或者把他们聚在一起，这样能提升士气。他不是很擅长做这种事情，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领导。他所能做的就是站起身来，告诉手下他认为他们很棒，他希望他们完成什么任务，而且在完成任务之时身先士卒。这么做似乎很有效。

“杨，让大家在机库甲板上集合。”他说道，“我过几分钟就来。”

霍夫曼也不擅长等待。他来到作战室，找到迈克尔森，落实诱饵舰队和登陆舰进展如何。作战室很安静，泛着微光；水兵都坐在屏幕前面，专注于面前的数据或者计



划。霍夫曼花了一会才弄清楚哪一部分处理图表。他们看起来都一样。

“嗯，现在卡罗纳号在哪里？”霍夫曼问道。

波米罗伊号的大副富勒尔在屏幕上向他指了指，一群平淡无奇的小点上标明各种数字。一个集群在他们北方几公里处，整个世界看到他们都会认为他们集结的目的是进攻海岸城市波恩堡和贝瑞福斯，还有那条把奥斯特里北部地区与佩利斯分隔开的运河。

“很好，很有说服力，司令官。”霍夫曼说道，“有印第人吃下诱饵的消息么？我从艾弗尔那里没听到什么消息。”

“四十五分钟之后就会有一颗卫星经过。我们会在那个时候拿到最新的航空视图。”

由士兵进行的全面地面侦查是不可取代的。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情报也就是塞蒂团队收集的情报，而且霍夫曼仍然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必须相信她的网络。毕竟他们带来了阿斯弗点的结构图，而且还有不少技术信息。

但是以后——在我们证明我们能够完成之后——我会保证我们会有特别侦查小队。不需要第三方情报。士兵们自己去找士兵需要的信息。

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终结仰赖于测量员行动的成功。这将成为一条新的军事原则，是霍夫曼所成长的军队中的另类部队。他相信小型特种兵小组的力量。

作战室团队稍稍站起了身，眼睛还盯在屏幕上。迈克尔森走了进来。

“卡罗纳号正在行进中”，他说道，“他应该在明天2300点到达位置，坦克登陆

艇进攻的时间是2530。"

"很好。我最好现在就告诉我的孩子们，有个人的兄弟和哥们都在C连。我知道这码事儿，但是很不爽。"

"可能能够极大的振奋士气。"

"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昂，实际上。"

"顺便说一句，我的舰队司令问了达尔耶尔如果你的团队全部阵亡，最后的命令是什么。"迈克尔森平静地问道。

霍夫曼不仅料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知道答案。只有一种可能："达尔耶尔告诉他，把他手里所有的导弹和空中力量都扔过去，把这片地方炸沉，对吧？"

迈克尔森点了点头："我刚在想你应该知道的。"

"如果他不这么准备的话，我会很失望的。"霍夫曼说道，"一旦他们知道我们进攻的目的，就再没有回头路。要把那个地方打的稀巴烂。"

"当然，这就要取决于达尔耶尔怎么定义全部被干掉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什么情况才是任务失败。"

也许这就是迈克尔森真正想要传达的消息，他偶然听到、截听到或者推论出来的东西只是让他感觉自己有一个手指放在按钮上会瑟瑟发抖的老板。

"我觉得这是艾弗尔的行动。"

"也许艾弗尔仍然是的。"迈克尔森说道，"就目前而言，还不足以简单地对独立共和国联合体否认黎明之锤。"

"那么，最好不要给我们的成功留下任何误读的缝隙。"霍夫曼已经学会了模棱两可的命令，但是这依旧不是他的母语，"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了。最后自抽耳光总免不了哭爹叫娘。"

霍夫曼下到机库甲板之前，敢死队员们已经脱下冲锋枪，佩桑人部队耐心的坐在甲板上，双腿交叉，像是一群品纪良好的孩子。

"稍息"，霍夫曼说道。"现在就是在等待。卡罗纳号已经在行进之中，明天晚上它将放下一个步兵连。如果印第人反击，他们会守卫你们的后方。如果按照计划进行，你们进去再出来的时候那群混蛋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看了看多姆，多姆的表情第一次难以捉摸："不好意思，我没有早点告诉你，圣地亚哥。支援的就是C连。"

多姆似乎在咀嚼这条消息，然后笑了："他们有没有听说正在为谁提供支援？"

"我也不知道"，霍夫曼说道，"我会查一下。"

OK，我总算应付过去了。霍夫曼也不希望被人按在黑暗之中，而且他觉得这对他人也一样是种冒犯。有时候不是。他也无法想像到底是为什么。他转向佩桑人。

"你们还需要什么，士官？"

白泰克爽朗地笑了，皮带上大皮鞘露了出来。枪鞘太长，以至于尖端垂过了腿，一直搭到地板上。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到手了，霍夫曼先生。"

佩桑人个子矮小，脸上永远刻着微笑和杏眼，他们的欢乐经久不衰。佩桑人来自秩序联合政府的偏僻角落，霍夫曼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一般，他们在山坡上放牧牛羊，不过在那种地方从事农垦一定很艰难，因为他们总是挎着霍夫曼见过的最大匕首。刀刃可不是摆摆样子。佩桑人是强悍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刺杀，迅捷而无声的刺杀。

他们当然已经在砧骨门围攻战中证明了价值。

“OK”，霍夫曼说道，“我会在我的舱室里。睡会觉吧。”

这些人也许会睡一觉，但是霍夫曼知道自己睡不着。他晚上剩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写信，就像每次行动之前他有时间做长久规划的时候一样。然后在信封上写上大写的玛格丽特·霍夫曼收。他会把信交给迈克尔森，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迈克尔森就会把信送出去。这种信他已经写过无数次，语言的分量已经不如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他最重要的话语时那么沉重，这些言语超越了它们的分量或者是意图，因为这是霍夫曼最后的话。有时候他希望玛格丽特能读读其中一封信，只是想看看她的反应；但是每次他从那个准备寄信的人手里把信拿回来的时候，他都把信烧掉了。

过去的年月中，感伤并不都一样。砧骨门之战的感伤最为心痛。之后的感伤只不过是让事情不要更糟糕了而已。

她也许会在某一天把信捐献给皇家步兵团博物馆。霍夫曼满脑子都是这个想法，那样他的遗言会在步兵团长久地回响。



GEARS OF WAR

第十一章

圣地亚哥是一个模范士兵，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士兵之一。但是尽管他的记录辉煌，我还是不推荐提升他为下士。他对菲尼克斯的忠诚超过了他对秩序联合政府的忠诚。即便不是如此，他的决定也会对菲尼克斯形成考验，这就让他的决断处于被怀疑的境地。不过……虽然我拒绝提升他，我还是要以个人身份声明我尊崇他在明知将会付出什么样代价的情况下拒绝背弃朋友的勇气。

（詹姆斯·阿姆斯丁中校在军事法院审判马库斯·菲尼克斯之后对大兵多米尼克·圣地亚哥如此评价。）

贾辛图市北门食品厂：今天，出现日之后的十四年

“哇。”费德里克·洛加斯等着巨鸦直升机飞回来。他看到伯尔妮跳出来的时候，发现她眼圈青肿，嘴唇也破了一块，感觉自己像是给骗了一样。

“这是谁干的？”

“蛆虫。”多姆说道。费德里克没有戴头盔，看起来惊人的年幼，而且从宽慰的角度来看，特别像他死去的哥哥简。

“她请他们坐下来谈谈分歧何在。”

“然后你就动家伙了？我的意思是说，出拳了？”

“我真希望听到这样的流言”，伯尔妮说道，“我收拾他们的时候，这个东西打到我了。”

“哇，我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伯尔妮经过他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脑袋：“这种日子还长着呢，宝贝儿。”

霍夫曼走出巨鸦的时候几乎跌倒，他艰难地走过货场。巴伯尔中尉从昏暗的门中在霍夫曼的身后竖起大拇指。

“你应该看看是怎么回事，长官。”巴伯尔在他身后叫道，“这套衣服不能永远坚持下去，你确定你不会回来和我们一起？”

“我会活下来的”，霍夫曼低声喝道，“多谢。现在回到基地。那是个很有价值的航空基地，你要到那儿去。”

马库斯没有冲上去帮助他。科尔上去了。他伸出一只手搀着上校的胳膊，上校想不让他搀着也没办法。他中枪了，这让他看起来很尴尬。科尔扶他在装甲运兵车的踏板上坐下，从腰带中取出一粒止疼药。

他在空空如也的袋子里面摸索。

“你希望我帮你找，长官，还是希望你自己找？”

“我没有那么疼。你停下吧，科尔。”霍夫曼解开了靴子，松开了腿带，检查伤口上的敷料，“你要是想在回来的路上忍受巴尔德那个混球，就得自己硬挺着。”

“这家伙很操蛋，但是他很有用。”

“杰克在哪里？它现在应该回来了。”

马库斯站起来，把手拢到耳朵旁边，仔细倾听无线电频道的对话：“史陶德中尉正在指引他们。她正在检查回来的路线。”他停顿了一下，“都是游民相关的内容。又有两起虫族报告，不过都离路线比较远，不足为虑。”

“还是你么？”

“不，上校，是史陶德的。她总是很谨慎。”

多姆看了看手表，又仰头望天空。现在还是阴天，阳光比预计更早逝去。任何小心谨慎的士兵都要竭力避免夜战，因为夜间活动的食肉吸血蝙蝠和虫族一样可怕。虽然在光子炸弹爆炸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吸血蝙蝠活动，不过整个运输中心还是被弧光灯淹没了，因为繁忙的装载还在继续。弧光灯足以让吸血蝙蝠老老实实待在巢穴里，一个像这样拥挤的运输中心本来会是它们理想的猎杀地，到处都是需要料理的血肉，在它们锋利的翅膀之下无处可逃。

他听不到任何鸡叫的声音。他瞎想，这些鸟儿是否互相警报不要随便出去，以免凶残的人类抓住它们，把它们的脖子都扭断。

帕瑞中士轻快地沿着一列车辆走过来，然后向他们的方向用手腕做了一个动作。帕瑞开始小跑。

“还要多长时间，参谋？”霍夫曼问道。

“半个小时之内，长官。我们正在搬动第一节就位。”

“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们还没有把一切都搞定。只是重要清单上的物资和我们可以一次装载完成的单个零件。没人知道我们能不能回来再把其他东西运回来。”

“干得不错，帕瑞。“霍夫曼抓着犰狳运兵车上磨得发白的把手，让自己省点力。

“菲尼克斯，上车，就位。”

多姆一屁股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马库斯也缩身滑了进来，叹了口气。他本可以浑然不觉的舒舒服服地以一个士兵的身分懒洋洋地在后面躺着，好像他一直就没有离开，但是多姆不能若无其事。他想要知道在大牢里待了四年，在马库斯身上发生了什么。从监狱里面逃出来之后，还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甚至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问他有没有收到过来信，在号子里面的生活又多糟糕。多姆也重新成为一个牢骚不停的孩子，成天缠着伯尔妮说卡洛斯的事情，现在要去冒打破马库斯的平衡的危险。没有人能在斯莱布监狱里面待上四年，出来的时候还和没事人一样。

战争中的抚慰，这是最糟糕的。他们最好被吃饭、睡眠或者吵架占据时间，因为一想到那些死去或者失踪的人，他们总是占据你的思绪，让你怀疑为什么还要麻烦继续打下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她已经还在外面。

因为卡洛斯已经永远无法退出了。

因为马库斯也需要希望。还有科尔、巴尔德和泰。

“我觉得伯尔妮把我惹毛了。”大家等待洛加斯的时候，多姆这样说道。

“她从来不惹毛任何人，巴尔德除外。”

“我问她过两次卡洛斯的事情。”多姆不需要解释这是什么含义，马库斯也从来不想讨论，“她说她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是的，我听说了。”马库斯盯着前面望了一会，然后转过脸对着他，“你觉得这么做对你们两人会有什么好处么？”

“这几年里，关于这个事情你什么也没说，而且直到最近，我也没有整天陷在里面。你知道当人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就会突然想见见多年未见的人，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井井有条？”

“没错，可是你并没有时间不多啊。”

“她很诚实。她说这会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马库斯转过身，面向前方：“他被打成碎块，多姆。去他妈的，你希望听到别人一帧一帧地给你讲述这样的场景？他得了一枚恩布里之星勋章。如果不是虫族现在还没有肃清的话，他们会给卡洛斯拍一部电影的。如果——”

洛加斯跳进车舱的后座，顶门微微颤动了一下。他总是充满激情。车厢里的聊天一下子成为死寂。多姆想朝他疯狂地大喊大叫，因为这是这么多年以来他和马库斯之间关于卡洛斯之死最长的对话。

“嗨，对不起。”洛加斯从两个座椅之间倾过身子，看了看马库斯，又看了看多姆。现在他已经戴上了头盔。从外表上看，从声音上听，他都和简没什么区别。多姆发现其间的尴尬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我只是帮助泰开动萜萝号。有些市民躺在床上挡着他不让走，我担心他会把那个家伙生生吃了。”

马库斯又变回到那个在众人面前不苟言笑的菲尼克斯中士：“泰总是很圆熟。有时候说些怪话，但是他把暴行都攒着给虫子了。”

这个讨论就像以往的讨论一样，和他没什么关系。多姆等待准备出发的命令，脑袋靠在侧舱门上，像过去十六年里无数次的想过的那样，想像什么会比卡洛斯的死亡更加糟糕。

“指挥室呼叫德尔塔小队。”安雅·史陶德的声音让他启动了车辆，“德尔塔，我发现一些新的虫族动向。杰克正以潜入模式作搜索。你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OK？”

“是的，女士。”多姆不假思索地说道。

“传言说食堂今天晚上供应面条。我想让你鼓鼓劲。想一下肉丸子吧。”

“没有虫族可以挡在士兵和他的肉丸子中间。”

“就是这个精神。指挥室完毕。”

洛加斯的身体向前倾了倾：“我不知道她还有幽默感。”

“我们回去的路还很长。”

“哦……”

“别哦哦的，OK？”

涉及女人的时候，多姆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他心中只有玛莉亚：永远都只有玛莉亚。

十分钟之后，多姆的鼓膜又被声音激起，这一次是霍夫曼。

“出发，圣地亚哥。运输车司机——保持间距。不要停。遇到道路破坏或者接敌的时候准备变向。在无线电中使用平时的呼叫代码。打开频道，准备接收指令。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改变计划方向。霍夫曼完毕。”

多姆发动了犰狳运兵车，向北门开去。天空是紫色的，运输中心的灯光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他所能看到的就是身后一长串的车头灯。

他还记得，埃菲拉曾经有过连绵不断的街灯，照亮了云彩，他从二十里外就可以看见。能源充足。现在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只有少数几条主干道上的街灯还在维持着，而且每晚只亮几个小时。这里没有正式的宵禁，不过也许曾经有过。

多姆加速冲进昏暗的夜色之中，转弯进入主干道，向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前进。

就算是在这荒废的街道之中，他也不忘每走一步都看看玛莉亚在不在。

中央运输车

霍夫曼的腿肚子疼得要命。

这倒是个保持警醒的好办法。装甲运兵车在废墟上颠簸的时候，卡利索总是不忘瞄他一眼，好像他在测试霍夫曼，看驶过一个大凹坑会不会让他疼得直叫。也许现在又是吃止痛片的时候了。

我是个白痴。如果我挂了，猜猜谁会接替我？雷德或者是麦考林托克。和人类吻别吧，这两个家伙都是混蛋。

霍夫曼不想成为历史书中那个看着人类灭亡的家伙。事实是，如果人类灭亡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来裁判他了，不过这个事实对他也没什么影响。但是他也不会永远活下去，而且军官的基因池看起来每天都在变得更浅。他已经开始思考继任人的问题：他必须找到一些聪明的小伙子为未来抹上一层亮色。如果菲尼克斯不是那么冲动而且脾气很坏的话，本来倒可以是一个候选人的。

是啊，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有讽刺性，拜托。我不相信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虽然他意识到他不再自动认为马库斯是个叛徒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霍夫曼一生中从来不逃避干脏活儿，而且他也干过不少脏事。他把马库斯·菲尼克斯扔到一个荒僻的监狱里面，对他的垂怜甚至还比不上一条病狗，马库斯会在他脑袋上来一梭子，然后扬长而去——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不寒而栗。过去的几个晚上他一直在思索死亡的细节，这些死亡的细节他在另外一场战争里面已经见得够多的了：最后，食物和水都会耗尽——食物马上就会没有，过几个星期水也许会用光——或者

是虫族攻进他这小小的房间里。有什么人应该这么去死么？马库斯的辉煌战争记录有没有为他赢得一点点慈悲？而霍夫曼本身的标准，是否就比菲尼克斯更高？这都只是一瞬间的决定。打开门，让那些混蛋们出去。包括菲尼克斯么，长官？不，去他的，老子才不关心他是不是发霉。他伸出手去摸手枪，开了一枪，对付下一个危机，这时他大叫一声。

压力并不是原因，因为霍夫曼生命中的每天都要做出许多一瞬间就要做出的决定。现在困扰他的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因为这不是他自己所熟悉的维克多·霍夫曼。当菲尼克斯因为一个愿意为他去死的哥们违反命令，把他从牢里救出来，跳出巨鸦直升机的时候，霍夫曼意识到他必须对菲尼克斯——还有多姆——另眼相看。

而且菲尼克斯愿意战斗。即便是这么多狗屎事情之后，即使是我抛弃他之后。他仍然扫除了一切阻碍。

霍夫曼在想，是不是圣地亚哥的想法让他感到最为头疼。

你成功了。就这样忍受吧。从中学到教训。

前路笔直：没有转弯，或者是地下通道。没有盲点，虽然只有零星的街灯，但视线非常好。如果不是街边的建筑上可以看到点点伤痕，这里本来应该是出现日之前一条繁华的大街。成群的游民靠着墙站着，或者是坐在台阶上，抽烟或者喝酒，有滋有味地谈论刚刚发生的新鲜事情，再不然就是放松一下。甚至是秩序联合政府车辆经过的时候他们轻蔑竖起的指头也看起来和蔼可亲。

这不是伏击的地方。

即便如此，卡利索的手指还是紧紧抓着方向盘。霍夫曼发现自己也一会看这边一会看那边，眼神比外面蓬头垢面东张西望的游民还要游移不定。他看不到什么战斗的迹象。他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训练寻找战斗到来之前的那些蛛丝马迹，这已经成为了他的另外一项意识，这是每天的日常感觉，就好像看和听一样自然。街上并没有把人清空。街上没有停放很多车辆，运输车不用绕来绕去。他的雷达上没有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但是他依旧在感知、感觉、品尝、理解有时候麻烦会不期而至。

卡利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放在手枪上。他也知道会有危险。菲尼克斯的声音充满了霍夫曼的脑袋：“一号装甲运兵车呼叫所有车辆，我们在这里感觉到震动。保持警惕。”

可能什么也没有。可能在光子炸弹轰炸之后，岩床上有更多的虫族。可能遍地都是坍塌的下水道；但是游民突然之间消失了，融入到建筑中消失不见，霍夫曼比相信技术更加相信这些小心翼翼的人族动物。但是那也有其用武之地。

“运输指挥车呼叫指挥室”，他说道，“史陶德，可能接敌。我们感觉到震动，帮我们检查一下。”

“已经在检查了，上校。杰克已经在该地区进行了常规提前巡视。我会让它做一次回检。”

安雅非常聪明，她知道可能会有伏击，她知道虫族可能会在沿着道路的地方发起

攻击——

“我靠！”

惨叫声很大，霍夫曼的耳膜被震得生疼。他也不知道叫声是哪里传来的；没有他妈的呼叫代码。平民——没有该死的纪律。卡利索放慢了速度。如果你没有驶入伏击圈，那就继续向前走。如果你开到伏击圈里面去了——那你就赶快踩刹车，立即倒出来。

“二——二——五——我们被击中了，我们的车翻了。”这个数字意味着车辆在指挥车莳萝号的后面，后面还跟着一大堆运输车。

“见鬼，是蛆虫——”

枪声突突突地响起，在建筑之间和霍夫曼的耳膜之间回荡，然后又是几声爆炸，听起来像是火箭筒在响。他看见杰克在头部的高度上向运输车队的后部高速移动。运输车队足有一公里长，每辆车的间距是二十米，现在处于一个到处是建筑物的区域内；他不知道225号车到底停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跟在它后面的车辆有没有躲避的路线。只有杰克才能看得见。霍夫曼所能做的——所有其他司机或者护卫队所能做的——只能是听通讯频道中的喊叫声。他们是瞎子，只有杰克能够看到更大的图景，还有安雅·史陶德，她能通过杰克的电子眼看到全景。

“史陶德，你看到什么？”

她的声音切了进来：“指挥室呼叫二二七，左转，左转，左转，左转。全体车辆，跟着二二七。”既然她这么说，那226号车也肯定被击中了；她让全体车辆转向，让运输队剩下的部分重新形成一条链子，绕开伏击者。现在是进行猜测的最好时间。如果蛆虫们已经突破了这里，他们就能够到任何地方。但是运输车队必须继续前进，争取回到营地的任何一点希望。

“二二七，我只有一个空中机器人，所以你在每个连接的地方都要告诉我你的位置，这样我就能指挥你前进的方向。”

“指挥室，这是二二七，左拐上大道。”回答的是个女人的声音，有些紧张和恐惧，但好在没有失控，对一个平民来说算是不错，“这是蛆虫，我们看见他们了，我们前方没有阻挡。”

这个女人可能把车撞到什么上面去。“史陶德，让杰克领路。”霍夫曼说道。卡利索掉转车头，回过车身逆着运输车队玩命飞奔，一辆辆卡车从他左侧经过。

“我们回头对付蛆虫，卡斯瑞普？”

“杰克正在伏击点的上方，长官。二二五和二二六号车都停了，损坏严重。二二六号车着火了——我能看见——司机和机枪手还在驾驶舱里面。二二五号——司机和机枪手都死了——车辆翻在靠近的一边。”

“肯定死了？”

安雅没有停顿：“你不一定非要去摸摸脉搏才能确定，不需要。他们被打成碎块了。”

有时候控制室的观察员面对的情况更加糟糕，而且还要近距离观察。



但是这里有指令：持续前进，直到冲出危险地区，还有一个指令就是与混蛋们交战，霍夫曼知道自己和卡利索正在执行后面一个指令。他竭力拧过身，用手去摸身后后座上的榴弹发射器。现在他的腿不再给他带来麻烦了。这是件好事，肾上腺素。车头大灯不断从他的左边闪过，他打开枪榴弹发射器，向前伸出去，架在运兵车的顶棚上。车流中的最后一辆车也过去了，他们突然看见漆黑的路面远处闪着黄色的光——一辆卡车着火了。

“他们不会逗留的。”卡利索说道，“但是他们也不会走得太远。”

莳萝号在车辆残骸附近停了下来。车里有尸体，但是卡利索他们却无法把尸体拉出来。一群死掉的蛆虫横在一边，黑色的汁液从他们的身体里流出来，汇成了一个小水洼，霍夫曼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卡车上的油泄漏了。他下车走近一看，原来是血。一束车灯的光罩在他的身上，照近的时候却转了个弯。殿后装甲车在路边停了下来，科尔、玛塔琪和巴尔德都在车上。

“指挥室呼叫运输队，我们发现虫族工蜂在地表出现，沿着向大道的道路前进。”安雅说道，她肯定已经让杰克在交叉路口飞得更高一些，这样才能有更加宽广的视角，“数量——至少三十个。他们在建筑物里移动。”

司机们听得清清楚楚。霍夫曼希望这些平民司机没有被吓破胆，沿着路边散开。截至目前，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一直听从无线电的指挥。

巴尔德的声音插了进来：“装甲运兵车三号呼叫霍夫曼，你需要要让我们转向去

和虫子交火么？如果我们在卡纳尔小道左拐，我们就可以切到他们身后，然后在罗图恩达把他们切成两截。”钻洞需要时间和能量，但是蛆虫并不一定总是有时间和能量，所以他们在地表活动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敌人在地下活动的时候你的问题是探测。运输车队没有可以侦知虫族活动的雷达或者声纳探测器。所以这是一场赌博。也许这是全方位袭击之前的诱饵性进攻。

但是巴尔德总是能像虫子一样思考。

“运输车队的尾部安全，长官。”安雅说道。

“三号装甲运输车，转向，跟上。”我们执行这个任务本应该有更多的装甲运输车。如果我们的物资更多的话。每一天过后，每一场战斗过后，秩序联合政府的技术都在磨灭、毁灭或者是付之一炬，而且没有什么替补上来。霍夫曼爬回到车舱里。

“我们现在作为殿后装甲车。我们算好时间，从两边同时夹击他们。”

“明白，长官。”

“我不想让你担心，上校。”菲尼克斯说道，“但是如果这些蛆虫在道路的尽头向右拐，他们就会直接到桥上去了。”

卡利索开动莳萝号装甲车，赶到卡车队的尾巴上，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三点转弯，跟在最后一辆车的后面。要走的路已经不远：只要车队过了河，他们就在花岗岩地上面了，没有地质裂缝，虫子们要进攻的话只能从桥上发起攻击。

“菲尼克斯”，霍夫曼说道，“别让他们到达桥那儿。”

有时候，几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词就能让霍夫曼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别让他们到达桥那儿。

多姆·圣地亚哥在场的时候，“桥”对霍夫曼只有一个意义：卡洛斯·圣地亚哥英雄一样地死在了阿斯弗原野，他和马库斯一起在桥上绝望地为霍夫曼争取最后完成任务的时间。

也许这个词也勾起了菲尼克斯同样的回忆，也许没有。如果让霍夫曼下注的话，他会打赌这个词勾起了菲尼克斯的回忆。

“明白，长官。”

装甲运兵车仪表台上的灯光照着卡利索的面孔，看起来就好像是暴力男的标准像，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生物。他的脸上布满了金属穿孔和旋涡状的纹身，破坏了他脸型线条的走向，看起来就是异形的脸。装甲车开到伏击点前面的岔路口，他减慢速度，看着损坏的卡车残骸。游民们已经来了，在没有着火的车辆上像食尸鬼一样开始洗掠能拿走的东西。

卡车里面还有尸体，这些尸体属于为人类生存而冒险献出生命，付出代价的人。

我们不能停下来，你知道程序的，也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卡利索不停下来，霍夫曼也会停下来。

“长官，请允许下车。”卡利索低声说道。

他们应该保卫活人。他们也许会损失宝贵的时间。“准许。”霍夫曼说道。

卡利索停下了莳萝号，从霍夫曼的腿上拿起榴弹发射器，阔步走到卡车边，用空着的那只手示意游民赶快下来。霍夫曼也爬出莳萝号，身体探出舱门，子弹上膛，以防万一。

“从卡车上下来”，卡利索喊道，“你把车弄脏了。”

见鬼，他现在又陷入古里古怪的哲学家旅行的状态了：“这是秩序联合政府的财产”，霍夫曼喊道，让这群渣滓明白是怎么回事，“快滚开，不然我们就要开火了，明白么？”这是对抢劫者的标准挑战方式，但是游民们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只是睁大眼睛。有的人跑了，但是其他回来继续从卡车上拖箱子走，好像一个端着RPG，肩膀上挎着冲锋枪的愤怒南岛人根本不存在一样。一个家伙——一个找死的混球——甚至开始从油箱里面往外抽油。

“这都是油和屎，哥们”，其中一个人说道，“你现在还不想吃这个东西吧。我们要饿死了。”

“这就是临时战争坟墓”，霍夫曼吼道，向他们瞄准了，“但不是给我们准备的。”

游民们跳开了，寻找掩体。卡利索开火了。

但是霍夫曼向卡车开火了。一团烟雾和火焰冲天而起。卡利索等在一边看着火势雄起，他的眉头紧紧皱着，然后转身向游民们藏身的大厦中走去。

“我一会就回来。”他喊道，“别再把这个弄脏了。”

他回到了莳萝号。霍夫曼瞪着他。

“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兵？”

“是个战争坟墓，长官，就和您说的一样。”卡利索又一次启动了装甲车，狠狠地踩油门，“火葬才是该办的正事。是否批准以后再回来给阵亡者收尸？”

可以收回来的尸体也不是很多，但是霍夫曼理解为什么卡利索觉得不应该让好人的尸体留在这些四处游荡的寄生虫身边。他有一套奇特的方式解释此举。

而且有了这些尸体，游民们就不会再来劫掠卡车了。

“同意”，霍夫曼说道，“不落下一个人。不管是死是活。”

这是霍夫曼一直力图遵守的誓言。在当今这年头，保持体面就像挽救生命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人类生存的代价是退化到野蛮人时代，那人和虫族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曾经数次悬崖勒马。如果他又失败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头装甲车，靠近河流处

“我他妈的恨死这个了。”多姆说道。

通讯频道中车辆之前还有霍夫曼以及指挥室之前的对话构成了他对运输车队的全部印象。其实说什么并不是特别重要，他只能在局势报告和路线转向指导的间隙自己想像。如果你看不见，只能自己填补空白。这就好像是收听缺失了大部分线索的广播剧，知道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剧中人都会被干掉。

“我们在哪儿损失了什么？”洛加斯问道。

“两个平民司机，两个退役士兵。”马库斯正在研究腿上铺开的一窄条地图，“还有几吨食物。”

“二四五号呼叫指挥室”，一名司机说道，“我遇到问题了。传输问题。现在在不断漏液。警报灯一直在亮。”

“见鬼”，马库斯没有抬头，“那是装了发酵桶的平板大拖车。装了不少。”

“你能搞定么？”安雅问司机。

“搞不定，而且如果我停下来了，我就把路也给堵了。我后面还跟着不少油罐车和殿后的装甲车。”

也许地图上看来，某些道路是可以通过的，但是贾辛图市核心区外面已经多年没有进行过高速公路的维修了。一条路可能会因为虫子钻洞而无法通行，或者是被随时倒塌的建筑堵住。安雅需要依靠杰克的视频输入侦查新的路线。

“二四五号，格林大学后面一百米有个向右拐的路口，你可以在那儿转然后回到主路上”，她说道，“你有足够的空间转弯么？”

“我可以试试。这个大卡车肯定会突然拧巴着停下来，所以我没有太多选择。”

马库斯插进来：”安雅，你可以让二四五号车旁边的车辆都转弯，让乘员下来，然后我们再把卡车开回去。”

“如果他能靠边停下的话，我就能修好。”巴尔德在无线电中说道。

司机停了一下：“好吧，我想试试。他们会把所有没有用钉子钉住的东西都拖走，而且与发酵桶相比，我们更需要卡车零件。如果需要的话，我要站在一边看着，直到我们的维修队员赶过来。”

“我说过我能修好。”巴尔德又说了一遍。

“我就在转弯处。”

“好吧，二四五号，在格林大学右转，后面的车辆继续沿着原路前进。”

“三号装甲车更换司机。”巴尔德说道。

“巴尔德，你要干什么？”马库斯问道。

“下车，帮助二四五号。”

“指挥室，我明白了。”科尔说道。“魔鬼给了我钥匙，但是他说我只能在午夜回家。”

现在争论巴尔德没什么意义。而且巴尔德说得很对——如果有什么人能帮卡车动弹的话，那就是他了。

“巴尔德停下来帮一个家伙出来？”多姆说道。“他一定是脑袋给驴踢了。”

“我听得见，你这个混蛋……”

“他要炫耀一下自己是个大拿”，科尔说道。

霍夫曼插了进来：“不要在通讯频道里面人长人短，你们这群娘儿们。”

多姆可以看见蒂姆嘉德大桥的灯光像两支剑一样排的整整齐齐，就像正前方的一条飞机跑道。第一辆卡车会很快清清爽爽地到家，然后他就可以再回去处理那些落伍

的士兵。

“安雅，我们现在怎么样？”

“杰克失去了工蜂的影踪。他们在建筑物里面游走。”

“有没有他们准备到桥这里来的迹象？”马库斯问道。

“目前还没有。”

只是工蜂而已。光子炸弹爆炸之后，就再没有甲虫兵、刺囊兵或者是狂暴女兽人。多姆从来不允许自己做特别大的指望，但是现在开始好像虫族已经被狠狠地给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但是他们不会像水龙头一样被关死的。

落单的士兵。除非他们有新的计划……而且，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他们从来就不是重要的事情。

“指挥室，我们现在正赶往罗图恩达。”科尔说道。这里曾经是个文化中心，两座新月形的艺术馆和画廊，周围是下沉式露天环形剧场，可以在夏天作为露天演出的舞台，只要把交通一关闭，就能开演唱会。多姆不看戏剧，不过晚上在这里散散步，喝点高价的啤酒，倒是很爽。不过现在，要是蛆虫能够赶到这里来，把这儿当作反伏击的地方，也一样的爽。

“他们正沿着路赶过来。”

车突然排出一股废气，多姆听到伯尔妮在后面叫骂。科尔显然抄到了一条非常颠簸的近路。

“三号装甲车，我们从你的北边过来。”霍夫曼说道，“我们看见他们了，见鬼”，之后就是一阵枪声，“他们也看见我们了。”

“我们正在追上你，长官。”科尔说道，“玛塔琪认为这些蛆虫可能能当菜吃。”

现在多姆知道安雅感觉如何了。他不能过去火力支援，心怦怦直跳，都要碎了：“这都要让我疯掉了”

“杰克发现了更多工蜂，长官。”安雅说道，“没有发现出现洞，但是他们肯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应该回去帮助他们出来。”他们等待的时候，有更多的车辆经过多姆的车门，朝大桥方向开去。发动机发出缓慢节奏的轰轰轰声，每一声过去，任务就多完成了一分。

“我们不能傻坐在这儿。”

“十五分钟，他们就会过来了。”洛加斯说道，“如果按照一般速度的话。”

巴尔德的声音出现：“我现在在卡车这儿”，他说道，听起来屏住了呼吸，他刚才一定是一阵猛跑，“是个密封圈坏了。我用了自固化胶带封上了，因为我手里只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加满——哦，见鬼。”

“接敌，接敌，接敌。二四五号，接敌。蛆虫在我们前方。”

这是245号的司机，严格遵守受到攻击时进行报告的规定。但是一坨屎也能干这个

活儿。多姆听到巴尔德用力的声音，然后就是开火的声音。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蛆虫。”霍夫曼说道。

“长官，我不认为他们的目标是运输队本身。”安雅说道，“我觉得他们会优先攻击士兵。这是诱饵。”

安雅的话音一落，多姆就知道安雅说得没错。

“我憎恨失望。”马库斯说道，“去那儿吧，多姆。”

蛆虫看起来只是咕哝着的野兽，实际上他们非常聪明，而且从另外一边突袭运输队的侧翼。他们知道人类——德尔塔小队和霍夫曼这样的人类——在遇到伏击的时候会反击，而不是立即跑开，让敌人掌控局势。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组织起另外一个伏击。

多姆把装甲车开回到了高速路上，车辆摩擦地面，吱吱直叫。装甲车与卡车擦身而过，他想要找到去罗图恩达和格林大学最近的路线。这两个地方都在几个街区之内。运输队剩下的车辆就只有各安天命了。

“你留在原地不要动。”霍夫曼说道，“见鬼，菲尼克斯，你这辈子遵守过什么计划么？”

“如果我们需要去其他地方的话，安雅会警告我们的。”

“他妈的，这些混蛋们是从哪里来的？”

每个人都按照命令打开了通讯频道。但是这些通讯频道都是全双工工作，所以每一声叹气，每一次呼吸和咒骂都会传到多姆的脑袋里，他想关也关不掉。

“我以前来过这儿”，马库斯说道，他不得不回忆与多姆一样的事情，他知道，“而且我再也不会犯一样的错误。”

GEARS OF WAR 第十二章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知道自己就是英雄的士兵。这不是装蒜式的谦虚。他们只是简单地决定去做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为他们的同志。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这些人就会遭受与他们一样的苦难。对他们来说，冲动远远强于恐惧。我们发现的例外只是人类悲哀的衰败苗头。我宁愿生活在一个英雄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生活在英雄的世界里，世界就不会再有战争了。

（秩序联合政府陆军司令 约尔杨·艾弗尔将军）

无畏级战舰波米罗伊号，奥斯特里海岸不远某处：测量员行动之前四个小时——十六年前

船舱看起来就像一个圣殿。就像地震或者是洪水过后人们在街上点蜡烛挂画像装扮起的临时街头纪念地一样。

霍夫曼的隔离舱室挂满了照片，不过不是死人的照片，而是快要完蛋的活人的照片。他们是独立共和国联合体的武器科学家。他努力记住每一张脸孔。当他踹开寝室房门的时候，他需要知道自己干掉了正确的人。看着这些陌生人的眼睛比他想像的要容易。

我要射杀平民了。又要射杀了。

平民这个词完全用错了。威胁，他们是威胁，所以杀掉他们不可避免。

也许不是。除非他真的站在那里，否则他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有人在开着的门口处敲门框。是白泰克，手里托着一个杯子。

"你要杯咖啡，霍夫曼先生？我已经冲调好了。"

"多谢了，中士。"

白泰克把杯子递给他，也凝视着照片："这样你很郁闷，是么？"

"也许吧。"有些科学家的照片是女人。女人也可以把你彻头彻尾地干掉，和男人没什么区别，而且，有一个女人就准备在测量员行动中带领一连士兵。霍夫曼对女士一直彬彬有礼，但是他没有幻想她们缺少甜蜜而光明的一面。

"我是在规章条例中长大的。接敌战斗的条例，还有暗杀——好吧，我干活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条。"

"哦，那好，我们可以替你完成。"白泰克的人最近才被历史性地被征召进入秩序联合政府帝国，他们办事的方法依旧很老派，"你们的条例很愚蠢。"

"如果没有规矩，我们就会陷入混乱之间。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这样。"

"如果有人拿着一支手枪对着你，你开枪打死他，这就很好。如果有人拿着一把你拿不动的大枪对着你，最后肯定会把你干掉——那你就开不了枪，不忍下手。这很愚蠢，长官。"

白泰克非常清醒，而且有自己独到的方法，霍夫曼总是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中士只看到了威胁和消除威胁的方法；霍夫曼的世界则被规章条例和命令链条所统治，他的行动要有政治上的必要性才能有存在的正当理由。也许佩桑人是天生的敢死队员。他们的信条是你去做必须做的事情，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而且最好在其他人首先把你干掉之前做好。这是个很诚实的道德。

而我居然告诉亚当·菲尼克斯别那么拘谨。

"你说得非常对，士官"，霍夫曼说道，"我的任务是保卫秩序联合政府和它的市民，而不是为我的灵魂操心。"

这个矮小的佩桑人耸了耸肩："他们制造卫星屠杀平民，干这事干的很开心，是吧？他们可没有为他们的灵魂操心。至少你有胆自己动手去杀人，长官。"

霍夫曼喝干了咖啡，把杯子还给白泰克，白泰克吹着口哨走开了。这真的让霍夫



曼的感觉好了很多。他回过身，继续识记塞蒂勒定义为掌握关键技术的重要人物。这些重要的科学家在几年之内——也许是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人替代他们。

贝特瑞斯……艾沃……梅里格……

他闭上眼睛，努力去想这些人的特征。也许这些人在拍身份证照片之后样貌已经变了。霍夫曼不确定他能不能从自己的秩序联合政府安全通行证的照片上认出自己。

我们在门口放一大群人，只是以防万一，然后我开门，挑战里面的家伙……

在他脑海的眼睛里，他把面前搁板桌上铺着的地图上的地面进攻计划路线又跑了一遍，计算他们从突破主大门到冲进住宅区需要多少秒。他们已经把攻击的每个阶段都演习过无数遍。

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一切。

通讯措施——摧毁各种天线。

能源——不要动发电机，搞定安全系统，让机器人访问主机。

我们遇到的任何人——他们不会是友军力量，绝对不是。

一天只有二十六个小时。他没有时间去深入探究每一个灰色地带，而且秩序联合政府也没有那份奢侈，让独立共和国联合体能够重新启动这个项目。

明天这个时候，一切就结束了，或者我完蛋了。

船上的广播系统呼叫着陆责任人员准备迎接一架巨鸦直升机。

霍夫曼没有理会广播的内容，继续在脑海里想像这个任务，偶尔看一下船舱里的时钟，留心他还有多长时间就要做最后一次简报。但是又是一阵轻敲门框的声音把他从深思中拽了回来。

“长官？”这是一个信号官，“塞蒂勒特工和菲尼克斯教授已经在船上着陆了。船长问你愿不愿意在大会议室和他们见个面。”

“你是什么意思，着陆了？”

“他们过来是为了评估你带回来的东西，长官，那些机器人必须实时加以处理。如果数据链发生拥堵，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数据链传输。”

当然，这是他们知道自己捕获的东西的惟一方法。他们需要在从奥斯特里撤出所有部队和人员之前知道自己究竟带走了什么东西。不能带走的东西，必须摧毁。

“给我五分钟”，霍夫曼说道。

“还有一件事——一个你手下士兵的私人消息。大兵圣地亚哥的家人想要告诉他他的老婆刚才生了，母子平安。你是否要我传达这个消息？”

“让我来吧。”霍夫曼说道。

他读了读纸条，装到口袋里。常识告诉他，在任务结束之前任何可能分心的事情都要被放在一边。但是圣地亚哥可能在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有了个女儿，这是霍夫曼感觉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这是进了我划定的界限。

塞蒂勒和菲尼克斯似乎在大会议室中建立起一个指挥基地。带黑色把手的小型金属箱在地板上堆着，光洁的桌面上摆满了文件夹。迈克尔森什么也没说，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在说他可不愿意把桌子划出印子。

“天气情况对我们不利”，塞蒂勒说道，“飞出去会非常艰难。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们还愿意继续执行这个任务么，少校？”

“决定已经做出了。”

“这要取决于巨鸦机组是否认为他们有机会把剑鱼式登陆艇放下去”，迈克尔森说道，“达尔耶尔从不无视专业人员的建议。”

霍夫曼看了看房间中的挂钟：“嗯，天煞的政客具备的第一要素。听起来他准备推卸对他的指责。好吧，我们会等到最后一刻，直到高潮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天气还没有好转，而机组又愿意起飞，而且你合理认为剑鱼式登陆艇能放得下去收得回来——那我就下令出发。”

“我完全同意”，菲尼克斯说道，“我不认为奥斯特里在以后提升到三级目标之后还能有再次进攻的机会。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他们早知道我们行动的可能性比晚知道要大。”

“如果在我们的作战里程之内，我会从这艘军舰上出发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油装载其他东西。”

“C连在完成任务之后回到卡罗纳号？”菲尼克斯问道。

“计划就是这样。”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霍夫曼觉得有点晚了，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和他争。“这事不归我管”，他说道，“但是我相信如果可能的话，负责的副连长会安排你和他在甲板上来个巧遇。”

霍夫曼在想菲尼克斯教授有什么要对马库斯说的话不能等到他们回到埃菲拉再

说。这又不是什么心急火燎的家事。霍夫曼想起了他装在口袋里折叠好的纸条，觉得是召集手下的攻击团队的时候了。他要和多姆·圣地亚哥平静的谈谈。

波米罗伊号东北某处 卡罗纳号

舰队关于天气的预报是对的，只是时间错了。

日落之后风浪更大了。卡罗纳号在翻滚。卡洛斯没有感觉到恶心——暂时没有——只是老是听到其他士兵从铺位上翻滚下来，冲到船头去——这让他总是担心自己也要开始呕吐了。只要他不直接听到呕吐的声音，他就还好。嗯，他现在的确不错。

他想试试，如果他闭上眼睛，或者死死盯着铺位上的天花板上面的一点，是否会让这些动静不那么恼人。顶上装饰板有揭下纸张的痕迹，好像以前在这里躺过的人在这上面画过画，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的草图完成之后又全部擦掉了。已经无从知晓他们画的是什么。卡洛斯想，可能是老婆、情人、孩子，甚至是老公，因为有那么多女性船员。

我们来晚了。

也许会因为天气恶劣而放弃行动。

他瞥了一眼手表。他将将能看清读数：现在已经过了2430，在这个他们称为寂静时刻的时段里，只有一片宁静。C连的绝大部分人——没有把脑袋埋在胳膊里的那群人——似乎也在打盹，四周鼾声此起彼伏，错落有致，但是门口之外的战舰依然紧张繁忙。再过几个小时水位就会到达高潮，登陆艇就会从卡罗纳号的船舷出发，奔向阿斯弗点北部的滩头。

我们来晚了。

感觉这艘船似乎在螺旋形前进。卡洛斯感觉不出来它是否已经下了锚，或者在慢慢转圈；这几天他除了在舱里做做操练时遇到的船员，对这艘船几乎一无所知。然后他就听到纤维织物的摩擦声，有人从成排的铺位之间走了过来，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

“大兵圣地亚哥？”一名年轻的水兵弯下身来轻声说道，他手里拿着一叠信号纸，“你是卡洛斯·圣地亚哥么？”

“是啊。”

“波米罗伊号发过来的消息。你有了个新侄女，席尔维亚·卡拉。”

“哦，哇……多谢。”卡洛斯忘了他的胃痛。可怜的玛莉亚，这个小孩早产，而多姆又远隔万里，和他一样在这黑黢黢的海面上飘荡。

“我能给多姆发个信息么？”

“多姆是谁？”

“我的弟弟。这个孩子的爸爸。”

“我所得到的所有信息就是波米罗伊号上发过来的消息。我们处于作战状态的时候，不能进行非作战所需的通讯，所以他们发送这条消息让我很吃惊。我看看我能做



些什么。”

“多谢了，哥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比方说——哦，我不知道，告诉多姆喝酒算我的。”

水兵轻轻走开。卡洛斯上铺咯吱直响，马库斯斜过身子，垂下头来。

“好，好，恭喜恭喜，卡洛斯叔叔。”马库斯在他肩膀上友善地打了一拳。他不是那种见人就拥抱或者过分友好的人，所以这对马库斯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

“这真是任务开始的好兆头。”

“你现在是马库斯叔叔了，记着……”

“嗨，圣地亚哥！”也许剩下的没有呕吐的家伙们也没有睡着，“你弟弟又下了一个崽？”

“是啊，一个小女孩。”

大家纷纷开始开玩笑，声音在船舱的每一个角落此起彼伏：“多姆对付尿布可是得心应手，他现在就穿着一个呢……”

“他们敢死队员吃维他命吃得太多了。”

“你们圣地亚哥家打算干什么，自己养一支军队？”

昏暗的舱灯开始一闪一闪。只有少数几名士兵还在打鼾。军舰的广播系统被激活了。

“2530时，坦克登陆艇工程师上井甲板，出发的士兵上机库甲板听取任务简报。”

“这是不是说我们准备出手了？”这是卡洛斯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现在已经过了早早回去就很开心的那个点。他现在就热烈盼望打上一仗，虽然在滩头登陆比战斗更加会让他的胃发生痉挛。

“啊，见鬼。”

如果他们做得没什么差池，甚至可以一枪不发就完成任务撤退。

“不。”这是肯能中士的声音，“这就是说我们在等待出发的命令。天气非常糟糕。如果天气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无法放下登陆艇。而且，不，我也不知道我们会等多长时间。”

没有人发牢骚，但是大家都交头接耳。卡洛斯并不知晓战略局势，甚至他看到了战略局势也未必能够理解。但是测量员行动在他这里的小小一角意味着他们就只能待在这里，等待下一个时间窗口——下一次晚上的平潮水位。二十六个小时。

“我不认为我明天还继续睡得着觉，中士。”暗处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那就在你的眼睛上加个塞子，小伙子。”肯能说道，然后走开了，“这儿要是有其他人继续呕吐的话——向医疗室报告申请治疗，因为我可不想手下的士兵身体脱水，一下船就落到海里去喝水，然后淹死。这会让他妈的书面报告太傻了。”

这就像是从一列拥挤的火车中下车。卡洛斯等到狭小空间里的人和活动都进行完了才把腿摆到一边，穿上护甲。

马库斯也下了铺，站在他身边。

“你什么时候会把那家伙摘下来？”卡洛斯问道，“我发誓我会有一天看到你戴着头巾洗澡。”

马库斯示威性地用手整理了头巾：“战争结束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了。”

“让我们指望史陶德今晚发飙，决定出击。我想到那儿去，而不是每天无所事事地等太阳升起然后落下。”

“决定不会只由她一个人做出来”，马库斯说道，“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晚上不完成，印第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去哪儿的。那我们就完蛋了。”

“然后你可以靠你老爸知道这些。”

“也许吧。”马库斯又是那副遥望远方的样子，这就是说他正在第无数次地咀嚼当前的情况，“这不是很重要。”

但是卡洛斯能看出来这很重要。你能指望老菲尼克斯告诉他什么呢？不管突袭任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对他们来说都不会改变什么。

“他来送你了”，卡洛斯说道，“这很重要。”

机库甲板已经与他们上船集结的时候大不一样。士兵们不得不找个地方待着，因为现在挤满了巨鸦直升机和机组人员，他们都下来躲避海风和海浪。

“这些直升机终于归我们所用了么，女士？”马库斯问史陶德少校。

史陶德站着，把头盔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用手把头发夹好。

“如果有必要的话”，她说道，“我们今天只是火力支援，记住，所以除非情况

变得非常糟糕，否则我们是不会使用直升机的。而且，情况也不会非常糟糕。”

当女性士兵穿好护甲的时候，很难从外表上把她们与男性士兵区分出来。胸甲掩盖了曲线，而各种各样的甲片、边带和绑在大腿上的口袋让女人走起路来也步履蹒跚。有些女人比男人还高。战斗岗位的女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前线打仗，她们必须要与男人一样适合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妥协，也没有豁免。卡洛斯觉得这很公平。而且在他看来，如果哪个女人可以一拳把他打晕，那就可以赢得他的尊敬。他毫不怀疑史陶德可以揍晕他。

“各位听好”，史陶德大声说道，她的声音穿透了船舱中的噪音，甚至是后勤人员也停了下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任务是否要执行，我也在等待命令。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所以如果霍夫曼也做好在极端条件下执行的准备，我也准备在极端的条件下执行任务。如果决定执行——任务集群中的梅瑞特号和其他的军舰将会炮击奥斯特里海岸边的贝瑞福斯作为佯攻。这就给我们攻击方一个呼吸的空间，杀进去再撤出来。”

“女士，我们现在携带的装备不足以在地面上对付来自空中的打击。”

史陶德戴上了她的帽盔。除了胸甲上小心翼翼地用喷漆标识的军衔和中气十足充满整个舱室的声音，她突然之间变成一名普通的士兵，与众人没有区别。

“他们不会摧毁自己的空间研究设施。”她说道，“因为除非我们把那个地方砸的稀巴烂，他们也只能知道这一点——我们突袭了阿斯弗点。他们要小心翼翼地组织反击，因为这是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财产。直到我们散步离开，都是他们的财产。所以，直到突袭阿斯弗完成——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会撤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绝大部分战斗都很简单。被炮火撕成碎片也很简单。卡洛斯想了一下被炮火撕碎的可能性——一个学理上的可能性，不是严肃考虑的那种，只有一点被接受的可能性——然后跟在马库斯后面排队，准备进入通往井甲板的电梯。

安全门在卡洛斯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就是了。对他们个人来说，测量员行动已经开始了。

四艘登陆艇在井甲板停放着，如果进攻的命令下达的话，那就等待海洋允许它们进入海洋的怀抱。这儿成了一个小小的船坞。军舰在每一波狂浪之中颤抖不已，低声吼叫，吭唧作响，像是一个重型锡罐子。

马库斯坐在卡洛斯和肯能中士之间的板条座位上：“你没事吧？”

“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登陆就好了。”

卡洛斯更害怕被送上滩头之前的事情，而不是上滩头之后的事情。在坚实的地面之上，你可以自己创造机会。你可以跑，找掩体，匍匐前进；地面又不会宰了你。而海洋，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敌人，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之前就先要击败它，在它面前求得生存。而且这个敌人无法杀死，也不能向它投降。卡洛斯感觉自己没法控制它，而且他也从来不相信运气。

“你不会有事的。”马库斯说道，“我会看着你上岸，然后我还会看着你回到登

陆艇里面来。”

这很愚蠢。卡洛斯和马库斯已经一起战斗了几十次。这只是一艘船，而且，如果秩序联合政府能搞定的话，士兵们也就没有吃白饭了。

部队都在登陆艇里挤成一团。史陶德坐在伯尔妮·玛塔琪的登陆艇里，而卡洛斯可以看到她和玛塔琪交谈的时候脑袋在移动，她一只手做杯状靠在耳朵旁边，好像是在讨论什么事情；然后她的脑袋又转动了，她抬起头向上看，看舱室顶部上面的构台门架，挥动手臂。卡洛斯顺着史陶德的视线，他看到史陶德正在向自己的女儿挥手。安雅一只手抓着金属栏杆，另一只手给她的母亲做了一个翘起大拇指的手势，然后又消失了。

“可怜的孩子。”肯能说道。

卡洛斯有看了看他的手表。就是现在，要不然出发，要不然放弃。现在接近平潮水位，而高潮水位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当中更加靠近海岸，而不用苦苦挣扎才能穿过宽阔而暴露的泥滩。

“命令是出发”，史陶德说道，用自己最大的努力站起来，“我们出发，诸位。”

灯灭了，开始放下活动坡道，海浪夹杂着怒吼冲进船舱。伯尔妮·玛塔琪说了些什么，她的登陆艇里面的岛民发出一阵大笑；不管玛塔琪说得是啥，卡洛斯都听不清楚。四艘登陆艇滑进一片翻腾不已的怒海，陷入无边而恐怖的黑暗之中，向滩



头进发。

卡洛斯回过头去看军舰，军舰完全一片黑暗。登陆艇爬上波峰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海岸上的灯光。他觉得，太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没有冰冷的海浪抽打在他脸上，让他无法呼吸。如果能站在什么东西上面，向其他人开枪，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种放松。

马库斯面朝北边。

“见鬼。”他说道，“我觉得登陆艇是被踢出军舰的。”

卡洛斯伸了伸他的脖子。除了连绵无际的海洋，什么也没有；只有远处突然传来桔黄色的闪光，穿破云层，然后又是另外一个闪光。向贝瑞福斯发起的诱骗性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什么也听不见。就像是遥远的闪电，能看见但是听不见。远处什么地方……

“继续吧，多姆。”他对自己说道。

“是啊。”马库斯也说，“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多姆。”

海鸦直升机 SR4467号，奥斯特里海内陆附近

“我就只能到这么远了”，飞行员说道，多姆不得不使劲用手指使劲按着耳朵才



能听清楚无线电里说的是什么，“祝你们玩得开心。回头食堂见。”

他们现在离海岸还有两公里，海鸦直升机的噪声在巨浪的怒吼之中被淹没了，而且直升机关闭了灯光飞行。直升机每带他们前进一米，就要多耗费一米的燃油，而他们要依靠这些燃油高速飞回到波米罗伊号上。

飞行员似乎得到了物理定律的特别豁免。他把活动坡道放在海中，而愤怒的海洋似乎威胁要吞没直升机。但是现在多姆绝不接受被淹死、被击中或者是投降或者死掉。

我有了一个女儿。我现在多了一个小姑娘。我要回去抱着她，抱在怀里。而且，我不能让玛莉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长大。

“见鬼，我们为什么不伞降进去然后走回到泰鲁斯？”本贾菲尔德朝着海风、海浪和军舰发动机的咆哮声喊道，“卓，卓，你还好吧？”

一个佩桑人名叫卓·李甘，他是另一艘剑鱼式登陆艇的舵手。他微笑着对本贾菲尔德竖起大拇指。多姆在想，究竟什么东西才能让一名佩桑人展示感到恐惧，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什么东西能惊吓到他们。他觉得如果他一定要去吓唬一名佩桑人，那就要玩命去干才能达到效果。

我们是特种兵。我们无所不能，就像是驾驶这架直升机的疯子……

“出发。”飞行员说道，“趁我还没把你们扔出去。”

第一艘剑鱼式并没有顺利的滑出去，因为艇腹卡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洞上，那里本来应该是海水的。但是本贾菲尔德还是成功地操控登陆艇开了出去。多姆低着头。和他一起缩在剑鱼登陆艇里的还有霍夫曼、白泰克和其他八名佩桑人。提米欧、摩根还有杨在第二架巨鸦直升机上，那儿还有其他的佩桑人战士。两艘登陆艇冲刺，而海鸦直升机从海面拔起，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之中。突然之间，多姆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他推上夜视镜，才又一次看见直升机。夜视镜的镜头立即被咸咸的海水泡沫弄脏了。

但是能看到海岸上微弱的灯光。

“阿斯弗点。”霍夫曼说道，“我们的方向现在如何，本贾菲尔德？”

“看起来定点完成，长官。”

他们沿着陷入盐碱地的海峡通道缓缓前进，风力似乎减弱了一点。也可能没有。这儿不是开阔的海面，行动稍微轻松了一点。他们把剑鱼式停在一个小水湾的海滩上，卸下炸药，激活了三个机器人。他们是三台机器——弗兰克、布鲁斯和乔。三个机器人在黑暗中盘旋，闪烁着暗弱的指示灯。不会有人注意的。

霍夫曼看起来好像在身上装备的重压之下陷在了松软的土地之上。其他士兵也一样。没人敢蹲着或者是俯身。

“报效祖国为荣誉而战的时候到了，士兵们。”霍夫曼说道。他把无线电夹在胸甲上。

“清洁工呼叫检查员，我们已经就位。”

史陶德做出了反应：“检查员收到。五分钟之内就位。仍然以扇形向桥梁推进。”

从登陆点到设施周围的围墙还有不少距离。多姆不知道在这鸟不拉屎的海岸线他们在防备谁进来，不过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秩序联合政府的士兵。阿斯弗点不过是一栋二层的砖楼及其附近乱七八糟趴着的几座简易建筑，这些楼都坐落在海绵一样潮湿的湿地中间一块混凝土浇筑的筏子之上。十几辆普普通通的轿车停在研究所的后面。就从它如此这般的安全守备和破烂不堪的外观，这儿应该是个气象站什么的，而且看起来好像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儿当然不会贴上个“轰炸这里——绝密”的标签。

截至目前，情报工作干得相当不错：没有任何意外。每个东西都在他们所说的地方。金属格状无线电发射柱是阿斯弗点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就耸立在外面大厦的下风隐蔽处。而且还有一个单独的像是电视接收器一样的天线。如果有个什么守卫正在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他们不会因为信号突然中断而有所警觉。士兵们在行人穿行的大门旁蹲下，这儿有一个简单的线控门，就在电子锁控制的车辆进出门旁边。摩根与六名佩桑人士兵和一个机器人一起突破建筑区后门的围墙。有一个后门总是件有回报的事情，就算前门大开没人管也一样。

提米欧打了个手势，招呼剩下的两个机器人过来一个。

“弗兰克，搞定这个门锁。”

机器人自己上线连接主机，伸出探针。一扇门在风中应声而开。

“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多姆说道，“那我倒奇了怪了。”

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多姆执行的任何任务都不怎么简单。他们打开机器人，然后锁上边门。风声在电线间嘶叫，外围建筑的门喋喋不休地发出吱吱的声音，这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绝好的声音掩护。

“蓝色一号，天线塔怎么样？”霍夫曼问道。

“快到了，长官。”摩根呼吸沉重，加快了步伐，“好的，我们进来了……”

多姆在小队中正面向外，戴上夜视眼镜，冲锋枪不断扫视。两盏小灯在他身后不断闪烁。这是一个废料箱下猫儿栖息的地方，但是他看到了一双眼睛——不管是什么眼睛——都让他头皮发紧。摩根的呼吸声在他的耳机里不断撞击。

多姆永远，永远都憎恨等待。

“我们到达能源供应站了。”摩根说道，“定位主连接头箱子……布鲁斯，剪断连接头……就是那儿……搞定了，长官。”

多姆几乎希望看到站点里的少数灯光暗下来然后熄灭，不过机器人需要它们。

阿斯弗点一片寂静。在这种鬼天气里，任何醒着的人如果注意到句子只发送了一半数据链就断裂了，也只会埋怨老天刮风，而不是敌军。这为袭击争取了额外的时间。

通达主建筑的大门设在一边，正对着海岸。居住区的的窗户都对着大海；多姆想，就算是待在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的科学家也喜欢漂亮的风景。如果天气晴朗，这可能是个风景怡人的好地方，至少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会是。

“好的。”霍夫曼说道，“我会和红组一起扫荡居住区，圣地亚哥和绿组——从

正面为机器人开辟一条道路。摩根和蓝组——你们从后面进去，安放炸药。本贾菲尔德、卓——留在这里待命，观察连队的情况。”

多姆从来不认为霍夫曼会布置什么轻松的任务。这是多姆第一次——也是其他特种兵第一次——射杀没有自己火力——或者干脆说也没有什么其他火力的人。这需要改变心态。玛塔琪中士就非常擅长做这种事情。狙击手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必须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

“上”，霍夫曼说道，然后朝住宅区的门锁放了一梭子。

（未完待续）

FINAL FANTASY XIII Episode Zero —Promise—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祐　作者:映岛巡　翻译:夜蓝

第六话 PRESENT（礼物）

“选生日礼物好难哦。”

塞拉在文具商店前停下了脚步，嘴里嘟囔着。那张陷入认真思考的侧脸，看上去和他数天前见到的闪电是那么惊人地相似。

果然是两姐妹啊——斯诺在心中喃喃自语。

橱窗里摆放着带古董味道的书挡、皮制的钢笔盘，将它们仔细地一一鉴定一番后，塞拉说了声“感觉不太对”并摇了摇头。

后天就是塞拉的姐姐——闪电的生日了，为了购买生日礼物，斯诺和塞拉来到了购物中心。可是都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塞拉的反应却始终是“感觉不太对”并摇摇头。

“有那么困难吗？”

“是啊，每年我都会很早开始准备，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要不问一下她本人的意见？”

“那不行。以前我问过的，结果，你猜我姐姐怎么说？”

“只要是塞拉送的，随便什么都可以？”

本来也没指望能说中，没想到塞拉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好厉害！你怎么知道的？”

“没有啦，一般都会这么说吧，就像父母对孩子……”

“这样啊，姐姐倒的确是一直像父母一样照顾我。”

浮起笑意的嘴角却不知不觉僵住了。

“对父母是不可以有所隐瞒的吧？”

塞拉低头看向左臂的绷带，隐藏在那里面的东西，她至今还没有告诉闪电。

斯诺知道那是下界的烙印，塞拉在异迹中遇到了下界的法尔希，而且被其变成了路希。下界的法尔希是茧的敌人，因此塞拉甚至一度说出了“分手”的话。但尽管如此，两人后来还是发了誓，要一起去寻找使命，完成使命，然后……暂时就不知道了。

想看看来到店里的客人中，会不会有人比较熟悉关于路希和下界的事情，可惜这些人所了解的都只限于小时候听过的传说、绘本或者学校的教科书上所讲到的那个程度。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放弃，来来回回若干趟，甚至寻访到熟人的熟人，而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反而还引来了一些推销奇怪商品的人，窘得他们只能狼狈逃走。

斯诺本来想干脆直接去找异迹的法尔希问话算了，却被塞拉坚决制止。

“要是把法尔希惹毛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搞不好连你都会被变成路希，不光是这样，恐怕所有生活在波达姆的人都会倒大霉。”

既然对方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斯诺也只能断了那念头。自己要是能够成为路希，就毫不犹豫地直接前往异迹了，也不至于给城里的人带来麻烦。不，不止这些，一想到法尔希的愤怒什么的全都指向塞拉一个人，他就轻松不起来。

就这样，到头来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尽管如此，但总会有办法的，总要做些什么。茧的居民还没有全都走访完呢，手足无措这种事，也得在做了之后再说。

像是要把塞拉手臂上裹的绷带遮住一般，他径直靠过去将她抱在怀里。

“没事的，到了后天就不用再隐瞒了，不是吗？”

在生日宴会上，塞拉便要向闪电坦承真实的情况。只要有合适的契机，这件事就能出乎意料地顺利说出口了。

“我会陪着你的。”听到斯诺这句话，塞拉开心地笑了笑。

即便如此，大概还是在担心能不能好好说出来，塞拉的脸上时不时地会露出阴沉的表情，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没错，就像现在这样。

“喂喂，你看那个！很不错吧？”

为了能让塞拉开心，斯诺用手指了指玩具店的方向，只见橱窗里摆放着一只大大的红宝石兽玩偶。

绿色的长耳朵配上大尾巴，让人联想到滑稽演员的服装。那是一只既可爱又带点幽默的传说中的召唤兽。没有什么比它更适合作为给闪电的礼物了，塞拉也一定会被逗得大笑起来吧……

“真的耶！也许不错喔！”

“咦？”

塞拉高兴地朝店门前跑过去。

“没，那个还是有点……”

没想到她居然会当真，还是说，闪电真的会喜欢这种东西？

“逗你玩的，说笑啦！”

塞拉轻轻吐了吐舌头，接着迅速转过身去。大概是斯诺的表情太惊讶了吧，塞拉看着他，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搞得斯诺也跟着笑起来。

真是败给她了。尽管只是一瞬间，但自己竟然会去想像闪电抱着红宝石兽玩偶入眠的情景，这太可笑了。

两人一边笑一边向前走。太好了，塞拉又恢复了开朗，哪怕是一秒种，斯诺都不想让塞拉的脸上布满阴霾。

“……谢。”

他听到一声不甚清晰的言语。

“嗯？你说什么？”

“没什么啦，那边的店我们也去看看吧。”

塞拉说着就过来拉斯诺的手，于是也没再回答。不过，其实他听到了，那声有气无力的“谢谢”。

他打算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要是把那句话追问出来，就必须面对一个过于残酷的现实——可以的话，他希望塞拉能够忘掉的现实。希望她忘掉那种事，永远开心地笑……

“不要红宝石兽玩偶，利维亚桑的玩偶怎么样？”

“你又来了。”

“我觉得那玩意和闪电应该很配吧。”

“那种东西没有卖的啦，斯诺你真是的。”

塞拉嗔怪着笑了一下，忽然双手一拍：“对了！类似护身符的东西也不错啊，姐姐是军人嘛，我想一定会从事危险的工作。”

“她是波达姆治安联队的突击队长吧。”

“呃，那是什么？”

“闪电的上司说的，什么‘我们的突击队长’。”

真像姐姐的作风。塞拉明白似地点了点头。

“护身符这种东西是要随身带的吧？嗯，既然是我们两个好不容易选出来的，应该可以吧。”

时机刚刚好，这时他们看到了饰品店的招牌。

“到那儿去看看咯。”

“不知道哎，姐姐对饰品之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的。”

塞拉歪着头想了想，但很快又改变主意微笑起来。

“那家店是吧，说不定会有适合姐姐的东西呢。”

塞拉耳朵上的猫型耳坠摇晃了一下。斯诺也戴着一条形状相同的项链，是塞拉送给他的礼物。

正因为像野猫一样才唤作“诺拉”，这是斯诺率领的队伍的名字。在聊完这个之后，塞拉马上从那家饰品店买回了猫耳坠和猫项链。

只是由于之前从来没有佩戴首饰的习惯，因此虽说只是一条小小的项链，他还是有点抗拒的。不，能收到塞拉的礼物是很高兴，但是佩戴这种东西总觉得有些难为情。

第一次戴的时候，对他来说可是拿出了从浮岛一头扎进大海的勇气。心里一时半会也平静不下来，对胸口那里在意得要命，结果还是两人确定关系那阵子才终于习惯了的。

总之，那家饰品店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商店，今天也一定能找到称心的商品吧，给闪电的礼物……以及另外一样。

“咦？好奇怪。”

刚走进店里，塞拉就歪起头来。

“怎么了？”

“客人好像比以前多了，难道是顾客层扩大了？”

斯诺自己是第一次进这家店，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按照塞拉的说法，以前来这儿的都是些年轻的女孩。而现在既有年长的客人，也有带小孩的夫妇。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情况是斯诺庆幸不已的，如果其他的客人全是年轻女孩，他肯定会感觉浑身不自在，都没法好好挑选礼物。

“客人增加了，不是件好事吗？”

“也是，这样一来就能找到姐姐会喜欢的东西了。”

“没错。”

斯诺回应着，视线却被某个角落吸引了过去，那片区域正好展示着许多情侣戒指。

明天就是烟花大会了，那可是传说中能够实现愿望的烟花呀。他要在烟花下向塞拉求婚，已经决定了。求婚的话当然要有戒指，而这里是塞拉买猫饰品的店，自己也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东西……他是这么想的。

他将陈列柜中的豪华戒指与塞拉纤细的手指目测比较了一下。嗯，合适，毫无疑问的合适。

再看看自己的手。

“完全不可能嘛！”

塞拉讶异地抬起头，向失声叫喊的斯诺望去。

“啊……没、没什么。”

斯诺急忙掩饰，视线再次移向陈列柜。这些情侣戒指中，男方的尺寸不管有多大，自己的手指都要比其粗上一两圈，无论如何都塞不进去的。

话说回来，这种豪华的戒指，光是朝怪物招呼两拳，恐怕就得坏掉吧。弄坏求婚戒指，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戒指就可以吧？”

“是啊，戴戒指可能会不方便。”

原本只想在心里悄悄嘀咕着，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

“在做手会弄脏的工作时，还得小心翼翼地取下来。这礼物要妨碍了工作可不成。”

“啊，嗯嗯，说得也是。”

对于很快倾吐出心中所想的自己，斯诺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怨恨过。

“别多嘴啊。”他对自己说，目光再次投向旁边的角落。

“这个的话，我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这回他刻意将声音压得很低。这边是汇集了各种手镯、手环的货架，定神一看，能畅通无阻地容纳自己那双大手的尺寸还真不少，款式也很丰富，有透明雕刻风格的，有对应诞生石的，甚至还有大概灵感来源于手铐、上面挂着钥匙的款式。

诞生石这种就不错吧，尽力掰开的话，我的手腕也能戴进去……他心想。

“哎呀，这个跟我们家小梅利很配嘛。”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眼看就要抢走斯诺看中的手镯。

“啊……”

什么小梅利，明明是大妈好不好。斯诺一脸不爽地看着旁边的人。

“看，很合适吧。”

那是一只被中年妇女抱着的小型犬，该犬种以“手掌狗”之称广受人们欢迎。看来它就是妇女口中的“小梅利”了，脖子上还套了一只竭力掰开的手镯。

“干吗偏偏选手镯啊……”

“啊，真的耶，好可爱！”

塞拉白了一眼无力垂下肩膀的斯诺，用手抚摸着“小梅利”的头。小狗脖子上的彩石闪闪发光，尾巴不停地晃来晃去。

“啊……算了算了。”

“嗯，姐姐的手腕上好像戴了个机械一样的环状物，虽然也不是经常戴，我想可能是根据工作内容而定的吧。”

“那就再看看别的！”

目前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两码事，但斯诺没有去介意，继续朝旁边的角落走了两步。

“耳坠配耳环么？”

只不过塞拉已经有一对猫型耳坠了，如果送新的，就必须把这对取下来。

“可惜没有四只耳朵啊。”

“诶？什么四只？”塞拉又转过来问道。

“没有没有，我自言自语罢了。”在回答的一瞬间，他想到了，“有了！”

塞拉加上自己，总共就是四只耳朵。只要两人分别戴一只耳坠就可以了。

“斯诺，你从刚才开始就有些怪怪的哦。”

“有、有吗？”

“还是先挑耳坠吧。”正说着……

“呐～来吧，我的小心肝……”

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虽然知道别看为妙，但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去看，这是人的本性。

“讨厌啦，三井君，你真是的。”

一对丝毫不惧旁人眼光，正在打情骂俏的男女，在这人群混杂的店内，依然像画圆似地打造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

手足交缠地搂成那个样子并保持直立，从物理学上讲是不可能的吧！相对于到处都是人的密集度，他们也突破了极限！不禁让看客的心情超越惊愕直奔钦佩而去。

接着映入斯诺眼中的是将脸死死贴在一起的两人的耳朵。一样的耳坠一人戴一只，惬意地垂挂在各自的耳朵上。

该不会……这么想着，斯诺环视了一下店内。果然，还有一对情侣也是两人各戴了一只耳坠，进而连带着孩子的夫妇，耳边也双双吊着耳坠。看来最近似乎流行这样。

“耳坠也行不通了。”

斯诺本来就对流行事物很不在行，也很不喜欢效仿旁人做同样的事。如今，他要挑选的不仅仅是一件礼物，而是有纪念价值的订婚信物，他可不希望这份一生只有一次的赠礼沦落到满大街都是。

“要去别的店吗？”

“好啊，我想姐姐是不会喜欢这种东西的。”

“人家是突击队长嘛。”

“是啊。”塞拉笑了笑。

“不过啊，还真像你说的一样，很困难呢。”

斯诺本以为能够更轻易确定下来的。因为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之前认为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物品。

“对不起，让你陪着我。”



“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只不过，怎么说呢，我要是想用物品表达自己的心意，不管看到什么都会觉得不够，老想着不应该是这样的。”

倘若要将他此刻的心情变作有形的物体，只要不是献出整个茧，任何东西都达不到要求。

“嗯，所以我总是很困惑，总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

“但是呢……”塞拉像是想起什么似地说道，“在看到对方欣喜脸庞的瞬间，这些辛苦就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是吗？”

“没错。那么……对了，斯诺，你刚说自己的心意是指？”

“啊……没什么！好啦，去下一站！”

又差点不小心说漏了嘴。也不知掩饰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自信了，好在两人还是先走出了店。

“反正不止那一家店嘛。”

饰品店的话还有其他的。这样想着，斯诺正欲转身，这时点缀在橱窗里的一条项链跃入他眼中。进店的时候因为其他客人都挤在一起，导致他没能看到。

“抱歉，你先过去吧。”

“怎么了？”

“去厕所方便一下。”

“真是的。”塞拉一边苦笑一边迈出脚步。等到她的背影看不见了，斯诺才又跑回店里。

“店员小姐，放在那个橱窗里的……”

他找了附近的一个店员说话，却忽然大惊失色。

“索尼娅前辈？！”

“讨厌，是你啊，斯诺，不要叫我前辈啦。”

索尼娅和斯诺系同一孤儿院出身，比斯诺年长三岁，对他而言是犹如姐姐一般的存在，虽然是个相当可怕的姐姐。

“要我这样叫的不正是索尼娅前辈你吗？”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吧。”

她皱了一下眉头，命令旁边的店员“把橱窗里的项链拿过来”，独断专行的作风似乎一点也没变。

“是，店长。”

听到店员的回答，斯诺惊住了。这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实际拥有的崇高地位啊。

“前辈是店长？厉害。”

“说是店长，才刚刚一个月呢。这里本来就是人气商店，我压力很大的。”

理论上，客人已经有所增加了。索尼娅前辈真能干呀。斯诺在内心啧啧赞叹。

“对了，来这儿之前你是在……”

“帕尔姆珀尔姆的总店，自从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边。”

和斯诺待在同一间孤儿院还不到一年，之后她就进了全住宿制的米德尔学校就读。

如果本人的意愿和学力一致，哪儿的学校都可以升进去。因为学费全由圣府承担，所以即使是对于孤儿或单亲家庭，也不会构成障碍。

不止是学校，在茧，一切事务都处于法尔希和圣府的保障之下。只要双手不沾上犯罪的气息，就完全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可是，斯诺却从心底觉得这种受人恩惠的生活很不好，有一种反感的情绪。只要你希望，就什么都能够给予，正因为如此，他只想从圣府那里得到最低限度的东西。

所以，他们尝试种地，消灭怪物，认为自己能做的事就由自己来动手。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事。

“斯诺，你都没工作，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啊？”

“也没有稀里糊涂啦……”

“这可不行哦，你也不小了，再不好好努力……”

“不，我是说……”

不听人说话这一点真是完全没变，从以前起她就像个爱唠叨的母亲。

“刚才跟你一起的女孩子，是女朋友吧？”

“啊？嗯嗯。”

“所以，你要为了她而努力啊。可不能害人家哭泣哦。”

“怎么会让她哭！我绝对会让塞拉幸福的！”

他忍不住叫了出来，然后才发现周围的视线都齐刷刷地射向了自己，连从橱窗内取来首饰的店员都惊呆了。

“你真的没变呢，斯诺。”

“索尼娅前辈也一样啊。”

“没你那么夸张。”

她哧哧地笑着，从店员手中接过首饰。那是一组成对的项链，有着模仿茧做成的装饰和圆环。

斯诺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原本认为只要不是献出整个茧，就无法表达对塞拉的心意。不，一个茧还不够，因此要两个，他们两个一人戴一个……

“这个行吗？是我熟人设计的哟，你不觉得有种整个茧最幸福的两个人的意思吗？”

“整个茧最幸福么……嗯，说的也是。”

作为订婚的礼物，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要让塞拉成为整个茧最幸福的新娘，他发誓。

“等一下，我给你按礼品包装。”

“不，不用了，就这样吧，塞拉还在等我。”

付了钱，斯诺将项链一把抓起来就走。

“等等，斯诺！”

他急急忙忙冲到店外。因为见到过去的熟人很开心，不知不觉就聊起来了，但上厕所的话这时间也太长了，要是塞拉来找他就糟糕了。

斯诺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塞拉的影子，应该是没被看到从店里出来的样子。不对，自己手里还拿着项链呢。他连忙藏进怀里，立刻感觉到那里有了一丝淡淡的温热。

“在茧中过得最幸福……好！”

他双手握拳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塞拉给他留了多少时间，一想到这儿，他就有种从悬崖上俯视汹涌大海的心情。已经无处可逃了，他心里也怀有这样的不安。不过，如果自己都不安的话，塞拉一定会更加不安。所以他决定去相信光明的未来，即便脚下就是陡峭的山崖，远远望去的大海也是美丽的。

“斯诺！”听到呼唤声，他转过头一看，塞拉正一边挥手一边朝他走来。

“礼物，我选好了哦！快来这边。”

塞拉高兴地拉住了他的手。

“是护身符一样的东西吗？”

“对，代替护身符带在身边，很符合姐姐作风的东西。”

他们在武器商店前停下了脚步，满面带笑的塞拉用手指向橱窗。

“这个？”

那是一把求生刀，没有装饰，以实用为本的物品。老实说，并不能让人觉得适合作为生日礼物。

“为什么是它？”

“因为是护身符。刀具这类东西，含有斩妖除魔的意思啊。”

“斩妖除魔……是吧？”

斯诺知道防身刀这个词，但这可是求生刀啊，他认为和防身刀还是有点差别的。

“那个啊，我在书里看到过。只要有一把刀，人在哪儿都能生存。”

塞拉的语调变得平静起来，诉说着“因为姐姐是个军人”的眼神似乎有些遥远。

“为了工作而前往边境之类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突发的状况，我只希望不管在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能活着平安归来……”

“所以就选了求生刀?”

“很奇怪吗?”

“没，我觉得很好。”

不管在哪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活下去。是啊——斯诺自言自语，这也是他和塞拉的愿望。

“好！那就要这个了。”

塞拉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斯诺搂着她纤细的肩膀，打开了店门。

第六话 完

第七话 TOMORROW（未来）

那一天，灾难降临。

在广阔的下界神祇居住的领地，从恶魔的巢穴飞来了无数令人恐惧的东西。

那只不祥的右手撕裂大地。粉碎的土地化作千块碎片，无情地砸向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们。

那只不祥的左手刺穿山岭。崩塌的巨岩化作万块碎片，疯狂地屠戮着在地面奔跑的野兽。

这两只残暴的手截断了母亲河，将它变成狂乱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压向人类、野兽，以及其他的一切。

曾为人类提供了无数粮食的饱满作物被连根拔起。肥沃的土地也飞上高空，被扭成一团，最终一去不复返。

沉睡在地底的金银财宝被不祥的右手翻找出来，被不祥的左手夺走，同样一去不复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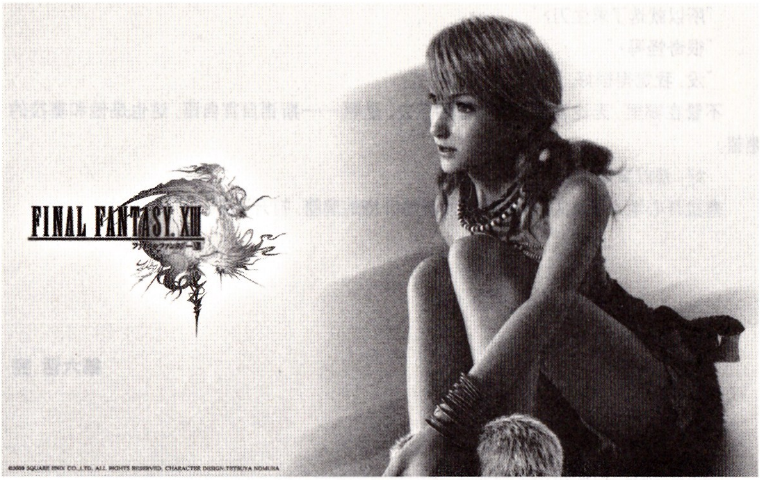
一切建筑物都化作由瓦砾堆积而成的小山，不留痕迹地被带走了。

数不清的性命被虚空吞噬，就此消失。

整块大地被哀叹和诅咒之声填满。即便如此，破坏仍然在继续，最后只留下死亡与寂静。

失去家园的两个孩子颤抖着抬起头，仰望那做尽一切穷凶极恶之事后渐渐飞升的物体，仰望它回到飘浮在天空中的恶魔栖息之所，那个圆球形状的魔窟。

一个孩子的双眼燃烧着怒火，另一个则溢满悲哀。



这一天，灾难从天而降，同时又在地面上播下了两颗种子。

*

那一天，两位少女走进神殿。

其中一位已经拥有了成年人般的眼神，另一位的瞳光则依然幼小。分别身穿猩红色服装、黑色服装和紫色服装的三位神官引领着眼神成熟的女孩走在前面，另一位紧随其后。

在无休无止的阶梯前，红衣神官对女孩们说。

“把污秽的武器放下。从这里一直到法尔希大人的御座前，任何污物都不允许被带入。”

女孩们随即把武器放在原地。

“要是成了路希，你们会给我更好的武器吧？”

眼神成熟的女孩开口说出一句明显不合时宜的话，但三名神官都没有作答，只是简单地命令道“走吧”。

两位少女怀揣不同的心绪走上台阶。那些为了这一天而特意准备的，同时在这一天之前又绝对不能将其公诸于众的想法。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一道大门前，黑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存邪念之徒拒之门外，将胸怀圣心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的那个也很快照做。门

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一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神圣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继续在回廊上前行。

“怎么没精神。”

“那是因为……”

“什么嘛，要成为路希的又不是你，是我啊。要是来陪我的你都被吓成这样，那我该怎么办？”

“可是……”

“放心吧。”

眼神成熟的女孩微微一笑之后，眼神幼稚的姑娘便没再说什么，缓缓低下头。而三名神官则始终一言不发。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二道大门前，紫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灵软弱之徒拒之门外，将胸怀坚强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的跟着照做。门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二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坚强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继续在回廊上前行。

“我说，这段路还真长啊。要是有升降机之类的东西，一下子就能到了吧？是故意摆架子给我们看吗？”

“小声点，这种事可不能乱说。神官大人说这是成为路希的考验……”

“考验什么的倒是无所谓，可跟这帮老弱的神官一起还真是无聊啊。”

说完眼神成熟的女孩又笑了起来，眼神幼稚的姑娘连忙开口劝阻。而三名神官依旧保持着沉默。

每走一会儿，几个人就要停下来祈祷一番，之后再继续往上走。重复十三次这样的举动后，他们来到了第三道大门前，红衣神官开口说道。

“此门乃是试验之门。它能将心存鄙念之徒拒之门外，将志存高远之人引向御座。”

眼神成熟的女孩立刻跪在门前，闭上眼睛专心祈祷，眼神幼稚的跟着照做。门上的印记散发出红色的光芒，缓缓打开。

“汝等，得到第三道门承认的人啊，快带着高尚之心到御座来。”

三名神官和两位少女穿过大门和蜿蜒的回廊，踏上最后一段阶梯。

台阶之上总共有十名神官，每一位都手持圣枪，看守着通往法尔希御座的大门。

“陪同的人只能到这里，你先走吧。”

“可是……”

“别担心。”

在三位神官的引导下，眼神成熟的少女迈步走上台阶。十三名神官随后将她团团围住，开始祈祷。

“被选中的人啊。”

“将要成为新一位路希的人啊。”

“摒弃邪念。”

“胸怀圣意。”

“战胜软弱。”

“拥抱坚强。”

“抛开卑鄙。”

“迎向高贵。”

“进入法尔希的御座之间吧。”

“被授予巨大的力量。”

“被授予伟大的使命。”

“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尔希的使者。”

“直面来自天空的威胁。”

前往御座的门开始缓缓打开。眼神成熟的少女从神官的包围中挤出，对着房间深处高喊。

“法尔希·阿尼玛！我有话想跟你说！你听得到吗？”

接着她推开连忙围上来的神官，继续喊道。

“你为什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只要法尔希愿意，不是随时都能把‘茧’碾成碎片吗？可你为什么不快点儿去把恶魔击败？与其费时费力地挑选路希，不如把附近的法尔希全都集合起来向‘茧’进攻！那样做明显要快得多吧！身为法尔希，居然连这种程度的智慧都没有吗！”

神官们高举起圣枪，准备把她控制住。

“无礼之人！这是对法尔希·阿尼玛的大不敬！拦住她！”

女孩推开神官，从其中一人手中抢过武器，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法尔希的御座。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优柔寡断，有多少人变成了尸骸！有多少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你的同伴也一样！只知道挖地道，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神官们拼命追上女孩。

“你这个野蛮人！我们不会让你接近御座的！”

女子一边用长枪打倒前赴后继的神官一边继续前进。

“我变成路希无所谓。消灭恶魔之类的任务，不管有多少都行。但我就是不甘心！你凭什么这么傲慢！”

红衣神官、黑衣神官、紫衣神官全都绕到法尔希身前，拼命阻止着少女。

“你一个小姑娘胆敢妄自揣测法尔希大人的圣意，简直是可笑之极！给我退下！”

“因为那个法尔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我才这么说的！它到底把人的生命当成什么了！”

紫衣神官冷冷地回答道。

“人的生命？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孤儿而已！”

黑衣神官也开口嘲笑。

“村子里的那些人之所以收养孤儿就是为了把他们变成路希。除了这个，你们根本毫无用处。”

红衣神官不屑地附和道。

“连那些村民究竟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真是愚蠢啊。”

女子的双眸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

“不许你……侮辱我的乡亲们！”

枪尖先是在红衣神官的胸口一剜，女子紧跟着又在愤怒的驱使下先后击倒黑衣神官和紫衣神官，把染血的矛头直指法尔希·阿尼玛。

“一切都是你这个混蛋造成的！那些变成尸骸的伙伴也好，面对‘茧’之法尔希的进攻无动于衷也好……我要把你彻底毁掉！”

女孩用力握紧武器向前一刺，而就在这时，法尔希的大手忽然变成了闪电。长枪应声飞了出去，女孩也当场倒地。

十名神官赶紧围上前来，一齐把枪尖对准了女孩。

“杀死这个野蛮人！”

“谋反者必须得死！”

少女一动也不动，眼看着十把长枪被神官们缓缓举过了头顶。

“请等一等！”

快步奔向倒地的女子，用身体将她死死护住的是那位眼神幼稚的少女。

“请你们手下留情！”

“对法尔希大人不敬，对神官兵刃相向，她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那我也……我也甘愿受罚！”

倒地不起的女孩微微动了动双唇，从口中断断续续地传出了阻止的话语。可眼神幼稚的女孩并没有理会，反而大声喊道。

“我要和这个人一起成为路希！请把我们变成和‘茧’对抗的路希！”

十支长枪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运动，所有神官都低头看了看这两个人，随后聚成一团开始交头接耳。

“不行，快让开。”

“不。反正下一次就该轮到我了，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

说完她抱着还无法行动的女孩，微笑起来。

“其实我从进入神殿的那一刻起一直是这么想的，想让法尔希大人把我们两个都变成路希……”

“可是……”

“我们虽然都是孤儿，但却是一起长大的家人。村子里的其他人也一样。所以我想要和她一起成为路希，一起保护大家。”

十名神官随即将两位少女围在中央，放声祈祷。为了让她们全都成为路希。

“要一直……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分开。”

这一天，有两位路希诞生了。

*

“要一直……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分开。”

明明都这样约好了……香草喃喃地说道。此时她正站在海边的人行道上，能远远望见神殿的轮廓。法尔希·阿尼玛就在那里面。

“对不起，我没能遵守约定。”

她向着此时不知道身在何处的芳诚恳致歉。说不定还待在神殿里。会不会刚一醒过来就被圣府的军队包围，进而没办法从里面出来呢……

看到“在波达姆异迹发现下界法尔希”的新闻，已经是昨天的事了。当时她正在购物中心的休息室里。安装在墙壁上的显示屏里突然出现的，正是神殿的图像。除此之外，还有在神殿外不断环绕的军用飞艇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各处的屏幕和扩音器都在播放着同一条新闻。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好像是要把整个波达姆封锁起来。不安的埋怨很快转变成了愤怒的咆哮，城里的居民当即和士兵争辩起来。

由于对这样的景象感到极度恐惧，香草像是逃跑一般转身离开了购物中心。她沿人行道返回能看到神殿的位置后，不由得惊呆了。

从刚才的影像上无从得知的是，通往神殿的所有道路全都被封锁了起来。数不清的军用车辆和士兵远远地把神殿围了个水泄不通，别说进入包围圈内部，连靠近都是不可能的。

不对，哪怕是站在这种刚好可以看见异迹的地方恐怕也不安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几名士兵可能是看到了凝望异迹的香草，此时正朝她走过来。她赶紧转头朝右边跑去，竭尽全力回到购物中心里。

从那些人没有追来这一点看，他们可能并不是要逮捕香草，只是打算警告她不要靠近禁区吧。

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才后悔没有携带武器也已经晚了。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城市里……一定会不安得哭出来。

芳……你在哪儿？

在艾乌里德的能源工厂，芳为了让香草顺利逃脱甘当诱饵，独自面对不断涌来的士兵。正因为有她的帮助，香草才能平安逃出来。可自那之后，她再也没听到芳的消息。

真想见到她啊……

可现实中她只能怀揣这样的想法，漫无目的地不断往前走。等回过神的时候，她已经来到了波达姆车站附近。对啊，芳不一定会立刻返回波达姆，有可能一直躲在艾乌里德峡谷中的某处。

如果到艾乌里德去，一定能见到芳！

但朝车站的方向跑去之后，香草再次愕然了。这里也和刚才的人行道一样，已经禁止任何人通行。同时她也想起，自己刚刚才听到了“市区封锁”的新闻。

随后印入她眼帘的便是旅客对着看上去像军队负责人的士兵大声抗议的情景。

“我们不是波达姆的市民！”

“我必须在明天之前返回伊甸！还有一笔大买卖要谈啊！”

“我们是从帕尔姆珀尔姆来的！至少请让孩子先回去！”

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高声喊着。香草不禁想到，自己在不久之前曾经目睹过十分类似的场面。那个时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只要等等就能回家，所以情绪并不像现在这么激动。即便如此，不安的阴云还是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八天之前，当时也是这样，艾乌里德峡谷车站和飞空艇机场全都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了起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四处赶来，与平民们争辩不休。

话虽如此，尽管有人不停抱怨着对工作的耽误、要是赶不上返程的飞空艇就有大麻烦之类的事情，但所有人最终全都服从了士兵的命令。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要检查完身份证，就可以搭乘下一班前往波达姆的列车。而在这段时间里，观光客们都被集中工厂前广场上的帐篷里，等待安置。

毫无疑问，香草并不是“茧”的居民，所以没有身份证。正当她环视四周寻找脱身之法时，忽然看到了正在用一部机械装置查验卡片的士兵。看来所谓的身份证就是那张小卡片。

如果是那东西的话，香草之前在城里从两个年轻人身上“拿”走了一张。那张神奇的小卡片让她买到了食物和饮料，连到艾乌里德的车票也是用那个买来的。

香草拿出偷来的卡片盯着看了一会儿。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这究竟能不能用。因为之前全都用的是芳手里的那一张，所以对自己手里的这个东西实在没什么自信。

要是不能用的话该怎么办？不对，还是被发现这张卡片是偷来的比较严重。

“快把卡片拿出来。”

猛地抬起头一看，手持细长机械的士兵已经站到了她的面前。香草随即带着怎么样都无所谓，甚至有些自暴自弃的想法把那东西交了出去。

一开始可能会被带到另外的房间仔细询问吧？或者是被当场逮捕？还是说会不由分说地被当场处决……光是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香草跟着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好了，快走吧。”

啊，果然。香草泄气地耷拉下肩膀，自觉地把两只手伸了出去。虽说老老实实地被带走多少有些不甘心，但士兵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很有可能会波及到周围的无辜人群……

“你磨蹭什么呢，真是的。”

听到对方没有接着说下去，香草便把头抬了起来。对面的士兵一脸不解地把卡片交还到她手上。

“那个……”

"检查过的到那边排队。"

"哎？"

正当她打算开口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士兵已经把机械朝另一个人的卡片伸了过去。那张偷来的卡片似乎作为香草的身份证而得到了认可。

就这样，香草和其他被检查过的人一起，排队坐上军队准备的专用列车回到了波达姆。

之后她在车站稍稍待了一会儿，可并没有从下车的人群中找到芳的影子。

尽管借着夜色返回了神殿，也找到了一些食物，但还是没能安心睡下。仔细一想，这还是她第一次单独过夜。自从懂事起芳就一直陪在她身边，而村子里又没有其他小孩子。成为路希之后更是如此，一直都是两个人独自生活，可没有芳在身边的夜晚，这的的确确是第一次。

这让香草感到孤单、恐惧，进而难以忍受。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她便决定到外面去睡觉。波达姆市内到处都有街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人类的气息。这里有长椅，有可以供她栖身的大树，根本不愁没有地方给她睡。再加上"茧"的气候比较暖和，就算露宿野外也不用担心会感冒。

而关于食物，她还是带着对人群的眷恋走进了购物中心的餐馆。不过，第一次使用那张卡片，果然还是需要勇气的。

尽管这东西已经在艾乌里德帮她度过了一次难关，可毕竟还不知道它能不能用来买东西。于是她紧紧攥着卡片，在店门口徘徊了好一阵。

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走进去，是因为她又一次看到了那只白色的小鸟。这只鸟在她和芳一起偷卡片时也曾出现过，给人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此刻它就落在对面的屋顶上直愣愣地盯着香草。

浑身一阵战栗之后，香草转头逃进店铺。刚一进门就感到心里安定了不少。于是香草学着周围的客人点菜、付款，简单得超乎她的想像。

像这样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后，她开始觉得"茧"是一个和平的乐园。由于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人们的性格也很温和，只要待在城里，就感觉不到任何的危险。

虽然见不到芳依旧让她感到心里有些没底，可身处敌国的紧张感却减弱了不少。即便如此，她依然无法忘记因为自己而卷入整件事的少女和小男孩的脸。罪恶感就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利刺一样，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口。

在那之后，香草在海边遇到了那位少女。说起来，好像就在这附近……

"你在那儿干什么？"

感觉到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自己的后背时，香草的意识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之中。是"茧"的士兵，PSICOM。城里的人提到这个名词时，脸上全都带着僵硬的表情。

直到前天晚上为止，没有人察觉到了有关这些人的任何动静，所以大家都是一脸安稳的表情。可自己……

"对不起！"



或许是听到了她像是带着哭腔的道歉声，士兵立刻把枪口放低，语气也软化了不少。

“车站已经开始办理乘车手续了，快去吧。”

香草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她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从昨天那条新闻开始播报的瞬间开始，乐园便永远地消失了。

发现下界的法尔希，封锁波达姆。哪怕只有这么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人们来说也是最糟糕的新闻。这两件事足以引起巨大的骚乱。有谁能够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新闻是下午开始播送的。既不能接近神殿，也找不到芳，香草一筹莫展地在购物中心里瞎转悠。尽管很害怕周围和之前判若两人，显得怒气冲冲的人群，但没有人的地方此时已经全都被PSICOM的士兵控制住了。

强制流放到下界。香草一开始并没能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许其他人也一样。当这样的通告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四周一片死寂。

人们在片刻之后才陷入空前的恐慌之中。惨叫和怒号在空气中交错，人群开始毫无意义地乱窜。难道他们认为这样就能摆脱这蛮不讲理的命运了吗?

香草愕然地看着这一切。“茧”的居民憎恨下界，她本打算试着去理解这种强烈的感情，但最终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对下界的恐惧，能让所有人在一瞬间失去理智。

她不知道狂奔的人群以何处为目的地。有可能是车站，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家。小规模的竞速开始在各个方向展开，被撞飞的女子发出凄厉的惨叫，倒地不起的孩子放声痛哭。

香草紧贴着一幢建筑物，一动也不动。就这样瞪大双眼，一刻不停地颤抖着。

他们都是在昨晚观看了焰火大会的人吧。不久之前还在开心地叫嚷、对话的人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幸福，向烟花祈祷时的面庞上满溢着希望。而那一刻距现在还不到一天。

恐惧、悲伤、哭号。香草忽然感到鼻子深处有些发酸，于是赶紧低下头来。就在这时，

几句话像是穿透了喧嚣一般刺入她的耳中。

香草猛地抬起头，刚才听到的好像是"保持将下界的法尔希封印在异迹之中的状态，和流放的列车一起送到下界去"这几句话。接着她环视四周，想更加清楚地听听新闻在说些什么。

将法尔希·阿尼玛送到下界，送到古兰·下界去……

这是真的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的使命要怎么完成？不，就算法尔希·阿尼玛不在"茧"里了，使命也不会改变。因为要完成使命的是自己和芳，而不是法尔希。

想到这儿，她才意识到一件事。既然身在波达姆市，那么她自己也是被放逐的对象。整个城市已经被严密地封锁了起来，她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真回到了古兰·下界去，那她就再也无法完成使命了。

香草忽然感到两腿发软，当即坐在了地上，但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她紧紧抱着双膝缩成一团，长时间一动也不动。

最终站起身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购物中心里一个人也没有。

她躲过巡逻的士兵，一个人朝海边走去。那里也是烟火大会的会场。理所当然地，周围空无一人，咖啡馆也关着门。同样是夜晚，仅仅只过了一天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整个海滨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波涛的哗哗声。

尽管这里的大海和古兰·下界不同，几乎没有海潮的气味，但她还是很喜欢这样的景色。再见，香草低语一声之后转头离开。没走几步就来到了那块田地。

苏醒的第一天，她就是在这里偷了几颗蔬菜。躺下来之后，泥土和绿叶的气味立刻涌入鼻腔。一想到芳说不定也会到这儿来，泪水就忍不住滑出了眼眶。我知道，芳是不会来的。我再也……见不到芳了。

香草就这样痛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就这样静静入睡。

购物中心里的人还是很多。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没有一个人在忙乱地奔跑，所有人都排着队，整整齐齐地朝同一个方向走去。

视野里的一张张脸庞写满阴郁，无力地耷拉着。之后就该到乘坐流放列车的车站去了吧。

"茧"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下界即地狱"这件事深信不疑。看到昨天那种恐慌的状态，香草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对这些人来说，被送往下界是和死刑同等的刑罚。

可事实并非如此啊，她想。古兰·下界的气候确实有些变化无常，还有凶残的魔物。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像在"茧"里一样，不带任何武器悠闲地转来转去。可自己和芳就是在古兰·下界出生、长大的。只要齐心协力，完全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

此外，古兰·下界还有着广阔的大地、无尽的天空、炫目的阳光以及生命力极强的草木，她想把这一切都介绍给"茧"里的人。当然，她知道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话又说回来，周围还真是安静啊。明明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在行走，实在是安静得过头了。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像在举办祭典一样热闹非凡；而且昨天还发生了那么大的骚乱。

一昼夜之后，头脑便清醒下来了吗？还是说已经彻底放弃了？如今没有一个人的脸上依旧带着愠色。

“对不起……”

香草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低声道歉了。这些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原因就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和芳苏醒了过来。

还有被法尔希·阿尼玛变成路希的少女，被“茧”的法尔希变成路希的小男孩，她连究竟该如何补偿这两人都不知道。

既没有办法将两人恢复原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可以不去伤害他们俩所爱的人，不去伤害他们深爱的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间，周围的人比刚才多了不少。虽然从极静的环境无法判断出这一点，但抬头一看，和焰火大会时不相上下的人群还是将通往车站的道路严严实实地堵了起来。

终于看到车站了。士兵们正在不远处大喊“还没有托运行李的人到这边来”。由于托运从昨天就开始办理了，因此离开队列的人相对比较少。

进入站前广场后，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士兵便向市民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说明。他的服装和其他人不尽相同，看上去军衔似乎比较高。

“各位被流放的对象。请按照指示，不要打乱队列。行李会在抵达下界之后返还给你们”

不过，他手里的枪让香草多少感到有些不满。指示说明情况而已，用得着带枪吗？这里明明都是些性格温和，不喜欢跟人争论的普通市民而已。

其他的士兵也都持有武器。嘴里说是“移居”，可现在看来简直就像“押送”一样。即便如此，可能“茧”的居民天生比较顺从，没有一个人开口抱怨什么，就这样默默地排着队。

不，不对。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高喊。

“慢着！不许离开队列！给我站住！”

也许是有人想要逃跑吧，整个人群随即也有些动摇。可能都在期待某个人能够拼命逃出去，那样的话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然而……

枪响了。从人群中爆发出的惨叫清楚地告知所有人，这既不是放空枪，也不是单纯的警告。整个队列随即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就像是映照着人心的急剧变化一般。

转瞬之间，士兵们的枪口便瞄准了列队的市民。喧嚣转瞬即逝，空气又变得压抑而沉静。

“请不要离开队伍，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显然，如今没有人会接受如此苍白的借口。因为不想在这里被当场射杀，仅仅只是因为这个，人们才会选择沉默。即便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前往地狱”的列车。

人潮再次缓慢地流动起来。就在这时，香草忽然看到了一位正在和士兵说话的女子。她之所以吸引了香草的视线，是因为这名女子的侧脸和那位名叫塞拉的少女十分相似。那位成为下界的路希之后，仍然选择了直面命运挑战的少女。

女子接下来把武器交给士兵，主动站到了队伍里。这一定是错觉，香草对自己说。是罪恶感让自己一看到相同发色的女子就立刻觉得她和塞拉的容貌很相似……

排在那名女子后面的是一位中年大叔。正当她感觉大叔的爆炸头简直和鸟窝没什么两样时，没想到真有一只小鸟从里面钻出了一个脑袋。

“哎？”

是陆行鸟的雏鸟。

“那个大叔在脑袋上养陆行鸟？”

因为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让香草不自觉地笑出了声。这时忽然有人从背后用力撞了她一下。啊，不对，也许在旁人看来是她撞了别人也说不定。总之她慌慌张张地想要保持平衡时，已经来不及了。

“啊啊啊啊……”

香草就这样十分夸张地摔倒在了地上，而且是脑袋先着地。虽说万幸脸没有受伤，但就摔倒的方式来说，或许没有比这个更丢人的了。

“小姑娘，没事吧？”

一个担忧的声音询问道。香草睁开眼，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站起身。

“没受伤吧？”

一位看上去十分温柔体贴的女子正看着她。嗯，肯定地回答之后，对方微微一笑。

“那就好。”

就像妈妈一样，香草无声地嘟囔道。不，说不定她实际上就是谁的母亲。身旁正站着一位像是她儿子的少年。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哦，你也一样啊。我们都是帕尔姆珀尔姆人。”

好像在哪儿听过的地名。

“你是从哪儿来的呢？”

“那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

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对方并没有继续追问。也许是想到对方有什么难处，又或者是根本没打算问得太仔细。她的孩子倒是明显有些不安，根本没敢好好看香草一眼。

究竟是排到他们母子后面，还是到和塞拉有些相似的女子后面去？香草对此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站到了声音温柔、而且主动帮助过自己的中年女性身后。如果要像犯人一样坐上那辆列车的话，能和这对母子在一起也不错。

负责说明的士兵表示被流放对象最早今天，最晚明天就会到达下界。如果能回到古兰·下界，香草希望自己能多多少少给他们一些帮助。

芳，对不起，我要和法尔希一起回古兰·下界去了。没能遵守约定是我不好。把你一个人留在“茧”里，实在抱歉……

一旦离开这里，就没办法完成身为路希的使命了。香草直到昨天才想明白这件事，在听

到法尔希·阿尼玛即将被送往下界的瞬间。不过在认识到自己也并非一无是处时，那种强烈的安心感几乎让她感到双腿无力。

“如果现实太过残酷，那就逃走吧。”

四天以前，在海边遇到塞拉时，她微笑着这样对香草说。正是因为有这句话的帮助，正是因为这句话在背后推动着自己，她现在才会身处此地。

只要就这样乘上列车，只要放弃使命，就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虽然有可能会变成尸骸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恐惧，但时间还有的是。

“站远一些再回头看，说不定就能格外轻松地跨越障碍。”

正如塞拉所说，站远一些再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有另外的道路。说不定真能战胜眼前的困难。只要试着逃开这一切，也许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虽然把芳一个人留下这件事多少让香草有些不安，但她同时也相信，一定没问题的。她已经把印记用火烧焦，应该不会变成尸骸了吧。而且芳是个独自一人也能生活下去的强者。不过，她一定会气得七窍生烟的。对不起，香草再一次低声念道。

她将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合到一起衷心祈祷，为了再也无法见面的挚友，为了无法遵守的约定。

士兵们开始引导人们进入列车。在回想起最晚明天就能达到目的地的说明时，香草忽然感到腿有些软。和芳一起成为路希的往日情景明明那么鲜明，可即将到来的明天却一点儿真实感也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

于是香草开始不断劝说自己，不应该感到不安，只不过是返回古兰·下界而已。风的气息，在草原上摇摆的野花。还有自己最爱的，在蓝天下尽情地奔跑。一到夜晚，抬起头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最重要的是，还有人在故乡等待着她的归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定会热情地来迎接自己。

明天，就能回到思念的家乡了……怀揣这样的心绪，香草跟随队列慢慢往前走着。

全文完



序章

1

这是一幢造型极为庸俗的建筑物。在这幢石砌的建筑物中，墙壁和地面到处都暴露出石材原本的形态，几组巨大的桌椅随处散落地放置着。没有多余的装饰，与此相对的，那些对于猎人而言十分重要的东西，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美味的饭菜和饮品，伙伴，以及和怪物相关的情报。猎人们正是为了寻求这些东西才会云集于此，因此冬多尔玛城里的大众酒馆今天的生意也分外红火。

在这个被喧闹的气氛所笼罩的大众酒馆中，少年一如往日地出现在这里。他正在和狩猎同伴开碰头会。只不过，在碰头会上，他的伙伴十分唐突地说道。

“今天，我们的小队就此解散吧！”

在今天起床之前，还以为这应该是个与昨天没什么不同的日子。少年——莱嘉闻言后立即瞪大了双眼。由于头盔被放在

旁边的桌子上，因此能够看清他的脸。头发的颜色是浓浓的棕色，而且留成了很短的发型。他的脸稍微紧绷着，好像在刻意强调着脸上每个器官的强烈存在感。好像有着强大意志的、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睛。鼻梁稍微有些低，看上去很可爱。如果是平时的话，他的嘴边总是会浮现出开朗的笑容，不过此刻由于同伴刚才所说的话，大大张开的嘴巴好像怎么也合不上了。

他身上穿着的是猎人剑士的防具——怪鸟套装。将红色的甲壳作为装甲使用的防具，在各处施以的蓝色装饰绳是这套防具最明显的特征。携带的武器巨像改是用怪物骨头的龙骨【中】和锋利的爪子作为主要材料制成的大剑。其外形利用了骨头的质感，看上去就像是在上面安装了利刃和手柄的粗糙武器。只不过，尺寸很大，几乎有成年人的身高那么长，莱嘉却轻松地将其背在身后。

完全没有意识到莱嘉发呆的样子，那名男子继续说道："各位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凭借着这些经验，大家从明天开始也要在各自道路上继续前进啊！"

男子一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一边继续陈述着真切的感言。

莱嘉等人是以这座城市作为据点展开活动的猎人。猎人经常要组队进行狩猎活动，早上起床之后，莱嘉为了决定今天到底要做些什么，一般都会先来大众酒馆看一看。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委托，大家就会直接签订契约然后去狩猎。一般情况下，都是和比较熟悉的人组队一起行动，虽然有的人会立下比较严格的规定，不过莱嘉等人只是基于每个人的意愿才聚集在一起行动的。如果情况不合适的话，他会接受一些即便是一个人也能轻易完成的简单的委托。或者，对于那些在狩猎中得以消耗的道具进行补给，前往附近的狩猎场收集素材什么的。这样一来，总是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无论是相聚，还是分别，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他们能够互相体谅对方。只不过，即便是解散队伍，也该做到情至义尽吧，像今天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感到太措手不及了。

第一个人的理由是年老的父母提出了让儿子回家的请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第二个人的原因好像是被其他队伍的人挖走了，只不过对方是他的恋人，所以这么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接下来是第三个人，作为使用狩猎笛的猎人，他说在上次的狩猎中突然对音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想要改行去做乐师，而且好像这个人从小的梦想就是在歌姬身后演奏音乐。

就这样，还没等莱嘉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了。那些述说完各自离开原因的伙伴们，对呆坐在一旁的莱嘉说了句"你也要努力啊"，然后就离开了大众酒馆。

虽然只剩下孤单一人，莱嘉还是在那里呆坐了半天。他还是个新手，对于这座冬多尔玛城也是好不容易才分清东南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就失去了所有的伙伴。不安的情绪一下子将莱嘉笼罩了起来，他看着陆续走出大众酒馆的同伴们的背影，忽然从心底深处涌出一种逆反的心理。

于是，他有些自暴自弃地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自己尽力而为吧。"

听上去，话中的气势十分高涨。

2

日子一天天过去，孑然一身的莱嘉最初时风发的意气，此时早已降到了一半以下。

"哈……"莱嘉无聊地坐在大众酒馆

的椅子上。

此时，他刚刚从狩猎场回到冬多尔玛。虽然顺利地完成了委托，可他一点儿都不开心。队伍解散之后，每次都要独自一人去狩猎，其中的辛苦远超最开始时的想像。必须要一个人承担起原本应该由四个人承担的职责。这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只不过没想到竟然会如此麻烦。

首先，与怪物面对面的情况。在集会所，同一件工作委托最多可以由四名猎人一起接受。如果有四个人的话，怪物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猎人可以趁着怪物没有注意自己时从死角发动攻击，回复伤势，或者设置陷阱什么的。可是现在，独自一人进入狩猎场，目标怪物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无论是发动攻击，还是受伤之后进行回复，或是不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设置陷阱，这些任务必须全都要由自己去做。这个负担很重，狩猎的难易程度也和平时截然不同。

莱嘉独自进行狩猎的经验很少。虽然听说在猎人中也有喜欢独自进行狩猎的人，不过他想要问问对方究竟为什么才会有这种心态。如今的情况实在是太惨淡了，为了弥补人数的不利，其道具的消耗量随之大幅度增加。另外，受伤是家常便饭，所以回复药的使用量也在与日俱增。幸运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势，不过也根本不知道那样的危险会在什么地方等待着自己。一旦受伤，在伤势没有痊愈时就进行狩猎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于是自然而然地，两次狩猎之间的间隔开始变长。即便如此，狩猎本身以失败而告终的次数也在增加着。

关于委托的内容，由于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只能挑选那些与之前相比更容易完成的项目。也就是说，即便完成了委托，所获得的报酬金额数也比较低。虽说独自进行活动有着如此多的危险，可是经济上的难以维持则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啊，好想吃牛排啊。”

状况在逐渐恶化，莱嘉这几天的主食已经变成了在狩猎场进行狩猎时烤好的肉。对于猎人而言，烤肉是一种极其美味的食物。只不过，猎人偶尔也会想要吃一些经过精心烹饪、让人垂涎欲滴的饭菜。

这时，一位端着托盘的接待员小姐刚好走过莱嘉的身旁，在她手中的托盘上放着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牛排。

对方完全没有恶意，只不过是将其他客人点的牛排送到那位客人的面前而已，她的路过与莱嘉的小声嘀咕偶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可能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吧，接待员小姐急忙说道：“对、对不起哦。”

说完，她就端着牛排朝另一张桌子走去。

又过了几天，莱嘉所面临的情况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即便是为了生活，也还是需要金钱的。眼下除了狩猎所必需的素材之外，其他的东西已经全都被他卖掉了，而且即便是去狩猎，也赚不到几个钱。

不得不把为了强化武器防具而存下来的一些钱拿出来维持日常的生活。虽说莱嘉是个新手，不过手头还是有些素材之类的积蓄，宛如时间倒流般眼睁睁看着那些素材逐渐消失，他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

“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就连猎人都当不成了！”

莱嘉抱着脑袋趴在桌子上，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他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返回故乡的事情了。

“那不行！绝对不行！”

莱嘉出身于一个小村落，那里距离冬多尔玛城很远。

在小村子里，当然不会聚集起像冬多尔玛这么多的猎人。类似这样的小村子，为了解决一些问题都会招揽猎人来本地定居。

莱嘉的村子里也有一位定居的猎人。只 不过，那名猎人已经上了年纪，差不多要开始考虑退休的事情了。

如果他退休了，自己大概就能成为定居的猎人吧，莱嘉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现在正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进行修行的关键时刻啊。

另外，还有一个对莱嘉而言是和修行同样重要的目的，在达成这两个目的之前还不能回去。

"就这样回到村子里，绝对不行！"

虽说如此，日子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可供自己选择的余地实在不多啊。莱嘉想到这里再次抱着脑袋趴在了桌子上，这时一个人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

"呵呵呵，你好像很苦恼啊，年轻人。"

"嗯？"

莱嘉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老者站在自己面前。

看上去，这位老者大概也是一名猎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身上穿着一套剑士用的防具，是用多种动物的皮毛制成的。虽然和莱嘉熟悉的轻皮套装十分类似，不过在细节上又不太一样。大概是更加强力的防具——轻皮S套装吧。与普通的套装相比有着更强的防御性，不过这套防具的趣味性好像更强一些。

另外，老者的腰间还挂着一柄锤子。这柄锤子的造型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用石头打造成的巨大的人类拳头"。莱嘉之前曾经见过，还依稀记得这柄锤子应该被称为"铁拳"。老者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武器，大概是想让其他人感受到与防具相同的趣味性吧。

"怎么，爷爷？嘲弄我这种失败的猎人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吧？"

"不不，我并不想嘲弄你。我只是好几次看到你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

"什、什么，看到过好多次吗？"

自从知道有勇无谋地独自去狩猎对于目前的情况没有任何帮助之后，莱嘉就经常一筹莫展地抱着脑袋坐在大众酒馆里。一想到自己的这副模样被人看到，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啊，你别看我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不过还是有点儿用的。"

"奇怪的老爷爷。"

"呵呵呵，他们一般都叫我'神秘的爷爷'。"

看着面前这位泰然自若的老爷爷，莱嘉笑着说道："呵，您不会是在这自吹自擂吧？"

"呵呵呵，那么说说看吧，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这位爷爷一点儿也不怕难为情地问道。

看到他这个样子，莱嘉微微耸了耸肩膀，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我的那些伙伴们……不，是那些曾经是我的伙伴的家伙，突然把狩猎团队解散了！"

"呵呵，一个人进行狩猎很辛苦吧？"

"是啊。虽然我想要重新找人组队狩猎，可不知道是时机不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竟然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那还真是够麻烦的。"爷爷用轻松地口吻说道。

虽然听不出来他是否真的认为这件事很麻烦，但不可思议的是莱嘉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生气。

"就是这么一回事。虽然我来冬多尔玛没多长时间，不过也听说了很多活跃的猎人组成了很有名的团队的事情。比如说最近很有名的那个，使用太刀的双胞胎，叫什么来着？好像是疾风什么的吧？"

"哈哈，但是也有人作为枪手独自活跃在猎人界啊。"

"啊，那个传闻我也听说过。那个人最初是使用双剑的，不过后来由于手臂受伤，只好转职成了抢手……不过，那只是极

个别的例外吧？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找到可以信赖的伙伴。”

“呵呵，是啊。最好的情况还是能够找到伙伴啊。嗯，没错。”

想了一会儿，爷爷忽然开口说道：“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他脸上的笑意变得更深了。

老实说，莱嘉之前对此并不抱有期待。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好主意”指的应该是找到伙伴这件事吧。莱嘉有些意外地盯着爷爷的脸。

“关于找到同伴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呃，同伴……”

“同伴……？”

在莱嘉的心里忽然燃起了一团名为“期待”的小火苗。

“可不好找啊。”

“什么嘛！”莱嘉对于产生了些许期待的自己感到有些生气。

看着无力地垂下肩膀的莱嘉，爷爷“呵呵呵”地发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声。

“嗯，不要急，不要急。我所说的好主意指的并不是找到同伴这件事。”

“不是找到同伴的……好主意？”

“嗯，目前这种情况啊，的确不容易找到伙伴。不过呢，你也没有预定必须马上做什么事情，对吧？”

“是啊，虽然很遗憾，不过的确正如您所说的这样。”莱嘉改变态度，认真地承认道。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反过来利用这种情况呢。既然眼下无事可做，索性趁现在去见识一下这个广阔的世界怎么样？”

“广阔的世界？”

不明白爷爷到底想要说什么，莱嘉一边眨着眼睛一边反复地回味着他的这段话。

“是啊，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名为洛克拉克的城市。”

“洛克拉克？从来没有听说过。”

“呵呵呵，这很正常，因为那里是一个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和外界交流的地方。”

“哎？”

“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少量的交流才逐渐开始，而且还是以我这种人脉极广的人作为中心。”

“人脉极广？”

这是真的吗，莱嘉盯着爷爷的脸仔细观看。

“怎么，信不过我？”

“没有没有，信得过！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吗……”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莱嘉在心里暗想。

“没错。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猎人，还有陌生的狩猎场。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做什么的话，要不要通过我的门路去洛克拉克看看啊？”

“好像很有意思呢。不过，我在这里还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能长时间待在那边。”

“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要是觉得那边很好，可以定居在那里。如果什么时候想要回来的话，也可以随时回来。不过，一旦去到那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你也许会大展拳脚哦。”

“广阔的世界吗，好像很有趣！嗯，拜托了！不过，您为什么要为我这个陌生人做这些事情呢？”

“哈哈，我只是一个想要成为年轻猎人助力的、好事的老头子而已。”

“呵，您还真是挺好事的！”

对于莱嘉这种毫不客气的感想，爷爷只是苦笑。

“洛克拉克吗，很令人期待啊！”

莱嘉急忙起身离开大众酒馆，开始进行踏上旅途的准备。

第一章 异乡的天空下

1

莱嘉抱着沉重的行李全力奔跑在冬多尔玛城的大街上。

“哇，对不起！”

眼看就要撞倒旁人时，莱嘉急忙大声道歉，可是他本人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奔跑，接着很快又险些撞到其他的人。就这样，他一边重复着道歉，一边朝城门处跑去。

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睡过头了。

“迟到了，迟到了！”

大部分道具在爷爷的帮助下已经被装进了莱嘉即将要搭乘的船上，他现在穿着平时使用的武器防具，手上只拿着最低限度的道具而已。

预好的时间是早上，可是现在已经日过三竿了。

“哇，睡过头了，睡过头了，我睡过头了！”

前一天晚上虽然想要早点休息，可是由于兴奋的原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时，已经快要到黎明时分了。虽然起床后急忙做好准备冲出了家门，不过与其说早上，现在的时间倒更接近于中午。

穿过中央广场，接着跑下南侧的楼梯，那里就是大家约好碰头的地点——城门。按照字面的含义，那是一扇将城内与外界隔开的大门，在门前还有一个广场。

在这扇让人不由地抬头仰望的雄伟城门前，爷爷带着一脸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表情坐在地上，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位明显带着焦躁的神情，双手抱肩站在那里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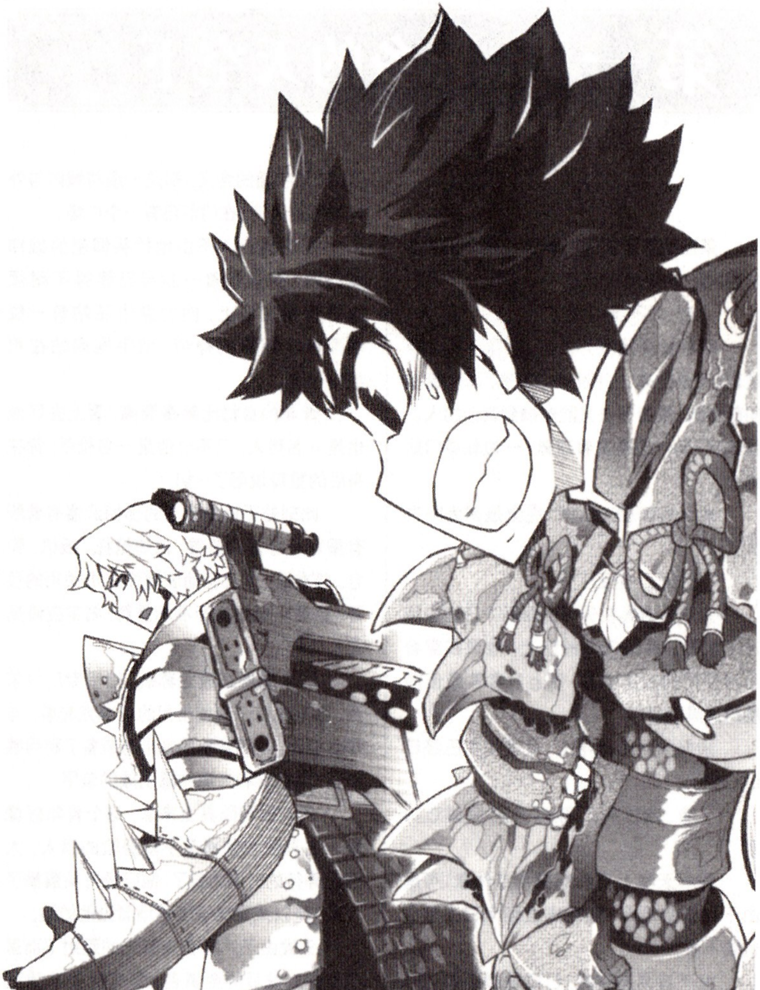
青年的身材比莱嘉要高，看上去好像也是一名猎人，只不过他是一名枪手，背在身后的重弩说明了一切。

此刻处于折叠状态的那柄武器有着所有重弩所必备的装置，比如枪托、扳机、弹仓、瞄准器，以及驱动装填弹药机关用的弓等。这是一柄极为标准的重弩，名字应该是强击火炮。

防具则是红速龙套装，枪手专用的东西。莱嘉也有一套剑士用的红速龙套装。与那套相比，这名青年的左半身装备了利用铁矿石、燕雀石和大地结晶制成的装甲。

从武器和防具上来看，这个青年好像是一名有着和莱嘉差不多经验的猎人。大概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将头盔摘了下来，所以莱嘉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脸。

头发由于沐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而呈现出令人炫目的金黄色，带有优美波浪弧线的发丝被留成了几乎可以触及到脖颈的长度。此人长得文质彬彬，让人联想不到他所从事的竟然会是“猎人”这种对体力有着相当高要求的工作。虽然之前并没有见过，不过莱嘉还是能够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



的高贵气质，并在心里暗想，所谓的贵族会不会指的就是这样的人呢。

此人的面部轮廓是稍有些奢华感的曲线，眼睛是如同清澄湖水般的蓝色。他的目光强而有力，向人传达着他是一名猎人的事实。这两道目光此时被投向莱嘉，明显能够看出其中包含了因为他的迟到而产生的愤怒。

“对、对不起，我来晚了！”

看着一边气喘吁吁一边跑过来的莱嘉，爷爷露出了一丝苦笑，青年则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

“……我记得集合时间应该是早上吧？”

一直保持沉默的青年开口说道，在他尖利的声线中夹杂着强烈的讽刺。

“哈！哈！所、所以我才会道、道歉！”

可能是歉意没能传达给对方吧，那名青年叹了口气，然后“哎呀呀”地摇了摇头。

“爷爷，这个家伙是？”

对站在一旁边摆弄茂密的胡须边看着两个人的爷爷，莱嘉开口问道。

“是和你一同前往洛克拉克的猎人。”

“请等一下！”

大概是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那名青年急忙插嘴说道。

“您是说，我要和这个一点儿都靠不住的家伙一起出发？”

青年一边说一边看着莱嘉。大概是因为对方的迟到而感到极为恼火吧。

“是啊。”

“我反对！”

“哦，我能问问为什么吗？”爷爷看上去好像感觉这件事很有趣。

青年可能也发现了爷爷的样子，于是一挑眉毛继续说道：“我会和这个家伙一起组队去进行狩猎吧？”

“嗯，作为从同一座城市来的猎人，一起组队行动的话会比较方便吧。”

“喂！”对于这两个人的交谈，莱嘉终于有了反应。

一直都在寻找一起进行狩猎的伙伴。如果这名青年能够成为自己搭档的话，将会非常方便。而且对方又是一名枪手，只要队伍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大家狩猎起来将会十分顺利。

“所谓一起进行狩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将自己的性命交到伙伴的手中。在那种性命攸关的重要时刻，让我和这种喜欢迟到且毫无责任感的家伙组队，请恕我难以从命。”

“睡过头这件事……的确是我的不对。”

虽然好不容易才遇到一点儿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看这样子，事态的发展还有些不可捉摸。

“带着这样的家伙去，我只会成为冬多尔玛的耻辱吧？”

“你不用担心，我叫莱嘉。虽然猎人的等级暂时还比较低，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猎人。”

青年上下仔细地打量着莱嘉，好像要对他做出一个评估，半晌才哼笑了一声。

“精明强干的猎人吗？我看你也只会吹牛罢了。”

“吹牛？是说我？从这身装束来看，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吧！”

“作为猎人来说，我还是个新人，所以为了磨练自己才想要去洛克拉克，和你这种带着靠不住的想法去那里玩耍的人可不一样啊！”

“在气势上，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那又如何？”青年不以为意地说道。

“喂，爷爷，这个家伙的性格好恶劣啊。我跟他一点儿都合不来！”

“嗬！那可真是巧了，我也有相同的想法。”

看到两个刚刚见面的人就吵得不可开交，爷爷带着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的表情，发出了“哈哈哈”的大笑声。

“莱嘉，这个年轻人叫凯莱斯。你们两个可要搞好关系哦，不管怎么说，接下来的行动中就只有你们两个了。”

听了爷爷坦然自若地说出的这句话，原本一点儿都合不来的莱嘉和青年——凯莱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叫。

“什么！？”

正经过城门的人们纷纷朝两个人投来了不解的目光。

“只有两个人！？”这个是莱嘉。

“和这个家伙！？”这个则是凯莱斯。

“去洛克拉克！？”最后这句则是两个人一同说的，而且还互相指着对方的脸。

莱嘉之前还以为爷爷会和自己同行，至少也会把自己带到洛克拉克。凯莱斯好像也有着相同的想法，因此对于和莱嘉同行的抗议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那个连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城市，据说此前丝毫没有交流的、也许是在极为遥远的地方的城市，只有两个毫不熟悉情况的人结伴同行。

而且，这两个人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打算搞好彼此的关系，这种情况即便只是想一想都会让人觉得无比郁闷。

莱嘉朝凯莱斯瞥了一眼，发现对方也是一副郁闷的表情。

爷爷对着无比郁闷的两个人，只是从容不迫地“哈哈”笑了笑。

2

——漫长的旅途，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虽然与平时前往狩猎场相比，这次旅程所花费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不过对于莱嘉而言，却并没有什么令他感到痛苦的事情。

乘坐大船来到外海，海风迎面吹来，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下。

无论是随着海浪摇晃，还是欣赏慢慢沉入水平线另一头的夕阳，这些全都是莱嘉此前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根本不会感到无聊。

这艘船是前往各地进行交易的贸易船，船长和爷爷是老熟人。虽然最开始时，二人还担心要怎样才能到达洛克拉克，不过看样子爷爷已经事先做好了各种安排。

虽说是凭借私人关系才搭乘上这艘贸易船的，可是莱嘉二人并没有得到所谓的贵宾待遇，而是每天都在船长的命令下帮忙打扫甲板以及准备饭菜等事情。

一边忙活着这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莱嘉一边在心里期待着新世界给自己带来的新希望，时间就这样很快过去。

不管怎么说，凯莱斯也是搭乘同一艘

船前往洛克拉克，只不过两个人的性格果然不太合拍。凯莱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细心，而且安排得也十分合理。对于莱嘉，他好像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自然而然地，两个人在船上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尽管如此，只要到了目的地，两个人还是会互相协作吧。因为在那个陌生的地方，莱嘉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即便多少有些看不顺眼，能够算上熟人的也只有凯莱斯了。

在空间受到局限的船上保持距离，如果到达比船舱更加宽敞的洛克拉克，就必须要齐心合力、共度难关了。

虽然感觉有些讽刺，不过莱嘉对此只是无谓地说了一声“啊，没什么”，就此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前方，还会有新的相逢和新的狩猎。

在如此令人心潮澎湃的预感面前，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3

能够看到陆地了，接着小船在海上又继续漂泊了几天之后，莱嘉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城市的入口。

一直所憧憬的新天地就在他的眼前延伸开来。

头顶一片蓝天。

干燥的风吹来，卷起一阵沙尘。

两根如同兽牙般的石柱耸立在地面上。

在石柱的另一头，一条宽阔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街朝远处延伸。

“好棒！”这是莱嘉说的第一句话。

“好大！”他不由地瞪大了双眼。即便将右手放在额头上以遮挡直射下来的阳光，街道的另一头也因为雾气朦胧而看不清楚，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大了。

有着如此庞大规模的城市，除了冬多尔玛之外几乎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冬多尔玛城是依山而建的有着很多上下坡的城市，所以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类似眼前这种一望无际的宏大城市。

“你啊，我们可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像小孩子一样兴奋，难道不觉得害羞吗？”

“难道凯莱斯不觉得这里很棒吗？”莱嘉反问道。

“当然觉得，在这个地方竟然能够建起规模如此庞大的城市！”

二人所到访的城市名为洛克拉克。

这座城市就座落在宽广的沙漠之中。

在沙漠上，人们宛如在大海或湖面上穿行一般，全都驾驶着小船进行移动，这是在冬多尔玛无法想像的移动方式。

关于沙漠，莱嘉之前也曾经去过冬多尔玛附近的塞克梅尔沙漠，只不过从来没有想像过在沙漠的正中座落着一座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随即莱嘉就有了一种“这真的是来到了很远的地方”的感慨。

在莱嘉二人到达的城门处，来来往往的行人摩肩接踵，当然其中有很多猎人。那些猎人身上所携带的武器防具，和莱嘉二人所熟知的样式完全不同。

“哇！你看那套防具！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素材，完全无法想像啊！”

莱嘉一只手指着一个路过的猎人说道，另一只手则抓住凯莱斯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着。

“哦！那边的那个……是什么啊！那个武器的形状好奇怪！是重叠起来的大剑吗？太奇怪了！”莱嘉始终保持着亢奋的状态。

凯莱斯虽然用视线循着莱嘉指出的方向望去，不过他一直面带别扭的表情，并保持着沉默。

“喂喂！凯莱斯！凯莱斯！”

莱嘉更加大力地摇晃着毫无反应的凯莱斯的肩膀，后者则有些厌烦地甩开对方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你给我适可而止吧！用手指指点点其他人是很失礼的事情吧！”

大概凯莱斯是不想让其他人误以为自己是莱嘉的同伴，所以刚才一直都在努力地保持着沉默。

“切，只不过是稍微指点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吧？”

“不行！会有人知道我们是从冬多尔玛来的，如果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举动，那些看到我们的人就会以为冬多尔玛的人全都是些没有常识的家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冬多尔玛全体居民的耻辱，对此你应该有所觉悟！”

“唔，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婆婆妈妈啊！”

“这些都是常识吧？说不定以后还会有很多猎人想要磨练自己的狩猎技能，千里迢迢从冬多尔玛来到这里，如果我们两个让这里的人瞧不起冬多尔玛的猎人，到时那些后来的猎人就会非常麻烦，最可怕的情况就是，也许他们不会被当地的人所接受。”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说着，莱嘉在心里暗暗警告自己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

“哈……真是的，我已经开始讨厌自己忠厚老实的程度了。像你这种人，只要置之不理就好了。虽然心里有这种想法，可是一想到如果不管，你也许就会成为冬多尔玛的耻辱，于是因为害怕就无法做到真的置之不理。”

虽然知道对方说出了极为过分的话，不过莱嘉仍然保持着沉默，因为透过凯莱斯头上的红速龙帽子的缝隙，能够看到他的太阳穴此时正在微微颤抖。对于自己此前那番无礼的举动，对方好像真的十分生气，如果此时再反驳他几句的话，之前所积累的怒气没准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

“你听好，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安顿下来之前，我会一直照顾你。不过在冬多尔玛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我根本不打算和你一起进行狩猎。”

“哎？别说那么残忍的话啊！我们不是一起从冬多尔玛来的伙伴吗！？”

“我可不认识你……另外，如果一直傻站在这个地方，就更像是奇怪的家伙了，还是快点去和这座城市的集会所长老打个招呼吧。”

可能是因为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所以心情有些好转的缘故吧，凯莱斯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打招呼？你说跟谁打招呼？”

莱嘉毫不知情地问道，于是凯莱斯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真的，如果不是爷爷拜托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和你这样的人一起行动！”

虽然说了这样的话，不过凯莱斯还是很恳切地向莱嘉做了解释。他就是这样一个稍有些神经质、急躁，本性却极为善良的家伙。

"冬多尔玛那位老爷爷的熟人就是咱们搭乘的那艘贸易船的船长吧？"

"对啊。"

那位船长将两个人送到了洛克拉克附近的地方，并对他们说"因为距离这里很近，所以你们两个自己去吧"，由于他本人的工作实在太忙了，所以并没有亲自来到这里。

"取而代之的，他已经事先将有关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城里的集会所长老了。那位船长一定很有势力吧，所以即便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也能在其他城市到处活动。"

一般情况下，每座城市中都会有猎人集会所，以莱嘉二人这种程度的能力，即便是必须从头开始办理手续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所以，即便是从最开始就作为"猎人"而得到对方的欢迎，这好像已经是破格的待遇了。

"而且，对方好像还为我们安排好了住的地方，所以去打声招呼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哦，这样啊，原来关于住的地方也要事先考虑到啊。"

直到现在为止，莱嘉好像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有关住宿的事情。他的脑子里只有去洛克拉克进行狩猎，仅此而已。凯莱斯闻言顿时觉得有些头疼，并用右手挡住了眼睛。

"既然如此，咱们快点去打招呼吧，然后就去狩猎！"莱嘉催促道。

凯莱斯一边念叨着"我是不会和你一起去狩猎的"，一边顺从地跟在他的身后。

洛克拉克从城门到市中心仍然由一条宽敞的街道连接。行人、食草龙牵引的货车穿梭往来，看上去十分热闹。

所谓食草龙，是一种即便在冬多尔玛也能经常见到的草食种怪物，性格比较温顺，一般都会在人类的饲养下变成家畜。

灰色的身体上，沿着脊柱的部位生长有黑色的花纹。从侧面看，它的背部是微微隆起的坡形，与矮胖的身体相比，头部比较小。在细细的尾巴前端长有刺状物，虽然可以利用这个保护身体，不过基本上这是一种比较胆小的怪物。

这座城市的繁华程度，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比冬多尔玛逊色。

道路两旁的露天商铺鳞次栉比，摊位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些是莱嘉之前见过的，有些则是从来没见过的。

走走停停，四处看看，每一次都是在凯莱斯的小声催促下，莱嘉才会极为不情愿地再次迈开脚步前行。

如此反复了几次之后，二人终于来到了位于城市中心的广场。

"往左边走是通往旅馆的路，往右边走则是工房，再往前是酒馆。"

洛克拉克到处都能看到艾露们，它们在为第一次来这里的外乡人引路。

所谓艾露，是一种属于兽人族的怪物，在冬多尔玛附近区域也栖息有这种生物。它们有着较高的智慧，其中甚至还有通晓人语，并进入人类城市和村落生活的家伙。

艾露的身材矮小，身高最多只到莱嘉

的腰部，而且体重非常轻。如果是温顺的艾露，人类甚至可以轻松地将它抱起来。鼻子周围和额头上长有浅棕色的毛，而四肢和尾巴的前端则长有浓棕色毛发，另外在前后腿上还长有如同细线般花纹图案的浓棕色毛发。

与生存在大自然中的野生艾露不同，那些负责导游的艾露全都穿着漂亮的服装。头上还端端正正地戴着俏皮的红帽子，上面插有绿色的羽毛饰品，身上穿着的红色坎肩上还佩戴着黄色的装饰物，手上拿着记载有这个城市情报的笔记。

凯莱斯跑到其中一个艾露跟前想要问路，莱嘉则站在一旁等待。

"嗯，集会所长老那个家伙在什么地方？"当凯莱斯回来之后，他急忙问道。

"不是'家伙'，我看你最好学习一些待人接物的礼仪！想要找集会所长老，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就可以了，那边好像有个酒馆。虽然有些啰嗦，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你一旦把这件事搞砸了，我也会受到牵连的。"

"知道啦！你这么爱操心，小心将来变成秃头！"

"秃头！？"凯莱斯下意识地大声喊道，周围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纷纷朝他这边望来。

"怎么了？"

"可恶，难道我也被你影响了吗！？"说完，凯莱斯不再理会莱嘉，独自向前走去。

"等一下。喂喂，这里和冬多尔玛相比，哪个更大一些？"

"这个嘛……冬多尔玛是一个类似丘陵地带的城市，所以无法简单地将二者做比较吧。而且，'城市'这种存在也不是越大就越好，关键在于它与自然的和谐程度。"

"哎，和自然的和谐吗？"

凯莱斯考虑的都是一些很深奥的事情啊，莱嘉并非讽刺，而是真的十分钦佩对方。

可能是沙漠地带降雨量偏少的缘故，这座城市中有屋顶的建筑比较少。而那些位于市中心的那些商店，店与店之间都用一个简单的屋顶相连，于是就形成了一道连续的拱顶。

在商店街的深处，有一家聚集了大量猎人的酒馆。

"咦，这里也没有屋顶吗？"

和冬多尔玛的大众酒馆不同，这里的酒馆直接在石板地面上并排放置着桌椅。里面好像有一个沙上船的小港口，一艘船正在那里装卸货物。

聚集在酒馆中的猎人三三两两不拘小节地坐在那里，看样子有刚刚从狩猎场回来正在休息的人，还有打算缓和即将奔赴狩猎场的紧张感，同时正在等待同伴的人。总之，酒馆中弥漫着一种令莱嘉感到十分熟悉的气氛。虽然建筑物的样式并不相同，不过这里的确是猎人们聚集的地方。

"集会所的柜台在那边！"

莱嘉不安分地四下张望，而凯莱斯则一眼就看清了这里的格局，于是快步朝集会所柜台走去。

在酒馆的正面设置有一张简单的柜台，两名身穿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名龙人族老人坐在旁边。看起来，这位龙人族老人好像就是集会所的老板。

那两名服务员身穿的工作服，是莱嘉在冬多尔玛周边地区未曾见过的款式。虽然只是些细节，不过就是那些细节部分才会让人有一种来到很遥远的地方的感觉。左侧的一个小柜台好像是贩卖道具类商品的，身穿不同颜色工作服的少女正面带微笑地接待客人。

凯莱斯端正了一下自己原本就不错的姿态，仪表堂堂地来到柜台前。

“初次见面，我能求见一下这个城市的集会所长老吗？”凯莱斯彬彬有礼地说道。

叼着烟袋的老人随即回应道：“我就是集会所长老，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年轻的猎人？”

“我叫凯莱斯。我和这位叫莱嘉的朋友一起从冬多尔玛来到此地，承集会所长老的盛情好意，我们会暂时留在这里磨练自己的狩猎技能。”

“哦，我听说了。贸易船的船长还好吧？”

“他很好，但是比较忙。把我们送到这附近之后，他就马上掉头回去了。”

“原来如此。忙是好事啊，你们也要变成那种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猎人才好！”

“您放心吧！一定会的！”

虽然莱嘉想要接着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很厉害的猎人”，不过还没等将这句过于率直的想法说出口，他就被身边的凯莱斯狠狠地踩了一脚。

“哇！”

“哦？你怎么了？”

“没什么，莱嘉只是在看到这座城市之后有些感动罢了。”

“呵呵，真是我的荣幸，请你们一定要在这里学有所成啊！我已经为你们两个准备好了住的地方，毕竟城里的猎人实在太多，所以没能安排出豪华的地方，请你们多担待。”说完，集会所长老将一张写有住宿地点的纸交给凯莱斯。

“好的，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

“嗯，你们两个的行李应该已经被运到那边去了。如果还有其他的困难和不明白的事情，你可以来找我或者询问街上的导游。”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祝你们一切顺利。”

莱嘉由于钻心的疼痛所以没能开口说话。凯莱斯强行拉着他，急冲冲地朝通往旅馆街所在的方向走去。

刚一进入旅馆街，莱嘉便眼含泪光地大声抗议道：“好疼啊！”

可是凯莱斯只是十分平静地说了句：“我如果不这么做，你一定会做出失礼的举动。”

“哇，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这也太武断了吧？”

虽然提出了抗议，不过凯莱斯根本不理会他，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息着。

“切！今天先回旅馆休息，其他事情等明天再说。”

虽然由于兴奋而没有意识到，不过身体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应该已经很疲惫了。以后要在并不熟悉的狩猎场中进行狩猎，所以最好能够趁现在将身体调节到巅峰状态。

“哎呀，虽然有些不情愿，不过我的

意见也和你一样。就这么决定了，先去旅馆休息吧，而且在狩猎之前必须要整理一下道具什么的。”

就这样，莱嘉和凯莱斯朝旅馆走去。

在旅馆街上也座落着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这里的建筑与之前的商店街不同，并不是帐篷，而是有着墙壁和天花板的房屋，来到这座城市的外乡人都会在这里住宿吧。

“好棒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堡垒一样！”莱嘉愣愣地抬头仰望。

在旅馆街的北侧，有一幢二人从未见过的豪华建筑。

“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优雅，至少也该称其为城堡才对。”

凯莱斯虽然出言讽刺，不过却极为少见地和莱嘉一样停下脚步，仔细地欣赏眼前的这座建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墙壁，与其他建筑满是沙土的外墙，以及到处都有被暴晒的痕迹相比，这座通体洁白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最近才建成的一样。而且从入口到大门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间树立有样式相同的白色石柱。

“是最近才建成的吗？”

“不是的。”听到莱嘉的疑问，正在思考相同问题的凯莱斯立刻否定道。

“咦？”

看了看歪着头不明所以的莱嘉，凯莱斯指着建筑物说道：“虽然看上去的确十分整洁，不过在入口和屋顶上都能看到日晒的痕迹。应该是有人对这幢房子进行过修整吧。”

“啊！”

只是笼统地欣赏这幢建筑的莱嘉，对于凯莱斯的敏锐洞察力再次钦佩不已。

“住在那幢房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家伙呢？看到这种情况，我对咱们的旅馆也有所期待了。不管怎么说，那可是集会所长老帮咱们安排的地方啊。”

“你还真是够乐观的！”

“呵呵，忐忑不安总不是什么好事吧？”莱嘉满不在乎地说道。

凯莱斯很罕见地没有出言反驳，只是淡淡地说：“那你就将这份乐观继续保持下去吧。”

他看了看集会所长老交给自己的那张纸，然后沿着旅馆街朝南边一路走下去。旅馆也是分等级的，刚才看到的那种令人惊讶的豪华旅馆在这座城里好像也是极为少见的。

“真奇怪！”凯莱斯又看了看那张纸，然后疑惑地说道。

“怎么，迷路了？”

“我又不是你……不，可是，我的确有些搞不明白。”

可能是碍于面子，凯莱斯一边不开心地小声说着，一边和坐在一幢简陋小房子前的男子搭话。看上去，他好像是负责管理周边旅馆的人吧。

只见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凯莱斯忽然绝望地大喊道：“你说什么！？”

紧接着，他抬起头来，目光所投向的地方竟然是眼前这幢简陋无比的建筑。

“难道说……”莱嘉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干燥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灰尘。

睡铺是由干燥的麦秆堆积而成，这东西简直都算不上是一张床。房间里是和外

面相同的粗糙石板地面，说不定就是直接在地面上砌了几堵墙，然后随便搭了个屋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房间。

“呃，而且……”

莱嘉将目光投向房间上方。房间……如果这也能叫房间的话，每两个房间之间只有一块薄得几乎要透明的布料做间隔而已。这块布对面的那个房间里，凯莱斯正愁眉苦脸地站在那，看样子就像是吃了一大口黄连似的。

“这几乎就是同一个房间吧？”莱嘉小声抱怨道。

“我也想哀叹啊。”听觉敏锐的凯莱斯不失时机地讽刺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即便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得不听莱嘉从隔壁传来的牢骚。

“就算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也无法放松下来啊。”

“不甘心的话，就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住更好的旅馆吧。总之，旅馆这种地方，只有在想要睡觉的时候才会回来。好了，既然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环境，那么就好好地收拾一下吧。”

“哎？我……并不擅长……收拾房间，反正我这边的房间和你也没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我很讨厌杂乱的房间。如果看到你把东西随意摆放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扔出去的。”

“随便扔人家的东西，太过分了，简直是蛮不讲理！”

“如果你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的话，至少要把东西放进自己的道具箱里。因为无论道具箱里有多脏，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切，知道啦！真是的，我最讨厌你这种神经纤细的家伙。”

“总之，今天先好好休息吧。从明天开始就要努力了，努力狩猎然后搬到更好的旅馆。”

“只要咱们两个之间有一堵足够厚的墙壁，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会让我满意的。”

很快，两个人全都睡着了。只是莱嘉对于长途跋涉的辛苦好像完全不在意，他认为只要能够在这里展开新的狩猎，那么之前所吃的苦就全都有了回报。

4

第二天一早，莱嘉、凯莱斯和刚刚升起的旭日同时跳了起来，在做好了最低限度的准备之后就匆忙离开了旅馆。身体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对于悠闲地在城市里观光这种事情则完全提不起兴趣，二人现在惟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活动一下身体。

酒馆从清晨就已经开始营业，像莱嘉二人这样很早就出发的猎人们逐渐聚集到这里。在酒馆里简单地吃过早饭后，两个人急忙对集会所的接待小姐说道。

“能让我们看一下目前可以接受的工作委托吗？”

接待小姐先是看了一眼今天也坐在旁边的集会所长老。

“他们是准会员。猎人等级就从一级开始吧。”

见集会所长老点了头，接待小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她向莱嘉二人客气地

说道："好的。那么，您二位目前所能够签订契约的委托只有这些。"

接待小姐说着，将一叠纸递了过来。

委托的目的——猎人并不是每次去狩猎场都要讨伐怪物。实际上，狩猎场是一个禁止普通人进入的危险场所，将那个地方所特有的珍贵资源带回来也是猎人所要做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根据委托的内容，工作委托一般可以分为狩猎委托和交货委托两种，虽然后者并不多见。

委托书上通常都会标明此次委托的具体内容，如果是交货委托的话就会有物品的名称，而如果是狩猎委托则会写有作为目标的怪物的名字。此外，具体的狩猎场也是被指定好的，同时委托书上还记载了指定的狩猎场中存在着什么样的怪物，委托方出于什么目的才进行委托等对猎人而言十分重要的情报。

"哇！"莱嘉忘我地翻看着手中的那些委托书。

"我说你就不能稍微理性一些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吗？"

"少啰嗦！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你简直就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你看这个！"莱嘉完全无视同伴的讽刺，自顾自地将那叠委托书交到凯莱斯的手中。

"从未见过的怪物的名字多得都快要数不过来了。"

听莱嘉这么一说，凯莱斯急忙仔细地翻看起手中的委托书，随即能够看出他的表情也变得稍有些紧张起来。

"的确是……很棒啊。可能是由于地域的改变，就连怪物的分布也截然不同……"

虽然和莱嘉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不过凯莱斯在看过一遍委托书之后，他的眼神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那么，首先选择哪个呢？"

"是啊，第一次的话……"

"这个怎么样？讨伐水兽！这份委托书上还画了张图，很帅啊。它的体型好像和咱们之前见过的怪物完全不同啊！"

听了莱嘉的意见，凯莱斯无奈地抱着脑袋说道："你真是个笨蛋啊！"

"我、我怎么了？"

"别说是栖息在这附近的怪物了，咱们就连有关狩猎场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水兽？是啊，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它的确是一种很华丽的怪物。仅仅从委托书上的画像来看，我就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迫感。但是！突然就去挑战这么强大的对手，你不觉得是一种鲁莽的行为吗！？"

"啊，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哦……"

莱嘉好像比凯莱斯预想中的更加兴奋，作为一名猎人来说，这些事情简直就是基础中的基础，可是他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最开始还是选择讨伐十头杰基，或者十头小水兽这类小型怪物的讨伐委托，也可以先从交货委托入手。如果有本地导游的话自然另当别论，如果不能先积累一些有关狩猎场经验的话，咱们两个将会面临非常危险的……"说到这里，凯莱斯好像忽然意识到什么事情，于是停了下来。

"稍等一下，不知不觉中，我怎么把和你一起进行狩猎作为行动的前提了呢？"

“啊，被发现了吗？”

“当然发现了！”凯莱斯瞪了莱嘉一眼，“虽说如此，看样子好像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适合组队的人选。”

凯莱斯在酒馆里环视了一圈，那些人好像已经决定了要和谁一起进行狩猎，莱嘉和凯莱斯没有找到自己能够强行加入的机会。

还有一件比较在意的事情，从刚才开始就能够感受到有一个闪烁的目光在望向自己这边。

好像对于洛克拉克的猎人们而言，莱嘉和凯莱斯二人所穿着携带的都是极为陌生的武器防具，随时都能引起这些人的兴趣。

“果然还是有些引人注目吗？如果能够尽快替换成这座城市里常见的武器和防具的话，也许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了。”

“为什么？引人关注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吧？”

“真是的，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性格都是这么乐观天真啊。不过，为了制作这套怪鸟套装，应该花费了你不少心血吧？”

“这个红色分外醒目呢，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凯莱斯稍微想了想，然后无奈地垂下了肩膀。

“喂喂，和我们一起组队进行狩猎吧？”趁着凯莱斯哀叹的机会，莱嘉对旁边的一位猎人说道。

对方的回答则是：“不好意思，我已经有队伍了。”

莱嘉毫不气馁地又对另一位猎人问道，结果他们的回答毫无例外地全都是拒绝。

“白痴，别问了！”就在莱嘉正准备向不知道第几个人出言询问时，凯莱斯终于难以忍受地制止了他。

“怎么了？如果你不跟我组队的话，那我只能自己去找了吧！”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先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冬多尔玛遇见了一位之前从未见过的陌生猎人，我们会首先看什么？”

“看什么？应该是看他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防具吧？”

“没错，我们只要看看对方的武器防具，就能大体上了解这个人的实力。另外，关于制作这样的武器防具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即便我们没有相同的东西也会有所了解。但是，关于这座城市里的武器防具，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反过来说，这里的人也不知道你我是拥有何种程度能力的猎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邀请人家和你组队，当然会被对方拒绝吧？”

“这个……好像的确是这样啊……”莱嘉终于意识到凯莱斯所说的话的正确性。

“虽说如此，我总觉得可以凭借气息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拥有何种程度的力量。即便并非我本意，但是目前也只能暂时和你一起狩猎了。”说完，凯莱斯再次用审视的眼光看了看莱嘉。

“你……”

可能是因为感到非常烦恼，凯莱斯抱着肩膀犹疑地说道：“和你一起……”

“虽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极为失礼的对待，不过，我决定不跟你计较。”

“哼，明白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只不过签订工作

委托这件事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地从小型怪物开始吧。”

“理论上我能够明白你的意图，但……真的很无聊啊。”

“不许抱怨！”

“呜！”

他知道凯莱斯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是在冬多尔玛以小型怪物作为对手的阶段早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对于亲身感受爷爷所说的宽广的世界这件事，他想要的并不是小型怪物这种对手，而是大型怪物。如果按照莱嘉的想法，他根本不想循序渐进地习惯这个新世界所带给自己的刺激，就是要趁着什么都不知道、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的现在，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与周围的环境发生激烈的碰撞。

“……不过，这也是不得已啊。”

“是啊，不得已。”

果然还是只能这样，莱嘉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决定听从凯莱斯的意见。

就在这时，另一个声音插进来说道：“那个……”

莱嘉和凯莱斯不约而同地朝旁边望去，只见有一名女性站在那里。

那是一名身材矮小的女性，看上去她也是猎人，身上穿着一套形状有些奇怪的防具。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从左肩上垂下的、边缘呈锯齿状的东西。看上去好像是用某种怪物的皮膜制作而成，中心部位呈浓郁的紫色，越靠近边缘颜色也就变得越淡，这种浓淡的渐层变化看上去很漂亮。

以同样的素材覆盖住全身，并用腰带加以固定，这身装束与其说是防具倒更像是普通的服装，只是各个地方好像都用矿石之类的东西进行了增强。

保护脑袋的是帽子形状的头盔，可能是作为初次对话的礼仪，此刻她将头盔摘下并抱在胸前。

她的样貌看上去还略显有些稚嫩。莱嘉有时也会被人认为作为猎人来说实在是太年轻了，还从未见过比自己还年轻的猎人，因此当看到眼前的这名女性时，他稍感有些吃惊。

稍微有些心不在焉的感觉，又大又圆仿佛祖母绿宝石一样的瞳孔，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低眉顺眼而又无比悠闲的食草龙。

鼻梁很挺，眉毛的形状也不招人讨厌，天生有着优美而又纤细曲线的下巴赋予了她高贵的气质。如果仅仅从外表上来看，即便说她是一名“美少女”也绝不算过分。虽说如此，莱嘉却完全没有感觉到在面对美女时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感。问题就在于这名女性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好像完全中和了外表的美丽。

她的头发是蓝色的，稍有些波浪的头发在脑后被松散地绑成了一条辫子。看上去她好像并不擅长打扮，因为一部分头发可能是在睡觉时压乱了，此时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也许这就是她身上所拥有的那份亲切感的来源吧。

武器是单手剑，因为此时还插在腰间，所以莱嘉二人看得不太清楚，不过从护手和盾牌的情况来看，大概是以和防具相同的素材为原料制作出来的。

“那个，你们……是不是在寻找熟悉这片区域的猎人啊？”看来她刚才一直在旁边倾听莱嘉和凯莱斯的对话。

“啊，没错。”凯莱斯有些疑惑地点了



点头。

“那么，我能和你们一起去狩猎吗？”

“和你？”凯莱斯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虽然有些失礼，请问你是……”

“啊，对了，还没自我介绍呢。”

听凯莱斯问起，那名女性立即露出了微笑，并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叫托尔谢，是这里的猎人！”

虽然听到托尔谢自报姓名，可是凯莱斯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

“你所使用的武器防具都是什么？”质问还在继续。

“喂，出于礼貌，你也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给对方吧？”

即便在贸易船上，凯莱斯也是成天把礼貌什么的挂在嘴边，他现在的言行的确有些奇怪。对于指出了这一点的莱嘉，凯莱斯并没有过多地理会。

“你是说这个吗？”

好像托尔谢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然后坦诚地说道。

“武器是首领匕首，防具则是杰基套装。”

“正如你所见，我们是从很远地方来到这里的猎人。虽然对于本地猎人所使用的武器防具之类的东西并不了解，不过你的这些只是新手使用的装备吧？”

“呃，的确如此。”好像还不知道凯莱斯到底想要说什么，托尔谢用十分平静的口吻肯定了对方的质疑。

“不好意思，我并不认为你能够充分地为我们进行导游。”凯莱斯一边叹气一边冷静地做出了判断。

“我说你，就算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也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和一个女孩子说话吧？”

“真是的，你别这么天真好不好！？”

“你到底在警惕什么啊？只要大家能一起快快乐乐地去狩猎，这不是很好嘛！？”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完全依赖我们，也许最后只在分报酬的时候才会伸手。”

“不管怎样，没有像你这样说话的吧？”

“那个……”站在一旁的托尔谢忽然说道。

大概她想要发表不同意见吧，莱嘉和凯莱斯急忙中断了互相指责，静静地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呃……”

托尔谢开了头之后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莱嘉和凯莱斯仍然等待着。

“那个，虽然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过吵架什么的……”

“你总是像现在这样说话吗？”

对于用蜗牛一样的速度说话的托尔谢，急性子的凯莱斯迫不及待地插嘴说道。不过由于托尔谢这种不急不慢的说话方式，莱嘉和凯莱斯想要继续争吵的想法完全被驱散了。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的感觉……”

托尔谢好像根本不明白凯莱斯提问的意图，依旧悠然自得地回答道。

站在一旁的莱嘉好像也被凯莱斯的焦躁情绪所感染。

“喂，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话？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吧？”

如坐针毡的莱嘉刚一问出这个问题，凯莱斯随即一边叹息一边小声说道“如果刚才不理她就好了”，与此同时托尔谢仍然保持着之前的缓慢频率，点了点头说“的确有事”。

“我……的确是你们刚才所说的新手……虽然已经离开村子好长时间了，却从来没有成功地进行过大型的狩猎活动。慢慢地，我的钱也全都花光了，如果再不快点完成委托并取得报酬的话，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

虽然只是说了这么几句话，但感觉上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极为漫长的讲演，莱嘉甚至开始有些担心凯莱斯脑部的血管会不会因为过度愤怒而爆裂开。

“谁都不愿意和我组队，这是为什么呢？”

听着她好像完全不知道焦急为何物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莱嘉一边在心里道歉，一边不由地想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考虑了一会儿，忽然心生一计：“总之，咱们先试着去狩猎一次吧。”

“咦？”托尔谢闻言急忙抬起头来。

“事已至此，即便只是多一个人也会感觉更加安心吧？至少……大家都是猎人，在狩猎场上她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吧？如果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个人的能力很低，那么只要在下次的狩猎中不带她就行了。”莱嘉转过身对凯莱斯说道。

“嗯，如果只有这一次的话，我倒是不介意。”

“那么，报酬有多少呢？”

没想到金额竟然比自己想像中的更多，但是一想到最后要三个人平分这些钱，莱嘉对凯莱斯之前所说的讨伐十头小型怪物的委托也稍微有些担心起来。

“水兽好像很厉害，那么这个彩鸟怎么样？”莱嘉说完看着托尔谢。

“彩鸟……即便是新手也能轻松应付，这是鸟龙种怪物。”果然花费了足够长的时间，她才回答出莱嘉的这个问题。

“鸟龙种？那么就是类似大怪鸟之类的怪物吧！喂，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另外再看看委托原因，委托方好像是住在彩鸟出现地区附近村子的村民们。但是，那个村落目前还没有定居猎人，所以如果没人尽快把这个怪物赶走的话，村民们就无法安心生活。”

莱嘉向凯莱斯确认了一遍，慎重派少年略微沉思了一会儿之后终于点了点头。

“……村子里没有猎人吗，的确是该想办法解决一下啊。”

“难道这里的狩猎环境很不稳定吗？”

“那个，其实……”

“你之前曾经狩猎过彩鸟吗？”

托尔谢刚要对莱嘉的问题进行说明，凯莱斯这时忽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她对此并没有感到不快，只好暂时把自己想说的话放在一边，首先回答凯莱斯的问题。

“那个，我……其实刚刚成为猎人，讨伐彩鸟还是第一次，不过对于同为鸟龙种的杰基和首领杰基倒是……”

“好，我明白了。”

凯莱斯刚刚听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便再次打断了每次发言都过于冗长的托尔谢。

“那么，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莱嘉，使用的武器是大剑！”

莱嘉先报出自己的姓名，接着转过头去催促凯莱斯道：“该你了！”

虽然凯莱斯的神情看上去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不过还是拗不过莱嘉，只得开口说道：“……好吧，就算是只合作一次的狩猎伙伴，也要把名字什么的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凯莱斯，正如你看到的，我的武器是重弩。”

一边说着，凯莱斯一边指了指自己身后背着的折叠起来的强击火炮。

“我叫托尔谢……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年龄十八岁，使用的武器是单手剑。”托尔谢也用手指了指挂在腰间的单手剑。

因为之前已经看到了她的武器，所以对于她使用单手剑这一事实，莱嘉二人并没有感到吃惊，但是对于她所说的年龄，二人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眼。

“十八岁！？”凯莱斯为了确认，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我今年十六岁，凯莱斯呢？”

“我十七岁……难道说你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

凯莱斯真正想说的是“十八岁的人竟然还如此不可靠”，虽然最后并没有说出来，不过莱嘉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错，那我就是你们的姐姐了……那个，你们是莱嘉和凯莱斯吧，为了避免忘记，我最好还是记在本子上。”

说完，托尔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然后端端正正地将“莱嘉”和“凯莱斯”这两个名字记在了上面。可能是经常使用的缘故吧，那个小本子已经破破烂烂的了。站在凯莱斯的位置上能够隐约看到里面的内容，只见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排排的小字。

“只不过是两个名字，难道仅凭记忆记不住吗？”凯莱斯说完叹了口气。

托尔谢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话中的讽刺含义，写完两个人的名字之后合上了本子，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请二位多多关照。”托尔谢十分亲切地举起手说道。

凯莱斯见状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5

在从洛克拉克出发几天后，莱嘉等人终于到达了此次狩猎的目的地——一座孤岛。

众人登陆的地点是一块延伸至海湾深处的岩石滩，紧挨着这里还有一座岩石山，而营地就被设置在岩壁和大海之间一块极为狭窄的区域。在头顶有大块的岩石从山上探出，于是就被设置营地的人当成了天然的屋顶。前来此处狩猎的猎人既可以利用这块岩石遮风挡雨，也可以躲避怪物锐利的目光。

虽然看上去海水随时都能漫上来，不过在前方有一块崩塌的岩石阻挡住了潮汐，就这样在海湾中又形成了一个小海湾。这样一来，一些大型怪物也就难以通过海路进入这个营地。

另外，由于岩壁和大海之间的距离比较近，营地的出口也变成了一条狭窄而又细长的通道，大型怪物无法自由出入。可以说，这里是整个狩猎场中惟一可以安全休

息的地方。

营地中有简单的床铺、道具箱，集会所还特意为猎人准备了可以生火的地方。无论来到多么远的地方，只要有猎人营地就会让人觉得安心。

在确认了营地的一切状况之后，莱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能够闻到海水的气味。

当然，在搭乘小船来这里时也能闻到这种气味，不过在狩猎场上感受大海还是前所未有的经历。

自己真的是来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啊，在心里再次确认了这一点之后，莱嘉将意识全都集中在狩猎活动上。

从来到这里的那一瞬间开始，狩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类似这样的紧张感在他的身体里四处奔腾，此时对于委托的困难已经毫不在意。

在狩猎场中，有大型的怪物正在等待着自己。

而且，这里还是自己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莱嘉回想起自己在洛克拉克的酒馆里看到的那份清单。清单上记载了不计其数的自己从来未曾听说过的怪物名字。自己即将要在这个狩猎场中与那些家伙遭遇，大概没有办法一次就见识到所有清单上记载的怪物吧。即便如此，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这次狩猎中一定会和之前从未见过怪物进行战斗。

一想到这一点，莱嘉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确认了一下自己带来的道具，自从决定进行狩猎开始，莱嘉和凯莱斯就一边听托尔谢介绍情况，一边整理自己的装备。

回复药、大回复药、染色球、磨刀石、烤肉等等都是最基本的道具。

接着又查看了一下被放置在营地出口附近的道具箱。对于那些和集会所签订契约之后来到狩猎场的猎人，集会所方面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道具，比如应急药和磨刀石什么的，大多都是一些效果比较低的东西。虽说如此，但是只要善加利用的话，有时甚至还能起到比那些高级道具还好的效果。对于猎人而言，能够从集会所那里得到道具是一项特别值得感谢的制度。

“补给品有……应急药、便携食物、便携磨刀石和染色球，还有几颗弹药。这些东西和冬多尔玛的几乎一样。”

看着这些熟悉的补给品，莱嘉感觉十分放心，可是……

“咦，这是什么？火把？还要用到这个吗？”

也许是想要提醒莱嘉，他身处的地方果然发生了改变，在装有补给品的道具箱深处还放有两根火把，不过他并不知道当地的猎人究竟会怎样来使用火把。

“这东西，该怎么用？”莱嘉急忙向惟一可能知道的托尔谢问道。

“呃，那个。我想大概……我们这次狩猎应该用不到这东西吧。”

“明白。下次有机会，你一定要教我怎么用。”莱嘉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将那些熟悉的补给品装入口袋中，并最后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

在从洛克拉克城前往这座孤岛的船上，关于目标彩鸟和作为狩猎场的孤岛，已经事先向托尔谢打听过了。只不过没有见过实物就无法开始狩猎，所以莱嘉此时的心情一半是紧张，另一半则是期待。

“好，让我们开始狩猎吧！”

莱嘉转身望向另外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尽量不要拖我的后腿！”

凯莱斯一如既往地以冷静的态度做着最后的准备。

“是，我会努力的。”托尔谢也悠然自得地点了点头。

“我会从目标正面发动斩击，所以你要对我实行援护！”

“原来如此，真是简单而又明快的作战方案。”

“那个，我负责做什么呢？”

“嗯……”

莱嘉看了看托尔谢。她的武器是单手剑。从表面上看，她的动作好像并不敏捷，感觉只要快速奔跑起来就随时会摔倒似的。虽然从托尔谢那里获得的情报很有用，不过在实际狩猎中，也许最好还是不要对她抱有什么期待。

还是说，她只有在说话的时候才会是这副慢吞吞的样子，一旦面对怪物就会像突然睡醒了一样，动作也变得敏捷起来呢……

在心里想像了一下，最终还是放弃了。

“你可以适当地吸引怪物的注意力，或者有机会的话就发动攻击之类的。”

莱嘉说完，转头面对凯莱斯。

“喂，这样就可以了吧？”

被牵连进来的凯莱斯的心情好像有些糟糕，他决定暂时不过分干预，就先按照莱嘉所说的去做。

“好，现在我宣布，狩猎开始！”

就这样，久违了的狩猎终于开始了。

莱嘉兴奋地冲出了营地。

前方是一块地势极为平坦的区域，一条浅浅的小河从这块区域的中心位置潺潺流过。虽然河底和两岸有不少碎石子，不过其他地方全都被绿草所覆盖。

区域的四周被岩壁所包围，看上去就像是在山脚下凿开了一个巨大的洞穴似的。

在集会所提供的地图中，这里被划定为区域二。区域二中并没有遮挡视线或者可供躲藏的地方，对于这里的情况真的可以做到一目了然。

没有发现大型怪物的身影，有的只是三三两两的食草龙，它们正慢吞吞地经过莱嘉等人的面前，朝其他区域移动着。

“呼。”莱嘉轻轻叹了口气，不过积攒起来的力量并没有因此从身体中消失。

“好，继续行动吧。”莱嘉从口袋中掏出地图，并开始确认情况，“从这里开始，道路被分成三条，分别通往区域1、区域3和区域五。”

凯莱斯探过头来看了看莱嘉展开的地图。

“区域五的范围好像很宽广啊。因为是大型怪物，所以应该会在宽阔的地方活动吧。另外虽然不知道它到底会从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在尚未适应战斗的状态下，我可不想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遭遇大型怪物。”

“原来如此，你考虑得真周到啊。”

“只不过是你考虑得太少罢了。”凯莱斯毫不留情地讽刺道。

莱嘉急忙用“呵呵呵”的笑声敷衍了过去，然后将地图重新折叠起来放进了口袋。

“咦？托尔谢呢？”

就在二人观察地图的时候，托尔谢忽然不见了。

“哎？”

就连目光一向很敏锐的凯莱斯也由于专心查看地图而没有注意到这位同伴的动向。

莱嘉和凯莱斯急忙环顾四周，这才发现托尔谢正背对着二人蹲在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小瀑布附近，不知在采集着什么东西。

“她还真是悠闲啊。”

对于托尔谢而言，这个孤岛的狩猎场应该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吧。

莱嘉偷偷望向凯莱斯，只见他果然和自己想像中的一样瞪着眼睛朝托尔谢所在的地方快步走去。

“托尔谢！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是我们在协助你进行狩猎，而你却不专心寻找目标，竟然在这里悠闲地进行采集工作！”

由于众人目前所处的地方是狩猎场，凯莱斯强行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压低声音说道。

托尔谢仍然慢慢悠悠地转过身来，平静地说道：“啊，对不起。因为你们两个刚才在聊天，所以我就先自由活动了，其实这里……”

虽然好像有着某种理由，不过对于一如既往的冗长且乏味的解释，急性子的凯莱斯忍不住地打断了她的话。

“够了！从现在开始，你要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狩猎活动上来！不要再做这些多余的事情！”

“我明白了。”

凯莱斯真的发怒了，可托尔谢却像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只是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莱嘉认为凯莱斯有些过于性急了，只不过看了他和托尔谢之间的对话之后，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我们两个决定先去区域五寻找彩鸟，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

“好的，可以。”

统一了意见之后，莱嘉、凯莱斯和托尔谢三人便匆匆朝区域五走去。

区域五位于山脚下，是一个被岩石包围的地方，这里的景色看上去和刚才的区域二几乎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流经这里的河要更宽一些，变成了占据整个区域一半的大河。

“嗷嗷，嗷啊嗷！”

晴朗的天空下，有嘹亮的叫声从远处传来，狩猎场中有几只小型怪物。

这种怪物的表皮上长有鳞片，前腿很短，行动起来极为迅速。身体呈朱红色，沿着脊背长有紫色花纹，脖子附近还长有很像是围巾的褶皱，每次跳跃都会随着身体的动作而摆动。看上去和托尔谢的武器防具所使用的素材十分相似。

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

“这也太突然了！”

是的，莱嘉和凯莱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怪物。即便是在冬多尔玛周边地区，也有很多怪物是莱嘉从来么有见过的。只不过，就算没有亲眼见过那些怪物，但至少也通过传闻之类的途径听说过，即便是那些自己暂时还没有资格去狩猎的大型怪物。

与之相比，眼前的这个怪物很小，大概即便是莱嘉也能毫不费力地成功讨伐吧。尽管如此，眼前的这个怪物对于莱嘉而

言，是在他到访洛克拉克之前完完全全没有听说过的全新存在。

它有着什么样的行动模式，又有着何种生存状态，即便是从托尔谢那里得到了讲解，也远远没有亲眼看到实物时这么令人兴奋。

而且不仅仅只是眼前的这种怪物，以后还会与数不清的未知怪物相遇呢，只是想像一下都会让人觉得期待不已。

“那个叫杰基，是一种经常成群结队地向目标发动攻击的杂食性小型怪物。身材较小且喜欢跑来跑去的是雄性，稍微大一点的则是雌性。”

“是鸟龙种的小型怪物吗，类似蓝速龙那样的？”

“蓝速龙……吗？”

“啊，蓝速龙是在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常见的鸟龙种小型怪物，而且也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是一群非常狡猾的家伙。”

“是这样啊，嗯，的确就是那种感觉。被它们咬到的话会很痛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原来如此。”

凯莱斯闻言急忙将强击火炮握在手中，托尔谢饶有兴致地看了看这柄武器。

“怎么了？”

“没怎么，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弩炮，这是一体型的吗？”

“一体型？虽然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应该差不多吧。这里的人大概都没有见过我们的装备，不过武器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说完，凯莱斯快速瞄准目标，然后扣动了扳机。

枪口喷出火光，被射出去的子弹准确地命中了那群杰基中的一头。

“好，看我的！”

这时，那群杰基才意识到自己的地盘上突然出现了猎人，于是开始慌慌张张地行动起来。它们动作敏捷地四处跑动，好像是在想要怎样发动进攻，而此时莱嘉已经从正面发动了突进攻击。

“喝啊啊啊啊啊啊！”

他猛地抽出背在身后的巨像改，然后双手持刀高举过头顶。先是转动腰部，顺势带动手臂，将力量传递到手中的大剑上，最后猛地斩落地面。

被夹在地面和巨像改之间的第一头杰基被莱嘉十分轻松地干掉了。

“下一个！”

配合斩落地面的大剑，莱嘉保持着下蹲的姿态，双手举起武器后随即朝水平方向横扫过去。

以莱嘉的身体为中心，巨像改的剑身在周围划出一道圆弧，爆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后又轰飞了两头杰基。

“吱！”

“喳！”

两头杰基在撞上旁边的岩壁之后分别发出了惨叫，紧接着就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再来！”

莱嘉举起巨像改环顾四周。

“嘎！”

趁他发动斩击的间隙，另外一头杰基朝莱嘉猛地扑了过来。

“哦！？”

在手持大剑的状态下无法迅速移动，另外由于手臂已经伸出去了，所以也无法利用巨像改来抵挡对方的攻击。

“切，要承受这一击吗？”莱嘉瞬间做出了判断。

他看出杰基的力量并不强，这一击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伤害，即便如此他还是快速扭转身体，尽量以不会受到重创的部位来承受这一击。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将袭来的杰基射落在地。不用看，在千钧一发之际发动狙击的肯定是凯莱斯。

剩余的杰基全都被托尔谢牵制住了。说实话，莱嘉二人对于托尔谢还是稍微有些担心的，不过在看了她的实际行动之后，发现对方要比自己想像中的好一些。

重新调整好进攻姿态的莱嘉随即朝剩下的杰基冲去，以万钧之势挥下的巨像改爆发出了强大的威力。

很快，剩下的杰基就全被讨伐殆尽了。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嘛！”一边对杰基进行剥取，莱嘉一边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谢谢你。”托尔谢也非常高兴。

“我可不喜欢被你评价。”凯莱斯快速收起强击火炮，他打算在做完自己的那份剥取工作后，尽快赶往下一个区域。

“喂喂，别这么冷淡嘛，我们可以是伙伴啊！”

这两个人又要吵架吗，托尔谢有些担心地看着二人，莱嘉只是耸了耸肩膀，并不打算和凯莱斯计较。

再次环顾区域五，这里有的只是寂静，以及稍微打乱这份寂静的水声。

“嗯，在这里扑空了啊……不过，天气倒是挺不错的，前面应该就是大海了吧？要不是因为这里是狩猎场的话，我真想在大海里游泳啊！”

松开了大剑的剑柄，莱嘉轻松地说道。

听他这么一说，托尔谢笑着点了点头，不过凯莱斯只是有些恼火地耸了耸肩。

“当脑子里产生这种想法时，就证明你已经过于松懈了。大海又怎么样？如果是猎人的话就会知道，在因为折射阳光而难以看清的水中也许会潜藏着水栖怪物，并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哈，你啊，真是个老顽固！实在太顽固了！如果此刻怪物就近在眼前的话自然另当别论，可现在已经安全了。如果你总是这么紧张，小心在关键时刻发挥失常！”

托尔谢也在旁边点头表示赞同，好像她也是那种如果不能张弛有度的话就会感到精神疲惫的体质。

“哼，我接受过从踏足狩猎场开始一直到完成委托为止，即便全程保持警惕也不会感到疲劳的锻炼方法。不过，反正咱们这个团队在这次狩猎之后就会解散，我大概也不用因此而介意吧！”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莱嘉很爽快地承认了这一点，然后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

“接下来该去哪里呢？”

是莱嘉刚才提到的通往大海的路呢，还是深入洞穴，或者还可以选择原路返回。

如果运气好的话，很可能会在前面和目标遭遇。相反，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则会和目标擦肩而过。怪物也不会长时间停留在同一个地点，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二者不停地错过。

“啊，适当地前进吧。”稍微思考了一

下，莱嘉决定不再为此而感到烦恼。

“反正这个地方也不算太大，总能找得到吧。”一边说着，莱嘉一边打算信步前行。

凯莱斯用像是生吞了一个虫子似的表情喊住了他。

“你这个家伙……要是像这样没头没脑地四处乱转，大家早晚都得被你折腾死。”

“没问题，我的引力可是相当强的啊！”

“引力……狩猎又不是赌博！”

看着这两个人的意见再次发生冲突，刚才为止还很担心的托尔谢此时只是沉默地抬头仰望天空。

莱嘉和凯莱斯不知托尔谢有什么发现，于是也扭头看向她。

“啊，你们看！”沉默的托尔谢突然出声提醒，并用手指向天空。

莱嘉和凯莱斯闻言急忙朝那个方向望去。

“唔……”

托尔谢所指的正好是太阳所在的方位，莱嘉随即皱着眉头，并用手遮挡在额头上方。

“那是太阳，你看到什么了？”和莱嘉一样，凯莱斯也急忙用手遮挡住眼睛，与此同时向托尔谢问道。

在托尔谢开口之前，莱嘉和凯莱斯已经弄清她到底想要说什么了。

因为二人同时听到了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

“着陆地点是那里！”

莱嘉伸手一指，然后径直朝自己发现的那个地方跑去。在地面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浮现出了黑黝黝的影子，那是有什么东西正从众人头上缓慢降落时遮挡住阳光所形成的。

所谓的“东西”，毫无疑问地只可能是某种大型怪物。

“终于出现了！”托尔谢的语速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不过在声音中却透出一股紧张感。

莱嘉一边感受两名同伴的行动，一边尽量靠近那阴影。

无论是什么样的怪物，当其降落在地面上的一瞬间都是毫无防备的状态，莱嘉想要尽量靠近目标，然后使出全身的力量发动攻击。

莱嘉已经到位。他抽出巨像改高举过头，接着将力量注入手臂的肌肉中。

趁着蓄力的时机，他趁机看了一眼另两个人的状态。

虽然凯莱斯因为刺眼的阳光仍然皱着眉，不过此时已经将强击火炮握在手中，看样子只要怪物进入射程，他就能毫不犹豫地射击；托尔谢也拔出了单手剑，并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站位处于莱嘉和凯莱斯之间，大概是为了能够应付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吧。

这只大型怪物的高度还在降低，莱嘉的脸颊已经能够感受到它挥舞翅膀时所卷起的气流了，看样子应该很快就能从刺眼的阳光中脱离出来。

莱嘉为了确认对方的状态微微抬起头，打算在看到目标的同时发动斩击，因此抬头和挥舞巨像改的动作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头抬起来了，可是思维也就此停止。

“这家伙！”

他首先看到的是怪物被绿色羽毛所覆盖的身体。虽然知道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但是心里还是不禁会将其和大怪鸟进行比较。

栖息在冬多尔玛周边地区的鸟龙种·大怪鸟，虽然同属于鸟龙种，但是与刚才遭遇过的杰基不同，大怪鸟可以凭借生长在前腿和身体之间的皮膜翅膀在空中飞行。全身都被坚固的甲壳和鳞片所覆盖，几乎有整个脸那么大的喙以及围巾形状的大耳朵都是这种怪物的体貌特征。

大怪鸟的身上没有羽毛之类的东西，给人一种光滑的印象。与之相对的，彩鸟的身上长有羽毛，给人的感觉很柔软。

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团下垂的红色皮肤，大概每个第一次从正面看到这种怪物的人都会被这团皮肤所吸引吧。细长的喙看上去中间的部位好像有些膨胀，随着它徐徐降落，莱嘉终于能看到彩鸟的整个身体了，只见它的背上还长有淡紫色的羽毛。

看着它华丽且多彩的姿态，众人虽然是初次遭遇到这种怪物，却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些滑稽。

这就是彩鸟。

通过描绘在委托书上的那张画，莱嘉和凯莱斯事先已经知道此次狩猎的目标是比较华丽的类型，而且也从托尔谢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情况。尽管如此，想像和实际果然还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吃惊，莱嘉的意识在一瞬间有些走神，而这一瞬间原本应该是他挥出巨像改的时机。

进攻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但是已经做出动作的身体却无法就此停止，被高举起的大剑伴随着呜呜声划破了周围空气。

大剑猛地砸落在地面，一阵强烈的冲击瞬间沿着剑身涌上莱嘉的肩膀。

“好疼！？”

在不由地皱起眉头的莱嘉面前，那只怪物已悠然自得地稳稳落下。

“快给我闪开！”

在视线前方，凯莱斯已经摆好姿势。原来强击火炮的射击路线和莱嘉的身体完全重合在了一起。

“哇！”莱嘉握着巨像改急忙在地上打了个滚。

与此同时，枪口喷射出火舌，弹药随即被射出枪膛。

啪哧、啪哧，子弹准确命中目标。

“嗷啊啊！”

在被凯莱斯狙击之后，彩鸟才发现莱嘉等人。它用鼻子发出了奇妙的叫声，从体形上来看的话可以确定它属于鸟龙种。只不过差异过于巨大的外表再次让莱嘉切实感受到，这里的确是一个距离冬多尔玛很远的地方。

凯莱斯还在继续狙击，暂时和目标拉开距离的莱嘉，一边避免妨碍同伴狙击而进行躲避，一边再次朝彩鸟逼近。

“咕咔咔咔！”

面对凯莱斯反复发动的狙击攻击，彩鸟做出了反应。

它张开翅膀，突然开始奔跑起来。

“哎呀！？”

彩鸟径直冲向莱嘉。

与其说是攻击，看上去倒更像是想要躲避凯莱斯的狙击。尽管如此，一旦被它巨大的身体从正面撞上的话，肯定会吃不消吧。

莱嘉扭转身体，可结果还是没能完全

躲开，一下子就被带有爪子的翅膀给撞飞了。

“好疼啊！”

将莱嘉撞飞之后，彩鸟随即就停了下来，然后原地轻轻地跳了两下。

“呜嗷嗷嗷！”

再次用鼻子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它喙的形状非常有特点，很长，而且还略微有些圆润。

“可恶，竟敢愚弄我！”

莱嘉猛地站起身来，发现凯莱斯已经停止了狙击。他快速朝对方那边望去，好像是弹药射光了，凯莱斯此时正在装填弹药。

看到这一幕之后，莱嘉急忙将巨像改背在身后，并打算一口气缩短自己和彩鸟之间的距离。

“啊啊啊！”莱嘉一边喊一边冲了过去。

接着，他抽出巨像改并高举过头，然后狠狠地斩了下来。

“咔咔咔！”

对面的彩鸟并没有闪躲，相反它还伸出长长的喙朝莱嘉啄来。莱嘉的巨像改和彩鸟的长喙从正面发生了激烈碰撞。

“切！”

在力量的比拼中落败的是莱嘉。

斩击命中了目标，但是因为力量没有对方强大，莱嘉的身体反而被震开了。一瞬间被飘浮感所笼罩的身体，随即就狠狠地摔落在地面。

“啊！？”

好歹是护住了头部。

冲着莱嘉做出滑稽表情的彩鸟毫不留情地展开了追击。

长喙忽然从头顶落下，莱嘉急忙在地上一滚，堪堪避开了这次攻击。

“莱嘉！”托尔谢发出了惊叫。

这时，凯莱斯的狙击适时地再次发动，子弹连续不断地准确命中彩鸟的头部。

即便是大型怪物也不能无视他的狙击，彩鸟只好停止了攻击，莱嘉趁此机会急忙拉开距离，然后从地上一跃而起。

“凯莱斯，谢谢啦！”莱嘉将巨像改背在身后，同时朝远处的凯莱斯挥了挥手表示感谢。

“如果有道谢的时间就赶快给我行动起来！”

莱嘉闻言耸了耸肩，随即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狩猎目标身上。他迅速地拉近自己和彩鸟的距离，然后一口气抽出巨像改发动斩击。

这次的斩击准确地捕捉到了目标。

脑海中刚刚产生这种想法，莱嘉用尽全力的一击就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声响被硬生生地弹开了。

“哇！什么！？那双翅膀的……爪子？”

只见彩鸟张开了左右两双翅膀将自己的身体护在其中，而莱嘉斩击的目标也正是它的身体，于是便击中了生长在翅膀前端宛如石头般坚硬的爪子。

“咔咔咔！”

怪物伸出左右两只爪子在眼前互相碰撞了一下。

砰砰！完全想像不到它那看上去十分柔软的身体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两只爪子在碰撞之时甚至还产生了火花。

“这是在威吓我吗？”

看到对方宛如耀武扬威般的动作，莱

嘉轻轻地哼了一声。

“咔！”

伴随着这声鸣叫，彩鸟朝着莱嘉高高跃起。

“来吧！”

莱嘉将大剑握在手中，打算随时斩向彩鸟。

而彩鸟既没有对莱嘉进行垂直打击，也没有越过他，而是径直落在了他的面前。

莱嘉此时虽然手握着巨像改，却还在奇怪对方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彩鸟在落地的同时再次将左右两只爪子碰撞在一起。

“什么！？”

紧接着，一团凭空出现的火焰在莱嘉面前扩散开来。

虽然只有一瞬间，那团火焰竟然已经扩散至可以将莱嘉的上半身完全笼罩起来的程度了。

“哇！”

莱嘉再次被轰飞了。

头发和防具的一部分被烧焦了。知道大事不妙的莱嘉急忙一头冲进旁边的小河，河水马上熄灭了身上的火。很幸运，如果就这么置之不理的话，也许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莱嘉！”托尔谢朝他跑了过来。

凯莱斯为了牵制怪物，确保其不会继续追击，还在沉默地射击。莱嘉用手示意对方自己没事。

“哈！”莱嘉甩了甩头然后站起身来。

“可恶！这家伙看上去活蹦乱跳，下手可够狠的！”

水珠从他的头上和身上滴滴答答地滴落。彩鸟则一边拍打着翼爪，一边像跳舞似的行动起来。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你这是在嘲笑我吗？”

这时，一直垂在胸前的那团红色皮膜突然从长喙下面开始迅速膨胀起来，同时彩鸟还发出了宛如高亢回声般的鸣叫。

“怎么？那东西怎么膨胀起来了？不管怎样，既然你现在已经停下来了！”

莱嘉再次果断地缩短距离。

那个大概就是在船上时托尔谢曾经提到过的打火攻击吧。对于怪物做出的陌生举动，也许应该保持警惕，可是莱嘉实在不愿错失这样一次绝佳的进攻时机。

“喝啊啊啊啊啊啊！”

之前击中翅膀的攻击被反弹开了，所以这次莱嘉更进一步，瞄准彩鸟胸前的那个袋子举起了巨像改。

就在斩击发动之前，凯莱斯抢先瞄准莱嘉想要攻击的那个地方，并发射出子弹。

凯莱斯的狙击和莱嘉的斩击几乎同时命中了彩鸟。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二者的威力相辅相成，彩鸟发出一声惨叫，刚刚膨胀起来的袋子瞬间又瘪了下去，紧接着一个跟斗摔倒在地。

“成功了吗？”

由于目标轻易地被击倒，所以莱嘉紧接着第一次斩击所发动的追击就此落空。他顺势扭转身体将手中的巨像改朝旁边一挥，随即发出了一阵呼呼的风声。

大剑很重，即便只是挥舞一下也会损耗不少体力，等猎人重新摆好姿势发动追击，实际上就已经晚了。

还没等莱嘉再次缩短距离，彩鸟已经抢先站起身来并发出了“咔咔咔”的叫声。

“切！”莱嘉咂了咂嘴。

另一方面，身体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不协调感。

“不疼了？”

自从与彩鸟遭遇以来，莱嘉曾多次被打飞、轰飞、甚至还被火烧，虽说并没有受到很重的伤，但身体上的疼痛还是有的。而此时好像喝了回复药似的，那些疼痛全都消失了。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好像赚到了！”

莱嘉并没有深入思考，而只是平静地承认了这个结果，便再次举起巨像改朝目标斩去。彩鸟则拍打着翅膀让自己飘浮在空中，不过它并没有飞得很高，而是保持着低空飞行状态向后退去，紧接着便利用如同扇子般的翅膀卷起了猛烈的狂风，就像是突然刮起的暴风。

狂风卷着沙土吹在莱嘉的脸上，为了避免被风吹走，他急忙岔开双脚用力站稳。

“唔！？”

风势减缓的同时，莱嘉抬起头来，发现刚才好不容易缩短的距离，再次被彩鸟拉开。

莱嘉迅速做出判断，重新将大剑背在身后，接着朝目标快步跑去。

托尔谢从刚才开始就紧握着首领匕首，由于她和彩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并没有受到狂风的影响。

单手剑的攻击范围比大剑狭小，因此在攻击时必须更加靠近对手，托尔谢大概此时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冲上去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习惯和莱嘉的配合，还不知道究竟要怎样做才好。不管怎样，与不熟悉的同伴一起面对不熟悉的怪物，这种状况的确有些残酷。

虽然脑子里是这么想的，莱嘉的身体仍然朝面前的目标冲去，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二者之间的距离很快被缩短，莱嘉举起巨像改后仔细地观察着对手，观察它的动作。

究竟是躲避，还是会反击呢？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和之前一样，凯莱斯仍然在不失时机地从远处狙击怪物，子弹的破空声掠过莱嘉的身体准确命中目标，身体好像变得有些僵硬。

可能凯莱斯的性格原本就很适应这种严峻的援护任务，也可能是无法和队友配合导致进攻意图有些狂乱，总之有一点可以确认——他的确是一名有着很强攻击性的枪手。

巨像改击中了彩鸟的身体。

下一个瞬间，彩鸟忽然垂直起飞，并开始华丽地旋转。并不是单纯的旋转，尾巴还在不停地朝四周猛烈地拍打着。

“还可以做出这种动作！？”

大怪鸟也可以挥舞起长长的尾巴向周围横扫，但是它的攻击范围很小，因此根本感受不到威胁，只是冷不丁地使出这一招会让猎人感到吃惊而已。

“咔咔咔咔！”

彩鸟还在旋转，接着像刚才那样低空飞行向后撤退，就这样莱嘉的努力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怎么可能！没关系，无论多少次，我都奉陪到底！”

莱嘉再次收起大剑朝彩鸟跑去，在他的面前，彩鸟却做出了一个更加陌生的



动作。

它灵活地做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身体微微前倾，然后展开了双翅。

“咩、喵……咩、喵……”

从它的嘴巴里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鸣叫声。

“这、这是怎么回事！？”莱嘉不由地停下了脚步，疑惑地凝视着彩鸟。

好像有些不对劲，莱嘉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因为刚才彩鸟发出的那声鸣叫，不管怎么听就是他所熟知的另一种怪物的叫声。

“梅拉露？”

梅拉露是和在洛克拉克城里负责为游客导游的艾露极为相似的一种怪物，而且梅拉露会攻击猎人，并趁其胆怯之时从口袋中偷取道具。

它们身上长有近似黑色的灰毛，只有鼻子附近和额头、四肢的前端以及尾巴尖上长有白色的毛。圆圆的眼睛是蓝色的，脖子上戴着用草编织成的围巾。虽然腰上还挂着同样用草编成的口袋，不过里面装的全都是从猎人那里偷来的道具。

完全无法想像，从彩鸟的器官中竟然会发出梅拉露的叫声。

“咩、喵……咩、喵……”

叫声开始变得尖利刺耳，在周围回响了几次之后才完全消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让莱嘉感到无法置信。

“喵、喵……”

直到刚才为止还没有出现的，应该仅仅是出现在莱嘉想像中的梅拉露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

“什么！？”

莱嘉急忙环顾四周，于是发现了第二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梅拉露。

“它刚才模仿的那个声音，引出了梅拉露！？”

“咩、喵……咩、喵……”

就在莱嘉对此而感到惊讶时，彩鸟又叫了一声，受到这个声音的诱惑，果然又出现了两只梅拉露。

“咔咔！咔咔咔！咔咔！”

在四处活动的梅拉露中间，彩鸟悠然自得地朝旁边一闪。

“可恶！”

莱嘉警惕着周围的情况。

梅拉露已经意识到了莱嘉等人的存在，并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偏偏在这时候……”

现在根本顾不上彩鸟了。。

“喵、喵……”

梅拉露们灵活地利用双腿直立起来，并摇摇晃晃地朝莱嘉走来。它们的表情相当可爱，完全看不出这是一群具有威胁的存在。

它们的这种可爱偏偏是最需要防备的。

“呜哇！”莱嘉急忙转身。

“喵！”

梅拉露小小的身体一跃而起，当它跃至比莱嘉平视的视线还高的位置时，迅速地举起手中的喵喵棒朝他砸来。

使得猎人麻痹大意之后发动攻击，然后趁机从对方的口袋里偷取道具，在经常会因为一件道具即可决定狩猎能否成功的狩猎场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梅拉露的确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对手。而这种怪物就在彩鸟叫声的诱惑下，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仔细一看，就连平时并不擅长随机应

变的凯莱斯也收起强击火炮躲了起来。托尔谢则一边惊叫，一边躲避着梅拉露手中的棒子。

看到众人这幅狼狈的样子，彩鸟发出了类似嘲笑一般的“咔咔咔”声，并开始左右跳来跳去。

“可恶！！！”

彩鸟此时并没有积极地发动攻击，因此众人省去了不少麻烦。梅拉露小小的身体会从下面跳起，而与其相对的，身体比人类大许多的彩鸟则可以从视线上方发动袭击。如果它们两个同时发动进攻，三个人大概很难应付吧。只不过，现在并不知道彩鸟会在什么时候停止观望，并积极地加入战斗。

就在这时，一个东西进入了莱嘉的视线。

那个东西在撞击到彩鸟之后发出了一个细微的声音，接着便破裂开。随即，对于猎人来说十分熟悉的气味在周围弥漫开来。

“我们暂时撤退吧！”

被扔向彩鸟的是染色球，这是一种利用臭气来告诉猎人目标现在所处方位的道具。只要用这个命中目标，无论距离怪物有多远，在一定时间内都不会错失。

扔出染色球竟然是托尔谢。

“情况的确很糟糕！”听了托尔谢的建议，凯莱斯点头表示赞同。

“明白了！”莱嘉也同意暂时返回据点。

“我一定会抓住你的！”莱嘉在即将离开区域五时，极为不甘心地说道。

虽然彩鸟根本听不懂他的这句话。

第二章 诸多初次遇见的困难局面

1

暂时撤退的莱嘉、凯莱斯和托尔谢三人回到营地之后重新做好准备。先是在岩石的阴影下方观察外面的情况，确认并没有怪物跟来之后，三人分别摘下头盔，以轻松的装束抓紧时间休息。

多次遭到彩鸟攻击的莱嘉服用了回复药，身为剑士的他和托尔谢还利用磨刀石恢复了各自武器的锋利度，而独自在一旁走来走去的凯莱斯好像只是确认了弹药的情况。

“竟然会有那样的怪物，真是吓了我一跳。”莱嘉一边恢复武器的锋利度一边小声说道。

能够召唤来与自己不同种类的怪物，这种家伙在莱嘉的常识中是不存在的。他对于彩鸟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很感兴趣，甚至有些忽略了对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见识到了它的行动模式。”率先做好准备工作的凯莱斯说道。

“哦，的确如此。托尔谢扔出的染色球击中了它，咱们做好准备之后就追上去再次开始狩猎吧。”

听了莱嘉的话，凯莱斯有些怏怏不乐。

“再次开始倒是没什么，不过你能不能稍微做些防御啊？从一开始你就只会有勇无谋地冲上去，然后不停地遭到对方的攻击，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吧。”

被人戳到了痛处，莱嘉无奈地挠了挠头说道：“那个，防御什么的，我的确不擅长。”

一般来说，使用大剑的猎人都会将身体躲藏在宽厚的剑身后面，同时还会用剑背抵挡对手的攻击。这样一来，大剑手便拥有了较强的防御力，甚至要比那些普通盾牌的效果更好。

“当对手发动攻击时，我也挥出了大剑，所以根本来不及防御啊。”

“你要仔细地观察对手的动作。虽然大剑的招数看上去十分豪迈，但是在挥舞大剑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漏洞，所以你的动作必须十分谨慎才行。像你这样只知道一味地发动突进攻击，我看不管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啊！”

正如凯莱斯所说的这样，莱嘉很喜欢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怪物近身肉搏这种攻击方式。只要他暴露出一点点漏洞，就有可能会遭到对方致命的一击。既然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如果不能灵活利用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浪费。

“还有托尔谢，单手剑可以迅速转换攻防，而你的站位应该可以更加靠前一些吧？毕竟，单手剑的攻击范围比大剑要狭窄许多。”

“的确是这样。”

虽然被凯莱斯敏锐地指出了自己的不足，可是托尔谢仍然像之前那样悠然自得地点了点头，看上去她好像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发怒”。凯莱斯见状，也像是有些疲惫似的垂下了肩膀。

“没事的，虽说彩鸟是个很奇怪的家伙，但是攻击力并不强。”因为自己亲身体验过，所以莱嘉对这一点还是比较自信的。

“不过，你身上的怪鸟套装有着很强的耐火性也是原因之一。托尔谢，你的……应该是杰基套装吧？这套防具的耐火性如何？”

听到了凯莱斯提出的这个问题，托尔谢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啊，算了，我不该问你。”

忽然想到托尔谢无论回答什么问题都要花很长时间去思考，凯莱斯索性收回了刚才的那个问题。

“总之，如果耐火性低的话，当彩鸟举起爪子时就要注意了。”

“啊，是这样啊。”莱嘉忽然也回想起刚才自己被“浴火重生”的事情来了。

“和大怪鸟不同，而且那个也不是所谓的‘吐息’。”

“很像呢。多亏你毫无防备地冲上去，所以才能观察得如此仔细！”

“呵呵呵。”

“我这可不是在夸你！”

“什么嘛，真小气！”

“根本就不是小气的问题！”

看着莱嘉和凯莱斯针锋相对吵架的样子，托尔谢的嘴边浮现出了微笑。

“好了，我们走吧！”

身体已经得到充分休息的莱嘉重新戴好怪鸟头盔，并对其他二人说道。凯莱斯想了想，随即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没办法，无论在这里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啊，毕竟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实在是太少了。”

虽然多少有些危险，也只能到时见机行事了，想到这里，凯莱斯背上强击火炮站起身来。

“那个……”托尔谢好像想要说些什么，却被凯莱斯制止了。

“没事的。虽说是本地人，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你那里打听什么情报。毕竟你之前没有狩猎过这种怪物，所以只要尽力就好！”

“那个……我会努力的。”

托尔谢结果只是回应了凯莱斯的话，而并没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虽然一旁的莱嘉感觉到她可能真的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自己，但最后也只是说了一句“好，走吧”。他认为如果对方真的有话要说，那么早晚都会说出来的。与之相比，现在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到彩鸟，再次开始狩猎活动。

“哦！那家伙移动了！”凯莱斯发现染色球的气味开始从区域五移动。

“看样子，它打算去区域七或区域8吧……”凯莱斯摊开地图并做出了判断。

“既然移动了，它要是能来到咱们营地前方的话就好了。”

“别这么挑剔！”

听了莱嘉和凯莱斯的对话，托尔谢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你作为猎人的经验还比较少，所以不了解情况。能够在营地附近和怪物战斗，这对猎人而言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只要节约使用回复药，即便狩猎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也没问题。”

“原来如此，受教了。”

“快走吧！”莱嘉等不及地跑了出去。

“真是，一点都不冷静，千万要记得防御。”

“我知道了！”

听到从身后传来的声音，莱嘉头也不回地回应道，然后快步跑出了营地。

2

离开营地的莱嘉爬上了区域二南侧的一道斜坡。

彩鸟最终好像落在了区域七，目前有两条路能够通往那里。一条是最开始前往区域五，然后经由区域6最终到达区域七；另一条则是莱嘉现在所走的从区域1经由区域3，最终到达区域七。

莱嘉选择了与之前不同的路。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考虑到以后有可能还会来这里进行狩猎，所以想要尽量多了解这个孤岛的地理环境。

区域1位于悬崖峭壁的海角之上，这里比区域二和区域五更狭窄，地面也是坑坑洼洼的。

俯视悬崖下方，汹涌的波涛撞击在岩石上翻起白色的浪花。

“让你带路果然没什么好事，你打算从这里绕过去吗？”跟在莱嘉身后的凯莱斯说道。

“别说那样的话，好好看看吧！”莱嘉伸手指向大海。

那里是莱嘉等人来时所经过的海域，浩瀚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看上去好似没有边际。

从海中突出很多岛屿，成群的海鸟在岛与岛之间飞来飞去，被海风卷起的落叶在空中飞舞。

众人被眼前的大自然所震撼，仿佛这些都是他们平生前所未见的绝佳景色。

“好棒！”

“是吧？而且，那边好像还有个村子。”

“村子？”

在区域1的深处，依稀能够看到那里设置有用木头制作出来的、看上去好像很结实的栅栏，而在栅栏的另一头仿佛有个小小的村落。

“这项任务的委托人就是那个村子里的村民吧？”

“我们走吧，再这么悠闲地逛下去，恐怕就不能及时完成委托了，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早些让村子里的人们恢复安静舒适的生活！”

“知道了！”

再次迈步前行的莱嘉等人穿过区域3，走进了彩鸟所在的区域七。

有一座岩石山矗立在孤岛狩猎场的正中心，而区域七是正好是这座岩石山中的地下洞穴。

由于阳光无法直射进来，所以即便是白天，这里也是一片昏暗的景象。几丝不知从哪里透进来的光亮勉强能够让众人看清脚下的路。

在这片昏暗中，彩鸟毫无警惕地伫立在那里。看上去它既没有在寻找食物，也没有警戒莱嘉等人，好像只是很悠闲地站在那里休息。

“我们没有让它感受到威胁吗？”莱嘉轻轻地舔了舔嘴唇，然后悄悄地靠了过去。

很幸运，这里并没有梅拉露。

莱嘉索性不再蹑足潜行，直接从正面冲了上去。

彩鸟在自己即将进入大剑的攻击范围时发现了莱嘉，于是急忙摆好姿势。

“喝啊啊啊啊！”

一瞬间，凯莱斯的忠告忽然闪过莱嘉的脑海。

凯莱斯此时还没有到达狙击位置，托尔谢也被他抛在了身后，只有莱嘉一个人冲了上去。

他并不想轻视之前凯莱斯所说的话。先观察周围，并计算过同伴的行动之后再发动斩击，关于这些事情莱嘉全都明白。只是，他的头脑实在太单纯了。

看到了目标，发现漏洞，然后斩击，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说到底，对于策略这种事，他的确不擅长。在想到后退的一瞬间，他手上的力道也不由地轻了几分。

比所有人都更快地冲了上去，然后抡起了手中的大剑。

“咔咔咔！”

在彩鸟做出反应之前，莱嘉便发动了斩击。

“切，轻了！”

彩鸟像是要躲避莱嘉的斩击似的一边起飞一边旋转，随着旋转动作，它的翅膀从旁边向莱嘉袭去。

莱嘉的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虽然变成了侧面被击中的情况，但是伤势很轻。

“又乱来！”

凯莱斯愤怒地跑向狙击地点，然后举起强击火炮进行狙击。

彩鸟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凯莱斯所吸引，莱嘉趁机急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收起巨像改一边拉开距离。大概是想要弥补上没有防备的这个间隙，追上来的托尔谢手举着盾牌插进莱嘉和彩鸟之间巩固防守。

“在那里发动斩击！”

凯莱斯一边继续狙击，一边向托尔谢发出指令。由于他的狙击，彩鸟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了过来。即便托尔谢现在发动斩击，也总该有一两下能够命中目标。

可是，托尔谢并没有动，彼此并不熟悉的队友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差错。

“对、对不起。”

刚刚站起身来的莱嘉在托尔谢道歉的同时跑过她的身边，一口气贴近彩鸟，再次举起巨像改发动斩击。但是彩鸟已经意识到了莱嘉的行动，此时早已将注意力从凯莱斯的身上收回。

“不是吧！”

它的长喙再次从正面袭来，并与巨像改发生激烈碰撞。即便彩鸟在大型怪物中只能算是比较小的那种，但如果是单纯比拼力量的话，人类是无法轻易取胜的。

在正面发生碰撞的一击轻松地逼迫莱嘉后退了几步。虽然这一击可以避开彩鸟的长喙直击它的身体，但是与怪物做交换攻击实在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是，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莱嘉重新握紧巨像改的剑柄，小声说道。

“莱嘉，你……”

不知什么时候，收起了强击火炮的凯莱斯一边注意和彩鸟之间的距离，一边靠了过来。

“凯莱斯？啊，我没事，我只是稍微有些明白了。”

“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什么……”

冲着感到莫名其妙的凯莱斯，莱嘉微微一笑，然后向前冲去。

“援护就拜托你了！”

说完，莱嘉开始呈直线奔跑，当然是朝着彩鸟所在的位置。

“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变啊！”凯莱斯在他身后大喊道。

莱嘉并没有回应他，但也没有无视，只是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彩鸟身上。

“嘎咕！”

和之前一样，彩鸟仍然以看不出感情的样子用鼻子发出鸣叫声。它的全身都被鲜艳的绿色羽毛所覆盖，有些地方还点缀有更加艳丽的紫色羽毛。

“嗷噢噢！”

莱嘉刚一冲到它的近前，彩鸟便慢慢地伸出双翼的爪子互相撞击，迸出耀眼的火花。

没有抽出巨像改，仍然保持灵敏动作的莱嘉猛地一转身，脱离了径直的路线转向左侧。与此同时，彩鸟朝身体前方高高跳起。

砰！

有爆炸声在耳边绽开，同时有火星落在身上。

彩鸟的目标并不是莱嘉，而是以跟在他身后的托尔谢作为目标进行跳跃，并引发了爆炸。

“呀！”

虽然托尔谢发出了惨叫，不过由于刚才见过了莱嘉狼狈的样子，因此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彩鸟不依不饶地追上去继续引发爆炸，托尔谢再次成功躲过，但是身体却在移动中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被逼迫至难以发动反击的窘迫状态中。

“咕嘎嘎！”

像是在恐吓逃跑的托尔谢，彩鸟张开了双翅，并用有着奇怪形状的长喙发出了难听的叫声。

在它毫无防备的身后，莱嘉不失时机地缩短距离并抽出巨像改，然后将全身的力气灌入其中。

“喝啊啊啊啊啊！”

他以稳稳踩踏在地面上的双脚为轴，使得腰、肩、手臂联动起来，然后将巨像改高举过头。

被以仿佛可以劈开空气的势头举起的巨大利刃，裹挟着自身的重量、速度与使用者的体重狠狠地斩向目标。

“咔咔咔咔！”

从完全死角发动的猛烈一击绕过了坚硬的翅膀，毫不含糊地打在彩鸟那柔软的身体上。随着巨像改狠狠挥下而产生的风压甚至从地面上卷起了细小的沙土。

“继续！”

莱嘉并没有举起皮下的巨像改，而是放低重心继而利用身体的旋转带动武器发动横扫。

他一边旋转一边站直身体，在完成旋转一周的同时也借着这个动作举起大剑，顺势摆好了再次发动斩击的姿态。

这次完全没有蓄力的时间，莱嘉在摆出姿势的同时就毫不犹豫地斩了下去。彩鸟此时已经意识到了莱嘉的存在，并试图利用脱离出斩击的范围。巨像改最后只是斩掉了它的几根羽毛。

“切！”

一边不甘心地咂了咂嘴，莱嘉一边迅速将最后一击以扑空而告终的巨像改背在身后，然后开始追赶逃走的目标。

从斩击下逃走的彩鸟一边利用翅膀制造狂风，一边向后退去。

一旦被这狂风压制住就无法自由行动了，深知这一点的莱嘉在彩鸟拍打翅膀的同时就改变了行进路线，很快就逃出了狂风的范围。他抢先到达对手后退并打算着陆的地方，然后抽出巨像改摆好姿势。

彩鸟朝着莱嘉岔开双脚耐心等待的地方慢慢后退，也就是说它根本看不到身后的情况。

“就是这里啊啊啊啊啊！”

用尽全力的一击狠狠地打在试图着陆的彩鸟身上。

“嘎，咔咔咔！”

彩鸟失去了平衡，它在挣扎的同时毫无悬念地从空中坠落。

莱嘉随即蹲下身子，以旋转身体为要领发动横扫攻击。在使用大剑这种拥有一定重量的武器时，不仅仅要凭借自身的力量，还要学会利用大剑本身重量所引发的惯性。

在朝侧面横扫的同时，因势利导将大剑扛在肩上，继而从上段发动斩击；利用重量加速，在偏离方向的同时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样操控大剑；一边重复着从外界无法想像的巧妙体重移动，一边在瞬间使出灌注了全部的力量和体重的、试图让对手屈服的斩击。

大概是凯莱斯的号召产生了作用吧，托尔谢也积极地凑上前去利用首领匕首攻击对手。凯莱斯也不知什么时候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狙击的位置，不停地发射出极具威胁的子弹。

就这样把它困在这里吧，莱嘉一边想一边斩击。彩鸟则拼命地挣扎着站起身来，与此同时开始旋转身体，大概是想要甩开一直缠着自己的莱嘉等人吧。

托尔谢急忙举盾防御，受到冲击的矮小身体就这样被向后推去。

莱嘉并没有被彩鸟的尾巴打到，他只是向后退了一步，当尾巴扫过自己身边的同时又向前迈出一步，并迅速释放出斩击。

“可恶，被躲开了！”

结束了旋转动作的彩鸟随即朝前方奔跑，接着抬头仰望天空，突然发出了鸣叫。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胸前的袋子膨胀起来，再一次发出了并不属于彩鸟的奇怪叫声。这叫声经过岩壁的反射后被传向远方。

“刚才是梅拉露。”

莱嘉一边小声说道，一边将目光投向通往其他区域的小路。区域七在南侧和东侧都有路通往其他地方，忽然他觉得在东侧出现了某种生物的气息。

“那是……”

一群几乎和莱嘉等人有着相同大小的，在怪物中算是小型的家伙正在朝这边跑来。

“杰基？”

利用两条腿轻快地朝这边跑来的，正是三人之前刚刚遭遇过的小型怪物杰基。虽说同属于鸟龙种，但是这种怪物的体型和彩鸟是截然不同的。

这群杰基跑过来之后，其中一些家伙在随心所欲地左右乱蹦，试图迷惑莱嘉等人的注意力。另外一些则伺机绕到众人的视线死角，然后突然发动袭击。

如果只有杰基的话则没有必要感到害怕，但是现在还必须要同时面对彩鸟这个棘手的家伙。

莱嘉无视杰基，径直朝彩鸟冲去。这时，突然有一头杰基很巧地扑了过来和他撞在一起，于是莱嘉的动作一瞬间被阻挡住了。

“可恶！”

动作稍微发生了延迟，一瞬间，莱嘉和彩鸟的视线重合在一起。

“嗷噢噢！”

刚一意识到莱嘉的存在，彩鸟便展开巨大的双翅朝正面发动了突进攻击。

身背大剑的莱嘉动作敏捷地向前翻滚，稍微有些狼狈地躲开了对方的攻击。然而扑了个空的彩鸟继续朝突进攻击的方向冲了一阵，在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继而朝着完全没有人的方向深深地吸了口气。

“可恶，又要召唤梅拉露或者杰基吗？”

如果小型怪物的数量继续增加，大家很快就会无法自由行动了吧。在一想到和刚才相同的情况就感觉束手无策的莱嘉的面前，彩鸟以和刚才截然不同的状态将全身的肌肉都调动起来，然后准备发出鸣叫。

这时，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被扔了过去。

在彩鸟眼前炸开的那个东西发出刺耳的高音，并朝四周扩散出去。

是音爆弹！

“嘎唔！”

于是，正试图发出叫声的彩鸟摇晃了几下身体，接着便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这是……”

莱嘉曾经见到过与这一幕极为相似的情况，大怪鸟在遭遇音爆弹的袭击时就是



这个样子的。鸟龙种的听觉大概很灵敏，如果音爆弹和大桶炸弹在身边爆炸的话，它会在一瞬间失去意识。

是凯莱斯干的吗，莱嘉急忙扭过头查看，出现在他视线里的又是和预想中不同的托尔谢。

“托尔谢！？”

莱嘉瞪大了双眼。无论是之前扔出染色球的时机，还是这次扔出音爆弹的判断力，在城里时还是一副稀里糊涂模样的托尔谢心也许是一名超出所有人想像的猎人，他开始在心里重新评价自己的这位队友。

于是，莱嘉急忙扭过头朝彩鸟跑去。他是想趁着现在对手失去了意识，尽可能地对其发动攻击，最好是能够一口气完成狩猎。

无视那些纠缠着自己的杰基，莱嘉迅速靠近彩鸟并发动斩击。

一击即中。

可是彩鸟仍然毫无反应地站在那里。

第二击、第三击接踵而至，这时彩鸟才好不容易恢复了意识。在恢复的同时，它用力拍打着双翅飞上半空，双翅带动的强有力的气流让莱嘉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切！”莱嘉急忙用收手护住自己的脸。

和三人拉开一定距离的彩鸟在着陆的同时再次发出了之前的那个奇怪叫声。

由于托尔谢的站位比莱嘉更加靠后，因此再次使用音爆弹的话，也会因为距离过远而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虽然凯莱斯仍然在射击，试图对彩鸟进行一些干扰，但是收效甚微。就这样，彩鸟终于在莱嘉等人的面前成功地发出了叫声。

“嗷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完全想像不到身材矮小的彩鸟竟然会发出如此可怕的声音，惊人的音量仿佛能够刺穿人们的耳膜。

“什么！？”

紧接着，彩鸟大概是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扩散吧，它的身体从右往左，一边像是跳舞一样奇怪地运动，一边继续鸣叫。

“嗷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这个叫声！？”凯莱斯吃惊地大声喊道。

与此同时，莱嘉也意识到了这次彩鸟是在模仿什么东西的声音，于是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难道是！”

莱嘉甚至忘记了驱赶那些纠缠不休的杰基，抬头仰望天空。

“怎么可能！？”

凯莱斯和托尔谢也全都像是被吸引了一般抬头仰望。

一个阴影正在朝这里落下，那是一个彩鸟之类的怪物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身影。

那身影在空中盘旋着，四周都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嗷！”

那东西一边发出平静的吼叫，一边徐徐地降低高度。

随着距离的拉近，对方的容貌也逐渐变得清晰可辨。巨大的翅膀，长长的尾巴，与庞大的身体相比显得很小的脑袋。全身都被坚固的甲壳和鳞片所覆盖的这个家伙，是在被称为飞龙种的种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怪物。是有着绿色的身体，同时又

被称为陆地女王的怪物。

“雌火龙！！！”三人不约而同地大声喊道。

“嗷嗷嗷嗷！”

砰！伴随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声音，那个家伙终于降落至地面。

三人随即张口结舌地愣在当场，就连托尔谢也将首领匕首收进刀鞘，并用双手紧紧地捂住了嘴巴。

尽管如此，从天而降的绿色女王还是发现了莱嘉等人的存在。

慢慢地、慢慢地，它挪动双脚以改变自己身体的朝向，闪耀着刺骨寒光的双眸直接被投向莱嘉等人所在的方向。

“嗷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惊人的音量在空气中引发了震动。

莱嘉等人用手紧紧地捂住耳朵，并纷纷蹲坐在地上。这是借助音量以及融入其中的气势夺走猎人身体自由的咆哮。无论猎人在此前积累了多少狩猎经验，也无法和这种让自己本能地发抖的咆哮相对抗。

尽管如此，尽可能快地恢复自由之后，莱嘉开始迅速跑动。与此同时，凯莱斯和托尔谢也动了起来。

怪物身体的正面是最为危险的地方，无论对方是什么种类的怪物，这都是一项最基本的常识。

从正面逃开，首先脑海中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雌火龙突然发动突进攻击，如果刚才莱嘉等人有一丝犹豫的话，毫无疑问就会被撞个正着，看上去真的是千钧一发。

“哈。”

知道自己躲过了对方的最初一击，莱嘉才长长地松了口气，仿佛刚才就连呼吸这种事情都给忘记了。

“怎么会有雌火龙？”

一直跑到区域的边缘才回首遥望刚才那个地方。

“这就是所谓不稳定的情况吗？”

这时，托尔谢也追了上来。

“虽然一般情况下，集会所都会对狩猎场中存在何种大型怪物进行相关调查，不过时常也会有出现了目标之外的大型怪物的情况。尽管会尽可能地用心调查，但是仍然无法确保能够排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因此集会所方面都会以狩猎环境不稳定为理由提醒猎人保持警惕。”

可能是由于兴奋的原因，托尔谢极为罕见地用和普通人相同的速度说出了这些话，虽然这对她而言应该是很快的语速吧。

“这些事你应该先……”

应该先对我们说，虽然想要这么说，却终究没有说出口。仔细一想，托尔谢有好几次都想要说些什么，却总是意外地被自己打断，她当时大概想说的就是这些话吧。

莱嘉一边咂了咂嘴，一边环顾四周。

雌火龙在与莱嘉等人相对的区域另一头停了下来，此时正在慢慢地改变身体的朝向，看上去它好像很享受追捕猎物的过程。

在它的周围，之前的那群杰基还在“吱吱喳喳”地叫着，并不时地向上跳着。作为本次狩猎目标的彩鸟则站在雌火龙的旁边摇晃着身体，不时地发出“唔咔咔咔”的叫声，感觉就像是在说“这下你们没时间来烦我了吧”。

莱嘉和托尔谢一左一右分头行动。

“莱嘉！”

站在远处的凯莱斯也朝莱嘉的方向跑去。顽强的枪手将强击火炮背在身后，他时刻保持着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袭来自己都能随时进行躲避的状态。

二人会合之后，一边观察着雌火龙的动向，一边交谈道。

“凯莱斯，在这种地方竟然会有雌火龙！”

莱嘉觉得既惊讶又害怕，但是在这两种感觉之上，他感觉更多的则是兴奋。一个极其难以对付的家伙此时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哈，你这个家伙还是这么没心没肺！你之前讨伐过雌火龙吗？”一边喘着粗气，凯莱斯一边小声问道。

“只讨伐过一次。但是，当时我的队友是很厉害的猎人。你呢？”

“我也和你一样，还没有和差不多相同等级的猎人组队进行狩猎的经验。”

“你这话还真是让我倍受鼓舞啊！”

“少啰嗦！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边改变身体的方向一边寻找猎物的雌火龙朝着托尔谢所在的方向跑了过去。

就在这时，刚才一直在旁边等待的彩鸟突然跳了过来，只见它单腿独立，快速旋转着发出鸣叫。

“嗷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朝托尔谢跑去的雌火龙听到它的叫声后忽然停了下来，接着弓起上半身，突然发出吼叫。

“突然发怒了！？”

一般来说，应该只有在受到猎人的攻击并身负重伤时，它才会发怒，可是现在莱嘉等人甚至还没有发动攻击。

“它之所以会突然发怒……”莱嘉看了一眼远处的彩鸟。

“是那个家伙搞的鬼？”

场面变得更加混乱，趁着雌火龙行动的机会，杰基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对于这种意料之外的情况，莱嘉不免感到有些心烦意乱。可即便如此，他深知不能就这样和雌火龙发生正面冲突。

雌火龙这时再次将目标锁定在托尔谢身上。

“危险！”

在莱嘉视线的前方，知道自己已经被雌火龙锁定的托尔谢发出了一声惊叫，然后开始全力急速逃跑。一边逃，她还一边不时地回头确认雌火龙的位置。

“不要过来！别缠着我！”

虽然她的语气仍一如既往地悠闲，但是双腿却在不停地移动，试图拉开自己和雌火龙的距离。

这时，一只杰基出现在她前进的路线上。二者甫一交错，托尔谢的动作便停了下来，伴随着轰鸣声朝她冲来的雌火龙的庞大身体眼看就要追上来了。

“快跳！”莱嘉一边奔跑，一边用自己所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吼道。

托尔谢对他的提示做出了反应，只见她随即纵身向前跃去。用尽全力起跳的身体并没有做出防护动作，而是直接摔在了地上，托尔谢的脸先和地面来了次亲密接触，看上去极为狼狈。

就在她身体的上方，雌火龙绿色的庞大身躯晃动着全身的肌肉冲了过去。

“啊嘎！”

刚才纠缠着托尔谢的杰基极为不幸地被卷进了这次突进攻击，然后毫无悬念地被撞飞了。那只杰基很快摔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如果刚才不是莱嘉出言提醒，

恐怕现在躺在那里的就会是托尔谢了。

莱嘉和凯莱斯急忙跑向捂着肚子站起身来的托尔谢。

“莱嘉，你发现了吗？”一边跑，凯莱斯一边问道。

“什么？”莱嘉不明所以地反问道。

“一会儿再说！”

此刻，帮助托尔谢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吧。虽然很想知道凯莱斯到底想要说什么，不过莱嘉还是点了点头，加快脚步朝托尔谢跑去。

“还好吗？”

莱嘉跑上前去，一把将矮小的托尔谢拉了起来。

“我的迷子厚冻啊！”

她大概是在说“我的鼻子好痛啊”。

“你还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凯莱斯确认托尔谢没事之后，随即开始警惕四周的情况。在他视线的前方，刚刚冲过去的雌火龙再次开始改变身体的方向。

“是吐息？还是突进攻击？”

虽说他的狩猎经验并不多，但是一些基本的事情还是明白的。如果彼此之间有一段距离，雌火龙可以从嘴巴里喷射出火焰弹发动攻击，那就是火焰吐息。近的话是突进攻击，远的话则是火焰吐息，这就是雌火龙具备的两种基本行为模式。

莱嘉做好了对方发动吐息的准备，可是雌火龙那巨大的绿色身体却向上跃起，进而飞上了半空。

“什么！？”

原本无论雌火龙发动什么样的吐息都有十足信心进行对应的莱嘉见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险些摔倒在地。

“逃走了吗？”莱嘉不由地说出了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态。

可是雌火龙并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逃走，而是在空中伸展身体，继而宛如滑翔一般朝众人扑来。

这简直就是从空中发动的突进攻击。

“啊！？”莱嘉失声叫道。

凯莱斯并没有大叫，而是迅速开始撤离。

慢了一步的莱嘉用尽全身力气，将动作比他还迟缓的托尔谢撞出去很远，然后才从化作一阵绿色的风朝自己这边袭来的雌火龙的行进路线上逃开。

“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不要慌！先返回营地！”

凯莱斯将染色弹装填进强击火炮，然后冷静地朝雌火龙开火。射击完毕之后，他朝这一区域的南侧指了指。

“明白！”

强行拉起脸部和地面再次发生亲密接触的托尔谢，莱嘉匆忙朝凯莱斯指的那个方向跑去。

3

一边感受着从身后传来的雌火龙的压迫感，莱嘉等人一边迅速朝营地撤退。

“哈、哈、哈！”

可能是因为全速从位于孤岛深处的区域七朝营地奔跑的原因，众人此时都有些有上气不接下气，再加上极度的紧张感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当他们刚刚跑进营地就无力地坐在了地上。由此可见，突然出现的雌火龙给三人带来了极为可怕的压迫感。

“可恶，我们之前刚刚回来过一次，现在又……”

莱嘉愤愤不平地说道，然后环顾四周。只见托尔谢也和自己一样累得筋疲力尽，此时正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喘着粗气。凯莱斯则斜靠在一块岩石上，看上去很勉强地支撑住了身体。

“真的是大吃一惊！虽然知道这家伙可以召唤来其他的怪物，但我可没想到竟然能召唤来比它自己还要强大的家伙。”

“此外，还有一件事，我刚才提到了吧？我在无意中有所发现。”

“啊，的确。”

凯莱斯刚才说有件事他很在意，他此时这么一说，莱嘉也想起来了。

“你说很介意，到底发现了什么？”

莱嘉这么一问，凯莱斯先是轻轻地调节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才开口说道：“虽然我觉得即便是对你有所期待，最后也可能是徒劳无益，但你最好还是能培养一下自己的观察力。我发现了雌火龙，就是刚才的那条雌火龙，和咱们之前所熟知的雌火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指的是这家伙看上去就类似涂成了绿色的雄火龙之类的吗？”

听了莱嘉的话，凯莱斯随即用手扶住了额头，感觉就是在说“我被你气得头疼”。

“哈，其实我是在开玩笑。”

“你给我闭嘴……虽然我和雌火龙基本上也没怎么打过交道，但是曾经在城里做过一些调查。不仅仅是针对雌火龙，还有其他的一些怪物。对于刚才咱们遇见的那条雌火龙，在短短的时间内，它竟然做出了好几个我之前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动作。如果是真的，这可是一条足以改写冬多尔玛怪物情报的巨大差异啊，这件事我只是在偶然间发现的。”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虽然凯莱斯对于把话说透这种事感到有些厌烦，不过还是继续解释道。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地域性差异吧。即便是相同的雌火龙，我们之前活动区域中的雌火龙和这里的雌火龙，在生存状态方面有着极为微妙的差异。”

说完他便盯着莱嘉，仿佛是在询问“明白了吗”。

而莱嘉先是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哎，生存状态不同吗？托尔谢之前讨伐过雌火龙没有？”

听到莱嘉的询问，托尔谢坐在地上歪着脑袋回答道：“我吗？呃……我想想，这还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雌火龙呢。”

“这样啊。”

莱嘉好像原本也没有对她抱有什么期待，听着这二人对话的凯莱斯仍然十分镇静。

“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很简单了。”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凯莱斯用满不在乎的神情平静地说道。

“哎！关于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讨伐雌火龙，你想到好办法了吗？”莱嘉十分期待地问道。

凯莱斯闻言却说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根本就没有那种可能吧？”

“……那，我们该怎么办？”一瞬间期待落空的莱不解地反问道。

“其实很简单。你看，答案已经得出来了。”一边说着，凯莱斯一边指向营地外面。

“外面？”

莱嘉和托尔谢互相对视了一眼。之前在区域七出现的雌火龙和彩鸟分别被凯莱

斯和托尔谢扔出的染色球击中，因此现在有两种气味。其中一方现在已经离开区域七，此时正在朝区域二移动。

"你们两个都忘了吗？说到底，我们这次狩猎的目的就是讨伐彩鸟。虽说刚好有雌火龙在场，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讨伐它啊！我们现在只要无视它，并趁着它不在场的机会，成功讨伐彩鸟完成工作委托即可。"

听了凯莱斯的话，莱嘉和托尔谢全都不由地拍着手喊道："对啊！"

"之前我们已经详细地观察了彩鸟的行动，再加上托尔谢提供的情报，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

"没错。可以燃烧的体液、模仿其他怪物的叫声，与自身的基本力量相比，彩鸟这些古怪的行动要更棘手一些。但是，这些行为我们已经全都见识过了。"

莱嘉看了看托尔谢，后者想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点了点头，并说道："的确如此。"

"从来没有想过，在没有掌握自己亲自调查所得出的情报的情况下就开始狩猎，竟然会是如此辛苦。"凯莱斯也很少见地说出了稍有些泄气的话。

"接下来该我们进攻了！"

在面对未知生物时，一般来说大部分时间里猎人都会处于守势。虽然可以利用之前的经验和操控大剑的技术来对付，但是在实际的狩猎中还是会有很强烈的紧张感。就连相对自认为比较乐观的莱嘉，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切实地感受到恐惧。

"那么我们必须要快点行动，不然的话，它们两个也许还会会合。"

这次的休息时间并没有像上次那么长。多次遭受到彩鸟攻击的莱嘉喝了瓶回复药，接着用磨刀石恢复了武器的锋利度之后，三人再次离开了营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正在逐渐接近营地的是雌火龙。

莱嘉等人刚刚离开营地，那具庞大的身体便从天而降，只不过在下降到一定的高度时，雌火龙停在了半空中。

"怎么了？"

看到雌火龙再次做出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动作，莱嘉不由地愣住了。这时，停在空中的雌火龙突然开始快速下降，朝恰巧经过这里的一群生物袭去。

它的目标并不是莱嘉等人！

"食草龙！"

从空中俯冲下来的雌火龙，用生长在自己粗壮双腿前端的锋利的爪子狠狠地扑向一只食草龙。从空中俯冲而下的强大势头将食草龙的身体扑倒，接着雌火龙强行压制住对方拼命扭动的灰色身体，然后利用长满了尖利牙齿的下颚一口咬住猎物柔软的侧腹部。

"呜嗷嗷、呜嗷嗷嗷！"

食草龙拼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雌火龙则死死地压制它。二者的动作在地上卷起了沙尘，其他的食草龙全都惊慌失措地朝西侧的森林逃窜。

这时，莱嘉发现了一件事。雌火龙左边翅膀的爪子折断了，当然折断它的并不是莱嘉等人，只是之前因为过于惊讶而没有发现，莱嘉对这件事感觉有些奇怪。

"我们也趁现在行动吧。"

听了凯莱斯的话，莱嘉才回过神来，然后悄无声息地点了点头。托尔谢也效仿他的样子，三人蹑足潜踪朝着彩鸟停留的区域七走去。

在再次来到区域七的三人的面前，彩鸟仍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感觉之前雌火龙所引发的混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我们上吧。”

“不要急急忙忙的！”

“明白啦！”

对着慎重的凯莱斯点了点头，莱嘉快步跑向彩鸟。

“你根本就没明白！”

虽然听到凯莱斯从身后发出的抱怨，莱嘉仍然一口气提升了速度。

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托尔谢也快步跟了上去。随着距离被快速拉近，彩鸟很快就发现了莱嘉等人的存在，于是发出了“咔咔”的叫声。

“先打个招呼！”

比对方的行动更快，莱嘉扑到彩鸟的近前。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已经习惯了他的攻击方式，彩鸟张开翅膀快速移动起来。结果，莱嘉的斩击只是砍到了空气。

“切！”

失去了目标的大剑砸在了地上，一阵冲击沿着剑身袭上肩膀，莱嘉不由地皱了皱眉，但他还是忍疼痛将巨像改背在身后，也积极跑动起来。因为如果这时有所犹豫的话，很可能会遭到彩鸟的反击。

正如他想的那样，掉过头的彩鸟在莱嘉的身后伸出了长喙，并狠狠地刺了过去。

“我还会再次上当吗！”

已经收起了巨像改因此动作十分敏捷的莱嘉直接向前一滚，轻松地躲过了彩鸟刺向自己的长喙。

相对的，站在彩鸟视觉死角中的托尔谢拔出首领匕首朝它刺去，而站在狙击位置上的凯莱斯则负责掩护她。

莱嘉也想要加入到这一波攻势中，于是爬起身来试图再次靠近彩鸟。

“咔嗷嗷嗷！”

虽然受到托尔谢的斩击和凯莱斯的狙击，彩鸟仍然强行探出身体，以一条腿为轴将身体大幅度从右向左转动。接着，从它大大张开的嘴巴里周围吐出了什么东西。

“哇，好脏！”

莱嘉急忙停了下来。

是有粘度的液体。彩鸟朝三个方向吐出的块状液体中的一块掉落在莱嘉的面前，虽然没有被直接命中，不过朝四处飞溅的飞沫还是粘在了他的脚上。

“可恶！虽然看上去好象没有毒性，不过还是很让人不爽！”

站位比较靠前的托尔谢并没有中招，凯莱斯站在射程之外所以也没有受到影响，只有莱嘉比较倒霉地受到了波及。

虽然莱嘉十分反感地皱着眉，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而是继续拉近自己和彩鸟之间的距离。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莱嘉无畏地冲了上去。

托尔谢在侧面重新找好的站位，相反的方向则由凯莱斯负责进行狙击，惟一空着的只有危险系数最大的正面。

尽管如此，莱嘉还是毫不在乎地从正面接近目标，然后利用巨像改发动斩击。

“嘎咔咔咔！”

以和托尔谢的首领匕首完全不同的重量袭来的一击，狠狠地斩中了彩鸟的胸口。在强大的冲击下，彩鸟发出了惨叫的同时飞上半空，紧接着又落在后方。与此同时，它双翅上的爪子互相撞击，然后喷射出大量的火焰。

“呜哇！”

“哎呀！？”

正试图发动追击的莱嘉和托尔谢全都条件反射地转过脸去。

“真是个危险的家伙！”

“莱嘉，你的后背，后背！”

“嗯？”

托尔谢指着莱嘉的背部喊道。与此同时，莱嘉也问道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哇哦！这是什么味儿？”

莱嘉的背部，确切地说是他身上穿着的铠甲的背部正在燃烧。

“好烫啊啊啊！”

莱嘉急忙挥手朝身后拍去，很快将燃烧的火苗拍灭了。

“呼……”

“莱嘉！”还没等他松口气，托尔谢便发出了警告声。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莱嘉急忙抬起头来，彩鸟的身影已经掠至他的眼前。趁着他的注意力全都被火所吸引的空当，彩鸟果断地发动了袭击。

它展开双翅，发动了突进攻击。

莱嘉此时已经避无可避，只见他条件反射地用双手护住脑袋。彩鸟一下子就踢中了他的脑袋，好在这并不是挟有全身重量的一击，如果是那样，莱嘉的脖子此时应该就已经被踢断了。

“嘎嘎嘎、嗷咔咔咔！”

掠过莱嘉身边并在不远处停下来的彩鸟仍然背对着他，看上去好像极为得意地晃了晃身体，并发出类似嘲笑般的叫声。

“可恶！”

明白对方的意思，莱嘉一边不甘地咬着牙，一边从地上站起身来。

“好！该我了！”莱嘉将手伸向巨像改，再次鼓足干劲。

可能是感受到了他的这股气势，彩鸟转过身来面对莱嘉。

“嗷咔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从彩鸟的嘴巴里再一次爆发出与其矮小的身体并不相称的巨大咆哮声。

“嗷咔咔咔咔咔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咆哮声经由洞窟内墙壁的反射，一直向远处传去。

“可恶，又是这招！”

周围很快就恢复了寂静。莱嘉则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生长在洞窟外面的树木不停地摇晃着。很快，一个拍打着皮膜翅膀的绿色飞龙的身影便出现在岩壁的裂缝中。

“又来了！”莱嘉惊叫道。

“既然之前能够将它从很远的地方召唤过来，那么如果是很近的话，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凯莱斯极为冷静地分析着情况。

托尔谢感到有些惊慌失措。

“去旁边的区域，然后等着它们再次分头行动吧！”

“好像也只能如此了。”

“那个、那个……”托尔谢好像想要说些什么。

只是此时眼看雌火龙就要降落在这里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实在没时间悠闲地和托尔谢交谈了，莱嘉听了凯莱斯的提议后点了点头，随即就拉着托尔谢朝区域3退去。

4

三人在通往区域七的入口处潜藏起来，耐心地等待彩鸟和雌火龙中的一个能够先移动到其他区域。等着等着，莱嘉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他的这一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没过多久，雌火龙就离开了，于是莱嘉等人朝独自行动的彩鸟靠近。但是，大概是发现自己再次成为了猎人的目标，彩鸟趁着还没有受到伤害，急忙将刚刚离开不久的雌火龙召唤了回来。

于是，众人只能再次退守隔壁区域。等待彩鸟落单之后就靠上去，而只要他们一靠上前来，彩鸟就会呼叫雌火龙。

“可以如此频繁的呼唤吗？还是说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虽然忍不住要发牢骚，却只能选择逃走，根本无法对彩鸟造成有效的伤害。凯莱斯从远距离发动的狙击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距离太远，子弹的威力衰减了不少。

无论接近多少次，彩鸟都会呼唤雌火龙，与其相对的，托尔谢则拼命地利用音爆弹来干扰它模仿雌火龙的叫声。虽然扔出音爆弹总是能成功，但是当它从昏厥中恢复之后就会马上又开始模仿叫声，也就是说根本无法全程对其进行干扰。

很快，重要的音爆弹就用光了，大家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应对手段。

“可恶！”在多次退避之后，莱嘉终于忍不住喊道，“暂时返回营地吧，继续这样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5

“已经放弃了吗？”刚刚放回营地之后，凯莱斯开口问道。

“你说放弃，指的是这次委托吗？放弃狩猎，回到城里吗？”莱嘉的声调忽然变得很高。

“是的。在这种状况下，以我们的力量同时对付彩鸟和雌火龙将会非常危险。”

不仅仅是莱嘉等人，就算是拥有可以充分讨伐雌火龙实力的猎人，在同时将两头大型怪物作为对手时，其危险系数也会成倍上升。

猎人在面对大型怪物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进行狩猎。无论是躲避，还是攻击，大型怪物的力量可以轻易地让猎人身负重伤。相反，猎人也可以凭借蓄谋已久的一击勉强对怪物造成伤害。可一旦注意力被一分为二的话，结果将会非常明显。

如果认为一项任务因为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而难以办到，那么就要中断这项任务返回城市，作为一名猎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错误的行为。而勉强自己继续狩猎，并导致最后身负重伤，这才是不被认可的鲁莽行为。

“再稍微加把劲儿吧。现在就放弃，是不是有点儿太早了？”

莱嘉无法同意凯莱斯的话。

“你啊，再继续下去也只会鲁莽行事！”

你自己也知道吧，凯莱斯用眼神说道。

无论是体力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一直在消耗着。莱嘉惟一使用的就是集会所分发的应急药，接下来就只能使用自己的回

复药了。

“不行，还不行！”

“为什么！？”

一直非常冷静的凯莱斯的口吻也开始逐渐地带有感情色彩了，既便如此，莱嘉仍然没有妥协。

“你就这样撤退吗？我记得那个村子里没有猎人吧？彩鸟没有被讨伐，而且它还召唤来了雌火龙，都是因为我们的错才使得那个村子陷入危险之中的吧？我们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听了莱嘉的话，凯莱斯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大概他之前只考虑到是否能够继续将狩猎活动进行下去，而没有考虑这些事情吧。托尔谢闻言也瞪大了眼睛。

“我们回到洛克拉克，告诉集会所的人我们失败了，狩猎场的信息会被他们重新整理，委托内容也会变更，然后会开始募集新的猎人。最后总会有人接受委托来到狩猎场，那个猎人的能力一定会比我们更厉害。即便狩猎场上同时存在彩鸟和雌火龙，相信有的猎人也可以轻松地完成这项任务吧。但是，那毕竟是很多天之后的事情了！”

对于莱嘉的这番话，凯莱斯和托尔谢全都没有回应。

“而且，我们还有希望！”

受到了莱嘉这番话的影响，营地忽然陷入了寂静。

“你说希望？”首先还是凯莱斯做出了反应，托尔谢闻言也抬起头来。

“是的，我没还有可以继续进行狩猎的理由。”

“既然如此，你说来听听！只要这个理由是合理的，我们还可以努力试试看。”

在催促之下，莱嘉先是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才对凯莱斯和托尔谢讲述了那个“理由”。

“我们可以在狩猎彩鸟之前，讨伐雌火龙。”

“讨伐雌火龙？”凯莱斯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托尔谢坐在那里，嘴巴一张一合地不知该说些什么。

“彩鸟会召唤雌火龙，但是雌火龙却不会召唤彩鸟，所以即便我们和雌火龙相对峙，彩鸟与它会合的可能性非常小。与今天初次遭遇的彩鸟相比，我们曾经狩猎过虽然有着诸多差异，名字却仍然是雌火龙的这种生物吧？而且，刚才我看到雌火龙左侧翅膀的爪子折断了，凯莱斯没有发现吗？”

被莱嘉这么一问，凯莱斯抱着肩膀想了想，然后点头说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所以，在被彩鸟召唤来之前，那条雌火龙大概在某个地方与其他什么东西发生了战斗，而且没能战胜对方。与我们并不熟悉的彩鸟相比，很有可能雌火龙才是弱者！”

当然，对于莱嘉等人而言，雌火龙仍然是很强大的对手。

“那个、那个……”托尔谢又有话要讲，大概是想要反对吧。

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莱嘉还是打断了她的话。

“只要我们三个能够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秒，我想总会有办法的，我的直觉是非常准的！”

“你想要继续战斗下去的根据，难道只是直觉吗？”

“没错！”

“你的脑子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明白你的意见，不过还是就此返回的决策比较可靠。”

听了凯莱斯的话，莱嘉随即就做出了回应：“……我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最终达成，但是如果这次选择逃跑的话，就肯定无法达成了。尽管我知道你的提议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凯莱斯十分惊讶地叹了口气，开始仔细地考虑莱嘉的这番话。

是选择就这样返回洛克拉克，还是继续进行狩猎，凯莱斯权衡着二者的利弊。

“……好吧，现在就回去也许还有些为时尚早。至少将目标锁定在雌火龙身上还是比较妥善的想法，至于是否能够真的成功讨伐，我就不知道了。只要能够对雌火龙造成一定的伤害，并将它驱赶至其他的地方，就算最后的结果只是徒劳无功，但至少能够弥补我们将这个狩猎场变得更加糟糕的过错吧。”

这次的委托，说到底只是狩猎彩鸟而已。

在讨伐雌火龙的过程中，莱嘉等人很有可能会因此而精疲力竭，或者也有可能会因为驱逐雌火龙而竭尽全力。

“就算按照你的提议，我们最后成功地讨伐了雌火龙，之后再放弃这项任务的话也几乎不会得到任何报酬。而且道具也已经被我们损耗了不少，即便如此也无所谓吗？”

“我不在乎。这是我作为一名猎人的尊严。”

如果站在其他老手的立场上来看，莱嘉只会被当成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彩鸟吧，可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想放弃。

“我明白了。的确，都是因为我们的行动，雌火龙才会被召唤至这里。如果托尔谢也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进行狩猎吧。”

说着，莱嘉和凯莱斯全都望向托尔谢。

狩猎场上的情况可以说瞬息万变，不过托尔谢还是想之前一样慢悠悠地思考了一会儿，接着才回答道：“好，我明白了，我会努力的。”

一边说，还一边笑着点了点头。

身体疲惫，道具也消耗了不少，而且几乎无法获得报酬。这就是刚才的对话内容，可是托尔谢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呢，莱嘉对此感到有些不安。

说来，刚才托尔谢好像是想要说什么，不过被自己打断了，恐怕她现在已经忘了想要说的内容了吧。通过之前扔出染色球和音爆弹的举动来看，对这名队友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了，但是现在看来果然还是不太了解有关她的事情。

无论如何，她能够支持自己的提议，还是非常让人感到高兴的。

“没事的！一定会有办法！”

“不要做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承诺！”

虽然凯莱斯对莱嘉的保证提出了谴责，不过能够看出他的脸上很明显地恢复了之前的干劲。

6

在确认了染色球的气味被分成两路之后，莱嘉等人迅速离开了营地。

其中一股气味移动到了位于海岸线附近的区域十，另一股则正在迫近位于营地前方的区域二。在刚刚离开营地的莱嘉等人面前，一个庞大的绿色身体悠然地降落在地面上。

“雌火龙！”

期待的目标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莱嘉感到有些紧张。不知不觉中，怪鸟头盔的内侧和手心里全都流出了汗。

“好，我们上！”

根本没有什么对策。

当众人得知眼前的这头雌火龙与在冬多尔玛周边地区出现的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时，莱嘉和凯莱斯所掌握的情报就只能作为参考了。

托尔谢之前说这还是她第一次遇到彩鸟，所以现在的对手变成了雌火龙，想要从她那里获得有效的情报大概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吧。

因此，大家只能随机应变，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了。只要仔细地观察它的行为模式，也许会发现用来对付莱嘉之前所熟悉的雌火龙的某些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将一无所知的彩鸟作为目标，成功讨伐雌火龙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目前众人就是这么想的。

“我负责冲锋，你们两个观察它的动作！”莱嘉的心中有了一种使命感。

是自己让二人决定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委托，所以无论是什么事，自己都要冲在最前面。

可能是从空中向下降落时就已经发现了三人的身影了吧，所以雌火龙径直朝莱嘉冲去。

“来了！？”

和往常一样，打算快速冲到雌火龙近前然后抽出巨像改的莱嘉马上停下了脚步。

“嗷嗷嗷嗷嗷嗷嗷！”

雌火龙一边咆哮着一边朝莱嘉冲了过来。

轰轰轰！它每迈出一步都会引发如同地震般带有重量感的脚步声。

没有时间犹豫！

莱嘉急忙放弃攻击的想法，并拼命地朝旁边躲避。

好不容易躲过了雌火龙的这次突进攻击。与面对彩鸟时一样，如果在攻击到怪物的同时反遭到对方的突进攻击，那么无论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啊。

那种压迫感仿佛可以穿透怪鸟套装，宛如针刺般直接扎在皮肤上。

“好可怕的压迫感！”

被莱嘉避开的雌火龙向前突击了一小段距离之后就停了下来，这对于莱嘉和凯莱斯而言也是极为吃惊的事情。

“它的脚力竟然有这么强！？”

正如三人所看到的那样，雌火龙的身体拥有相当可怕的重量。而且刚才它是在全力加速的情况下冲过来的，因此想要随时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

莱嘉所了解的雌火龙只有凭借将身体前倾，身体几乎摩擦地面才能强行让自己停下来。而眼前的这头雌火龙，竟然只凭借自己腿部的力量就做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

在吃惊不已的莱嘉面前，雌火龙开始迅速转换身体的方向，这就是身体没有前倾所带来的直接效果。

趁着雌火龙在突进之后前倾身体的时机，猎人就可以展开下一步行动——这一点是冬多尔玛周边地区的猎人的常识，可

是在这里却并不适用。

“凯莱斯！”

“我看到了！”

莱嘉朝正在寻找狙击位置的凯莱斯喊道，在确认了对方的情况之后，他开始了行动。

好像是在配合莱嘉的举动一样，雌火龙也再次开始了突进攻击。

“可恶！”

在扭转身体试图回避对方突进攻击的莱嘉面前，雌火龙展开了巨大的翅膀，紧接着便轻飘飘地飞上了天。

“在突进攻击的过程中就能飞起来！？”

这又是莱嘉从未见过的举动，位于空中的雌火龙不停地向上飞升。

就在莱嘉以为它打算朝其他区域移动而刚要放松时，偶然间二者的目光交织在了一起。

能够从眼神中感受到对方明确的意志，那并不是想要轻易地退避以结束这场战斗的眼神。

“还没结束呢！”

莱嘉再次提高刚要松懈下去的紧张感，并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应对。即便有着相同的体貌特征，眼前的这头怪物却并不是自己所熟知的雌火龙。

当然，二者的大部分动作都是极为相似的，莱嘉只是被混杂在其中的微妙差异和很多从未见过的动作所迷惑。

雌火龙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便不再挥动翅膀，而是凭借滑翔动作朝莱嘉袭来。

“休想让我中招！”

莱嘉朝旁边纵身一跃躲过了它的这次滑翔突进攻击。

看了看在地上激起一片沙土后平稳降落的雌火龙，莱嘉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朝它身后跑了过去。

莱嘉一口气跑到雌火龙尾巴的下方，二话不说便抽出巨像改发动了斩击。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巨像改那绝对算不上锋利的刃部斩中了雌火龙的身体。虽然无法对其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这的的确确是众人对雌火龙发动的第一下攻击。

“好，击中了！”

与给对手造成的小小创伤相比，利用手中的利刃发动攻击这件事更能让莱嘉鼓起勇气，他的内心中此时充满了干劲。

莱嘉随即把身体的重心放低，然后紧握住刚刚斩下的巨像改直接朝旁边一扫。

这一击命中了雌火龙粗壮且发达的后腿，从手感上来看，巨像改就像是砍中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但是莱嘉相信，这一击并没有白费。

借助这一击的余势，莱嘉将巨像改扛在肩膀上，然后高高举起，进而朝着和刚才完全一样的地方斩了下去。

“接着再来……”

莱嘉蹲下身去打算再次使出横扫时，目光无意中向上一瞥，刚好看见一条尾巴挂着呼呼的风声从自己的头顶扫过。

强烈的风压打在他的脸上。

原来雌火龙此时正在一边旋转一边用尾巴扫荡四周。

“哇哦！”

莱嘉急忙中断斩击，将巨像改背在身后，然后一个前滚翻从对方尾巴的有效攻击范围中逃了出去。

“危险！”

这时，凯莱斯已经找好了站位，并开始进行狙击。

“你还是只会有勇无谋地一个劲儿冲锋啊！”

“呵呵，这种打法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凯莱斯发射出的子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虽然刚才莱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雌火龙身上因此没有注意到，但是凯莱斯一直都在用狙击掩护着他。

托尔谢还在积极地寻找出手的机会。在凯莱斯的鼓励之下，大概她本人也想要冲上去吧，只不过她的武器是单手剑，如果不靠近一些就无法攻击到雌火龙。

当雌火龙的尾巴扫过去之后，托尔谢也趁机冲了过去。

“好，我也来！”

当莱嘉正准备过去时，忽然又停了下来。

旋转的雌火龙停止了动作，与此同时再次飞上天空。抱着拼命的决心冲过去的托尔谢所发动的斩击，结果毫无悬念地扑了空。

起飞的雌火龙和刚才一样，提升了自己的高度之后，继而从空中发动了滑翔突进攻击。

托尔谢握着首领匕首急忙向前一扑，就这样避开了雌火龙的突击路线，而最先意识到情况发生变化的凯莱斯更是迅速折叠起强击火炮，朝着莱嘉的方向跑去。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雌火龙啊！还能继续下去吗？”凯莱斯问道。

那并不是请求中止这次狩猎的声音，而是莱嘉早已经习以为常了的讽刺，他的目光仍然盯着雌火龙。

凯莱斯此时大概也在拼命地思考要怎样做才能讨伐雌火龙吧，莱嘉能够感觉到。

“差得远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可是鼎鼎有名的凯莱斯啊！”

“别胡说八道了！接下来必须要增加狙击的准确性！”

在短暂的交谈之后，两个人随即朝不同的方向跑去。

就在莱嘉快速奔跑时，托尔谢正拼命地对刚刚着陆的雌火龙发动斩击。

“我也来！”莱嘉从旁边跑了过来。

雌火龙向前迈出一步，朝着托尔谢伸出了长长的脖子。

“危险！”莱嘉大声喊道。

正准备发动斩击的托尔谢闻言急忙做出了反应，她举起了手中的盾牌。一口咬过来的雌火龙的下颚狠狠地撞在盾牌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呀！”

托尔谢在发出惊叫的同时也凝聚起全身的力气和雌火龙对抗，可惜的是，她终究因为彼此过于悬殊的力量，被雌火龙向后推去。

趁着这个时机，莱嘉一口气冲到雌火龙近前，用巨像改对准它那长长的脖子砍了下去。

凯莱斯连续发动的狙击命中了雌火龙的脸，这样一来，托尔谢的身影在它眼睛里就变得有些模糊了。与想像中的一样，雌火龙的动作一瞬间停了下来，托尔谢急忙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对于凯莱斯创造出的这个机会，莱嘉也有效地利用了起来。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将巨像改扛在肩上，接着身体向后仰去并开始蓄力。莱嘉的这套动作看上去会让人有些担心他的肌肉会不会被强行扭断，而

弹回来的身体却将这些全都变成了斩击的威力。

“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呐喊，已经被蓄积至极限的力量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凭借扭曲的肌肉恢复原状时的力量，巨像改被举到了最高处，这时莱嘉以岔开的双腿为基础，利用腰部的旋转和肩部的扭力使其再度加速。剑锋以在空气中留下残影的势头被挥下，而莱嘉在这最后的势头中又添加上了自己的体重。

极为猛烈的一击准确地命中了雌火龙的脑袋，从手感上来判断，莱嘉甚至感觉到了这次冲击穿透了目标的身体。

“嗷嘎嘎！？”

雌火龙庞大的身体开始有些摇晃，却并没有就此倒下。

尽管如此，此前一直是单方面压着莱嘉等人发动攻击的雌火龙第一次感到了胆怯。并不仅仅是因为莱嘉的力量，大概还有刚才托尔谢对其发动的斩击，以及凯莱斯的狙击所累积出的伤害的结果吧。

“这家伙真的是生物吗，简直是完美无缺！”

莱嘉此时变得勇气十足，他的目光朝四处巡视，接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对了，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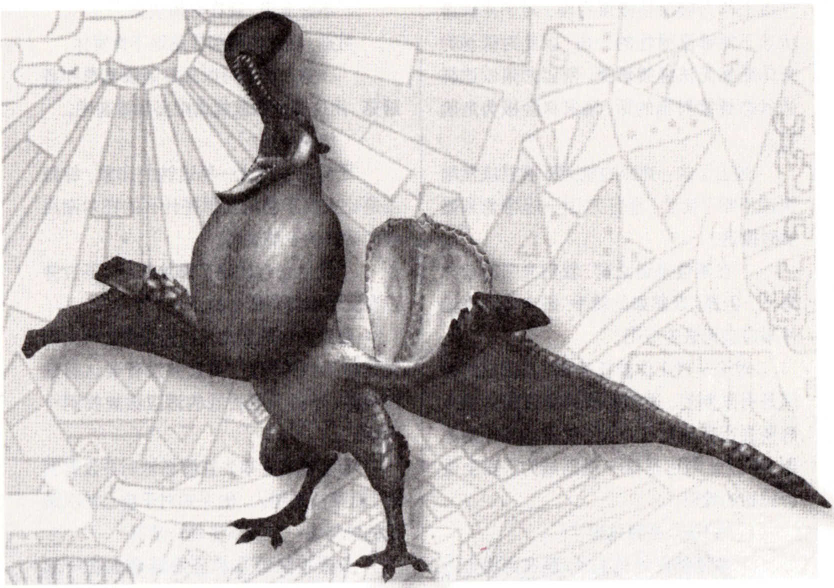
“笨蛋，快回来！”

当他听到凯莱斯愤怒的声音时，已然来不及了。

从胆怯中恢复的雌火龙从刚才站着的地方稍微后退了几步，接着弯下了身子。

“不好！”

就在莱嘉领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同时，一股从下方冒出来的冲击极为轻松地将他的身体轰飞了出去。



第三章 有勇无谋，还是英明果断

1

凯莱斯架着莱嘉朝区域二撤退。

在那个瞬间，过于深入的莱嘉由于对缩短距离的时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被当场翻了个跟斗的雌火龙的尾巴狠狠地抽了一下。

生长在雌火龙尾巴上的硬刺能分泌出强力的毒液，于是莱嘉在被雌火龙尾巴击中的同时中了毒。

因为之前并没有预料到会在这里遭遇到雌火龙，所以并没有携带解毒药。

好在雌火龙所分泌的毒液并不是那种会在一瞬间让人无法行动的种类，只不过由于体力被毒性慢慢吞噬，对于在健康状态下能够忍耐住的一击，以此时孱弱的身体断然无法继续承受。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状态继续狩猎的话，情况将会极为危险吧。

做出了这一判断的凯莱斯毅然决然地快速中断了狙击，和托尔谢一起带着莱嘉暂时撤退。

“在毒性消退之前，我们先回营地休息……但是，既然如此棘手，赶走雌火龙这件事应该无法完成吧。”

对于一件工作委托来说，其完成的时间是有限制的。虽然有着避免过多的猎人想要强行完成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工作的原因，不过此刻正是这一规则成为了安全进行狩猎的障碍。

“对不起，是我搞砸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再说也没什么办法了吧。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恢复些体力吧。”

在不带上莱嘉的情况下去挑战雌火龙会更加困难吧。

正因为他可以从正面吸引雌火龙的注意力，凯莱斯才能够集中发动狙击。

“那、那个……”

站在一旁的托尔谢小声说道，制止了想要通过区域二返回营地的凯莱斯。

目前这里并没有怪物的身影，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什么地方冒出其他怪物来。虽然不一定会遇上大型怪物，不过现在即便是小型怪物也会对三人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还是应该尽快回到营地吧。

“不好意思，现在必须快点。”

可是，托尔谢极为少见地不肯罢休。

“在这个区域可以采集到解毒草和蓝蘑菇，用这些东西就能调配出解毒药吧。”

“你说什么？”

之前总是给人一种迟钝的印象，每每总是让人搞不懂她在想些什么的托尔谢用极为认真的表情说道。

“我之前也确认了那片草丛，不过并没有发现解毒草什么的。”

蓝蘑菇一般会生长在岩壁旁边等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确认蘑菇的种类，不过只要去找的话应该能找到一两根吧。

而解毒草在事先查看场地时并没有发现。凯莱斯是猎人，他深知对于自己初次踏足的狩猎场一定要事先确认情况。

只要将解毒草和蓝蘑菇调配在一起

就能制作出解毒药。

即便是只有解毒草，有时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为了使药效更加强劲最好还是将其和蓝蘑菇调配在一起使用。

换言之，就算没有蓝蘑菇有可能也有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解毒草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无法驱除毒素。

"不是那片草丛……请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托尔谢说完便朝着瀑布的方向跑去。

很快，她在靠近瀑布潭的附近蹲了下来，并将手伸出水中开始寻找着什么。

最开始时，凯莱斯无法理解她的这一奇怪行为的含义。

不过，在站起身朝这边跑来的托尔谢的手上的确握着解毒草。

"这东西难道生长在水里？"凯莱斯无法置信地问道。

托尔谢闻言只是摇了摇头："不，我觉得是从瀑布的上游冲下来的，这东西应该生长在树木的果实上，是极为珍惜的品种。"

"生长在，树木的……果实上？"

这种情况对于从远方而来凯莱斯而言，应该是无法想像的。直到这时，凯莱斯才第一次觉得能和托尔谢一起来狩猎真的是件不错的事情。

"剩下的只有蓝蘑菇了，我去采集吧。"

"好，拜托你了！"

凯莱斯轻轻将莱嘉放在地上，然后手握强击火炮警戒四周的情况。

"呃，蓝蘑菇，是蓝蘑菇，蓝蘑菇。"

托尔谢一边轻声哼着歌，一边四处寻找生长有蓝蘑菇的地方。对于在狩猎场上哼歌这种事，凯莱斯多少有些介意。不过现在只要能够做出解毒药并治好莱嘉，这就是托尔谢最大的功劳。

凯莱斯冷静地克制着自己想要发牢骚的心情。

"哇！"

"怎么了！？"

托尔谢突然发出声音，凯莱斯急忙转过身问道。

"啊！那个巨腹蚂蚁……"

大概是在生长有蘑菇的草丛附近筑有巢穴的缘故吧，突然出现了几只巨大的虫子朝托尔谢扑去。

"真是的！"

凯莱斯迅速举起强击火炮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

伴随着"砰砰"声被发射出去的弹药，准确地命中了那些正试图袭击托尔谢的虫子——好像叫巨腹蚂蚁的怪物，于是那些虫子马上四散开来。

"哇，好厉害！"

托尔谢像小孩子似的瞪大了双眼，很明显她对此十分惊讶。对她的天真无邪而感到吃惊，凯莱斯在这一瞬间的感觉十分微妙。

"总之，快点弄解毒药吧。"

"是！"

托尔谢迅速地将解毒草和蓝蘑菇调和在一起，凯莱斯则在一旁极为紧张地看她忙碌着。这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调和，不过仍然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成功了！"

凯莱斯的担心终于以杞人忧天而告终，托尔谢十分顺利地调配出了解毒药。

"好了，莱嘉，喝下去吧！"托尔谢将解毒药递给莱嘉。

“嗯，我特别讨厌苦味的东西。”

“别任性了！喝完这个之后再喝一瓶回复药恢复一些体力！”

“哦。呜，好苦啊。”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深入，而且还疏忽大意，这完全是你的错误。现在已经没有解毒草了，所以你最好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知道了！另外，我也逐渐弄明白了。”

“逐渐弄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呵呵呵，敬请期待吧。”

莱嘉的眼睛里再次充满了活力，让人完全想像不到他就是刚才那个连站都站不稳的家伙。

2

雌火龙一直停留在区域五。

另一个身上带有染色弹气味的彩鸟，并没有从区域十的海岸线附近离开。也许是因为之前与莱嘉等人的对峙消耗了一定程度的体力，所以正在那里休养生息吧。

众人觉得多少有些可惜，虽然只是一点点，不过关于彩鸟的讨伐行动的确要推迟一些。

“喂，走吧。”

觉得可惜只有一瞬间而已，因为眼前还有一头雌火龙要对付。莱嘉收起了那些美好的想法，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雌火龙身上。

“哈，来吧！”莱嘉一边大喊着，一边朝目标冲去。

雌火龙也再次注意到了莱嘉等人，于是移动双腿将庞大的身体重新面对众人。

“嗷嗷嗷嗷嗷嗷！”它发出咆哮，然后做出了反应。

只见雌火龙展开双翼，大大地张开并排生长有锋利牙齿的下颚，径直朝莱嘉袭来。

莱嘉冷静地放弃了之前的进攻路线，动作敏捷地朝旁边一闪，就此躲过了雌火龙的突击。失去了目标的雌火龙一口咬住了空无一人的空间。

如果莱嘉在那里的话，身上穿着的怪鸟套装防具也会被它锋利的牙齿所贯穿，并受到极为严重的创伤吧。

虽然莱嘉一想到这种状况便觉得脊背发寒，不过他还是趁这个机会朝毫无防备的雌火龙身后跑去。

但是，就在他抽出背在身后的巨像改并发动进攻时，雌火龙已经开始下一个动作了。

从莱嘉高高举过头顶，马上就要斩下的巨像改的刀刃前方，雌火龙最后残留下的尾巴也巧妙地躲了过去。

“切！”

雌火龙朝着位于队伍最后方的凯莱斯发动了突击。

手握强击火炮的凯莱斯很快就察觉到了战况的变化，于是将重弩折叠起来，迅速开始闪躲。这时，惟一没有被雌火龙盯上的托尔谢果断地发动了斩击。

来到这里之后，莱嘉开始找回了自己最初的那份坚决。虽然不知道理由，只是一起并肩站在这里的伙伴们奋起的姿态让他也振奋起来。

“我也来！”收起挥空的巨像改，莱嘉也开始积极移动起来。

托尔谢站在那里以眼花缭乱的动作

不停地发动斩击；凯莱斯也找到了自己的站位，再次举起强击火炮开始专心发动狙击。

“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对于莱嘉等人的行动，雌火龙感到有些厌烦地发出了叫声，然后开始在当场旋转。

它一边发出呜呜的叫声，一边利用长长的尾巴朝四周扫荡。即便是与雌火龙相比看上去较为纤细的尾巴，在众人的眼中也是粗壮且发达的肌肉块。在尾巴的前端还长有几根类似棍棒一样的尖利刺状物。之前还想要靠近目标的莱嘉，见状也只好在雌火龙尾巴所能扫荡到的区域边缘停下了脚步，而从最开始就站在这一范围外的凯莱斯则继续冷静地进行狙击。

最为靠近目标的托尔谢面对朝自己扫来的尾巴，急忙举起了盾牌。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托尔谢的盾牌承受住了雌火龙的一击，这声闷响仿佛震撼到了站在一旁的莱嘉的身体深处。这一击的反作用力实在太强的，托尔谢甚至无法站稳脚步，一下子被推倒在莱嘉的身旁。

“没事吧！？”

“啊，我没事。”

莱嘉确认了托尔谢的确没有受伤，而雌火龙也与此同时停止了旋转。静止下来的雌火龙随即就挥舞着翅膀飞了起来，正打算迈步上前的莱嘉在强大的风压下只能连连后退。

“呼！”

就在莱嘉发动斩击之前的一瞬，雌火龙庞大的身体再次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嘎咔咔！”

更加剧烈地扇动翅膀，雌火龙在不停地上升。

“难道说！”

它不会向其他区域移动。莱嘉快速看了看自己的伙伴，托尔谢和凯莱斯也收好各自的武器，做好了准备。

莱嘉刚刚收回视线，飞在半空中的雌火龙已经开始从它所在的位置挟着俯冲的势头朝众人发动了袭击。对于那个以仿佛要劈开空气般的势头袭来的动作，莱嘉已经完全看穿了。

“只要见过几次，总能马马虎虎地躲开吧！”

托尔谢和凯莱斯也全都顺利地避开了雌火龙的这次攻击。

虽说如此，众人好不容易才拉近的距离，一下子又被拉远了。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迅速地发动斩击了。

“还不能放弃！”

理想情况是只避开少许，接着对由于着陆的冲击而无法马上活动的雌火龙发动斩击。

“还差一点儿！”莱嘉一边跑，一边抽出了巨像改。

“还能发动一击！”对毫无防备地朝身后甩出的尾巴，莱嘉果断地发动了斩击。

从武器上传回了击中目标的手感。

虽然遭到了攻击，不过雌火龙仍然毫不在乎地继续着自己的行动。

它再次旋转，并利用尾巴扫荡四周。

“哎呀！？”

正准备靠上前去的托尔谢急忙利用手中的盾牌进行防御。

莱嘉也只能拿着武器，猛地朝前一扑，堪堪避过了雌火龙的尾巴。如果他的个子再稍微高一些的话，很可能就会被尾巴上的刺击中。

强烈的风压笼罩住了他的全身。

莱嘉连续几个前滚翻，试图尽量拉开彼此的距离。

“莱嘉，跳！”凯莱斯大声喊道。

因为一直都在做前滚翻动作，所以莱嘉是背朝着雌火龙。领悟到自己的身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莱嘉在把武器背在身后的同时，用尽全身的力气朝前一跃。

从脚上传来了雌火龙锋利的爪子掠过怪鸟靴子时的触感，利用眼角的余光，莱嘉看到雌火龙以极为迅捷的速度冲过了自己刚才所在的位置。

如果凯莱斯没有出言提醒，或者莱嘉闻言回头确认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大概就会被卷入这次突击之中。

“真是的，重伤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啊。”一边急忙站起身来，莱嘉一边为了缓和沿着脊背袭上脑后的恶寒而开起了玩笑。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再次拉开。

“切！”莱嘉一边咂嘴，一边加快速度奔跑。

如果仅仅是直接拉近彼此的距离，应该不会很困难。

只是这样一来就要正面承受雌火龙的反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保自己的安全。

理想的情况是，在对手无法进行反击的瞬间发动斩击。向其他目标发动攻击，或者结束攻击与回避的动作之后，把握住雌火龙在作出下一个动作之前的一瞬间硬直的机会。

这就是莱嘉理想中的情况。只不过，在看到机会之后再行动就太迟了。考虑到挥舞大剑这类的大幅度动作，则必须在对手发生硬直的时间站在附近才行。

“距离！拉近距离吧！”

在更加靠近对方的地方活动，在随时可以纠缠住目标的位置上，以最低限度的行动躲避雌火龙的攻击，然后抓住机会发动反击。

作为预想来说，这种想法十分单纯，可是按照这一计划来实施的话则特别困难。

眼睛和身体已经逐渐习惯了雌火龙的攻击。现在只要自己的动作不发生大的偏差，并且能够有效地躲避开对方的攻击，就不会感到不安。

可是在躲避之后，还无法判断出雌火龙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举动。

“哇哦！”

勉强躲开了雌火龙的突击。

虽然想要在同时转身追上去，可是在比想像中更近的地方停下来的距离感简直让人发狂。在攻击落空的一瞬间，雌火龙已经开始旋转了。

可能是因为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吧，雌火龙很快就停止了旋转，接着飞上天空。

强风从天空吹来，莱嘉急忙遮住自己的脸。

“又飞了！”

如果没有枪手在场，对于在空中飞舞的雌火龙几乎就没有任何攻击手段了。

即便有枪手在场，也因为距离的关系，必须要站在雌火龙的正下方才能攻击到它，而那里却是一个最为凶险的站位。

莱嘉并没有拔出武器，而是四处移动以试图找到更加合适的站位。雌火龙就这样在空中飞着，为了从正面捕捉到莱嘉而不停地旋转着。

“呼！”它忽然发动了俯冲突进攻击。

脚上锋利的爪子闪耀着光芒，莱嘉急

忙扭转身体躲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于是再次没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与此同时，莱嘉的目标也没能成功达成自己的目的。

从在远离众人的地方着陆的雌火龙的身后，托尔谢极为大胆地发动了斩击。单手剑易于随机应变的优势，这一点是大剑所无法比拟的。

“我也来！”为了能接续上托尔谢的攻击，莱嘉也急忙朝这边跑来。

但是，就在莱嘉即将跑到预定地点之前，雌火龙再次做出了反应。

如果是理想情况的话，刚才的那个机会足够他发动好几次斩击了。可现在是在讨伐雌火龙，如果莱嘉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就并非什么地方都适合发动斩击。

必须要斩击到那个“特殊”的地方。

凯莱斯仍然在精准地进行着射击，托尔谢的攻击动作也在逐渐变得大胆起来。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其中只有莱嘉的攻击时机仍然有些狂乱。

“可恶！”

当莱嘉回过神来时，发现背在身后的巨像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拔出来了。

“果然还是有些勉强吗！？”不安的因素在心中逐渐累积起来。

就算是栖息在冬多尔玛周边的那些雌火龙，自己也没能在狩猎中熟悉它们的习性。平时都是与那些力量在自己之上的猎人们组队，而且只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狩猎中遭遇过这种怪物。而且，眼前的这头雌火龙与他之前所了解的雌火龙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性。想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凭借几次对峙就将对方的动作完全摸清，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好看吧！用皮肤去感受吧！”莱嘉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展开了行动。

他试图将存在于脑海中的记忆和印象，与眼前这个实物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可恶！”

但越是有意识地去做，动作反而就越是不协调，他与怪物之间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反而越来越远。

于是，莱嘉开始有些焦躁。

“你在干什么？”

让莱嘉回过神来的是从身后传来的凯莱斯的声音。

“啊？”

不知不觉中，将强击火炮折叠起来的凯莱斯已经来到了莱嘉的身后，并用力地摇晃着他的肩膀。

“凯莱斯？”

“你在做什么？”

“啊，不好意思。”

此时托尔谢还在积极地跑动，刚才莱嘉奇怪的反应让凯莱斯极为不放心地跑过来查看自己同伴的状态。

“你有什么打算？”

“咦？”

“你一定有什么打算吧？”

最开始总是讽刺莱嘉没出息的凯莱斯说出了出乎对方意料的话。

“总之，再这样下去就完蛋了。所以无论什么都好，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吧。只要有能帮忙的地方，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他的目光十分真诚，莱嘉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尾巴！斩断它的尾巴吧！”

“尾巴？”

“啊！”从不远处传来托尔谢的声音。

还没等两个人商量好，之前以托尔谢

为目标的雌火龙好像意识到了莱嘉和凯莱斯停下了脚步，于是朝二人这边冲来。

莱嘉和凯莱斯急忙分别朝左右闪躲，十分勉强地躲过了这次攻击。

“呼！”

在狩猎场中，可不是商量行动对策的好时机。

于是凯莱斯放弃了询问，急忙找到一个合适的站位并举起强击火炮发动狙击。

从枪口射出的弹药准确地命中了雌火龙的背部，其中一颗子弹大概是由于角度不好的缘故，竟然被弹射向其他方向。

雌火龙很快转过神来，面向子弹射来的方位。

“我也来！”莱嘉挺身而出。

于是雌火龙毫无阻碍地压低了身形。

莱嘉以为它会再次飞上天空，于是站在原地保持着警戒。

“请快从那里躲开！”这是其他两个人第一次听到托尔谢如此紧张的声音。

由于吃惊，莱嘉和凯莱斯全都条件反射地从各自所站的位置撤下来了。

雌火龙保持着重心偏低的姿势并没有跳上半空，而是深吸一口气，从身体中吐出了炽热的火焰。

爆破的声音朝四周散播，火焰将雌火龙面前的一片区域烧成了焦土。

猛烈的火焰炸裂开来，极为暴力地扰乱了周围的气流。如果二人还站在刚才的位置，一定会被卷入那场可怕的爆炸中吧。

火势很快就消退了，只在地面上留下了灼烧之后的痕迹。如果没有逃走，莱嘉和凯莱斯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好危险啊！”二人看着身后的情景，接着又望向站在稍远处的托尔谢。

“托尔谢！谢谢你！”莱嘉急忙感谢道。

由于担心而望向二人这边的托尔谢闻言后，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笑容。

“暂时返回营地吧！莱嘉，咱们先商量一下你的方案！”

“我、我的！？”

“总要比什么对策都没有要好吧！像这样松散地行动明显是不行的！”

凯莱斯强行拉着莱嘉指向营地的方向。

“明、明白了。”

凯莱斯里利用身体的动作示意托尔谢返回营地。

就算在撤退时，凯莱斯再次举起强击火炮，并在换上了新的弹药之后朝正打算朝自己这边扑来的雌火龙发射出了一颗子弹。

那是一颗染色弹。为了能够确保无论雌火龙朝哪里移动，自己都能及时找到它，凯莱斯重新射出了染色弹。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他们会发现之前对彩鸟发射的那颗染色弹已经没有效果了。

3

返回营地之后，莱嘉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虽然并没有意识到，不过由于一直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运动，疲劳感好像在身体中不断地累积着。返回据点之后，虽

然只是稍微缓和放松了一些，疲劳却一下子全都释放了出来。

深深地叹了口气，胡乱地用饮用水将补给品中的便携食物强行地塞进了胃里，紧接着便开始用磨刀石打磨锋利度已经有所降低的巨像改，将其恢复到完美状态。

凯莱斯和托尔谢也都在整理着各自的装备。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凯莱斯开口说道："莱嘉，你刚才对我说要斩雌火龙的尾巴？"

"对，我是这么说的。但是，很难！"

"气馁了吗？"

"我也没有办法啊！那家伙的行动太复杂了……我实在是追不上它！"

如果使用的是托尔谢的单手剑或双手剑之类以轻便见长的武器，也许还能跟上雌火龙的动作。或者，要是能够积累几次相关经验，也许就会在更加准确时机进行躲避并发动攻击。只不过，凭借现在的这套武器防具，凭借莱嘉有限的实力和经验，很难跟上雌火龙的动作。

"不过，如果想要切断尾巴的话……倒是能制造一个漏洞。"

"这是什么意思？"听了凯莱斯的话，托尔谢不解地问道。

"拥有如此庞大身体的雌火龙，一旦被人深入腹下就没办法再耍威风了。当然，它只要随即发动突击就可以了，所以这算不上什么致命的弱点。但是，至于猎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只要能潜入其身体下方，它也就无从得知了。"

"的确如此。"

"而且雌火龙所惯用的招数，刚才咱们都已经体会到了，就是不停地旋转身体，并用尾巴大面积扫荡周围。就算没能看到战场上的一些细节，它也会毫不在意地发动这种攻击。此外，有时它还会在突击之后狠狠地用牙齿咬，以及拼命甩动尾巴防止有人从身后靠近。当然，莱嘉遭受到的那次翻跟斗攻击也属于这一类。那么你说，如果我们能切断它的尾巴，然后会怎样？"

听凯莱斯这么一说，托尔谢用食指按着脸颊仔细地想了想。

"那个，我想它的样子会稍微变丑一些吧。"

"我……"听了托尔谢不知是认真还是玩笑的回答，凯莱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对！距离会发生变化！"凯莱斯索性站起身来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彼此之间的距离会缩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靠近它，这也就意味着攻击的间隙会变大。在我们来的那个地方，这被认为是与雌火龙对抗的经典对策之一。一旦发现它要发动不同的进攻，我们就能马上想出与之相对应的破解之法，这就是所谓的漏洞。"一边说着，凯莱斯一边笑着望向莱嘉。

"没想到你也能提出令人惊讶且充满理性的对应方针。"

"唔，我可没有想到这么多理论方面的事情，只是无意中有了这个想法。"

"果然还是直觉吗？"凯莱斯笑着说道。

"少　嗦！"莱嘉也笑着顶嘴。

托尔谢见状也露出了微笑。

"好，莱嘉，接下来无论是我还是托尔谢，都会全力支持你的这一方案。"

"哎，你们两个……"

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莱嘉感觉有些疑惑，凯莱斯并没有理会

他，而是转身面对托尔谢。

“托尔谢，刚才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莫非你十分比较了解雌火龙这种生物？”

“别傻了！”

对此莱嘉有些难以置信。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托尔谢的所有举动看上去都是那么地不可靠，怎么看她也不像是拥有这些知识和经验的人。

托尔谢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果然。但是，你之前从来没有和雌火龙遭遇过吧？”

“是的，其实就连彩鸟，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实物，只不过我的志愿是成为一名学者。”

“学者？”莱嘉和凯莱斯不约而同地说道。

“是的，我一直都想要进入古龙观测所，所以我认为只有真正成为一名猎人，并亲身狩猎过怪物，那些书本上的理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

因为想要变成学者，所以才会成为猎人，这种想法真的符合逻辑吗，对于托尔谢这种极为独特的思维，莱嘉不由地摇了摇头。

“反、反正你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就对了！”

“是这样的。”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们呢？”莱嘉开口问道。

托尔谢想了一会儿才回答：“因为你们两个说话的速度太快了。”

“啊！？”

自己说话的速度已经够慢了吧。莱嘉惊讶得目瞪口呆，凯莱斯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现在只要能帮得上忙，无论是多么琐碎的事情，你都必须告诉我们！托尔谢也要来帮忙啊！”

“那么，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吗？”听莱嘉说完，托尔谢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生气勃勃的笑容。

“唔……”

凯莱斯对她所说的“无论什么事情”感到有些不安，不过转念又一想，既然已经来到的这个地方就只能相信托尔谢了，于是就放心地点了点头。

“托尔谢，现在有没有什么马上就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呢？”

托尔谢闻言再次陷入沉思中。此前一直因为无法忍受托尔谢这种慢性子而总是打断她说话的凯莱斯，这次很有耐心地等待着。

“嗯，我所了解的有关雌火龙的行动，你们刚才全都已经见到了……”

托尔谢所掌握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对于在实际狩猎中应该如何具体应对，让她作为一名猎人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则显得比较困难。

“不，即便只是知道雌火龙没有另外的攻击方式这件事也是值得感谢的。接下来需要研究的就是我们三个究竟要怎样合作的问题了。”

就在凯莱斯打算做总结性发言时，托尔谢再次开口说道：“那个，还有一件事……对于到底应不应该做，我也有些犹豫。”

“令你感到犹豫的事情？”莱嘉反问道。

托尔谢点了点头说：“就是闪光弹！”

听了她的回答，凯莱斯恍然大悟似的

也点了点头。

“对了，用闪光弹来对付雌火龙会比较有效。我们这次也带来了几枚闪光弹，只不过之前没能预判出雌火龙的行动，所以一直都没有使用。”

听凯莱斯这么一说，莱嘉才想起来自己还有这种道具。

“但是，万一失败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使用闪光弹。”

听了她的话，莱嘉和凯莱斯同时摇了摇头。

“闪光弹这种道具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眩晕，一旦错失就会有使得同伴看不见目标的危险……”

凯莱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但是，如果能顺利地让雌火龙头晕眼花，这将是我们发动进攻的绝佳时机。就让我们来克服那些危险吧，托尔谢，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决定采用。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想到了什么，比如这个狩猎场的特性之类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好，请利用你的知识来援护我们吧。”

听了凯莱斯的话，托尔谢紧紧地抿着嘴，并用力地点了点头。

“莱嘉，我们会负责分散雌火龙的注意力，剩下的事情就全都拜托给你了！”

实际实施潜入雌火龙腹部下方，并伺机发动斩击是莱嘉的任务。

“好！全都交给我吧！”

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但是莱嘉却非常高兴。因为在眼前这种看上去令人绝望的状况下，终于能够看到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

未完待续


经过一连串死斗后已经身心俱疲的诸位！
在决战之前把长途跋涉留下的污垢全部清除怎么样啊！
今天就暂且回到斯诺夫利亚，接受我们款待各位的温泉大礼吧！
这次是短篇故事！短篇故事，
わーーい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オブ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转瞬即逝
第二十二回
译：清雨
春日部晶
虽说自从登陆凡达利亚之后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来试试……
各种事情刚巧凑到一起了
我本来打算让温泉把右臂的伤治好的
别给正篇故事添麻烦，到后面会没法收场的……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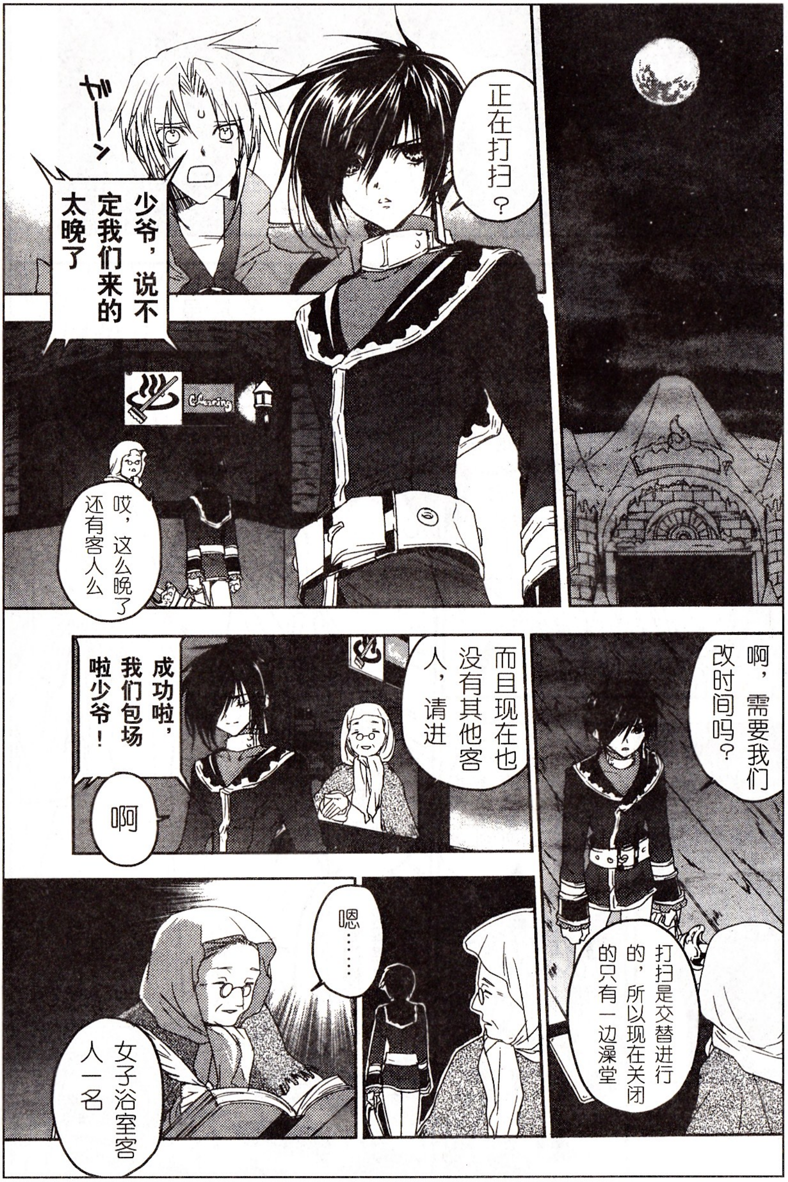

那我们先进去了，里昂你就在这里等等吧
赶快出来
啊？少爷你不和大家一起进去么？
我可不喜欢看见其他人的身体
另外，你其实也很想去吧？所以至少也得等到晚上才行
怎么能在外人面前拿着把剑进温泉
哎？
少爷，没想到您这么关心我……
像个老头子一样
那我们就好好洗个澡吧
露蒂，我来给你搓背
伍德隆王子，干脆做些雪球玩吧
啊，没问题
你们是小孩子么……
わい
わい


ぱっ
怎么了，少爷？
没事……
只是感觉伍德隆王子刚才从眼前经过……
可王子不是在温泉里吗？是不是有人在模仿他？
啊
不过，这样实在是……
嗯
说不定这就是所谓的「分身」

游漫堂



据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还有传闻说自己一旦和分身遭遇就会丢掉性命
话虽如此，但终究只是些奇谈怪论，没多少可信度
这样啊
让这副打扮的你们专门停下来给我解释，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好不容易泡回温泉，听了真是让人背脊发凉
我一直对这种事没什么抵抗力……
实在抱歉，就当它是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吧
请大家去准备好的房间休息


正在打扫？
ガーン
少爷，说不定我们来的太晚了
Cleaning
哎，这么晚了还有客人么
啊，需要我们改时间吗？
而且现在也没有其他客人，请进
成功啦，我们包场啦少爷！
啊
打扫是交替进行的，所以现在关闭的只有一边澡堂
嗯……
女子浴室客人一名

游漫堂


呼……
真是不错的澡堂啊！
你能感觉到么……
偶尔来一次也不错啊
白天真是失败
菲莉娅没了眼镜什么都看不到，我又不好意思看玛丽的身子，总感觉心神不宁的
所以才这个时候一个人过来么
女澡堂没有关还真是万幸
露蒂！



怎么回事！露蒂怎么会来这儿！
「女澡堂没有关」，意思是……！
我们从一开始进的就是女澡堂？
这下完了！
我们的存在根本就是异常至极啊！
而且还可能被露蒂看见，这真是不幸中的不幸
会被唠叨一辈子的
待会儿见
怎么办，用晶术蒙混过关么？
不行，亚托怀特会发现的！
来了，有、有什么办法吗！
呃！
少爷！毛巾！快把毛巾……

游漫堂




分身出现啦！！
你说谁呢……
呼，看来成功了！
准确的判断
夏露，你也太……
看来得感谢和那个女人十分相像这件事……
不过……
没想到白天的那件事还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唔……
这种屈辱感究竟是什么！
那么……虽说感到十分屈辱，但那件事也不得不做啊！
啊
啊


「怪物猎人3 闪光的猎人①」还有「爱图一族 Tot.13」已经分别于一月十八日和一月二十一日上市！
两本书都包含了十分丰富和精彩的内容！
请各位一定不要错过！
好了！
我们还是快逃吧，少爷！
我没脸见玛丽安了……
翌日清晨
早上洗个澡真是舒服啊！
不要！我绝对不会再去了！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プイ
感觉她挺可怜的
下一回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文／落霞迷雾　编／夜蓝

笼中蝶

四月的城外原野一改严冬的空旷寂寥，新生草皮被融雪和春雨滋润后显得愈发鲜嫩繁茂，在阵阵温煦和风的吹拂下泛着青绿色波浪，浅浅的，柔柔的。粼粼的溪流水面映着万里碧空，时而有花瓣轻落其上，淡淡的几近透明的粉，夹带着草木容发所特有的自然芬芳，这些从城中街巷间的樱花树上如雨般飘落的花瓣，随风飘过高耸的城墙，于春意正浓的田园间寻求一份归宿。云如载有游人的舟，悠哉地缓缓前行。一只苍鹰划破苍穹，消失在远山后，唯留下来时的那声嘶鸣，怀着几分怅然久久回荡。春日的阳光虽比不上盛夏时节的炽烈，但也随着正午日头的升高而越加耀眼和刺目。

“痛！”阿市轻柔着双眼，拭去因酸痛而生成的泪水，然后微笑。

自三年前举行完成人式后，除了随军征战，她便被禁止踏出城池一步，踏出这个对她而言既是整个天下又是庞大牢笼的城。

三年间，她自知城外有着难以言喻的美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春；蛙叫蝉鸣彩虹悬

于雨后晴空的夏；落英缤纷的金秋会有很多可口的野果从树上掉落；一年中最亮的星群会出现在冬季雪后的夜空。

她知道的，这些深深印刻在灵魂深处、随同成年的她一并禁锢在城池中的童年回忆。

她曾透过木格窗仰望用手掌即可遮住全部光亮的月，曾立于泉竹沙石均齐全的雅致庭院呆望飘出院墙的花瓣。她骑马作战冲出城外，对于那些从两侧匆匆滑过稍纵即逝的景致，她无暇顾及，因但凡停下脚步，定会心生留恋。

她也曾试图逃离，却以失败而告终，她眼睁睁地看着触手可及的崭新世界被厚重的城门封闭，背后是兄长大人冷漠的声音："你不需要追求任何。"

现在她站在城外，不追求任何，亦无所欲求。数日前兄长大人遣人传话，说今日正午于城外等候。她不再猜测，因无论如何也无法知晓兄长的意图，也因自己从未经历过等待，体味人们所说的那种夹杂着或焦虑或期盼，甚至还有那么些小小幸福感的心境。她只是在等，没有目的，没有感情，只是为了完成"等待"的任务才得以迈出城门寸步，如同军中信奉"绝对服从"的死士们，毫无个人意志可言。

想到这，阿市不禁感到一阵悲凉，以及对早已放弃反抗、亦不敢质疑的懦弱自我的怜悯与厌恶。好在她的大部分心思仍停留在四周充满自然之息的春日美景之上，于是决定暂且抛却那份灰色的伤感，尚享受这片刻难得的宁静与自由。

她微扬着头，让暖人的阳光洒于面庞。双眼微眯，倔强地试图直视炫目的光线。就像一个在深渊沉睡了千百个世纪的婴孩，身心充满了对光明与温暖的强烈渴望和占有欲，想要无限度地接近高悬天际的太阳，完成一次破茧而出的重生。

碧草花丛间的阿市，黑底的和服上绽放着大团花朵，酱紫的玫瑰和藏蓝的牡丹定格在凋零前最华美的时刻，殷红的曼珠沙华延展着纤细花瓣，经络般彼此连结，将伤痛和绝望经花蕊正中的空洞渡至无忧的彼岸。宽大的衣袖在风中起舞，起落间洋溢着时而张扬时而含蓄的美丽与神秘。她仿佛一只艳丽的蝶，被鸟语花香吸引，远道飞至，栖息在此，并尝试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归宿，得以悠然自得地生活。

战马奔腾之声由远及近，画有织田家徽的军旗由点到面遍布了整片原野。

"兄长大人……？"阿市认出了头阵正前方一身军戎的织田信长，被世人称为第六天魔王的他威武庄严，虽常保持着惜字如金般的沉默，却丝毫不失将领的智谋果敢和与魔王称谓相符的无情冷酷。

她敬重他却不爱他，畏惧着他但也无法产生恨意。他让她活着，却从未告诉过她生命的意义。他惟一送她的礼物是一对高出常人半头的长镰，然后令她于战场斩杀敌兵。因血脉的羁绊，她将永远被冠以"魔王之妹"的名号，无法洗脱基于长镰下亡灵所归结的罪责。对于要等之人即是兄长大人之事，阿市只是觉得有些疑惑，而并无失望之感，因原本也并未想过要等待什么的到来。

"兄长大人。"待织田信长勒紧缰绳停马于数步之遥时，阿市上前欠身问候。

"你的长镰呢？"织田于马上正襟危坐，居高临下地瞥了阿市一眼后略带愠怒地责问。



“对不起……”阿市别过脸，低着头不再言语。无需表现内心的委屈，也无需解释不携武器的理由仅是单纯的不想，因他从未倾听过，亦没有耐心倾听。

“愚妹啊，难不成你还在期盼着什么？”织田冷眼俯视着马前双手因紧张而握于胸前的妹妹：乌黑的平直长发垂至腰间，淡粉色的丝带松散地在末端结成蝶的形态；生来白皙的肌肤在略施脂粉后愈发精致细嫩，恰如其分地掩盖住此时毫无气息感的苍白；双眸虽透不出聪慧机敏和年轻女子特有的热情，但其中充溢的淡然和黯色的忧伤却也能激发起旁人的怜爱之情。“第一美人？”想到这个不知何时流传在民间的名号，织田不禁觉得荒谬得可笑，“即使这样又能如何。”

“阿市小姐今天看似心情不错呢，方才赏景眺望的身姿真是像极了一位翘首等待的贤妻，等待从战场凯旋而归的夫君……”

“咦？”阿市被这句既像称赞又像讽刺的言语吓了一跳，抬头看见跨马于兄长旁的明智光秀，这位被兄长极力推崇信任的得力武将，除了在战场上燃起的修罗般的杀戮欲外，其性格却是与兄长截然相反。玩世不恭的笑容终日挂在脸上，处事方式亦是不顾及场合的散漫，毫无武者威严，尤其是那些脱口而出、肆无忌惮的戏谑玩笑，会让周围将领觉得这样的

人还是留在民间做个浪荡公子为好。

“今次可不是玩笑哦。”明智光秀故作神秘地示意阿市看向织田侧后方。

阿市往前走了几步，但见明智方才所指位置的马上坐着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男人，看战甲上的家徽并非隶属于织田军。

“战俘？”阿市猜想，但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因那男人铠甲光鲜，非但没有受伤，面容也毫无战败后的疲倦与懊恼，反而在眉宇间流露着胜者降临般的将领风范，只是与兄长的魔王气魄相比，还略显得稚嫩一些。

“久闻阿市小姐倾国倾城之容貌，聪慧过人且能持一对长镰杀于疆场，今日得见是在下浅井长政的荣幸。”男人起身下马，行至阿市面前，于行礼后微笑道。

男子背对太阳而站，阳光打在男子高大的背脊上向四面八方反射，形成一团朦胧的光晕。

对于阿市，他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她无望无欲生活中的一场意外，无论是简单的相遇还是场注定的灾难，对于男子带给自己的这份惊喜，她仍心存感激。

“兄长大人？”阿市转向织田信长，她已记不得上一次向兄长提出疑问是在何时，他从来不向她解释任何，就像从不需要她的解释一样。

“从今往后，织田军与浅井军结盟。”织田信长直视着前方的城门，“你，我第六天魔王的妹妹，要成为浅井长政的妻子。”

不容商量的语气，亦没有可以斟酌的余地。这是一个命令，一个任务。

“是，兄长大人……”阿市低声应道。现在的她，只祈祷这个叫做浅井长政的男人能带给她一片崭新的天地、一场新的人生。

她突然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贪婪和热衷幻想，她想要这个男人爱他、宠她，让神话中的幸福降临在她身上；她想要对方借给自己一个肩膀得以依靠，而不是逼迫她双手沾满鲜血去扩充领土、建立战绩。她想立刻让男子将自己带走。

“阿市。”织田信长待浅井长政重回马上，一边眼望其随织田军进入城池，一边将仍在出神的阿市拉回现实，“阿市，监视好浅井的行动。”

“监视？”阿市单纯地重复着织田的话语，方才构筑的美好幻境，在这一瞬如梦初醒般消逝无踪。

“记住，你不需要追求任何。”说罢，织田策马而去。

自始至终，他没有正视过她一眼。

一只黑色的凤尾蝶从阿市面前飞过，于花丛间飞舞。她目送它远去，泪水湿润了眼眶。她仰面摊开双臂，让阳光倾泻于全身，她想再体会片刻属于自我的存活感觉，笼外的感觉。

“市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无所谓了……”她喃喃道，然后转身，毅然决然地向城中走去。

蝶恋花

阿市再次见到明智光秀，是在嫁于浅井长政一年半后的某个隆冬傍晚。

当时的浅井军在击溃了自东南来袭的今川军后，便驻扎在小谷城，一方面防止敌军短时间内再次起兵，另一方面也是计划着在整顿兵力和储备足够军粮之后，于来年开春领兵北上，以求在这群雄割据的乱世立稳脚跟，哪怕无力达成统一天下的野望，至少也不至会被任人宰割。

其与织田军的联盟也还算是稳定。织田信长依旧野心勃勃，在周围几个较大城邦被接连攻陷之后，周边一带的小城城主们也纷纷请降，将领地拱手相让。虽说尚有来自西方毛利军的威胁，而北部的武田军目前也正陷入与伊达军的苦战之中，但织田却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德川军这匹从中原杀出的黑马身上，后者目前正以辐射状向西面八方延展着势力。浅井长政深知织田此时不会再把心思花在介入各方群雄纷争以及攻克小城池之上，也隐隐察觉到随着这个冷血魔王欲望的膨胀，他们之间盟约的完结也是迟早的事情。于是他时刻保持警惕，在目前与织田军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下，加强着防御工事，并通过征战来磨炼士兵们的斗志和能力。

浅井曾在婚礼上告诉阿市，一旦浅井军与织田军在战场相遇，她不必参战，甚至可以选择回到兄长身边。

“我想，这大概是我能保护你的最好方法，也是惟一的方法。”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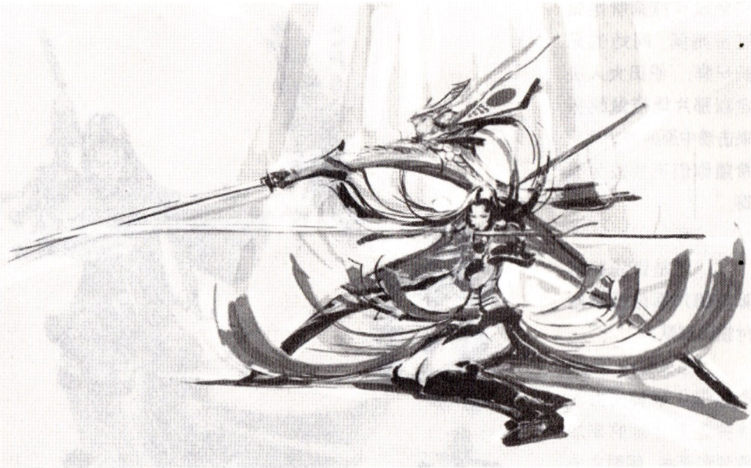
浅井夫妇二人的婚姻并非同一般政治联姻那样全凭双方家族的利益来得以维系，而是更趋向于一种混杂着爱情、尊敬、顾虑，还有些许陌生的感情。这使得他们不会轻易将对彼此的关爱和惦念予以言表，而是通过一种略带淡漠的相敬如宾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微妙情感。

浅井长政填补了阿市内心的空白与空虚。在原野初遇的那天，她认为如果这个男人能让自己稍微有一些灵魂尚活于世的感觉，那已是一种奢侈。现在，这个已成为她丈夫的人，会耐心倾听她的言语，会陪她到城外观赏各色美景，会在战场上始终守护在她身旁，也会时常提醒她，阿市只要做阿市就好。他不仅带给了她新生一般的快感，更多的是一份归属和依靠，如同草木依托于阳光，如同彩蝶依托于花朵。她不再厌恶那对长镰，她要为他而战；她也学会了期盼与等待，立于城池之外，翘首心爱之人的凯旋归来。他是她的全部。

因此当得知明智光秀造访时，阿市仍是作为浅井长政的夫人前去迎接，仿佛早已忘记织田信长这位兄长大人的存在，忘记了后者曾交付于她的任务。

“长政大人仍在练兵尚未归来，着实抱歉。”面对明智光秀略显轻浮的目光，阿市有些抵触地将视线移向庭院。

“那真是可惜了。不过，见到阿市夫人别来无恙，我也就可以安心向织田大人交代了。”明智光秀抿了口茶，笑道。



“兄长大人……可一切安好？”听到兄长的名字，阿市感到背部正由下至上地泛起一股寒意。

“正为攻打下一座城池备战着。”

得知兄长依然如故，阿市随即陷入沉默，她不知谈话该如何进行下去，同时也在祈祷明智光秀能尽早离开。

“不知织田大人所交代的事情，阿市夫人可有留心？”明智光秀觉察出阿市的送客之意，于是幸灾乐祸般地眯起双眼，摆出一副明知故问的样子。

“长政大人他……”阿市攥紧的双拳微微颤抖着。

她感觉到穿过半开障子的冬夜寒风拍打在身上的刺骨冰冷，看到蜡烛的光芒因纸笼的遮罩而变得短小微弱，房间内的阴影也伴随着蜡烛的燃烧殆尽而在不断地扩大。她听到跪坐于面前的男子抑扬顿挫一字一顿地重复方才的言语，“可·有·留·心”。

这才是现实，她终于清醒过来，从沉睡了近两年的梦中，从所有自欺欺人的虚幻中。她从未重生过，亦没有逃离出任何。只因迷恋上一朵有如阳光般绚丽的花朵，而忘了自己仍是囚禁在笼中的那只蝶，听任命运的摆布，毫无挣扎的余地。

“长政大人他……并无毁约之意。”阿市深吸了口气，抬头直视明智光秀，目光虽努力流露出坚定和决绝，却仍能透过闪动的泪光看出其中的勉强与迟疑。

“啊……果然如此，”明智光秀扶额摇了摇头，“完全不行啊……”

“长政大人是不会背叛兄长大人的。”

“但浅井军似乎要于明年年初举兵北上，不是吗？”

“这并不意味……”

“那是织田大人计划占领的地方。”明智光秀并未等阿市把话说完，或者说，他自初就



完全没有打算听她做过多辩解，同她的兄长一样，“织田大人决定以那片地带做跳板来击溃中原的德川军，希望你们不要成为障碍。”

“可……”

“还是说浅井打算与德川军结盟来对付织田部队？”

“怎么会……”阿市惊讶于明智光秀对浅井北上之意的妄加猜测和歪曲，明明丈夫是如此一个将信义视作为人之道的男子，对此等背信弃义之事本已是深恶痛绝，更不会刻意为之。

“那么就请阿市夫人规劝您的夫君放弃进兵，以示对盟友织田军的诚意。”明智光秀的嘴角浮现着得意笑容，这种任由自己意志摆布他人的快意让他愉悦。

“由我来劝说？”即使丈夫对自己再如何宠爱，干预其已作出的征战决定，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她只想以妻子的身分陪在他身边，像爱他的全部那样支持他所有的决定。

“您真的不记得自己嫁到此处的目的了吗？”男人起身走至阿市身旁，毫不客气地言道，“织田大人说，如果浅井停止进兵，他或许可以在攻占北方领土时放你们一马。如若两军兵戎相向，我想阿市夫人您应是知道败者的结局……”

“明智大人，您的意思市已明白。”阿市低着头，用故作镇定地口吻掩盖已经哽咽的声音，她不愿再听眼前这个将战争视为乐趣的男人的任何话语，也不愿去想一旦交手必然会战败的浅井军的下场，小谷城百姓的下场，还有自己丈夫的下场。“还请转告兄长大人，市会与长政大人商讨此事，浅井军也没有违背盟约之意。”

“所以……请回去吧……回去……”阿市双手颜面，泣不成声地下了逐客令。

来年春天举兵北上。

听罢阿市讲述的事情始末，浅井长政沉思片刻，做出不变更计划的决定。

“可是，违背兄长大人意愿的话……”无需阿市多言，浅井亦是了解织田信长那“挡我者死”的魔王气焰，与其硬碰硬的话，结果必然可想而知。

“一切只是凭空猜测，我们哪有背叛的企图！如果停止进兵，岂不默认了撕毁盟约的事实！”浅井长政一向看不惯明智光秀那副藐视天下的姿态，而在听了今晚其造访的事情后，更为那个男人对待阿市的无理态度与嚣张话语所激怒。

他望着依偎在身旁泪眼婆娑的妻子，深知身为魔王妹妹的她于两军势力之间立场的艰难，也就不忍心再对织田军做过多的抱怨。

他长叹一声，暂且压下心中的怒火，伸手温柔地拭去沿阿市两颊滑落的泪水。她是个太容易陷入绝望的女子，缺乏自信，多愁善感，甚少敞开心扉地倾诉，一味随同他人意愿，无心亦无力反抗。浅井有时会想，她能摆脱织田的控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如果夫妇二人有幸天长地久，他还是有信心带给阿市更多的幸福，将她从暗影中解救出来。

“一切都是市的错……”

“啊？你说什么呢。”阿市突然的道歉让浅井感到莫名其妙。

“如果市没有嫁过来，长政大人就不会被误解……”方才在丈夫安慰下勉强止住泪水的阿市此时禁不住又抽泣起来。

“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浅井长政感觉怒气涌上心头：本是织田信长因野心而生的猜疑，本是那个男人有意打破盟约进而得以六亲不认地作战，可为何此刻谢罪的却是无辜的阿市，为了那个将她视作人偶般摆布，并将继续摆布她的兄长大人。

“我不是说过吗，阿市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你要凭自己的意愿做事。”

“自己的……意愿？”自从丈夫第一次对她说了这句话之后，阿市便开始思考着答案。如果她这一生只能被满足一个梦想、只能凭自己的意愿做一件事的话，那定是……

“市要去见兄长大人。”阿市做出了决定，声音已听不出任何但凡提及织田便会产生的怯懦，“市要亲自向兄长大人解释，证明长政大人无意与织田军为敌。”

“你不必勉强自己。”浅井摇头予以否定，这种想法对于阿市而言，太过冒险和不谨慎。

“市清楚自己的立场——是浅井军长政大人的妻子。”阿市从兵器架上取下当年兄长所赠的长镰，这对长镰虽为织田家的兵刃，然而刀身却已烙下浅井家徽的印记。

“你已决定如此？”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将是他们二人一次长久的别离。

“是。”

“这就是你自己的意愿？”

“是。”阿市环抱着长镰，“市想和长政大人永远在一起，这就是市的意愿。”

花归葬

在距离小谷城百里的山路上，快马加鞭的阿市与连夜行进的织田军相遇。阿市本打算在第二天正午前到达兄长所在的城池，如若一切顺利，翌日即可返回，回到心爱的男人身边。

“长政大人……”

冬季的夜对于心有所盼的人而言往往显得过于漫长。从自己启程之时算起，此时本应已接近黎明，可天空依旧是不见星月的黑色。凛冽寒风如哭诉般的呼啸声萦绕在耳畔，地面上的干枯树枝被马蹄踩踏发出断裂声响，听上去与冰面的崩裂之声如出一辙。

是错觉吗……

若不是看到迎面织田军所持的火把，阿市便真的以为自己已被拖入那片夹杂着诡异之声的黑暗中，徘徊着、恐惧着，向深渊的最底端坠落着，就像当年被囚于城中的每一个夜晚，在绝望中失去生存的实感。

她下马，携长镰前行至领军人物的战马前。

“兄长大人。”她颔首问候。

“嗯。”织田信长双臂抱于胸前，微微点头，似乎对于在如此场合下与阿市的相遇非但不感到惊讶，反而觉得是理所应当之事。

“已见过明智光秀？”织田问道。





“是。”

“看来你已得出结论？”

“是。”阿市抬起头，直视着兄长泛着冰冷寒光的双眼。那是一双属于战场修罗的魔王之眼，目空一切，唯我独尊，霸气凛然。那是她避之不及的魍魉，挥之不去的梦魇，因她仅能在那鹰般犀利的瞳仁的映射中，看到浓烟四起的城池，堆砌在一起的成片尸骨，以及被汇成殷红河流的血水淹没了的农田。

她害怕，现在依然畏惧着。可她必须如此，用誓死一搏的心来证明，他始终把持着的人偶，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所求，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市正是因此事想要前去拜见兄长大人。”她感到快乐，浅井长政让她正视了自己的意愿，现在她正在竭尽全力地追逐，出于回报，出于爱情，也出于一种内心的无憾，“市想对兄长大人说，长政大人以及浅井军都没有背叛织田军，亦不会撕毁盟约。”

“嗯？”织田信长皱了皱眉，“所以呢？”

“所以，浅井军的北上并不是要……”

“我不知道明智光秀那家伙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很明显这并非是织田想要的答案，或者说，阿市的话语对他而言，仿佛是一番不知所云的闲谈，让他生厌，“我只是让他事先告诉你攻城的时间，由你自己决定是去还是留。”

“咦？”阿市完全没了头绪，先前明智光秀所传达给她的意思，明明是兄长对浅井军产生了误解，而一旦误解深化则有起兵的危险。尽管那个男人举止无理，但言语间也能听出他亦是希望她这个魔王妹妹能够亲自化解这一矛盾。可此时依兄长之意，交战似乎已是不可改变之事。

难道明智早料到如果实话实说，那么已完全忠于长政大人的她是定不会离开小谷城半步，所以才故意设计让自己主动回到织田家？

“我会派人护送你回城。”织田信长扬右手示意身后的两名部将去为阿市准备马匹和御寒的衣裳。

“兄长大人！”阿市跑到织田身侧，抓住他的马蹬声嘶力竭地乞求，“浅井军是不会背



叛兄长大人的！请相信长政大人！请相信市！兄长大人！”

“攻打浅井军是早在与其结盟前就已决定的事情，只是尚有利用他们攻陷周边小城的价值。愚妹啊，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而把你嫁给浅井长政的！”织田怒斥着阿市，见后者仍不依不饶地苦苦哀求，于是扬鞭向她紧握马蹬的双手打去，“别哭哭啼啼的！给我回去！忘记那个男人！你不需要追求任何！”

“不需要……追求任何……吗？”听到兄长所言的最后一句，阿市停止了哭泣，缓缓松开已被抽出血痕的手，后退了几步，“兄长大人，市是作为浅井长政的妻子来请求兄长大人的。既然兄长大人进兵心意已决，那么市就要返回浅井军，返回丈夫身边。”

“那你就留在小谷城等死好了！”织田信长用嘲笑的口吻说道，“如果等你回去时，那城还在的话。”

阿市回身望向小谷城的方向，全身的血液在她看到那一片被火海映红了的漆黑天际时瞬间凝固。她猛然想到，在面前的织田军中，在兄长的身旁，并未出现明智光秀的身影。那个男人，根本没有离开……

“长政大人！”阿市发疯般地跑向来时的坐骑，挥动长镰砍死了面前仍试图带她回织田家的两个部将，然后抛下仰天狂笑的织田信长策马奔去。

待阿市赶到小谷城城门时，天已大亮，然而城内燃起的熊熊火焰却用浓黑四起的硝烟遮蔽住了初升太阳的光芒。大批的百姓从城内逃出，其中但凡携有财物的均被织田军的士兵拦下，抢夺，然后杀死。

目光所及之处，均是刀光血影；但凡得以听到的，均是惨叫与哀号。看不到两军下令作战的将领，城内外已是一片混战。虽于战场上无法看出双方的战势，但城楼上已竖起的几面纹有织田家徽的战旗已宣告着这次攻城战的结果。

“阿市夫人！”步入城门时，一名家臣跌跌撞撞地跑到阿市跟前，“夫人平安无事，真是

太好了！宅邸和城楼已被攻占，此战我军已无胜算，夫人您还是不要进城为好……"

"长政大人呢？"尽管在看到城池陷落之时就已做了最坏的设想，但她仍想抓住最后的一线希望，她的梦，她的人生，她的全部，"长政大人呢？"

"大人与明智光秀在城楼上交锋，至今未见回来。"家臣用担忧的目光看了城楼一眼。

"市要去帮长政大人。"

"夫人！敌人数量太多，还请……"

"已经……无所谓了……"阿市喃喃着，不顾家臣的阻拦双手持镰向城楼走去，"数量多的话，杀死就好了……死了的话……就好……"

她像一名舞姬迈着步子缓慢前行，手中的长镰如同被牵了线的木偶全然按着主人的意志在身体周围舞动，划出一道道锋利的弧，砍断一切阻碍。

一路上，她已听不到满城的喊杀声和脚下残喘士兵的呻吟，感觉不到燃烧正旺的火苗蹿到肌肤上的痛感和愈往上行愈强烈刺鼻的浓烟。她也早已分不清眼前的两军士兵谁敌谁友，她的镰从未停下，她要一直杀上城楼，然后握住已开始离她而去的梦，那个即将崩塌的世界——无论以何作为代价。

"长政大人在哪儿？"登上城楼顶端的阿市停下脚步，用长镰指着迎面走来的明智光秀。

"不愧是织田大人的妹妹，魔王的血液开始涌动了吗？"明智光秀露出一脸享受杀戮的癫狂笑容，"真是枉费在下的一番苦心，既然已经离开，为何还要回来呢？"

"长政大人在哪儿？！"阿市挥起长镰向明智的胸膛砍去，却被后者用刀挡住。

"就在这哦。"明智光秀微微侧身，露出身后倒于血泊之中的浅井长政的尸体。

"长政……大人……"阿市丢下长镰，跪倒在浅井的尸体旁，用颤抖的手触摸着他破败不堪的铠甲和早已冰冷僵硬的身躯。

"市回来了，长政大人。市已经回来了，所以请醒醒，长政大人……"她抱着他的尸体，低声唤着丈夫的名字，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在浅井苍白的脸上。她擦拭他面部和手上的血污，却无法止住从喉咙处的致命伤口中不断涌出的鲜血。

"体谅到阿市夫人的感情，我并没有让他死得太过痛苦。"明智光秀走到阿市身后，打趣般看了一会儿这生离死别的场景，突然也想装模作样地说上句安慰话，于是俯身于阿市耳边说道，但见其无任何反应后，便留下一句兴致未尽的"在下告退"走下了城楼。

阿市确有听见明智所言之语，但对她来说，那已如同一串连结起来的声音符号，没有任何意义。

她隔绝了外界的一切，也隔绝了自己的悲伤与绝望，感觉不到痛，亦感觉不到恨。

如果昨夜市一直陪在长政大人身边……

如果市能听从兄长大人的告诫，不去追求任何……

如果市始终生活在那个牢笼之中……

如果市没有出现在这个世上……

“那该有多好……”阿市温柔地放下丈夫的尸体，然后摇摇晃晃地起身，走到城墙平台的边缘。

她的泪已经哭得干涸，她甚至忘记该如何哭泣。

她只是静静地站着，呆呆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没有任何值得自己去追求的世界。

“兄长大人？”阿市看到兄长的队伍已抵达城门，交战早在其到来之前结束。此时，明智光秀正单膝跪在织田的马前，迎接主上进城。

这座城，将成为她新的牢笼，无法逾越，只有等待命运带给她下一场“失去所有”的轮回。

“市……不想这样。”她闭上双眼，跃下城墙，“市已经……不想追求任何了……”

在世界归为黑暗的前一刻，她突然想到了几年前在春日原野看到的那只自由飞舞的凤尾蝶，不知它有否追到它的梦，是否幸福。

一定是幸福的吧。

她一边想，一边微笑地摊开双臂。

全文完







文／fatvin 编／夜蓝

残梦

——《零 ZERO》同人

第一章 秋月

阿素摆弄烟花的样子让一平想起了自家村里的丰收舞。每到丰收时节，村里的女人都会穿上灰色的亚麻衣，戴着草笠恬静地跟着前面喧闹的男人们缓缓起舞。一平自幼就爱在丰收祭上跟着女人们的队伍，反而对队伍前头那群打着赤膊的男人没多大兴趣。也因为这个原因，村里的男孩常常嘲笑他，给他起了些诸如“没断奶的一平”这样的绰号。

“自从新月起，直待到今宵”。拿着清酒小壶和酒杯的一平推开半掩着的门，随口吟出一首俳句。声音落下的同时，他坐定在院子与和屋相连的台阶上，看着在院中玩弄烟花棒的阿素。

“是松尾先生的俳句吗？”阿素的回答让一平有些吃惊，以阿素渔家女儿的身分，哪里会知道什么松尾芭蕉。

“是客人……”，一平本来要说“是客人告诉你的吗”，可是他担心这样说会影响自己和阿素独处时的氛围，于是硬生生地收回了说出一半的话。

“一平喜欢哪种烟花呢？”一平的话似乎没让阿素产生任何不悦，她笑嘻嘻地问道。

“礼花吧，就是那种在夏季的夜晚划亮天空的礼花。去年夏天在京都，他们燃放了一种从清国买回来的礼花，那礼花在天空中绽开出一个‘和’字，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一平半卖弄地向阿素讲述着他在京都看烟花的经历。

“是吗？可是阿素只喜欢烟花棒。礼花和天空中的月亮一样高高在上，无论再华丽都好，始终让人摸不着。你想啊，如果阿素告诉一平，阿素想要天上的月亮，一平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满足阿素的愿望。烟花棒就不同了，阿素能感觉到它燃烧时带来的温暖；阿素能挥动着它，让它和阿素一起起舞。你看，就像这样。”顽皮的阿素缓缓舞动着手中的烟花棒，烟花的光亮和着满月的华彩让穿着粉红色和服的阿素在这个秋夜份外迷人。

“阿素，坐过来。”一平喝了一口清酒，招呼阿素来自己身边。阿素丢下刚刚燃尽的烟花棒，踏着小碎步来到一平身边，给他斟上一杯酒。

“阿素，你说天照大神造日本人的时候，为什么要分男人和女人？男人要终日在田市里劳作，用汗水换来的收获讨好女人。而女人呢，总是在白日里照顾孩子，夜间给男人以慰籍。究竟是男人辛苦一点呢？还是女人付出多一点呢？”一平边泯着杯中清酒边问道。

“不知道呢。只有一平这样的笨人才会想这种无聊的问题。不过阿素觉得，一平比阿素辛苦些，老是要到处走，到处做生意。阿素呢，只需要在这里……坐着就好”。阿素的头缓缓低下，她有意避开了一平的眼神。

一平当然知道阿素要说什么，毕竟这样的职业是很难启齿的。但是自己又好得到哪里去呢？做生意？不过是拿着父亲的钱招摇过市罢了。离开父亲，自己又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他反而觉得不如阿素——这个凭借年轻的身体赚男人钱的妓女。想到这里，他直接拿起盛清酒的酒壶，一饮而尽。

“一平！”阿素哪里知道对方的心理变化，还以为一平因为自己刚才说的话不开心了。

她连忙伸出手去夺一平手上的酒壶，脚底却一个踉跄，人扑在了一平的怀里。阿素知道自己失态了，挣扎着想起来，可一平压根没有让她起来的打算，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怀里的阿素。虽然隔着彼此的衣服，但两人都感觉到了对方的体温和气息，这样的温暖让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得到了平静。

“能一直这样就好了。”阿素把头埋在一平的怀里，低声说。

一平低头看着怀里的阿素，他觉得胸口此时有点凉凉的感觉，他知道那是阿素的眼泪通过单薄的秋衣透到了自己的胸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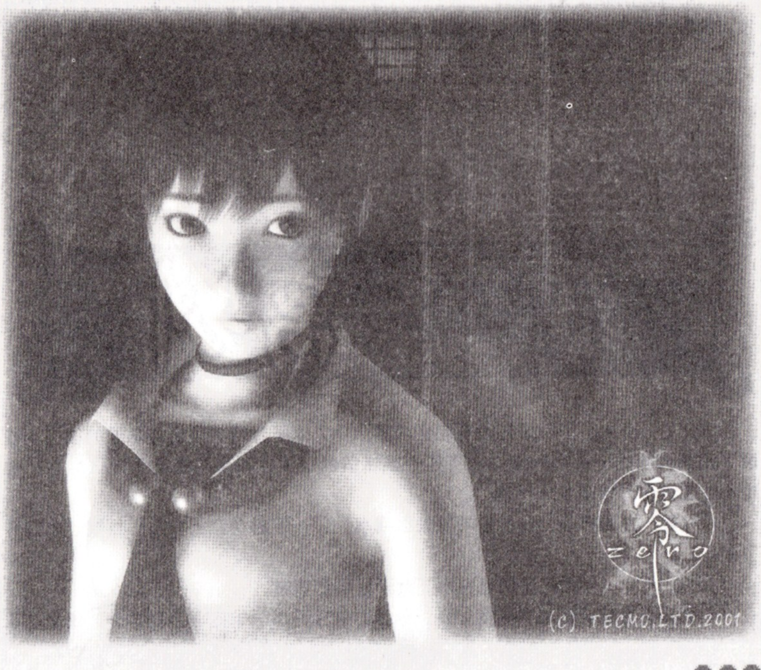
“又想起母亲了吗？”一平摸着阿素的头发，温柔地问。

阿素的手上用了用劲，抓紧了一平的衣角。一平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自从被打渔的父亲卖出来后，已经三年多没见过妈妈了吧，也难怪她会经常想起母亲，一平心想。

“爸爸不喜欢女孩，他打回来的鱼从来都是先给两个弟弟吃，我和妈妈只能分到一些尾巴和骨头。我每天早上要帮他准备网具，休渔的时候要帮他修补渔网。稍稍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经常招来他一顿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挡在我的面前说你要打就打我吧，女儿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父亲总是会冲母亲大吼，说你根本就不应该生下她这个好吃懒做的蠢东西，过几年我就把她卖到城里去。几年后他真的把我卖到了这里，我想这就是命运吧，从一个不幸跳到另一个不幸。不过阿素还是比较喜欢这里，这里有许多同病相怜的姐妹，还有温柔的一平。我从来没想过弟弟和父亲，只是母亲的笑容和她编织油伞时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梦里。” 阿素说到这里，哭腔已经渐收，并转成一种自嘲的口气。

“哎，一平呢？一平的父母呢？从来没听你说起他们。”

“在村子里，父亲是有声望的人，母亲是附近村里的名门。他们的结合可说是政



治婚姻，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我是长男，也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我名字里的一就是长的意思，平就是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父亲不喜欢冒险，于是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阿素莞尔一笑：“一平真笨，这些话怎么能对一个妓女说，客人们对我们都是透露得越少越好，生怕我们以此为要挟。”

一平的脸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他打心底里不喜欢阿素说起和其他客人的事情，也不喜欢阿素的身分。自从三个月以前第一次见到阿素，他就爱上了这个姑娘。他了解阿素的身分，也知道自己这种感情在旁人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可是理智终于还是败给了感情，他花大价钱跟老鸨买断了阿素半年的接客时间，并给她安置了这套小房子。

“我来年春天会把阿素赎出妓院。”一平当时对老板娘这么说。他的想法是找个合适的时间和父母禀明此事，就说这个女孩是从北海道逃瘟疫到仙台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推托过，这个事情应该能过父母那关。

阿素察觉到了一平脸上的不悦，她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在意自己的过去，他们的关系也没有或者说不可能超脱到忘记过去，无话不说的境地。为了避免彼此之间正在酝酿的尴尬加深，她顾不得一平满身的酒气，忽然抱着他亲吻起来。湿吻让阿素的身体变得更加柔软，她全身的重量都毫无保留地压在了一平身上。

一平抱起阿素发烫的身体，慢步走入房中。房内的烛光将两人交叠的身影投射在拉门的障子纸上，欢愉的情爱之声随着微凉的秋风荡漾开去……

第二章 离别

“少主，少主……”天还没有完全放亮，仆人木下沙哑的声音与急迫的拍门声吵醒了相拥而眠的一平和阿素。木下是个很谨慎的下人，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急事，他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一平的。

“阿素，去沏杯茶，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平起身穿上衣服，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门。

“少主人……”话还没说完，木下就开始剧烈咳嗽。

一平发现他双眼充血，嘴唇干裂，身后的两匹马也尽显疲态，看样子一定是从家

里赶来的。一平召唤他进入里屋，阿素端上了刚沏好的茶。

木下顾不得水烫，端起茶碗一饮而尽，他用污浊的袖子擦了擦嘴，说道："老爷在丰收祭的预演上昏倒，虽然现在已不碍事，但这次已是老爷今年第二次毫无征兆地昏倒了。冰室家主担心老爷在正式的丰收祭上出意外，前天下令不许老爷再以神官的身分参加祭祀，同时家主指名你为本门的下一任神官，老爷的意思是让你赶紧回去。"木下说着就要拉起一平的手向外扯。

"先把马牵进院子里喂些水和草，你不怕累，马可受不了，我准备一下就和你走。"一平支开木下，向阿素看去，"本来想多留几天的，看来要提前说再见了。老爷子看来是真老了。"一平兀自低着头没敢看阿素的眼睛。

"且让妾身为您准备行装。"忽然改用敬语的阿素让一平有些无所适从，他抬起头来，只看见阿素踏着碎步的背影。

过了好一阵子，阿素拿出了为一平准备好的衣物，还搬出了一个桐木造的三弦琴盒子。她恭恭敬敬地将一平的行装放好，然后拿出了一杆朱漆背津轻三弦琴。

"您不在的时候，妾身和上门来奏乐乞讨的和尚们学的，手还很生，让您见笑了。"端坐在一平对面的阿素腼腆地笑了笑。

天色已渐亮，破晓的晨光渐渐唤醒沉睡的大地，柳莺伴着和煦的秋风在树梢上轻吟低唱。阿素拿起琴拨，清了清嗓子，向一平看去，一平点了点头。细滑柔软的右手熟练地摆弄着琴拨，琴声随着琴拨的方向变化时而铿锵时而柔和。阿素的左手手指缓慢地弹拨琴弦，让琴声更加鲜亮。

她轻启樱桃小口，一板一眼地唱道：

"君言要来，妾且盼之，终不见君。

君言不来，妾岂待之？

既言不来，妾亦不待！"

一平听出这是《万叶集》里板上郎女的和歌，歌词半开玩笑地讲述了少女的恋爱心事，大意是"我说我不等你，你就真的相信啊？"

"让您见笑了，学了许久也只会这一首，如果有琵琶伴奏还能更好听些。"歌罢的阿素身体微微前倾，向一平行了一礼。

"阿素，不是和你说过了吗？和我相处的时候不要这么多礼数。"一平笑着说。

"这是做妻子的本份，您说过来年春天就要阿素成为您的妻子，阿素会和孩子一起，在这里等着您来。"阿素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孩子？"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平有点发懵。

"两个月没来月事了，药师说是有孩子了。"阿素摸了摸肚子，眼睛里包含着深深的爱意。一平见过这种眼神，那是母亲每次送他离开家时的样子。

看着阿素低头抚摸肚子的样子，一平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暗自决定，这次回去一定要和父母摊牌，无论他们同意与否，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下苦命的阿素和孩子。下了决心以后，一平反而觉得最近萦绕心头的压力在瞬间放下了，他动情地对阿素说："放心，等封山的雪融化以后，我一定回来接你。"

木下又开始催促了，按他的意思，如果不早点走，到家就会太晚。一平此刻也想

早点见到父母说明阿素的事情，他牵着阿素的手来到大门前，木下四肢伏地，示意一平踩着自己的背上马。

“等着我回来。”马背上的一平笑着对阿素说。

“君言要来，妾且盼之。”阿素笑着引用歌词，挥手作别。

第三章 夜话

“终于到了。”在山间小路上奔驰了两天一夜的一平从山坡上眺望村庄。冰室村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村的正中央是远近闻名的冰室大宅，大宅的主人，也就是被大家称为家主的那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同时也是这一带祭祀活动的主管。四位协助祭祀的神官居则分别坐落在四个角上环绕着冰室大宅，这五所宅子周边是农田和普通人家的住所，一平家位于冰室大宅的东首神官居。此时秋意已浓，如霞似火的红叶将山坳里的冰室村染得一片殷红。

一平和木下终于来到自家门口，木下不顾疲倦，拉着一平就向烛光最亮的前厅走。他边走边喊“老爷，少主回来了！”

两个站在门口的仆人拉开了前厅的门，一平看见双亲正座在厅里用饭。

“哦，终于回来了，快进来一起吃。”一平的父亲久木笑着放下一条烤秋刀鱼，



招呼儿子进来吃饭。

“人老了，没用了，药师说这两次昏倒都怕是有些中风。还好一平长大了，可以把家里的工作接下去。”久木喝下一口清酒。

“父亲操劳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数月不见，一平觉得父亲胖了不少，想必是不用参加神官工作的缘故，母亲凛子则还是老样子，话不多，一个劲地给一平夹菜。一平却没有吃饭的心情，在确定父亲无大碍之后，他想尽快说明阿素的事。

“父亲，母亲，其实我想……”

久木摆摆手道：“别说了，是阿素的事吗？别以为我们对你的事一无所知。这件事，我和你母亲商量过了，我们同意你和阿素在一起。但是你必须放弃出外做生意的想法，回家一心一意接任神官，服侍家主。阿素的身分和你们成亲的事由我和你母亲安排，谁叫佛祖安排我只有一个男丁呢，有两个的话我也不会让你这么任性了！我算了算日子，来年开春你就可以把她娶进门来。”

“为了家族的荣耀，还有阿素和孩子，我答应您！”一平喜极而泣。

“孩子？这么说，我要当奶奶了？那你父亲也变成爷爷辈的人了。”凛子非常激动，握住了久木的手。

“子嗣稀少的我也要当爷爷了，也算是对祖先有个交代了。”久木大笑着说道。

一平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得到家里的认同，他正想出言感谢父母，可父亲却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

“神官的工作是非常简单的，无非就是丰收祭，雨神祭之类的。但是每隔三千六百六十九天就会有一个重要的祭祀，下一次祭祀的时间就在今年隆冬。根据祖训，我是不能告诉你任何有关此事的细节，只有家主有权力告诉你。但是在家主和你详谈之前，我可以给你交个底。现在，你复述一下古神道里对世界的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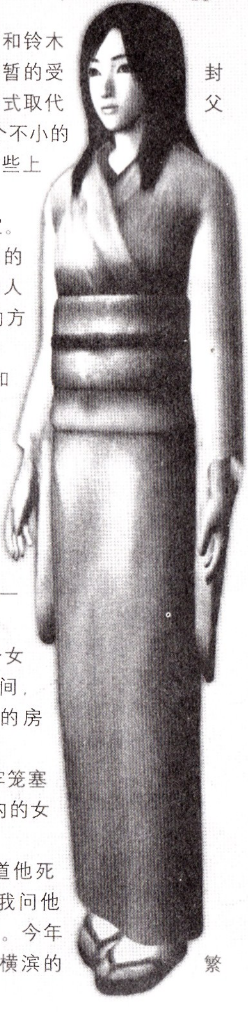
“分为天国，人间和黄泉。天国，即天上，是神居住的地方，光明之土；黄泉，即地下，是魑魅的故土，黑暗之渊；在这两者之间，是人间，人间即地上，是光与暗，善与恶的交界处。”一平从小就接受神道教育，这个简单的问题自然是手到拈来。

“嗯，久居地下的妖怪每隔一段日子就会尝试进入人间，它们想通过存在于人间的一些“门”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很不凑巧的，我们居住的冰室村就有这么一扇门，而那个祭祀的作用就是封印这扇门，不让门后的妖怪进入。我只能说这么多，家主以后会详细地给你说明。对了，你明天就要去报到！”久木咬了一口秋刀鱼，沉浸在当爷爷的喜悦中。

一平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他想这种祭祀无非就是家主和神官穿得郑重其事，然后梦呓般吟唱一些古老的和歌，最多再加上一些动作就完成了。一平从小到大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祭祀，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什么妖怪啊、魑魅啊，在平安时代不都是和人一起居住的嘛。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阿素，要是她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

夜里他给阿素写了封信，交代木下找时间把信送出去。

第四章 雾绘



冰室家主是个很和善的中年人，三位神官衣川、水口和铃木也是一平的叔舅辈，和他们共事没有什么压力。在经过短暂的受封神道仪式后，一平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代代相传的权杖，正式取代父亲成为了神官。在随后的丰收祭上，一平的出现成为了一个不小的话题，看惯了老面孔的村民们很欢迎年轻的一平。甚至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还说："一平怎么不早生四十年。"

丰收祭很愉快地结束了，一平得到了家主和长辈的肯定。阿素托人代笔的信里也洋溢着喜悦之情，她告诉一平自己的小腹已经隆起，她还从妓院的姐妹那里得知，久木派去的人已经在和老鸨针对阿素的事情讨价还价。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平觉得非常欣慰。

这一日，一平在冰室宅的中庭花园里默念祭祀用的和歌。一只柳莺的鸣叫让他想起拨弄三弦琴的阿素。他抬头向柳莺的方向看去，却和二楼小窗里的一张女孩的脸不期而遇。那是多么悲伤的一张脸，惨白的脸庞上毫无血色，深邃的眼神里弥漫着无法言喻的哀愁，女孩太瘦了，以致双颊略微向下凹陷。她注视着立在窗边树枝上正在歌唱的柳莺，慢慢伸出手去想抓住它，那鸟儿却机警地飞走了。女孩失望地看着高飞的柳莺，眼神的余光扫到了楼下的一平，四目交投之下，女孩很快拉上了窗子。

一平来冰室家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他从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好奇心让他来到宅子的二楼。一平找到了女孩的房间，在敲门无人回应的情况下，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女孩的房门："打搅了。"

屋内的摆设让一平大吃一惊，一个四四方方的木质大牢笼塞满了整个房间，泛黄的铜锁紧紧地扣住牢笼的大门，牢笼内的女孩正怔怔地看着一平问道："他死了是吗？"

女孩没有给一平任何时间反应，她接着说："我知道他死了，昨晚我又梦见他了。他告诉我，不能带我一起走。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和我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了。今年春天樱花飘落时，我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京都的模样，横滨的繁

华，札幌的白雪。他说一定会带我离开这个囚笼，可是他不能来了，家主杀了他！他死了！他死了！”女孩开始歇斯底里地狂叫，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正是这叫声惊动了屋里的人，家主很快赶到带走了惊呆了的一平。

冰室宅的小寺庙里，家主召集了衣川、水口、铃木和久木，他们矗立在玄奘像前盯着一平。

“本来想过些日子再告诉你的，看来是无法继续隐瞒了。”家主上了一炷香，背对一平说。

“为什么要干那样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要锁着那个女孩？为什么要杀掉她的情人？”一平没用敬语，在今天之前，他一直认为家主是个慈祥和蔼的人，很难将他和干这种事情的人联系在一起，可是女孩惨叫时的眼神一直萦绕在他心头，那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所能编织出的表情。

“混蛋！”久木一个耳光劈头盖脸地砸在一平脸上，“快向家主道歉，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久木还要挥出第二掌，家主拉住了他：“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知道这种事情时，我也和他同样的反应。你和我很像，一平，我们都是柔弱的男人。可是命运让我坚强，我相信命运也会让你坚强。冰室家从平安时代开始就居住于此，千年以来我们一直看守着黄泉之门。为了让觊觎人间的魑魅魍魉死心，我们必须每隔三千六百六十九天在黄泉之门前进行“绳裂仪式”，通过仪式告诉魑魅魍魉这个人间是一个比黄泉更加可怕的地方，从而打消它们进入人间的念头。而所谓绳裂仪式就是……就是将“绳之巫女”的四肢和头用绳索收紧的力量扯离她的躯体。四位神官和我每人负责一个肢体，一平你是负责右手的。不用担心，这个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家主的语速很快，看得出他也不愿回忆起这种残忍的事情。

“你今天看见的那个女孩叫雾绘，她就是这次祭祀的巫女，巫女必须从断奶开始就养在冰室家。我们必须反复灌输给巫女关于她的宿命，关于她肩上的责任。久而久之，巫女就会认命，从而自愿完成这个仪式。古书记载，如果让门后的魑魅魍魉看出巫女心中存有对人间的依恋，它们就会不顾一切地从黄泉中涌出从而形成“祸刻”。书里没有具体记载祸刻的影响，不过那种事情应该很容易想像。因为我的失误，雾绘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人，不过这个人已经被处理掉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不过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的决定。你先回去休息几天，我相信你会说服自己。”说完家主招呼三位神官离开。

“孩子，你的母亲前天启程去看望阿素了。我想家主已经说得够多了，你好好想想，这事情千万不能对其他人提起，包括你的母亲和阿素。绳裂的过程不会太久，西洋表走得最快的那根针转不到四圈就完事了。”

“父亲，那可是一条人命！”

“混账东西！我和你妈的命就不是命了？你自己的命就不是命了？这村子里的人的命也不是命了？就算你对这些都不在乎，阿素和孩子的命你也不在乎吗？用雾绘一个人的命换这么多人的命，不是什么错事。你是男孩，做事情果断一些！”暴怒的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夜里一平做了个噩梦，他梦见父母和挺着大肚子的阿素浑身是血地看着他，指着他大声喊“杀人犯”；他梦见雾绘和她的情人痛斥自己软弱无能；他梦见自己被绑在绳裂台上，家主和包括父亲在内的四神官狞笑着把他扯成几块。一平满头大汗地醒来，他看见母亲正守在旁边怜爱地看着自己，这个眼神又让他想起了阿素。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夜里，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下了，阿素那姑娘虽说出身不太好，但也是个识礼数的姑娘，妈妈挺喜欢她。她的肚子从形状来看，应该是个男孩。你怎么了？说了一夜的胡话。”母亲拿着手绢，轻轻拭去一平额头上的汗滴。

一平看着母亲，想着她和阿素相处时的情景，沉默片刻后说道：“没什么，梦见一些可怕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请您转告父亲，我已经想通了，一切就按家主说的办。”

“还转告什么，我都听到了。”久木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原来他一直站在门口偷听。

“孩子，家主方才差人捎来了不少银子和过冬的货物，还有几匹丝绸。别犹豫了，咬咬牙就过去了。明年春天，我跟你一起去把阿素接回来。”久木拍了拍一平的肩膀。

“是的，父亲！”一平朗声道。

第五章 绳裂

仪式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平吃过午饭后沐浴更衣，在佛像前祈祷良久，随后拜别父母。

“阿素，保佑我吧。”一平反复念着这句话，离开了家门。

一平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冰室宅。家主戴着一张精致的獠牙鬼面，衣川、水口和铃木戴着分别代表“喜”“怒”“乐”的假面，家主把最后一张“哀”面递给了一平。一平知道这是为了在执行绳裂的时候不让黄泉之门内的魑魅魍魉看到行刑者的表情。

“拜托了，过了今天，可保十年安康。”众人互相鼓励着，一平想着阿素和孩

子，咬了咬牙。

家主安排两位神官搀扶着雾绘，他让一平走在队伍的最后，尽量避免他和雾绘之间的眼神接触。

"雾绘这是怎么了？怎么整个人都软软的，好像没了骨头似的。"一平试探着问走在前面的衣川表叔。

"下午家主给她喂了不少鸦片，那东西止痛和让人平静的效果可是一流的。"衣川小声说。

通向黄泉之门的道路隐匿在冰室宅中庭那口叫月见的废井内，家主率领众人相继爬下废井，接着打开了井底的石门。石门之后是一条可供四人并肩通过的粗长无围栏石桥，桥的两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一平不小心踢了一颗石头下去，久久没有声响传出。



家主举着火把走在前面，这时雾绘忽然回头，一平好像被她的目光灼伤了似的赶紧低下头，雾绘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让我再见他一面，让我再见他一面……"

一平偷偷看向家主，他发现家主的额头上尽是汗珠，显然雾绘对生命的留恋让家主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走完这段长桥，家主扭动机关打开两扇十人高的厚重石门。穿过石门后，家主在一个圆台边停住。圆台的周围有五个拉井绳的辘轳，上面缠着全新的用油泡过的麻绳。圆台的后有一扇爬满青色苔藓的石门，似乎有一种力量正从石门内部向外撞击，白色的气体不时从门内向外涌动，这里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欲望，一种想要毁灭一切的欲望。

"到了，这里就是黄泉之门，门后就是荒神统治的黄泉。"家主长叹了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揭开镜面上的镜盖。

在这依靠火把才能勉强看清四周的空间里，那镜子如同太阳一般闪亮，一平甚至觉得有些刺眼。家主将镜子朝向黄泉之门放好，空气里的欲望顿时消散了不少，门内不时冒出的白烟也停了下来。

"御神镜的光芒会暂时封住黄泉里不断涌出的欲望，快点开始吧！"家主下令了。

神官们将雾绘绑好，家主走到一平面前，将一小团丝绸递给一平："塞进耳朵里，这样更容易些。"

一平依言将丝绸塞入耳朵，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神官们看着家主，家主点了点头，大家开始摇动自己位置上的辘轳。雾绘的身体原本瘫软在圆台上，可随着绳子慢慢收紧，她的身体已经凌空浮了起来，纵然食用了不少烟片，她的表情依然痛苦不堪。一平等人累得大汗淋漓，大家都咬牙坚持着，绳子越来越难搅动，雾绘的四肢与身体上已经溅出了点点血花。众人的身体压着辘轳的转杆，做着最后的努力。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雾绘忽然大声叫道："让我再见他一面！"

纵然是隔着塞在耳中的丝绸，一平也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这句呼喊。她的话音刚落，一平觉得自己这边的辘轳忽然松了下来，随之一些腥甜的液体溅到了面具上。他松了一口气，绳裂仪式终于完成了。

在狭窄的地下空间中，雾绘临死前的哀嚎引发一波接一波的回音。黄泉之门内的白烟再次剧烈地升起，被御神镜镇压下去的力量仿佛得到这股声音鼓励一般开始剧烈地冲撞着黄泉之门。

"不妙！"家主大叫一声。

"哐！"的一声巨响，御神镜碎成数块，黄泉大门洞开。洞内的黑暗倾泻而出，瞬间将冰室村所处的山坳置于一片黑暗之中……



第六章 殇逝

阿素又从噩梦中醒来，她近日时常梦见一平一家在远处看着她，她追过去想握住一平的手，可无论怎样努力，一平一家离她的距离都是越来越远。开春已经几天了，按理说一平应该来接亲了，阿素心想。

乒乒乓乓的砸门声打断了阿素的思路，凛子派来照顾阿素的贴身女侍打开了大门，门外站着老鸨和几个妓院里看场的壮汉。

"妈妈，有什么事吗？"挺着肚子的阿素来到门口。

"你的富贵梦到头了，阿素，整个冰室村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毁了，听几个命大逃出来的邻村人说，那一带已经成为生人勿近的鬼域了，怕是有人得罪了神明，遭天谴了。"老鸨脸上挂着戏谑的冷笑。

"不会的，不会的。"阿素反复重复着这句话，瘫软在地。

"你的小情人只包了你半年，昨天已经到期了。他后来派来的人的确是和我谈好了赎你的价钱，可是到现在我还没看见钱！你今天就得和我回去！"老鸨身后的壮汉一拥而上，拉开了护着阿素的女侍，扯着阿素回到妓院。

"女人啊，一旦有了孩子，还有心情接客吗？"妓院里，老鸨明知故问地对那几个看场的壮汉说道。

"当然没有了！"壮汉们附和着。

"拉到小房间里，把孩子弄出来，这骚蹄子休息一个月就能接客了。"老鸨冰冷地下达了命令。

"不！妈妈！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阿素挣扎着喊道。

"你有钱吗？没有就别和我谈条件，快拖下去！"老鸨吸了一口旱烟。

没过多久，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从房间里传出。少顷，一个浑身是血的壮汉走到老鸨面前："那女人命薄，孩子出来以后引发了大出血，死了。"

"真是晦气，不过她那小情人给我的钱，够买十个这样的渔家女了。世道不好，我看明年这价钱能买上十五个。弄个草席，把她送到城外的乱葬岗埋掉。"老鸨抻了个懒腰。

"是的，妈妈。"看场的壮汉毕恭毕敬地下去了。

城外乱葬岗里，一只柳莺停在一个新垒起的坟包上，轻轻地唱着……

（完）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怪物猎人 闪光的猎人①》

作者：冰上慧一 插画：布施龙太



以冬多尔玛为活动据点的年轻大剑猎人莱嘉受到一名狩猎老手到“沙漠之大都市”洛克拉克去增长见识的邀请，于是便和新结识的重弩手凯莱斯以及看上去不怎么可靠的单手剑猎人托尔谢一起展开了旅程。从三个人相遇的那天开始，一连串超乎想像的激烈战斗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小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采用了《怪物猎人3》的世界观为背景，即便抛开怪物、物品方面的天翻地覆不谈，变化极大的游戏系统也让本书与之前的系列作品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差异，给人一种全新的体验。另外不得不提插画家布施龙太为小说绘制的插图实在是栩栩如生，为单纯的文字描述增色不少。

《女神异闻录Persona3 影之哭嚎》

作者：藤原建市 插画：副岛成记

夹在今天与明天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的时间——影时间。那些存在于影时间之内的异形“影”以及神秘的高塔塔尔塔罗斯。“S.E.E.S.”是惟一拥有能与影对抗的能力——“Persona”的组织，但在他们的背后，却有一群名叫“斯托雷加”的人正在滥用这种能力……

小说故事以三名主人公之间的纠葛为主轴展开，并没有完全依照游戏的流程，而是加入了不少作者的联想和分析，但核心部分完全依照游戏的设定，让人感觉突兀的情节几乎没有。小说最大的卖点是加入了很多“斯托雷加”不为人知的故事，让这个群体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具有立体感。



《光明之泪 To 风 公主们的冒险》

作者：加纳新太 插画：Tony+碧风羽



前往国境地区讨伐兽人势力的克拉拉克兰公主其实怀揣着另一个没有任何人知晓的目的（公主骑士的孤独）。突发奇想开始存钱的艾尔文却遭到了神秘魔手的追捕（幸运硬币）。突然侵袭伦贝尔的异常气候背后竟然是以夺取布兰奈久的魔力为目的的巨大阴谋（冰之继承者）。

小说收录了几个用以衔接《光明之泪》和《光明之风》的小故事，因此可以看作是两部作品共同的外传小说。虽然角色性格和原作相比稍稍有些差别，但整体来说仍旧成功延续了游戏的世界观和整体风格，没有让原作爱好者感到特别不能适应的地方。喜欢原作游戏的玩家一定不能错过。

《王国之心II The Destruction of Hollow Bastion》

作者：金巻ともこ、野村哲也、野岛一成

在从一段漫长的沉眠中苏醒之后，索拉再次踏上新的旅程，身边当然少不了好友唐老鸭、古菲的身影。旅行的目的和之前一样，找到凯莉和利库，和他们一起回命运之岛去过原本的安稳日子。而三位好伙伴却在国王的指示下找到了伟大的魔法师耶恩·希德，得知了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异变……

小说在细节方面补充了许多原作游戏没有详细提及的要素，同时原创内容也相当丰富，很多玩家根本没有想到的部分也做了合乎逻辑的完善，解开了很多让人琢磨不透的谜题。不过由于整本书篇幅较短，在处理与迪士尼系列作品的互动时没有表现出游戏中的那种轻快感，显得有些死板。



《穿越时空的少女》

作者：筒井康隆



放学后，本应空无一人的理科实验室里突然传来了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化学液体从破裂的试管里流淌到地板上，发出一阵怪异的气味。芳山和子刚发觉自己好像在哪里闻到过这种气味，下一瞬间便失去意识摔倒在地。当她醒来之后，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怪事接连发生，让她体验了一趟不可思议的时间之旅。

成书于1967年的这部小说如今已经成为日本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足以看出其不凡的魅力和持久的吸引力。小说文字清新，情节曲折，整体风格十分感性，但核心依然是关于友情、爱情、幸福等情愫的表达和阐释，值得任何时代的人仔细研读。

《云之彼端 约定的地方》

作者：新海诚、加纳新太

在北海道还被称为"虾夷"的时候，它曾被敌国占领多年。在那个夏天，我们三个人站在这里远远地眺望那座高塔，立下一个小小的誓约。在被津轻海峡分割的国土另一端，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拯救佐由理，还是拯救这个世界？那并不遥远的誓言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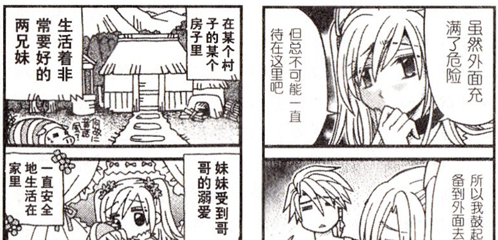
想必新海诚这部力作的小说化对众多原作动画的爱好者来说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本书主要的着力点在于对原作世界观、背景故事的补充和说明，整体完成度比起相对比较晦涩的原作动画要高不少，故事线更加清晰流畅，感人程度也有较大的提升。强烈向各位推荐。





秘密的唠叨兄长

作者：かずき伊绪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吓了我一跳!



大哥·紧张的LR键



潜伏在沙漠中的绅士



神魔乱舞

niè mò xī sī

涅墨西斯

英文：Nemesis

属性：神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生化危机》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吉尔被“复仇女神”所伤了，并且因此感染了致命的病毒！这是卡罗斯无法相信却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但他不能丢下战友不管，一定要潜入安布雷拉的医院中，将疫苗带到吉尔身边，哪怕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数不清的可怕生化兵器……

涅墨西斯是出现于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她算是由情绪拟人化之后诞生的神明，当人类作出亵渎神的无礼行为时，神的愤怒就会化为涅墨西斯出现在人类面前，对那些不敬者施加惩罚，故涅墨西斯的性格也是冷酷无情的。“Nemesis”这个词本来是“义愤”的意思，但在各国语言的反复翻译过程中，便被错误地翻译为“复仇”。不过由于这一错误的译法早已深入人心，再做修改也过于繁琐，所以“复仇”这一说法仍然被沿用了下来，涅墨西斯因此又被称为“复仇女神”。

由于涅墨西斯是位拟人化的神且诞生时间较晚，因此关于她的神话故事记载得也相当少。根据赫西奥德撰写的《神谱》中记载，涅墨西斯是夜神纽克斯的女儿，经常服务于赫拉。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企图与涅墨西斯发生关系，但涅墨西斯并不情愿，因此变化成各种姿态来躲避宙斯，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宙斯的“魔爪”，当她变成一只鹅时被变成天鹅的宙斯成功把得到手，涅墨西斯也因此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被牧羊人发现后交与了斯巴达的王妃勒达抚养，随后生出了希腊古典美的化身海伦和双胞胎兄弟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

解说

在“《生化危机》系列”中，涅墨西斯（或称“复仇女神”）是款较为典型的生化兵器。他不但在游戏中频频登场，而且在《生化危机》的电影版中也有相应的剧情描述，足可见制作人和玩家对他的钟爱程度。由于暴君的不可控制使得安布雷拉生物兵器研究小组意识到改良的重要性，于是欧洲支部便企划出了“复仇女神计划”，通过将新开发的寄生生命体投放到暴君体内，从而使得暴君的智力大幅提高，由此产生的生化兵器都以“复仇女神”来称呼。当然，虽然叫做“复仇女神”，但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都与涅墨西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是借用了这位女神的名号而已。

nuò sī fēi lā tú
诺斯菲拉图

英文：Nosferatu
属性：魔
出自：欧洲传说
登场游戏作品：《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游戏剧情描述

望着眼前这个不成人形的怪物，阿莱克西亚的嘴角浮过一丝轻蔑的笑意。这个怪物曾经是被她称作“父亲”的那个男人，但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仅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谈不上亲情。纵使“父亲”在“T—维罗尼卡”的作用下变成如此可怕的模样，阿莱克西亚的心中也只有对这个连“合格的试验品”都称不上的男子的蔑视。

解说

喜欢吸血鬼题材电影的读者想必对“诺斯菲拉图”这个名字很熟悉，没错，它就是由上世纪初叶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F·W·穆瑙于1922年所拍摄的不朽经典恐怖电影《吸血鬼诺斯菲拉图》中吸血鬼伯爵的名字。这部电影被视为是吸血鬼题材电影的鼻祖长久以来一直备受推崇，不过会起“诺斯菲拉图”这个名字而非大家更为熟悉的“德拉古拉”还是因为F·W·穆瑙无法从《吸血鬼德拉古拉》的小说作者那里取得拍摄电影版的版权。恰恰是因为这个小插曲，“诺斯菲拉图”才会与“德拉古拉”一样成为吸血鬼的经典代名词。

一般资料中记载，“诺斯菲拉图”一词有“不死者、吸血鬼”的含义，但这其实是错误的。本来“nosfur-atu”是古斯洛伐克语，是由希腊语中“νοσοφοροζ”转变而来的，意思为“带有疾病的”。在西方人看来，死而复活并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吸血鬼毫无疑问是带来疾病与死亡的恶魔，因此将“诺斯菲拉图”一词安在他们头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中，诺斯菲拉图是亚西福特家族第6代家主亚历山大变异后的产物。他被强行注入了由他的女儿阿莱克西亚开发的“T—维罗尼卡”病毒后并没能顺利地与病毒共存，进而转变成为狂暴的怪物。因其过于危险所以在15年前被囚禁在了南极研究所的地下牢房中，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但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亚历山大并没有衰老死去，即使是在无水无食物的条件下他仍然存活着，而且他在地下发出的吼叫声仍然时不时地会传到工作人员的耳朵中，不明原因的人便给他起了“诺斯菲拉图”这个称号。异化后的亚历山大并不会做出吸血的攻击动作，他主要是依靠触手和体内的毒液接触空气后形成的毒雾来攻击敌人，惟一能将亚历山大和吸血鬼联系起来的，只有两者的弱点都在心脏这一点。

sè bó luó sī

瑟伯罗斯

英文： Cerberus

属性： 兽

出自： 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 《生化危机》系列、《鬼泣3》、《王国之心》系列、《最终幻想》系列、《女神异闻录3》、《英雄无敌》系列、《无罪传说》

登场动漫作品： 《魔卡少女樱》、《圣斗士星矢》、《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游戏剧情描述

在阿克雷研究所内，S.T.A.R.S的队员们遭到了瑟伯罗斯的围攻。与普通的丧尸不同，瑟伯罗斯的敏捷性和狂暴性远非人类所能对付得了的，即便是经验丰富的S.T.A.R.S队员们也几乎是在瞬间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瑟伯罗斯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黑暗中的恶魔”，它是希腊神话中负责看守冥界入口的恶犬，赫西俄德在《神谱》中称此犬有50个头，而大多数艺术作品为了表现方便而将其省略为了3头，因此瑟伯罗斯又被称为“地狱三头犬”。按照传统说法，刻耳柏洛斯为众妖之祖堤丰与蛇身女怪厄客德娜所生。它不但长着许多个头，而且还长有蛇尾，脖子上也盘绕着毒蛇。当大力神海格力斯将瑟伯罗斯活捉到地面上时，瑟伯罗斯狂吠之际口中所喷出的毒液溅落到地上，便长出了乌头属的植物。瑟伯罗斯的工作是为冥王哈迪斯看守冥界的大门，它允许任何一个死者的灵魂进入冥界，但不允许任何人从冥界出来。不过瑟伯罗斯貌似智商不高，虽然忠心耿耿但却总会着了各路英雄好汉的道，做出一些失职行为。例如阿耳戈船英雄中的俄耳甫斯为了将已故妻子从冥界带回，就曾用美妙歌声让瑟伯罗斯入睡，

解说

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为了解自己的命运而下冥界时，也曾诱使瑟伯罗斯吃了含有催眠草的饼，令它昏睡过去。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让瑟伯罗斯入睡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所以尽管瑟伯罗斯在希腊神话中的登场次数众多，但却总是难以摆脱“看门笨狗”形象，就连现代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也很少能见到例外。

瑟伯罗斯在动漫和游戏中的出现次数很多，形象也是五花八门。在“《生化危机》系列”中，瑟伯罗斯（又称“地狱犬”）是仅次于丧尸的人气敌人，在多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它们那口舌流涎的“曼妙”身影。瑟伯罗斯是给杜伯曼大型犬注入t病毒后而产生的生化兵器。虽全身腐烂，但作战能力强而且生产成本低廉，是十分适合在战场上使用的优秀兵器。

pà lā kè lǔ sī mó ji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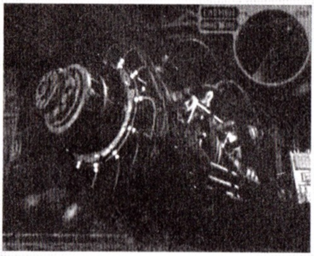
帕拉克鲁斯魔剑

英文：paracelsus Sword

属性：武器

出自：欧洲传说

登场游戏作品：《生化危机3》、《Fate/stay night》



游戏剧情描述

积蓄了巨大能量之后，美军的终极武器“帕拉克鲁斯魔剑”终于释放出了泛白的橘红色电力光束，这道白光如一把巨大的利刃将早已不成人形的追踪者变异体轰成一团残骸。吉尔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解说

帕拉克鲁斯魔剑是以中世纪欧洲医生、炼金术士帕拉克鲁斯命名的一把传说之剑。要介绍这把剑，首先就要介绍一下帕拉克鲁斯这个人。帕拉克鲁斯生于1493年，是苏黎世一个名叫W·冯·霍恩海姆医生的儿子，本名叫作菲利普斯·霍恩海姆。他在冶炼工厂工作过，也曾到大学学医，后来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讲师。帕拉克鲁斯不同于传统的医生，他提倡医学应与炼金术相结合，将人体视为是一个化学系统，反对使用含有多种成分的混合药物来治病，而主张服用单一药物作为药剂。但他也并非是个神棍的炼金术骗子，他为炼金术所下的定义是“把天然的原料转变成对人类有益的成品的科学”，例如冶炼工把矿物变为金属是一个炼金过程，厨师和烘面包的人从肉类和麦子里制造出食物来也同样是炼金。在他的再定义下，炼金术所囊括的范畴被无限量地放大，他的学说也在当时的医学院学生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为今后医疗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一个人足够成名时，难免会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出现，帕拉克鲁斯也不例外。据说他时常是以手持宝剑、身带贤者之石的老者身分出现，宝剑剑柄尾端的圆玉上刻有“Azoth”字样，据说圆玉中还封印了恶魔，可以利用咒语呼唤恶魔杀人等等。这把宝剑就是帕拉克鲁斯魔剑，又称“Azoth剑”。

帕拉克鲁斯魔剑在多部动漫游戏作品中都有出现，不过名字有的叫做“帕拉克鲁斯魔剑”，有的则叫做“Azoth剑”。在《生化危机3》中，帕拉克鲁斯魔剑是美军为和安布雷拉抢夺G病毒而投入使用的大型离子炮，但由于是未完成品，因此在稳定性和攻击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机种：DC | 发售时间：2000年2月3日
类型：AVG | 制作公司：CAPCOM

从赤道到南极，从监狱到基地，安布雷拉罪恶的源起终于被揭晓。

意外开始

系列的正统续作《生化3》刚刚在PS主机上发售不过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款集合了业界最新技术和指明“《生化危机》系列”发展方向的力作便在DC主机上诞生，对《生化3》的销量不可能没有影响，哪怕它所选择的平台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DC主机。无论对于业界还是玩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外。

虽然DC在日本市场的销量持续低迷，但在北美市场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系列广受好评的作品和看上去精彩非凡的网络服务都是让DC主机迎来短时间销售高峰的重要因素。不过日本市场终究是SEGA的大本营，CAPCOM也希望借DC主机的超高性能将自己的招牌作品带往新的高峰，两家公司一拍即合，决定合作。但由于CAPCOM与SONY早就签有协议，规定一段时间内“《生化危机》系列”的正统续作不能在PS系列以外的主机上发售，因此DC上这部作品就以“外传”的形式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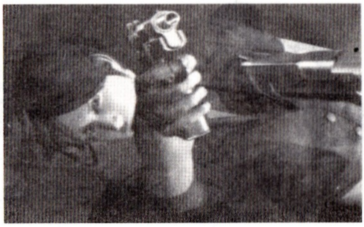
这款作品虽然是由SEGA子公司Nextech（2005年改名为NEX ENTERTAINMENT）代工制作的，但毫无疑问是此系列诞生多年以来的集大成之作，充分反映了游戏制作人三

上真司对游戏素质的高要求和寻求突破的理念。游戏画面就当时来讲无疑是系列作品中的最高水准。素质极高的CG动画，娴熟的电影运镜方式，让克莱尔的矫健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进入到游戏正篇之后，惊喜更是一个接一个。传统的固定视角没有出现在这款游戏中，取而代之的是会跟随角色不停移动的灵活镜头。优秀的全3D引擎在带给玩家新鲜感的同时，也将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画面更加漂亮的“生化危机”呈献给了大家。虽然CAPCOM早在《恐龙危机》中就尝试过这种非固定镜头，但有了DC的强大机能辅助，使更加顺畅的游戏体验成为可能，彻底摆脱了在其他主机上表现出的“简陋感”。

意外素质

维罗尼卡通关之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应该是“长”，初次通关的时间普遍超过十二、三个小时，为系列之最。同时场景跨度也很惊人，从南太平洋的洛克福特岛到南极基地，一改往日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探索的传统。从剧情来说，本作与《生化危机2》衔接得比较紧密，既交待了之前埋下的诸多伏笔，比如威斯克与安布雷拉的对立，克里斯前往欧洲调查这些线索，同时又为今后的故事打开了局面，新加入的要素也是让人目不暇接。玩过的人或许都会忍不住想到，大概这才是三上真司心目中的“生化危机3”吧。

从克莱尔在片头动画中被捕那一刻开始，本作的情节便深深地抓住了玩家的心。洛克福特岛、亚西福特家族、安布雷拉创始人、南极基地、始祖病毒……在这些新出现的名词背后，实际上展开的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同时再将重点落到本作的主要反派——亚西福特兄妹上。毫无疑问，这两个从身世到行为全都惊世骇俗的人物是本作剧情中最大的亮点，其中哥哥阿尔弗雷德尤其是如此。要塑造一个真正的变态，除了在外表上进行一定的加工以外，最主要的还是赋予



其扭曲的思想和行为。有了“人格分裂”这把利器，阿尔弗雷德的形象瞬间变得阴冷了起来，仿佛多看他几眼都会觉得背脊冰凉。一个人物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让玩家产生如此强烈的厌恶情绪，自然称得上是“成功”的。反观阿莱克西亚，虽然是毫无疑问的作品核心，与威斯克、阿尔弗雷德、克莱尔都有很激烈的剧情冲突，展开了一个复杂的情节网络，但除了靠几份文件制造出来的“天才”印象以外，有关她自身的情节在整个游戏里其实并不算突出的。当然，那段超高素质的变身动画和随后展开的战斗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优雅与强悍并重的BOSS在整个系列中并不多见，不过这依然无法大幅提升与她相关的剧情所表现出来的张力。

意外结局

画面、操作、情节全都大受好评的本作在发售之初着实风光了一把。但SEGA的决策失误最终葬送了这款本应十分卖座的游戏和自己，在软硬件纷纷大卖的情况下没有增加产能，导致DC主机的供货严重不足，再加上SONY的王牌PS2主机在2000年3月4日的发售，让DC彻底没有了翻身的机会。虽然本作后来也移植到了PS2等主机上，但无奈风头已过，乏人问津，最终落得个各版本相加只有区区一百六十余万销量的下场，哪怕和饱受非议的《生化3》相比也是少得可怜。这样的销量实在与本作的素质不成正比，但市场就是如此残酷，容不得半点失误。



生命的水晶

地点 古兰·下界 **出处** 《最终幻想XIII》 文／玛娜

法尔希·奥芬的野心在众人前赴后继的进攻中化为结晶状的碎片消失不见，但命运的轮盘却没有因此减缓转动的速度。天空从蔚蓝变成漆黑，就连来自下界的异兽也纷纷察觉到了异变的发生，开始将主要精力从破坏转到逃命上来。光芒不断向“茧”的核心部位收缩，最后再平静地扩散开，似乎昭示着毁灭的临近。

很快，整个“茧”便伴随着四散的水晶碎片不可歇止地颤动着向下跌落，仿佛要将众人的努力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宏伟的建筑物和渐渐消逝的生命一起化作空气中的粉尘，原本象征着科技与未来的空中乐园即将迎来它的末日。

闪电、塞兹、斯诺、霍普在一片混乱中飘浮了起来，而后在闪电的建议下将手牢牢握在一起，避免被乱流冲散。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剩下的只有等待努力的结果究竟是好是坏。面对命运的洪流，再坚强的人也只能是一名看客而已。片刻之后，四人猛然发现来自下界的香草和芳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向上飞升，反而不断往下跌落。



两位少女面容平静，手牵着手默默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残酷的宿命，去引发生命的奇迹。

“愿望实现了呢。并非坐等奇迹在未来发生，而是现在，在这个地方，遵守誓言！”

强烈的闪光代表了少女们的决心，无数下界的猛兽在强光中灰飞烟灭。末日巨兽拉古拉诺克随即从两人化身而成的黑雾中诞生，仰天长啸，声闻数里。

此时此刻，巨大的“茧”正以不可歇止之势冲向下界那块广袤的大地，就像一颗从天堂坠落的流星一般。大半个底部的土地全都在巨大的热量挤压下变成了岩浆，使整个场面显得越发诡异和令人震惊。无论是下界的异兽们还是“茧”中的幸存者，能做的都只有眼睁

睁看着这一切就这样发生，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就连刚刚击败法尔希·奥芬的闪电等人也同样一筹莫展。

然而本应带来毁灭的拉古拉诺克却并没有放弃，它就像一头无所畏惧的雄狮一般勇猛地向“茧”底部的岩浆冲去。

炽热的气流将下界大地上的花草吹得东倒西歪，火红的熔岩被超乎想像的压力挤得不断向上喷射。倘若这世上有地狱存在的话，那无疑就是此刻的“茧”。

被气流吹起的巨大岩石狠狠地撞击着笔直下落的拉古拉诺克，高达数百米的岩浆柱更是向它发出悍然的威胁——靠近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巨兽没有片刻的迟疑，没有，也无暇改变自己的前进路线去躲避一切阻挠，就这样径直冲进旁人无法近身的岩浆之中。高温在不断扩展，眼看就要将整个“茧”彻底吞噬。它还来得及吗？

片刻之后，无数根巨大的触手从整个“茧”的底部伸了出来，仿佛要把岩浆部分全都包裹起来一般奋力向外延伸着。与此同时，一根黑红色的岩石柱也从下界的地面猛地向上蹿升，目标直指正伴随着剧烈变化不断下落的“茧”。

在岩柱与触手相交的那一刹那，奇迹发生了。看似脆弱的支柱有效地止住了“茧”下落的趋势，几根新生长出来的粗长触手也配合着这一变化从“茧”的上部沿着球体边缘迅速往下蔓延，与底部的组织连成一片。而这一切也标志着新一轮急剧变化的到来。浑身通红且变得更加巨大的拉古拉诺克被不断翻涌的触手包裹着从岩浆中挺身而出，在用震耳欲聋的狂吼把自己变成纯白色



水晶的同时，也将四散的水晶碎片聚集到自己身边，渐渐形成一层洁白外壳将“茧”紧紧包裹起来。飞雪版的水晶碎片让岩浆的搅动慢慢止歇，再没有几秒钟之前的狂傲；脆弱的水晶飞灰也在拉古拉诺克的指挥下变成坚固的支柱，稳稳地将“茧”固定在半空中。

当一切都风平浪静之后，昏黑的天空早已放晴，晶莹的水晶包裹着重获新生的“茧”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灿烂的光彩，仿佛一颗生了翅膀的晶球。“茧”安全了，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们安全了。然而闪电、斯诺等人却因为完成了身为“路希”的使命而化作一尊尊水晶雕像昂首耸立在湛蓝的天空下。

“请睁开眼。”

随着一声低语被风带到众人耳边，水晶立刻化开，四位拯救了家园的勇士重新变回了肉身。世界被水晶支撑了起来，在看到“路希”的标志从身体表面

消失之后，他们明白自己在获救的同时也摆脱了宿命的诅咒。

在庆幸之余，他们望着远处那躲过了灭顶之灾的“茧”暗自发呆，不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自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崭新的世界。

“世界实在是太广阔了，很容易迷失自我。但只要始终坚持走下去，就一定能……”

在香草若有若无的低语过后，安然无恙的塞拉和达基逆着晨光朝众人走去。看到阔别已久的，原以为此生再也无法相见的亲人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斯诺和塞兹当即狂奔着迎了上去。欢笑和幸福的泪水接踵而至，为这劫后余生的场面平添了一分温情。

而在水晶支柱的正中央，还有两位少女为了他人的幸福甘愿化作生命的水晶，支撑起所有人的未来与希望。

“当祈祷变成誓言的时候，改变命运的希望就此产生。”

“名为希望的光辉梦想，将超越现实，带领我们步向未来。”

牺牲与拯救

在系列历代作品之中，这样的主题并不鲜见。从《最终幻想II》白魔法师敏武的牺牲到《最终幻想X》里男主角泰达的纵身一跃，让一位人气角色就此消失无疑是催动剧情达到高潮的有效手段，而在其背后往往有着远大于这些角色生命本身的重要意义做铺垫。也就是说，“世上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无疑是这些游戏的制作人想向玩家传达的信息之一，同时也把“失去”所代表的悲痛在游戏中展现了出来。



视角转回《最终幻想XIII》，香草从一出场就不断重复着一些十分悲观的独白，仿佛自己的命运注定悲惨，且不可改写，与她大大咧咧的活泼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精彩的结局中，我们既看到了香草与芳不可逆转的悲哀宿命，同时也为她们牺牲自己为其他人创造美好未来的魄力所折服。隐藏在游戏LOGO中的秘密终于揭晓，玩家在如释重负的同时，自然也会为少女们的命运扼腕叹息。特别是在看到其他主人公纷纷迎来圆满结局之后，化作水晶的香草和芳便显得愈发孤单。不过她们明知自己最后会与幸福的生活无缘，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道路，携手为整个世界的明天铺路，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长久地驻扎在我们的内心之中，让我们在游戏的同时不忘为她们的命运嗟叹，不忘时刻审视自己的生活。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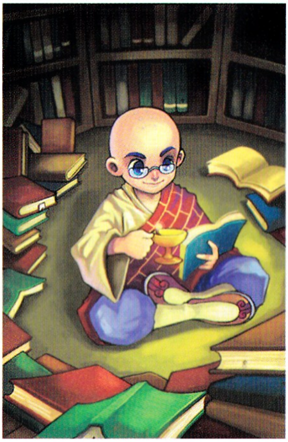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下一个梦想



紧跟老大的脚步，清雨也要在这里跟各位一直以来支持《游小说》的读者们说再见了。当然，这绝对不是什么跟风，而正如标题所说的那样，得去寻找下一个梦想。

其实一直以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是一件比游戏更容易让清雨感到惬意的事情。一杯白开水，一张舒服的床或沙发，一本小说、杂文、史书、传记，便是清雨能够想像的最怡然自得的环境。而之所以选择这份与游戏为伴的工作，则是因为我需要靠这样一份工作去向家人证明他们十数年来在我与游戏之间的阻挠有多么盲目，证明我可以凭借自己对游戏的热爱和认识养活自己，希望他们对我多一分信任，相信我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托老大的福，我成功来到了这里与各位读者为伴，从2007年2月26日开始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忙忙碌碌，同时也标志着我第一个梦想的实现。

三年之后，我知道我需要去寻找下一个梦想了，趁着胸中的热血仍在沸腾，趁着孑然一身的自己还有气力去拼搏和奋斗。

我将再次踏上征途。

PS：“一直承蒙你的照顾……”。

在本辑的制作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才获悉，原来清雨同学马上也将步暗星的后尘，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了。回想这两个月以来的种种，一切变化都似乎来得太快，又太突然，刚刚还在卷首里说这次就由我们3个来给小游过生日，现在却得到这个消息。那么该以何种表情来面对呢？像之前的3位编辑离开时一样说几句告别的话，然后大家怀着祝福的心意一起欢送欢送，接着还是该干吗干吗，理应是如此才对，但这次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所以……（此处省略3333字）等一下，这家伙要走了，除了暗星老大居然一个字都没提到我们几个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啊，怒！既然如此，到时的饯别饭就由清雨你一个人买单了！！

《游小说》第32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43%	第一名：最终幻想XIII 零章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满　意：39%	第二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第二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一　般：16%	第三名：战争机器 阿斯佛战役	第三名：沃纳特的黎明——《植物大战僵尸》同人
不满意：2%		

互动空间

因为暗星刚在上一辑之后离开，所以最近收到的来信很多都在讲这件事。也许他们说的也正是你的心里话，在此特选择几封一并登出，供各位笑看。

(E-mail · lcmnil) 我看书有一个坏习惯——总是从后面往前看，因此对于你寄语里的一席话感到不解——现在《游》正卖得火，你却想到以后的事。当我看到月度记事时，我才顿悟……你的好人卡彻底毁了众多纯情少女对你那迷恋的心（打住，我是男的……），这算你狠，更狠的是在你即将离去之时，你撕毁了你的假面——告诉众人你就是卡伦的事实。我们在从震惊中恢复后，也终于找到那万年挖坑的家伙，现在你却要离开了，我们要骂你，要说你，要打你……这些增加作者与读者之间情感的方法还有用吗？（虽然这方法有点血腥……）

(广西 · 谢琦盛) 这期《游》太劲爆了，暗星老大竟然自己开溜，还公开自己是万恶的卡伦这一惊天消息。接下来会不会说清雨其实是道士，夜蓝是伪娘或直接变成蓝姐姐，YULA是把暗星老大逼走自己做《游》的女王……本来还期望《游》再来几个女小编来填补编辑部阴气的缺失，但现在连暗星老大都走了……虽然和小编们人数多少无关，不过夜蓝啊，这女编看来你是当定了！

(广州 · 徐国威) 1.为什么这期会推迟？暗星原因？2.暗星和多哥约好一起走吗？两人走好……希望暗星照顾好自己和家庭，多回来《游》坐坐，别再用其他笔名了。3.其实我怀疑过多拉★梦是多边形……从现在得到的情况来分析，但是、好像、貌似、可能、也许……不是多哥(⊙o⊙)

(广州 · 囧儿) 啊哈？原来暗星就是卡伦>A<！！呜咕呜咕不要走啊！！！TAT！哼！本小姐扔个臭鸡蛋你上路吧！路上记得吃哦。


不得不感叹读者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丰富到我只能默默面对很多无奈的事实，笑而不语。


事实证明还是夜蓝同学最受欢迎，不管编辑部出现什么状况，读者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由你来救场啊~


囧儿姑娘，请在清雨走的时候也顺带捎一个你的爱心臭鸡蛋给他！

(上海 · 王晨) 我发现你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关于奖品的运送问题，这个问题我是无意中发现的……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欺骗广大中奖（指精美周边）的读者，有不少人都认为是被别人偷了，或邮局在路途中送错地方，这些读者们是那么善良天真，全都被我一人撞见了，可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吧！！中奖问题，是小游目前的第一问题！我不想再听到有读者对我说："王晨啊，都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小奖怎么还没收到啊！"我真替你们感到惭愧！！！


鉴于实际的来信比较长，所以我只节选了比较关键的几句话收录进来。王晨同学也算是我们的老读者了，过去给我们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还自发创建了读者交流QQ群，这次写来这封言辞激烈的信，便是因为从其他读者那里得到了一些反馈信息。首先要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热心支持，看得出你很有正义感，很为迟迟没收到奖品的读者打抱不平。而出现这种情况，不管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也确实该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读者一直是以办刊为职业的人最最重视的群体，正因为有你们，所以才有调查表，有邮箱，有抽奖，我们在工作中做过的补救、改进，无一不是为了能更好地服务读者。老实说，对于《游》的抽奖，身为编辑的责任就是每期整理出中奖名单上报，具体的发奖则由读者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操作。有读者来信说没收到，我们也会联系工作人员进行查询，如确认已丢失，则立刻补发一份。属于自身职责及能力范围内的事务，我可以说，我做到了。但问题若是出在读者本人提供的地址（如不够详细、字迹潦草不清等）和中国邮政的服务（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也见怪不怪了）上呢？在你义愤填膺地说出"欺骗"二字之前，是否考虑过这两种更常见的可能性呢？别忘了，负责与各位读者交流的我们，终归只是编辑而已。

PS：既然谈到这个话题，我还是再统一友情提示一番吧。奖品采用平邮，视距离远近，一般最迟一个月左右也能寄到了。如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者，可以发邮件询问；此外咱们这读编往来里还有个"邮购信息"栏，里面记录了读者服务部的电话号码，也可以拨打电话询问。

互动空间

（南昌·小绘）《光环 丰饶星战役》是目前最棒的一部小说，两位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还有两个人工智能之间难以逾越的爱情鸿沟，麦克的忠贞不渝，西服的善解人意，都让“《光环》系列”除了以往的英雄史诗之外，更平添了一份平常人的爱情与感动，真是……泪奔啊啊啊！

是的，以这部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来看，绝对有资格入选《游小说》最佳作品TOP 3！我们也看到最近很多读者都来信要求推出单行本小说，能够说的就是这类计划一般都须获得上级部门批准，如果落实了，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淄博·冯佳）游人故事不接受投稿吗？——那感觉有点怪怪的，玩家的杂志，玩家不能投自己的故事……

这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游小说》上的栏目全根据当月稿件的情况作具体的安排，而“游人故事”系后期新增加的不定期栏目。虽然征稿启事里没有写，但和其他栏目一样也是接受作者投稿的，所以只要您有信心，请放心大胆地把稿子砸过来吧！

（西安·陈思扬）自从不送PSP至今，看看那些“娃娃”，似乎小编们太“偏日”了。前阵子路过模型店，看到一系列的“魔兽英雄”，本来对模型根本没兴趣的我，竟在那“英雄”前足足端详了有20多分钟。阿克蒙德、尤迪安实在帅得可以！建议小编换换“汤药”吧。

嗯，这个奖品其实是没有规定死的哦！不过我已经在脑海里想像出万一是一个反网游的读者收到这样一份奖品，那该是多么尴尬的场面了，呵呵。

（E-Mail·黄沙）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报亭里看见一本以蓝色为主色调的杂志，它开本不大，仔细一看，这不是《王国之心》么？再看，左上角写着三个字“游小说”，于是买了下来，游戏剧情专门志，很高兴。回想起来，没记错的话《游小说》也快三年了吧？上个月买了第32辑，看看桌子上已经有两摞《游小说》了。很感谢各位编辑带来的剧情体验！

《游小说》做到今天，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仍然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小编们也还有很多想为大家实现的愿望没能够办到。但看着书架上那一排长长的队伍，想起那动辄就要跟好几万字较劲的数日，这也算是一种“满足感”吧？而若是没有长久给予支持的“上帝”们，这一切就都不会存在。所以在小游就快满3岁之际，我们百感交集地想对各位读者说声：谢谢！那么就由这封信来为本次的互动空间告一段落吧。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新的一年又来了，请大家写下自己在游戏生活方面的愿望吧，并说明原因。

●当然是关于主机的解禁。自己的PSP已被家长封印一年之久，其他掌机更是惨不忍睹。希望新的一年不用再靠朋友的机器过活。（家长们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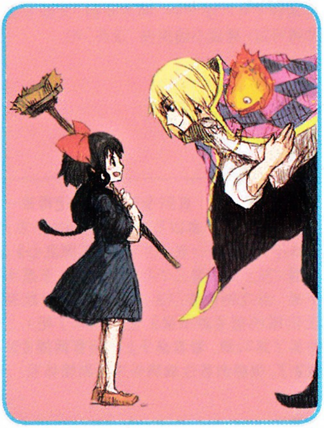
●想要PSP2000啊，当时相信3000能完全破解所以没狠下心去买，现在想一想真是内牛满面啊！！（所以说，任何时候都要相信“手快有、手慢无”这个真理）

●开通专用路线，把小游直接输送到本地来！地处偏远山区，不知怎的小游就是送不到，这次算奇迹了……想想吧！一群小loli与我一起翘首以盼小游的情景！（原来是赤裸裸的炫耀……）

●我现在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不怕剧透了，1月11日那天，我终于蹭机通关了《FF13》。我把对我剧透之人全都回报一遍，以报答我不怕剧透的圆满成就，哈哈……有什么剧都向我透吧！（说明你的爱还不够啊～）

●我要玩游戏！能在今年玩上6个游戏我就很满足了。还有！我要看《游小说》！不然上面那个栏目就一直要空着了……说到底还是时间木有～（恭喜！您的回答被采纳为本题标准答案！）

读图人生



〔提交人：夜蓝〕让喜欢吉卜力的人会心一笑的作品……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吉卜力无双》这种游戏！



〔提交人：清雨〕什么时候来个拳皇人物性别全反串版就好了。



〔提交人：YULA〕《黑塔利亚》的一张同人图，我果然对身穿草绿军装背着熊猫的设定念念不忘啊。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游小说》第7、10、13、19—22辑，定价：9.8元；第31—34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网名：飞死超人/QQ：546401740　网名：裸睡的小熊/QQ：1014613122

《游小说》Tot.32大奖



广州 徐国威

《轻音少女》
平泽唯粘土手办

★ACG精美周边

湛江 陈健
广州 吕智伟
辽宁 曹赫
石家庄 郭宏
上海 王晨
大连 史博文
贵阳 王士吉
上海 佘德珍铧
湛江 杨沛龙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34 CD-ROM介绍

梦 剧 场：《勇者斗恶龙VI 幻之大地》预告片、《变形金刚 塞伯坦之战》预告片、《北斗无双》预告片

PV 地 带： スFictionJunction《时の向こう幻の空》、Do As Infinity《君がいない未来》

幻彩花园：《黑暗骑士 战火之怒》、《世界树迷宫Ⅲ》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刺客信条Ⅱ》设定欣赏

游 音 盒：《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2》原声碟（下）+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姓名：韩伟琪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实验中学高二（5）班（830049）

小编寄语





※最近所有的人都在为一部叫《阿凡达》的电影疯狂，这次我倒是难得一直没有去看可能涉及剧情的任何报道，希望等到真正能看时还能一直保持新鲜感。此外我还对《黑猫警长》的剧场版很有兴趣，当年TV版的第2集看得我叫一个害怕呀，而在今天看来，《黑猫警长》真的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内涵动画！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要来临了，可是对我来说，节日这东西好像越来越没啥可期待的了。有时候想想也挺郁闷的，既然是节日，为什么不会在那个日子当天发生一些超乎寻常的自然现象呢？说这天是节日就是节日了，可实际上和往常并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人间界还真是无聊……啊，我在说什么－－

※连小编寄语里的文字也照样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清雨，算你狠！



◆能以"清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是我的夙愿，这补偿了我一个必将延续至人生终点的遗憾。抛下这个名字，或许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就让我踏出这第一步吧。

◆感谢老大从层层叠叠的简历中把我筛选出来，让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始终铭记在编辑部工作的这段经历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还因为它让我体验到了付出的激情和收获的快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或许我再也无法享受哼着小调，迎着朝阳下班回家的惬意了。

◆"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24小时》强势回归，包小强，我看好你！

▲当《阿凡达》在全世界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记录时，我还在为了欣赏IMAX版而等待着。没办法，这片子实在太火，手上拿着影院的预售券竟然还要提前预定位置才行。距离首映已经过去20多天了，今天终于订到了座位——时间：截稿后！目标：阿凡达！

▲最近看了不少国人原创的小动画，不禁感慨一声：谁说国人没创意，人才都在民间啊，都在民间！

▲Paesi che non ho mai/veduto e vissuto con te/adesso sì li vivrò.

▲春节将至，祝各位读者身体健康，虎年吉祥！


■生化危机5 取舍版

责任编辑：叶　航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89476-307-5
9 787894 763075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307-5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 (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